

著名學文界世

者國愛

譯瑛施俠公錢 · 著珠珍賽

PATRIOTS

BY PEARL S. BUCK

行印局書明啟

愛國者 Pearls Buck The Patriot

第一部

民國十五年，即西歷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上海有一位擁資鉅萬的銀行家，姓吳，他有兩個兒子。這吳姓家傳，其富實，並且倒數上去至少有三代在上海皆頗著聲望，不過他們聞名的由來，却各自不同。且說現在的吳先生，他乃是大華銀行的行長，這銀行在華中和華南各地都有分行，因此吳氏的地位，在上海自然很高。他在年輕的時候，曾到歐洲和歐洲考察各地銀行，回國以後，他便立即創設這大華銀行，到後來它竟在國內非常有勢力。

可是他的父親吳將軍，却和銀行全無關係，除了以一個軍人的身份，每逢戰事發生，（雖然自己並不打仗）且得求助於銀行罷了。吳將軍在年輕時代，正當清朝末年，他也曾出洋去過。不過他並不是由父母出資的，因為他們都認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尤其是他母親，一知道他要遠渡重洋，便嘔泣起來，甚至不肯吃飯，幸而皇帝特別下了聖旨，籌應他展緩行期，替她養個孫子，才算平安無事。後來她的懷裏果真抱到一個血紅的啼哭不已的孩子，（就是現在的銀行家吳先生）她才讓吳將軍到外國去。那時吳將軍尚只十八歲，血氣方剛，年少英俊，他是和另外數個青年一同由皇帝派出去的，其時清朝雖然僅餘不多幾年的氣運，却似乎竭力要改良它那舊式無用的軍隊，可是改良的工作，却始終沒有做到。全世界都知道那位大權在握的慈禧太后，支配着她的懦弱的兒子，將他的變法計劃取消，因此不到兩年以後，吳將軍在柏林便不名一文。他的父親寄錢給他回國，這年輕的軍官在這時候便認識了銀行的重要。他以為真正統治世界各國的人，不是皇帝或國王，而是銀行家。他打定主意要使他那兩歲的兒子將來成功一個銀行家。

他確能如願以償。原來他的船還沒有到上海碼頭的時候，他的老父去世了，他的母親竟然不能苟延殘生，也吞金以殉。吳將軍既是獨養兒子，自然便成了一家之主，於是偌大財產，和遠在湖南的老屋與田地，都成了他的所有。

吳家的錢都藏在希奇古怪的地方。因為去世不久那位吳老先生，他從來沒有認識銀行是個什麼東西，更談不到信任銀行。他將它們看作完全是外國人騙錢的東西。因此他的現錢都是整塊整塊的銀錠。用箱子裝起，藏在自己家裏。吳將軍第一步工作就是將所有這些銀錠都存進各個銀行。他的第二步工作就是在上海法租界（那時住在法租界算是時髦的）化一大筆錢建造一幢方形的巨廈。他雇用一個年輕的法國工程師來建築這所房子，連裏面的裝置都由他包辦。造成以後，他就將他全家搬了進去。這不像中國境內的一所房子，却像巴黎城中的一所大廈。可是他的妻子腳覺得滿不舒服，譬如說極厚的毯子鋪在地上，隨便什麼東西都不能拋在地上，這多麼不便。因此他只得告訴她外國有成千成萬的女人都須忍受此種不使之處；此後他就不再去理會她了。他在這所屋子裏足足過了四十年安安靜靜的日子，他的大兒子長大成人，做了銀行家，他的其餘幾個兒子也都出世而長大成人，各奔前程。對於他的女兒們，他從沒有算在他的後裔裏面，雖然他也盡職將她們嫁給有錢的人家，可是這個責任完畢以後，他就不再想到她們了。他的大兒子跟他的老夫妻一同住在這所法國式大廈裏面，到了相當時候，便為他的兒子娶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上海女子為妻，她給他養了兩個兒子，一個叫可，一個叫寶。

這兩個孫子出世的時候，吳將軍非常快活。他一生過的是和平日子，從來不曾參與過什麼戰爭，也從來沒有看見過什麼戰役。他之所以被稱呼為吳將軍，一則因為去世已久的那個光緒皇帝曾經送他到一個德國軍事學校去念過書，二則因為他非常有錢。除此以外，他還有幾套軍裝，這是他命一個上海裁縫特製的軍裝的樣子，乃是仿英國將軍、美國海軍司令和法國陸軍司令的制服而成，因為這些人物都曾到上海來檢閱過各該國駐滬的軍隊。這些軍裝無論那一套穿在吳老將軍身上，都是非常漂亮，不過其中他最常穿的那一套，乃數種樣子的混合物，外加上一點俄羅斯哥薩克軍官的風味。是他別出心裁的。當然住在家裏的時候，他並不穿這些軍裝。他在家裏身上穿的是絲綢緞的袍子，腳上著的是絨製的鞋子。可是那些掛在櫥裏的軍裝，每逢四季替換，總由一個男僕拿出來曬曬刷刷，還有那些徽章章帶，也都同時拿出來擦亮然後再收好。這些金屬牌子有些是他自買的，有些是各種不同的人物因為想錢而換給他的。

就在這所房子裏面，一可和一寰兩人都長到青年時代，非常幸福。成問題者，就是他們的性格各不相同。因爲一寰脾氣溫和，一家人不論祖父母，父母，和僕人，一概都喜歡他。而老大一可，却是一個性格不大好的孩子，家人的寵愛早已將他弄壞，自然而然使他變成一個狡詭作惡的人。可是一寰却愉快柔順，同樣的縱容，對於一可非常有害，對於一寰却毫無影響。他長到十八歲，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麻煩事件，祇除了一樁，他從來沒有向祖父母和父母解釋過，因爲他們對於這種事情一點都不了解。他曾經被捕關在牢裏過。他却是在裏面過了一夜。原來一知道他是某人的兒子以後，監獄長就親自奔到他的牢房裏去，急汗從他臉上直流下來。

「少爺，我真是個蠢貨，請你饒了我吧。」他向一寰哭喪着臉說道。

這是一個擁擠而又骯髒的牢房，一寰坐在角裏，他的橈子是疊起來的三塊磚頭。

「少爺，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你的老太爺是銀行行長吳先生，你的祖老太爺是吳老將軍呢？」

「要是我應該住牢，我就應該住牢。」一寰凜然答道。

在許多囚犯之中，祇有他一人穿的是一件綢袍，下擺上拖着泥污。跟他同住在牢裏的一個青年用輕蔑的口吻問

他道：「你爲什麼不將這件漂亮袍子撩起來呢？」這是一個形狀粗魯的青年，穿的是一套國立學校賤價的青布制服。

一寰讀書的地方是一個教會私立學校，專門給有錢人家子弟來求學的。他們穿的總是綢袍子，從來不穿制服。

「因爲我還有比這件好一點的袍子。」一寰答道。

那獄吏就是在這個時候趕進來的。一聽了一寰所說的話，他的臉色便更加驚慌起來。

「不要動氣，少爺！」他哀求道。「你家老太爺要把我從這個監牢裏趕出去就能趕我出去的！這個監牢真是一個好地方。我是一個窮漢，請你出來吧，我替你叫一輛馬車，把你好好送到府上去。到府以後，請你代我說聲好話，少爺，我求你！」

一寰本想傲然地拒絕他的。可是他究竟祇有十八歲，眼前又疲乏，又覺得饑餓，牢房又污穢惡臭。而且同牢的囚犯，

都是些陰鬱骯髒的人，形形色色，老少不同，除了那穿制服的青年以外，似乎沒有一個好人，因此他就站起身來，帶着尊嚴的態度，向外邊走去。

可是正當那嚇壞的獄吏要將鐵門鎖上的時候，一寰却又站住了。

『且慢！』他命令道：『將那個學生也放出來。』

『這個我做不到，』那獄吏說道：『他是一個革命黨。』

『我也是，』一寰自認道。

這是真話，他確是在那洋學堂裏被當作革命黨人而被捕的。兵士們走進來搜查，因為凡是有學生的地方他們都要搜查的。一寰一個人在路上走，剛巧讀着一本流行於學生界一個名叫馬克斯的德國人所著的東西，他本來是一個胸無城府的人，因此兵士們問他讀什麼東西的時候，他就毫不隱瞞照實回答他們。

『卡爾馬克斯，』他輕蔑地答道，因為這些兵士懂得什麼東西呢？

可是他們却使他大吃一驚，因為他們一聽見他說到這個名詞，就一把將他抓住，拖進監獄，而且關在牢房裏面。他在裏面整夜大聲怒罵着，罵到其餘的囚犯都厭煩起來，用粗暴的態度禁止他作聲，讓他們睡覺。

『大銀行家吳先生的公子決不是一個革命黨，』這時候那獄吏答道。

可是一寰却頓起足來。

『我一定叫你敲碎飯碗！』他大聲喊道。

那小獄吏臉色轉白了。

『可是叫我怎樣解釋呢？』他哀聲說道。

『說我命令你做的，』一寰說道：『說由我個人負責好了。』

他們兩人在談判的時候，那青年走了過來，站在門邊。他那剛強有力的方形臉不動聲色，可是他那雙眼睛却炯炯

地注視着。

「哦，天哪！」獄吏哀聲叫道。「哦，可憐可憐我吧！」

可是一竄却一把從他手裏將一串鑰匙奪了過來，自己將獄門打開，一面那獄吏兀自嘆着氣，抓着自己的頭髮。『你可以說你一點都不知道。』一竄說道，他將身子和兩足貼在門上，留出一條狹縫讓那青年走出來；那青年立即走了出來，站在外邊等着。於是一竄又把門鎖上，將鑰匙交還獄吏。他握住那青年的臂膀，一同向外邊走，後面那些又慌慌又擁擠的囚犯，都把臉緊貼住鐵柵欄，望着他們。

兩個青年一句話也不說，一直到跨進那輛舊馬車的時候；這便是那獄吏所叫來的。

「少爺，」獄吏哀求一竄道，「要是他們問到我的時候，還望你——」

「你告訴我得了，」一竄漫聲說道，便將他家裏的地址告訴那個馬車夫。

他們已經安坐在馬車裏面，可是那青年這時候却掉過頭來。

「你知道我不能到你那邊去。」

「爲什麼不能？」一竄問道。

「我真是一個革命黨員，」那青年自認道，神祕地微笑着。

「是嗎？」一竄問道。「可是我却一直要尋找一個革命黨人偏找不到哩。」

「大學裏面有很多，」青年隨口說道。於是不等一竄來得及阻止他，就從那輛本身又低行得又慢的馬車上跳了下去。「我的名字叫劉恩瀾，」他說得很快，「謝謝你使我恢復自由。」一竄想拉住他，他已經溜到擁擠的人羣中去；可是他掉轉身來，笑一個明朗豪爽的笑，然後真的不見了。一竄無法可想，只得回到家裏去。

他走進家中，知道他們並沒有發覺他一夜不在家裏。因爲他本來常常出外看京戲；一星期總有兩三齣，一直到天將黎明時候才回來，用自己的鑰匙開門。京戲院是他常到的娛樂場所，因爲他特別喜歡看那種搬演古代英雄的戲。

劇，正如有些故事中所描寫的綠林好漢一般，專門劫富濟貧，看了心上痛快。

在這所房子裏面，每一個人都起身很遲。因此一寰天天總是先起來一個人吃了早餐上學校去，除了僕人以外，其餘什麼人都不見面。這時候他之到樓上自己的房間裏，房間裏面完全是老樣子，一點變動也沒有。他走到牀邊，將被頭抖亂，裝出睡過的樣子。然後他脫去衣服，洗一個身，在白綢短衫上面加一件家常的藍色綢袍。他還沒有穿著整齊，祇聽見門外咳嗽一聲，門開處他母親的使婢牡丹端了一碗茶走了進來；這是她每天早晨必做的事情。

「我遲了，」她看見他已經穿好衣服，急忙說道。「我睡失聰了。」

「不要緊，」他答道。「我不上那洋學堂去了。」

「爲什麼？」她吃了一驚問道，一面將茶盤放下。

「我要上國立大學去念書了，」他明告她。

「可是那個學校？」她發聲喊道。「隨便什麼人都可以進去的！」

「所以我也能進去，」他斷然說道。

「老爺不會讓你去的，」牡丹反唇答道。「老太爺也不會讓你去的。」

「那末我就不吃飯，」一寰加重語勢說道。

「這就是說，」她狡猾地說道，「又要像從前你要什麼東西的時候一樣，我準得將食物藏在衣服裏面帶給你。這不差嗎，一寰這是一可的把戲啊！」

他們兩人都笑了起來。

可是一寰終於進了國立大學，而且逐漸結識了那些革命黨人，成爲他們的一員。因爲事實當然的，他一開始不吃饭運動，他的母親就聲討他的父親，他的祖母就進攻他的祖父，於是不到四天功夫，他已經穿上一身大學裏制服，正和劉恩瀾所穿的一樣；所不同者，唯有他的母親堅持衣料必須用最上等的英國絨布，而且必須由祖父所雇用的那個裁

縫來剪製。對於這一點，一寰是依從了，因為這究竟不過是一個很小的妥協，而且它能使父母和祖父覺得高興。因為他們對於他尚可以行使威權。新制服穿在他身上以後，他們細看一下，不禁同聲說道：『還好，衣服究竟很體面。』

『過來，』他的祖母大聲喊道，『讓我摸摸你的臉！』

仍舊爲了妥協，他彎下身去，讓她那雙枯乾的老手撫摸他的兩頰。

『小肉心肝！』他噤哩咕嚕說道。

對於這個他也忍受下去，因為他究竟已經得到他所要的東西了。

兩年以後，就是在我們前面所說的民國十五年，一寰已經成了一個革命黨員，這是他家裏任何人都沒有夢想得到的；這些革命黨員在全中國每一個學校裏面都有他們的秘密團體。現在一寰過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生活，一個是舊的生活，他是有錢人家的一位二少爺，一個是新的生活，他是一個充滿熱情的青年，正和其他如此的青年一樣，夢想推翻這個新的共和政府，再樹立一個更新的政府；原來他們對於共和政府，正和上一代人對於滿清皇室一樣，是抱着反抗態度的。他這兩個生活，互相並不發生關係。同學之中，沒有一個曾經看見過他住的這所方形巨廈。可是在這年初秋，的某日，却給一個同學發現了。

那日他從學校裏回來，在一所離家很近的小飲店裏就擱一會。當他跑出來的時候，有一個人走過他身旁，喊他的名字。這人就是彭流，也是革命黨員之一。這是他所唯一不喜歡的人，雖然彭流並不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乃是城中一個小店主的兒子，身材短小，相貌猥瑣，他的兩眼細小，嘴唇鬆弛地張開着，老是噴出很臭的氣味來。沒有一個人喜歡他，雖然這些事情他實在自己也沒有辦法。

『一寰！』彭流喊道，『你上那兒去？』

『回家去，』一寰答道，他很懊悔他沒有造一個謊；因為彭流這時候正和他一道閒步着，在到家以前，他們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可是他打定主意決不請彭流進去。因為彭流決不會了解一個革命黨員怎麼會住在這所房子裏面，而看

見了裏面豪華的氣派以後，決不會更贊成他一點，況且彭流究竟怎麼會跑到這兒來的？他的家遠在華界。他可是有意在跟蹤他嗎？

一寰站立在大門口，翻弄着他的學校課本。他很快地向四面看了一眼，然後望一望家裏的窗戶，看着一可是否在窺察他。他不希望一可看見彭流。因為他一看見彭流的破舊衣服和瘦削病態的臉，立刻就會起疑。可是窗戶口並沒有人，而上海九月初下午在落日之中，路上也沒有多少行人。因此他低聲很清楚地說道：『明天見，同志！』

『明天見，』彭流很快地說道。

『膽怯的人！』一寰心裏輕蔑地想道。『附近一個人也沒有，他連同志也不敢說。』

可是彭流逡巡不去。『你住在這兒嗎？』他滿臉驚訝地問道，他抬起頭來望着這所門前有圓柱迴廊的方形大廈。『我沒有辦法不住在裏面，』一寰說道。『這是我祖父造的，我父親跟祖父住在一起，我自己呢，自然也還得跟父親住在一起。』

『這是一所很漂亮的洋房啊，』彭流說道。

可是一寰却輕視他那種卑下的聲氣。他心裏想道，『彭流很想進來，可是我不高興請他進來。而且一可要輕視他的。』

『再見，』他又大聲重說一遍。

『再見，』彭流答道。

一寰驀地掉轉身子，奔上大理石的階石，然後靜悄悄地走進了屋子。可是他的祖母在未給鴉片麻醉得昏睡的時候，他雖靜悄悄總還是逃不過她的注意。因為她非常愛他，所以每天在他從學校裏回家的時候，她總竭力使自己清醒着的。

他今天回來得很遲，因為他參加了一個祕密會議，而且會議以後，又因為肚子饑餓，曾在小飲店裏耽擱了一會，這

便是他祖母不耐的緣故，他在她的聲氣裏聽得出來，「一竄，跑來！你什麼地方去了？」

這時候牡丹從他的祖母房裏走出來，接下了他的書本和帽子。她掀起柔嫩的紅唇，有字而無聲地說道：

「她在發脾氣哩！」

他聳聳肩膀，皺起眉頭。

「來了，奶奶！」他答道。「一可回來了沒有？」他問牡丹。他等她向他搖搖頭以後，然後走進祖母的房裏去。

自從他六歲上學起到現在，每天回家，總須一直先到祖母這兒來；對於這件事情，他真是一天恨似一天。他一想到這個老嫗在等待他，一想到他必須上她那兒去，就不禁愠怒起來。在他們的祕密會議中，某次談論到脫離家庭的束縛，他從座位上躍起來高聲說道：「我們倘不能與家庭脫離關係，就永遠不能做出什麼事業來！」說這話的時候，他是想到了他自己的家庭，而尤其是想到了他的祖母。

「來了，奶奶！」他悻悻地說道。

但是她却永遠不會看出他的愠怒。她正坐在一張大方榻的邊上。烟槍和烟燈已經準備妥當，等她受用。他不過是因為等待他而沒有開始抽吸罷了。

「過來，」他說道。他便走近去一點。「過來，讓我好摸摸你，」她堅持道。

他祇得走到她身邊去，雖然這乃是他所最恨的事。她伸出她那指甲很長的瘦削的手，拿過他的手來放在自己的兩手中間。

「你的手心裏多濕！」她高聲喊道。

「外邊很熱，」他說道。

「你準是急急忙忙趕路來了，」她怒責道。「我說過多少次叫你不要着忙？這是最傷元氣的。」

「我喜歡跑得快，」他大聲說道。

『這不能由你喜歡的，』她說道。『你得顧念到你的家庭。你是我的孫子啊。』
不，這乃是他所最恨的觀念，在她看來，他的唯一價值便是做她的孫子，做一個為她傳宗接代的人。

『有時候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主意，』他愠怒地說道。
她突然用大拇指和食指緊摺住他的手腕。

『你老是有你自己的主意，她大聲說道。『你不想到別人，祇想到自己！——這就是你們這一代人的樣子！』可也是這樣。他一天沒有到我這兒來過。』

於是她又忽然怕她已經使他動怒，因此她一手仍舊抓住他，一手伸出去拿過她的糖果盒子來，給他一個蜜棗。他本想拒絕不要。可是他一看見那個棗子，就不禁覺得肚子飢餓起來。他是常常覺得肚子餓的！因此他接了過來，皺起眉頭，將它放在嘴裏。

『這就是啦，』她說道，笑了起來。『我這些蜜棗除了你從來不給別人吃。』她在他衣袖下面撫摸着他的臂膀。『這是補血的——除了你我兩個以外別人都吃不到。雖然——』她將她的聲音抬高一點使侍候在大廳裏的牡丹也聽得見。『我知道那個可憐丫頭在我睡着的時候常常偷來吃的。』

『我太太？』牡丹嬌脆的聲音從門外傳進來。『我從來沒有偷吃過，太太！』

『她偷的，』老太太對他說道。『這丫頭凡是能偷的東西她都要偷，我們養了她十一年，可是她却沒有一點良心，買來的時候她只有七歲大，那時候她已經是一個賊了。』

他並不去答她。他不想替牡丹辯護，使他的祖母說他不懷好意。他是曾經被她責備過的。這時候他把手縮了回來。『奶奶，我今天晚上有一篇英文作文要寫好它呢，』他說道。

『啊不錯，』她很快的說道，『可是你不能磨得太夜深。』

『早些安置吧，奶奶，』他鞠躬說道。

『不慢說早些安置，』她愛撫地說道。『你睡覺以前再到我這裏來一趟。』
『那時候你早已睡熟了。』他粗魯地說道。

『不，』她熱切地說道。『不，告訴我你什麼時候來，我就醒着等你。』

『不行，』他答道。『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把我的功課做完呢？』

她嘆了一口氣。於是她的眼光落在雅片煙槍上面，她的精神搖動起來。

『唔，這話倒也是真的，』她噤哩咕嚕說道。她等了一會兒。『牡丹！』她喊道。

『來了，』牡丹答道。她穿着緞鞋走了進來，幫老太太躺在榻上，並且將煙燈點着。一寰還沒有走。

『我將你的書本都放在桌上了，』她對他說道。

老太太的眼睛已經閉上。

『你真不知羞！』一寰低聲說道。『這樣奉承她！』

牡丹睜大了烏溜溜的杏眼。

『我得聽人家的吩咐，』她說道。他皺皺眉，搖搖頭，大踏步向門邊走去。於是他回過頭來。她正在用一個小銀匙攪着那黏性的東西。可是她的兩眼並不看着它。她正在狡滑地等着他，當她和他的眼光相遇的時候，她將她的血紅舌頭伸了一伸，做個鬼臉。他一看見這個樣子就把門碰上了。

可是門雖碰上，却關不掉雅片烟那股甜甜的淡淡的味兒。他走到樓上，將自己房間裏的窗戶完全打開，還是沒有用處。黃昏時候一點風絲也沒有，讓那股氣味充滿了全個屋子，雖然甚為淡薄，却透入人的心肺。他一生就聞着這股氣味，恨着這股氣味。在一所舊式的屋子裏面，崇高的圍牆可以將它隔開，可是在大廳裏面，在一層一層的樓梯上面，這雅片烟的陳舊的香味，却像一股惡性的瘴氣一樣，到處蔓延着。它乃是一寰所最憎恨的東西，這不知不覺中令人昏昏欲睡的香氣，它的甜蜜處，就隱藏着死亡的惡臭。這行屋子已經浸透了它的氣味。它攀附在壁上所掛的帷簾上面，攀附在

椅子和長榻的紅墊子上面。一寰晚上將頭蒙在絲棉被頭裏面，仍舊聞到這股臭氣，或者想像他仍舊聞到這股臭氣。

爲了這個緣故，他曾對自己說，他要使他的房間裏空無所有，空無所有得和劉恩瀾在大學裏面那個小寢室一樣。他叫牡丹將那厚重的緞子窗幃卸去，這是他出世以前法國設計師所想出來的東西。如今全屋子除了他這兩扇窗子以外，其餘都還掛着它們。去了它們，兩扇窗子就顯得又長大又強硬，陽光照到房間裏來，就像一陣喧鬧的聲音傳了進來一般。牡丹老是說他的房間太不美觀。她老是設法要使這強硬的陽光柔和起來。今天他一走進去，就發見她又幹了她的勾當。她在靠窗的地方，放了一個天藍色的花瓶，瓶裏插着一枝玫瑰紅的夾竹桃。一時間他心裏想道：『我要這些花來有什麼用處？我要拿掉它。』

可是他並沒有將他的主意實行出來。他不願有傷牡丹的情感，因爲她乃是全屋子裏唯一能談談天的人。現在他還沒有決定要不要將一切事情都告訴她——那就是說，他終於已經加入了那個秘密革命團體，而且不久將有一矢他必須和其它的一切斷絕關係。他一想到跟這所屋子和這種生活斷絕關係的時候，他的心就膨脹起來，以後又縮了下去。可是，要救國家，就唯有放棄這一切陳腐的生活——這種資本主義的生活！

不錯，一可也是腐敗的，正如祖母一樣的腐敗，儘管他還是一個年輕的人。他之所以腐敗，是因爲他除了自己和自己的享樂而外，就不關心別的什麼東西。由於他是一個現代大銀行的行長之子，他在父親身邊得到一個很輕鬆的位。一寰自己完全不知道一可在幹些什麼事，可是他却認清楚在可能範圍以內，他決不做到和一可一個樣子。

此刻他脫去藏青色的校服，換上了一件柔軟的灰綠色綢袍。這是因爲他的祖父不願他在家里穿那身粗陋校服的緣故。

『你到我的面前來，』他命令一寰道，『必須穿上家常的袍子。』

『一朝和他們一切斷絕關係以後，』一寰一邊扣着那些小小的葡萄鈕，一邊心裏想道，『我就從此只穿制服，不穿別的東西了。』因爲當然在他所要去參加的革命生活中，這種袍子一定是不合時宜的。要爬山，要在鄉村中長途行

要在街道上向人民宣傳反抗富者和壓迫他們的人穿了一件綢袍總是不行。沒有人會信仰一個上海大銀行行長的兒子——

他聽見微微一聲咳嗽，突然牡丹探進頭來。

『老太爺問你爲什麼這會兒還不去，還有老爺和太太也叫你立刻就上他們那兒去一躺，』她迴知道。

『我來了，』他簡略地答道。

她的語聲有些不同。她走進房間，一直走到窗口。

『你看見這枝夾竹桃嗎？』她柔聲問道。

『看見的，』他說道。

此刻他正脫去皮鞋，穿上一雙黑絨拖鞋。要是他的祖父聽見他穿了學校裏的皮鞋在地板上亮一亮，他仍舊要掉身回來換過的。

『陽光照進來透過它們（指夾竹桃）不是很美麗嗎？』牡丹問道。

他抬起頭來。有生以來第一次他突然看見牡丹不是牡丹，不是那從小跟他玩耍吵嘴到現在的丫頭。她是一個站在那些花旁的俊俏姑娘。要是他本來不知道她不過是個牡丹的話，他準得說她是一個俊俏的姑娘。

『我沒有細細望過它們，』他說道。也不再說第二句話，他就走了出去。爲什麼他現在要注意牡丹長得如何？他記得從前牡丹乃是一個黃臉的小東西，看上去好像永遠也不會長大起來一般。

『當然她吃不了我們多少飯糧。』他的母親老是說道……可是現在沒有人能說牡丹臉黃。她不會長得多高，可是她並不黃了。

他穿過樓上的四方大廳堂，站在自己房間對面一扇沉重的胡桃木門的面前，然後咳嗽一聲。

『進來，』他的祖父大聲應道。

他走了進去。

要像對祖母那樣來輕視祖父是不可能的。因為他的祖父見多識廣；自然現在年事已高，也忘記了許多東西。但是他却決不承認別人知道得比他自己更多一點。一寰心裏明明覺得這位老人這些地方有點可笑，可是他對於祖父却仍舊有一點畏懼。每逢有什麼人講到外國人怎麼樣的時候，他的祖父總能夠說出他們究竟是怎麼樣或不是怎麼樣的。每逢有什麼人請他說些外國的東西，他總是說道：『西洋各國我都到過，每一個國家都和別國不同，而所有的國家，又都跟我們不同！——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要是再請他講下去，他就要說些他所見過的希奇古怪的東西。在當初五十年以前的時候，這些東西自然比現在希奇得多。譬如說，五十年以前，火車是再像龍也沒有。他對於那些聽的人就說道：『你們想想，一條龍在曠野上吼叫着奔馳過去，鼻孔裏直冒着煙！——』現在自然到處都是火車了。每一個在上海的人都看見過火車。老人不能再拿它們當作題目。可是他却仍舊保持着他的尊嚴。

『坐下』他的祖父說道。『你今天念過些什麼東西？』

一寰坐在椅子邊上，開始說道：『爹爹，我今天念了歷史，地理，英文，還有數學。』

『沒有軍事科學嗎？』他的祖父厲聲問道。

『明天有科學，爹爹。』一寰答道。

『軍事科學——軍事科學才有用處。』他的祖父說道。『當我在德國的時候，我看見軍隊在閱兵式中行過，便得到某種確定的觀念。這就是我去年夏天替你請一個德國教師的緣故。』

一寰坐在那兒睜大眼睛望着祖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憑了過去的經驗，他將自己訓練到這個樣子。五十年以前的德國——這跟他有什麼關係？他坐在那兒思考着，却又不像在思考，他的眼睛跟着他祖父枯黃的手移動着，看它在銀白的長髯中摸上摸下，要是今天晚上牡丹來整理牀鋪的時候，他告訴她自己已經是一個革命黨員——可是他倘

然告訴他說將來必須和他們全體斷絕關係，說他永遠不再回家，那末牡丹也將永遠不再看見他了。於是她就要哭了，也許他還是不告訴什麼人的好——只要革命的日子一到，他便一去不回好了。在今天的秘密會議中，劉恩瀾說道，『明年春天——』

『現在你可以去了，』他的祖父仁慈地說道。『你聽得很留心，一寰，我替你安排着偉大的計劃。』

一寰站起身來，鞠了一躬，掉轉身去。走到門口，他又鞠了一躬。他在祖父的房間裏，除了回答問題以外，從來不多說一句話。他很想走開。這房間裏充滿了舊書，傢具也太多。霉氣充塞，全不透風，有一股老年人的氣味。他祖父是難得將窗戶打開的。日間他說關起來比較涼快一點，晚上他又怕外面的潮氣進來。一寰走出房門，反手將門帶上。

『這所屋子充滿了各種氣味，』他心裏想道。連牡丹身上也有一種氣味。她使用一種素馨香精。這種香精的甜味太濃，他對她說過，可是她却偏喜它，不願將它放棄。

『這是你自己不好，』她老是這樣說道。『你的鼻子的嗅覺太挑剔。別人喜歡的東西，你偏不喜歡。你完全是故意的。』她用甜蜜的聲音說着這些話，雖然說得很尖刻，可是聽上去却很柔軟……

此刻他必須到父母那兒去，去過以後便自由了。他在另外一扇門上叩了兩下，也不等什麼回音便走了進去。這是兩個大房間，是他所最熟悉的地方。光滑的楫木地板上鋪着厚重的中國地毯，這便是他稚年學步的所在。他熟悉每一件裝飾品，從那些不許他碰的彫花烏木架子上的花瓶起，直到聽他隨便玩弄的象牙圓球和小象。即使現在，他有時候仍舊喜歡將那個挖空的細彫的大象牙球拿在手裏旋轉，用眼睛一層一層分出裏面十七個小球來；這些小球各自脫離，並且能夠在裏面轉動。

他的母親靠窗坐着在繡花，他的父親坐在房間盡頭一張大烏木桌子的面前。他還是穿着他在銀行裏辦公的洋裝，一寰走進來的時候，他抬起頭來。

『啊，你見過爹爹和奶奶了，』他說道。『我剛才回來——我也想換衣服。』可是他並不起身。『你的哥哥回來了』

嗎？」他問道。

「沒有，爸爸，」一寰答道。

奧太太從她的繡花緞子上抬起她起的柔和而疑惑的臉，伸手向着她的兒子。

「這裏來，」她用英語說道。她英語說得很不壞，並且以此自傲。因為在年輕的時候，她的父親曾聘請一位大年紀的英國婦人做了她多年的保姆。『你看去很吃力的樣子，一寰。』

「我很吃力，」他用英語答道。他喜歡說英語，因為這樣他可以省去說國語時所必須用的長客套。在說英語的時候，我們是不必說什麼『大人——』和『小的——』了。可是他的母親有時候却非常守舊。

有幾種迷信的觀念，和她的純粹英國讀音完全不稱。在他的童年時代，他的頸項上老是套着一根銀練條和一把銀鎖，它們的目的是鎖住他的生命，不讓它逃走。他暗地裏常是用手拉他，可是沒有這個氣力將它拉斷。銀匠將每一個連接處都鍛合得非常牢固。

「你今天這樣遲，」他的母親說道。

「我們散課以後開了一個會，」他答道。

「開什麼會呢？」他父親用國語問道。

「政治會議，」一寰答道，仍舊用的英語。

「不要連累了自己，」他父親答道。這時候他也用英語說話，因為他不願僕人懂得他所說的東西。他英語說得甚為流利，可是讀音却不大準確，他將 l 和 r 和 n 三個字音混纏不清，正如他說法語和德語的時候一樣。『青年學生要想更換政治當局是做不出什麼事情來的。而政治當局却能够割掉你們的腦袋。』

「一寰，」他的母親帶着哭聲喊道。『答應我——』
他的父親也不理會她，自願說下去。

『政府決不會來聽你們男女學生的胡說八道。』他熱誠地說道：『而且你們沒有一個人明白治理國家是怎麼一回事。你們一子回批評和反抗。可是你們懂得金融和銀行，懂得什麼叫做外債嗎？』

『我們……債來幹什麼？』一窶大聲說道。他們今天下午開會的時候，也曾討論到外債的問題。劉恩瀾這起身來用最冷靜的態度表示他願意犧牲他的性命來抗議外債。在這個時候以前，他們全然不明白日本百萬新借款的重要和危險。如今他們知道這筆外債是用北方一個大鐵礦當作担保的。

『最近的這筆外債，』恩瀾這時說道，『和其他任何外債一樣並不是全無條件借給我們的。我們給予外國某種特權，然後他們才肯借錢給我們。學生曾經向政府要人抗議過，可是他們全不理睬我們。假如你們答應的話，我願意帶一支手槍藏在袖子裏，等那財政部長帶了他新娶的小老婆回家吃飯的時候，開槍送掉他的性命。』

沒有人說話。他們大家都睜大了眼睛望着他。只見他縮進兩唇露出暴怒的樣子，在兩列雪白牙齒中吐出憤恨的話：『他化了一萬塊錢娶一個女人！只有財政部長出得起這筆錢！』

他們的團體中表示願獻身殺敵者，這乃是第一次，在別的地方，這些事情已經司空見慣，因此那些著名的人物都將衛兵特別增加，尤其是自從一個學生闖進外交部長的辦公室去以後，這是在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條件的時候……他們討論得興奮起來。可是後來終於決定不能讓恩瀾犧牲掉——未來的工作還多着。

可是不管如何，他的建議總使當時大家都緊張起來了。

『我們要外債來幹什麼？』他的父親拿他的話重說一遍。『因為每一個國家在復興工作中是需要外債的。』他是一個身材魁梧的人，兩頰平直，很是漂亮；他頗以自己是一個現代型的男子而自傲，他有許多外國的朋友，而尤其多的是日本朋友。吳先生是一個主張親日的人。『亞洲人的亞洲，』自從日本某外交部長在國際聯盟中首次說了這句話以後，他常常喜歡拿它來引用。

『你不會了解的，他此刻仁慈地對他的兒子說道，『因為你正當懷抱高尚理想的年齡。我二十歲的時候也有某

種理想。我是光緒皇帝和他的變法訂割的祕密信徒。那時候大多數的年輕人卻相信他的主張。我敢說你和你的朋友們也信仰着和這差不多的一種思想。」

「可是從來不這個樣子的，」他的母親低聲說道。

「一寰比較更像我一點，」他的父親透澈地說道。

一寰坐了下來。他沒有和他的父母答話。這本領他已學到得很長久了。這個態度一方面看上去是很孝順很恭敬，一方面他又不必說出自己的意見來。他心裏認爲他並不注意他父親所說的話，可是他的父親却能夠很容易地用不多幾句話說出他的短處，使他覺得渺小，使他覺得年幼無知。父親將現在的革命黨員比作那個懦弱皇帝手下那些年輕人！他的父親現在又忙，又有錢，又成功，雖然他當初也是一個被人寵壞的孩子；父母溺愛他，撫弄他，和一可還是一個獨生子的時候一樣。

這所屋子裏還有幾個老僕，他們都記得他幼年時許多頑強任性的故事。可是他的父親却並沒有因爲家中的寵愛而養成懦弱的性格。他却繼續固執己見，獨斷獨行，自己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一寰知道他父母有時候互相爭吵得非常利害，可是他不知道爭吵些什麼東西。他的母親是一個富翁的獨養女兒，在年輕時代受過高深的教育，爲一般女子所不及。可是她仍舊服從她的丈夫，雖然他們有時不免要爭吵一下。每一個人都聽從他的話，連他的父母也這樣。而在另一方面，他對他們也表示順從的態度，因爲這樣比較合適一點。

「我可以去了嗎，爸爸？」一寰問道。

「等一等，」他的父親答道。

他便坐下來等待着，可是他心裏却燃燒起反叛的烈焰。

「我的父親並沒有什麼話對我說，」他心裏想道，「可是他却要我等待着，以表示他有這權力。他從來不肯立刻讓我走開的。他要表示他有權力管理我。」他的兩唇捲起了一點。將來他和他們斷絕關係以後——

『你有什麼計劃沒有？』他的父親突然用中國話問他道。

——寰抬起頭來。他的父親放下了他的筆。

『我想了許多時候，我們必須爲你的未來有一點計劃，』他說道。『你的母親也有計劃。』

『二十歲了，』他的母親說道。『你已經成人了。』

——寰覺得自己的臉紅了起來。他的父親一面望着他的兒子，一面繼續仁慈地說下去。

『你放心，』他說道。『我們不會強迫你們弟兄做什麼事情。我們沒有代你們訂婚，也決不會代你們訂婚。老早我們就談起這件事。我們決意讓你們自由選擇你們的妻子。』

『謝謝爸爸，』——寰低聲說道。

當然他知道他們曾經有這樣的決定。——可有時候晚上在他的房間裏閒坐着，談論他所認識的姑娘，這些姑娘要是他高興的話，他隨便娶那一個都可以，可是他總是決不定究竟娶那一個的好；有時候說到末了，他自己好笑起來。

『現在法律還沒有明文禁止一個人娶兩個老婆，』他說道。『可是那些女人却漸漸自作主張起來，她們要求你答應不另娶一個男子怎麼能答應這種話呢？』

可是他雖然一向認爲他本有婚姻的自由，這時候聽見父母這末一說，心裏却也非常感激。他有許多同學都已經由父母之命訂了婚。他比他們自然好得多了。這婚姻選擇的自由，也是他們這一夥人所希望爭取的一種東西。尤其是那些女同志們，對於這個問題格外來得興奮。她們在會場中不惜幾次三番說道：『我們要跟誰結婚，就跟誰結婚，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權利，否則我們就根本不結婚，即使我們心裏想結婚也不結婚。』

『當然，當然，』每一個人都表示同意。

有時候兩三個青年男子在一塊兒，他們就要討論到姑娘們的這個決心。他們固然仍舊同意女同志的話不錯。可是他們却不禁自問道，要是女子都不願結婚，那怎麼辦呢？向一個年輕女子求婚而被她所拒絕，這真是一件令人難堪

的事。

有一次恩瀾狡詭地張大了嘴向一寰笑着說道：『別擔心，』他說道：『你記得那個說婚姻自由說得最響亮也最長久的那個姑娘嗎？』

他記得的。她是一個福建省來的俊俏熱烈的姑娘。恩瀾把手伸進袋裏，摸出一封信來，傳給了一寰。這是一封熱烈的情書，上面有着她的簽名。一寰看了以後，覺得甚為驚奇，心裏又暗暗有一點羨妬。『你會和她結婚嗎？』他問恩瀾道。恩瀾搖搖頭：『我是一個革命黨員，隨時可以送命，怎麼能結婚呢？』他反問道：『而且，她也並沒有要結婚的意思。』這倒是真的。那女子寫道：『你只要喚我來，我就到你這兒來。我們是自由的。』

一寰將信還給恩瀾，看他將它又揣到袋裏去。

『而且，』他又說道：『我的父母已經替我在家裏娶了一個老婆。這就是我從來不願回家的緣故。』

『一個老婆！』一寰大聲說道。自從他將恩瀾從監牢裏救出來以後，他常常在他身上發現新鮮東西……『可是這是我決定你教育方向的時候了。』他的父親繼續說道：『我自然希望將你帶到銀行界，像你的哥哥一樣。』

一寰沒有答話。他是決不踏進銀行界的。要是他也幫着去借外債，他們不是要恨死了他嗎，被他們憎恨——這樣的念頭他想都不能想下去。他知道得很清楚，在革命黨員所持有的黑色名單（注意人物的名單）上，他父親的名字也和其餘有錢有勢的人物一樣寫在上面。他一時間不禁對恩瀾非常羨妬起來。恩瀾是一個農人的兒子，他以這個資格而自傲得很。

『我的父親是一個平民，』恩瀾老是喜歡這末說道。『我的母親一個字也不認識，更不會寫字。』恩瀾對於一切有錢的人都仇恨異常。他永遠不能了解，爲什麼一寰一方面同樣輕視資本家，而且對於父親懷着倔強的心，而一方面却又暗地裏愛着他的父親。恩瀾愛用他的鎮靜而確定的口氣說道：『要是換了我的話，我就要說，他既然是一個資本家，是一個敵人，他就不能做我的父親……』

『我不會催促你，也不會強迫你，』他父親慈愛地說道。『你是我的兒子。可是你自己有了主意的時候，你就來告訴我。』

他點點頭，一寰站了起來。正如以前常有的情形一樣，他的憤怒已經煙消雲散。他的父親所顯示的一場權威，結局卻變成了這樣的仁慈態度。

『謝謝你，爸爸，』一寰低聲說道。

『你到什麼地方去？』他母親問道。

『到房裏讀書去，』他答道。

她點點頭，知道他在家裏不出去他就放了心；他跨出房間，反手把門帶上。過一會兒他們還要在餐室裏相見，他們在大桌子上所吃的晚飯，在恩瀾看來就和筵席一樣，可是這卻不過是他們的家常便飯罷了。

不過一想到晚飯，他竟覺得饑餓起來。他頗想知道牡丹在他桌子上的糖果盒子裏放些什麼東西，茶壺圍裏的茶總還熱着。他急忙走到他房間裏，暫時時間覺得自由自在許多。他喜歡晚飯前一個人在房間裏的這段時間。他講起來是讀書，其實他晚飯以前是從來不讀書的。吃了晚飯以後，他便急忙走開，噤哩咕嚕說他必須讀書，說他還有許多功課要做。有時候他真的讀書，有時候他却一直走到戲院裏去看戲。

可是今天晚上他必須讀書了。他有一篇英文作文要做好。他心裏有一個祕密的志願，那就是要作文上勝過恩瀾。可是他從來沒有成功過。恩瀾有一種特殊的寫作能力。一寰儘管努力，可是他從來不能使那個大年紀的英國女教授像贊美恩瀾那樣贊美他一聲。今天晚上，他想他一定要比平日格外用心一點。可是他雖然希望教授的贊美，他更希望誇乃是恩瀾能瞧得起他。想到這裏，他不再懶散，就在桌邊坐下，拿出他的作文簿來。他要盡其所能來開始工作了。

工作了許多時候，他覺得非常疲倦起來。他望一望他的鐘，已經將近半夜，可是他却剛做好他的英文作文。他將它讀了一遍，覺得很好，雖然他知道交上去發回來的時候上面一定仍舊是批滿紅筆的。梅忒蘭小姐會幫他改正許多他

見不到的錯誤。可是這篇文章總是不錯。他選擇孫逸仙的故事當作他的題目，而且他敘述得很好。他很愉快地決定再讀一遍，正在這時他聽見牀上有一陣柔軟的聲音。可是他並不抬起頭來看。因為這不過是牡丹在攤開被頭並且將熱茶放到他牀邊罷了。後來他覺得她站到他背後來，並且正如往日一樣，他覺得她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面，她的臉頰貼着他的頭髮。突然他記起下午她站在夾竹桃旁的模樣兒來。他將身子移開，埋怨道：『這種難聞的香氣你打算用多少時候。』

『永遠用下去，』她淘氣地說道，『永遠用下去——因為我喜歡它。你別再讀書吧！你應該讀畢了。這是你上牀的時候啦。』

『你完全不明白我要做的工作，』他說道。

『要是你現在還沒做完功課的話，那末你就是一個笨貨，』她反駁道。她用她的柔軟而噴香的手去撫摩他的臉頰。『可是我知道你並不是一個笨貨，』她說道。

他覺得他的心房突然猛躍起來，一下子，兩下子他心神不定起來。他們是多年來的遊伴。他們兩人都知道，她不過是一個買來的丫頭，這屋子裏所以特別優待她，乃是因為他們喜歡她，寵愛她，尤其是在他的姊妹們去世以後。在他們兩人之間的確有一種頗像是兄妹的感情，他們從來不說他是一個買來的丫頭。他也不想到了這一點，因為他和她相處已久，而她從來不說到這一點。可是在最近不多幾個月中，有一種別的東西在他們兩人之間形成起來，是一種他所又喜歡又憎恨的東西。這便是她將手搭在他肩膀上，將臉貼在他頭髮上的那個樣子。有數夜他頗想伸出臂膀抱住她的身子，雖然他並不願意這樣做，他從來沒有這樣做，可是他却想到這個念頭，因而覺得羞恥，要是他不屬於那個革命團體的話，也許早就這樣做了。

此外，他更不願意和「可」一樣，「可」老是調戲着牡丹，摸她的臉，抓住她的手，並且伸出臂膀摟住她。每逢他這個樣兒的時候，牡丹就掙脫身子逃開，有一次她抓了他一把，在他兩頰留下四條好長的抓痕，使他有好多天不能出外；因為

每一個人都知道一個男子兩頰上有四條平行的爪痕，這總是一個女子所幹的成績。當時這屋子竟發生了麻煩。吳太太一個人對牡丹說了些話，而父親則一個人對一可說了些話。後來牡丹走到一寰的房間裏來，哭着說道：『我恨你的哥哥！可他老是不大規矩。』

一寰並沒有問她一可怎麼樣個不規矩。他心裏覺得有點難過，因此他嚴肅地說道：『我決不對你不規矩的，牡丹。』

她嗚咽了一會兒，嘆了口氣，於是她抬起頭來望着他，微笑起來。

『你不知道怎麼樣不規矩哩，她那時說道……』

因此現在他已被她撫摩覺得愉快爲可恥，移開身子避讓她。

『你如今長大了，不像從前那末喜歡我了，』她喃喃說道。

『我喜歡你的，』他大聲說道，『我完全和從前一樣喜歡你。』

『我很孤單，』她低聲說道。

他站起身來，將他的作文簿合上。

『你去吧，』他說道，『以後我上牀睡覺的時候，不用你服侍了，牡丹。』

他使他的語聲顯得愠怒的樣子，因爲他有點怕她。他怕她哭，怕她發怒，因爲過去她老是幫他攤被頭，拉上帳子，並且關滅電燈的。

『把窗子打開，』他老是這樣命令她。

在夏天她服從他，可是在冬天她就懇求他，『今天晚上不要開窗吧！——太冷了。』

『要是你不開，我會等你走了以後自己來開，』他從被頭裏喊出來道。

因此她只得依他將窗打開，不論夏天或冬天……他現在掉身將背向着她，因爲這樣他可以不見她的生氣的。

臉。可是他聽見她的笑聲，他立刻轉過身來。她一點也不生氣。她在微笑着，她的眼睛在逗引着，她的聲音是愉快的。

『你太大了，』她說道，『你現在已經成人——因此你這兒不再用得着我了，小一寰一個成年的大男人！』

他向她奔過去，將她推到門口，她却攀住他的手，不住大聲着。最後他將她推出門外，雖然她仍舊抓住他的手，好像黏住了一般。他這末使一下勁，鬆開了手！立刻將門闔上，並且下了鎖，於是他站在門邊細聽，沒有什麼聲音，他伸手拿住鑰匙將它轉開，看看她是否還在那兒。他走了開去，她當然還在那兒逗引他，在靜默中守候着。他決不開門，他掉轉身子，在地板上大聲走着，開始將衣服脫去。他漱洗一會準備上牀，却走到窗邊，故意聲音很響地將窗打開。要是她還在那兒的話，她一定聽見這個聲音。他內心頗想去看看她究竟是否還守在那兒。可是她倘然仍舊在門口的話，她一定要跑進來的。他怕她跑進來，他已經將自己獻身於國家，而且他不願學一可的樣。

他跳上牀去，拉上帳門，他又聞到鴉片烟的那股淡淡的甜味。他立刻對它發生憎恨，在憎恨中他忘記了牡丹。他想他決不永久容忍下去，這末想着的時候，漸漸地睡着了。

革命團體在英語教室裏開會。這乃是最安全的房間，因為這個大學老是將校舍一角又舊又小的那幢房子裏最壞的房間派給外國教授的。這是一幢二層樓的房子，上下祇有一個樓梯。彭流的職務是在站在樓梯口裝作等着什麼人的樣子。可是事實上他乃是守衛樓梯。他的把風的工作很適宜。他的一雙小眼睛什麼都看得見，可是他能假裝作愚蠢無知的樣子，裝得非常自然，使任何人都看不出來。要是有誰走來的話，他祇要大聲招呼一下，傳達對面英語教室的門頂窗，使其他的人都能夠聽到，於是立刻打另外兩扇門分散到其餘的教室裏去，三三兩兩或者一個人坐着讀起書來。可是他們在這兒開會已經有了近兩年的歷史，至今此地從來沒有人闖來過。他們已經是愛國同志會的一部份。原來自從政府宣布須將一切共產黨員鎗斃以後，他們就用這個名詞來稱呼自己。從此他們就不是共產黨員，而不過是愛國分子罷了。

『他們不能鎗斃愛國志士，』恩瀾說道，張大了嘴愉快地笑着。『等革命到來以後，一切都將和現在不同。那時候

我們要把其餘的人都處死刑』

在這個房間裏面，一窺認識所有的人，可是實在他却除了恩瀾之外，一個人都不認識。這就是說，他認識這二十三個人（其中有九個是女的）的二十三張臉，他還知道他們的名字。可是除了彭流和恩瀾以外，他們究竟是窮是富，或者他們究竟是何等樣的人，他就說不出來了。因為他們都是到這個房間裏開會以後才互相認識起來的。一窺初來的時候，一共祇有十一個人，其中祇有兩個是女子。這些人從何處而來，他全不知道；每逢有一個新的同志加入，照例他總是先站起來宣布他自己的名字，然後由另外一個大家所熟悉的人也站起來保證他不是一個偵探。

他到這兒來是由恩瀾介紹的。他一進大學，就找到恩瀾，恩瀾便告訴他這個同志會的組織，並且爲他保證。一窺甚爲感激，後來他問他道：『除了我父親的名字以外，你對於我什麼都不知道，怎麼能替我保證呢？』

『我並不認識你』恩瀾答道。『可是我知道你曾經幫我的忙。』

『你不管我是誰的兒子嗎？』一窺問道。

『你是誰的兒子有什麼關係呢？』恩瀾答道。『我知道你是一個應該做我們同志的人。』

可是這二十三個人雖然沒有一個是一窺的老朋友，其中却也沒有一個像他舊同學那樣都是富翁的兒子，他一走進這個房間，就覺得他是屬於他們這一夥人的。他不管他們知道他或者不知道他，其實他甯願他們不知道他的好，他在他們面前覺得慚愧，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個銀行家，是上海最闊的富翁之一。有時一窺發現他的制服上有一個破洞，或者有一個鈕扣落掉，他也讓它們去，因為如此他看上去可以和他們一樣地貧窮，他並且有意將光滑的黑髮攪得很蓬鬆的，使它們更像恩瀾的粗糙乾燥的頭髮，被北方沙漠地帶的太陽和夾着塵沙的大風染得變成棕黃的顏色，在他看來，他的世界中唯有這個地方才是人生，才是熱切而良善的人生。在他的家裏，沒有一個人想到家庭以外任何旁人的。沒有一個人留心外邊的人民生活情形如何。一窺從前也是這樣，直到他讀了那本送他入獄的卡爾馬克新所著的書籍以後。可是他並不以入獄爲不幸，因為那是他遇到恩瀾的地方……

『你怎麼會到監獄裏去的？』他們互相熟悉以後，他問恩瀾道。他現在知道了恩瀾的一種奇異的習慣，凡是他有什麼事情要別人知道的時候，他總是用筆寫下來，而不出口說出來。他說話好慢，老是尋覓着妥當的字句。可是他寫起來却輕而易舉，而且詞藻豐富。如今被一寰問話，他也就和平常一樣，並不立刻回答。

於是他說道：『我寫下來給你吧。』

數日以後，他交給一寰幾張紙頭，這是從英文作文簿上撕下來的。

『帶到你自已房間裏去看，』他對一寰說道：『看好以後就燒掉。』

一寰就是在那天晚上，一個人在房間裏看恩瀾所寫的幾張東西：

一寰：

當你那天踏進監獄的時候，我在裏面已經關了七十三天日子，可是在我自己看來，我似乎已經在那牢房裏關過十年了。有時我將自己的臉緊貼住那扇小窗洞的鐵柵欄上面，我便能夠看見一片三角形的天空——此外便沒有別的東西。這並不是一大片的天空。在我看來，它不過像我母親老是紮在頭上的那塊三角形的黑布那末大罷了。這種黑布是用以防那沙漠地帶的塵沙蒙上頭髮的。我早已告訴過你，我的家鄉在遙遠的北方。烈風帶着黃沙，從戈壁沙漠吹過來。村上的老年人常說，將來總有一日，全村會被塵沙蓋住，人畜都要埋在下面，他們的肉體枯乾起來而不會腐爛，因為那邊的風沙都是異常乾燥的緣故。

『這樣站着，我的臉緊貼住牢獄鐵柵欄，兩眼瞪視着我那小小的一片天空，什麼希望都放棄了。在你未來的前數天，我終於想到，也許我永遠不會乾乾淨淨埋藏在我村中的塵沙下面了吧。不會了，我的身體大概要倒在獄中的空地上，渾身全是鎗彈，然後被丟進這半中半西的南方城市的泥土裏面，被丟進濫軟而且肥沃的泥土裏面。我自己村上的人，他們將永遠不知道我後來怎麼樣，也永遠不知道我爲什麼不再回鄉去。』

『那個村莊離開此地太遠，因此除了暑期以外，無論新年或別的時候，我都不能回去。即使在暑期，我還要步行許

多路程，因為我付不起火車費，連苦力乘的沒有座位的四等車我也付不起。在我的父母還沒有為我娶妻（我永遠不會看見她了）以前我總覺我應該回家去，因為我有許多事情要告訴他們。全村上每一個人，全村上二十六戶人家每一個人，都是我的親族。每一個人都各盡所能津貼我一點學費。要是沒有錢的話，那末這家的婦人就做些鞋襪或衣服給我。

「（我無論如何決不告訴他們）其實過了數月以後，我就不再穿著這些東西，因為那個現代城市的漂亮學生要取笑我的。他們的取笑我倒並不在乎，因為我自己也覺得好笑。身上披了又寬又大的青布袍子，腳上踏了那種笨拙的北方式的鞋子，我自己也看得出很是滑稽。我家鄉的那些婦人互相說道，「我們還是裁大一點的好。日後他要長高起來，而且吃了江南的好菜好飯，他一定會發胖起來。」可是我却既不長高，也不發胖，因此她們給我做的衣服穿上去總嫌太大，使我不能忍受的，乃是在我被人取笑的時候，連她也被笑在內了。」

「我找到一家當店，很容易地將它們賣掉，朝奉給我很好的價錢，因為我的衣服都是土布做的，而且縫得非常牢密。這些衣服過期不贖，往往就由人力車夫和窮苦的人買去。我用這筆當來的錢去買青布制服，這是許多愛國的學生所穿的東西。當我入獄的時候，我穿的也是青布制服。」

「一寰，你問我是怎麼樣入獄的。這是一個簡單的故事。有一天，有許多兵闖進我們的英語教室來，他們高聲喊我的名字。我正在念着一個英國詩人所寫的一首詩。我念得並不十分明白，可是在模糊的外國詞句中，却感覺到其中有著美的存在。那首詩開頭是，「我像一片雲一樣孤獨地浮蕩着——」」

「我念過三年的英文。在家鄉每逢夏夜，他們全都圍繞着我懇求道，「講兩句英文讓我們聽聽！」因此我就用英語緩慢而且清楚地說道，「我的名字叫劉恩瀾。你好嗎？我很好，謝謝你。」每一個人都不響聽着，等我說完以後，他們都大笑起來，一直笑到眼淚也流了出來。「好像老母雞叫一樣，」他們說道。「說說看這是什麼意思。」於是他們靜聽我解釋給他們聽，對於我這點學問敬佩之至。」

「我的老叔父劉義，是全村最年長的人，他老是點着頭抽着煙管說道：「我早知道我們叫他上學堂準沒有錯兒。這個村上的人從來沒有上過學堂，可是時代如今改變了。他會使我們有面子的。他用這點英文可以在政府裏得到一個好差使連本帶利還錢給我們。」——是的，一定的，我總是答應道。我望着他們的臉，看他們都瞪視着我，使我格外愛他們；他們的眼睛天真無邪，充滿熱望，他們的黑臉上都是皺紋。許多小孩站在他們的腳旁，一聲不響詫異地睜大了眼睛望着我，我知道在他們看來我真是一個英雄。它日畢業以後，我將得到一個好差使，爲他們盡力服務。我要請一個好教師，讓所有的孩子都上學校去讀書……」

「且說那天早晨，我正念着外國詞句欣賞其中的美麗，「我像一片雲一樣孤獨地浮蕩着，……梅忒蘭小姐正在緩慢地說道：「這是一個偉大的英國詩人所寫的詩，他的名字叫瓦茲瓦斯。」

「就是在這個時候，有什麼東西擊着教室的門，我們都向那邊掉過頭去。這是一扇不很牢實的門，當時立刻就飛開，因爲平時微微一點風就能將它吹開的，那裏禁得起拿鎗托來擊呢？我們看見至少有二十個兵站在門口，其中有一個大聲喊道：「劉恩瀾在什麼地方？」

「我一聽見喊到我的姓名，立刻就站起身來。沒有人說什麼話。

「你是劉恩瀾嗎？」那個軍曹大聲問道。

「不錯，我叫劉恩瀾，」我安閒地答道，雖然我心裏非常驚駭。

「我們來拘捕你的！」軍曹咆哮道。「跟我們去——」

「可是爲什麼——爲什麼——」我訥訥地說不出話來。我不能想像他們爲什麼要拘捕我而且我的姓名除了教師和極少數的同學以外，實在沒有別人知道。「我想你們大概找錯人了，」我對那軍曹說道。

「沒有錯！」軍曹高聲說道。「陝西省劉家村上的劉恩瀾！」

「這的確是我的姓名，是我的村莊，」我答道，「可是你們爲什麼要拘捕我呢？」

「聽見我說了這話，那軍曹的臉立刻漲得通紅，『你竟敢對我爭論』他咆哮道，頓時奔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衣將我提了起來。我覺得我的衣領被他拉破，心裏驚駭得很，因為我又得化錢重買一件制服，那時候我除了這一個簡單的念頭以外，也來不及想到別的東西，因為那軍曹是一個身體魁梧的人，而且正在發怒。他拿我猛搖着，並且大聲喝道，『你敢——你敢！』我很想和他打架，可是我知道這是一件不聰明的事情，因為門口那些兵士都拿鎗對着我。」

「看見了這樣的情形，梅忒蘭小姐非常動怒。你總熟悉她那溫和的小臉，頭上白髮分在兩邊——總是非常文雅，非常合宜於上等士女的樣子。可是突然地她却直衝到那軍曹身邊，抓住他的臂膀，猛搖起來。」

「你不可以在我的教室裏有這樣的行爲！」她聲色俱厲地說道。「我說不可以這樣——你聽見嗎？」
「她用英語說話，因而那軍曹一點都不懂她說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他睜大了眼睛望着她，好像一只大雄貓望着一隻暴怒的老鼠一樣。」

「這個外國女人說些什麼？」他問我道。

「她請你不要這個樣子，」我翻譯道。

「告訴她你被我們拘捕了，」他命令道。

「我被他們拘捕了，」我用英語對梅忒蘭小姐說道。

「爲什麼原因？」她問道。

「不知道，」我說的是真話。

「這太可笑了！」梅忒蘭小姐大聲說道。「你問她，你問這個大野獸！告訴他我說他是一隻野獸！」

「可是，我祇敢對那軍曹說道，這位外國太太是我們的教師，她問你們爲什麼要拘捕我。」

「告訴她這不是她的事情，」那軍曹昂然答道。

「他說他是不可以將原因說出來的，」我翻譯給梅忒蘭小姐聽。

『這太不成話了！』梅忒蘭小姐說道。『叫他走出去，不要在這兒阻止我們上課——告訴他他不能這個樣子來拘捕我的學生——我要去報告英國領事的！』

『我猶豫着。』

『把我的話都說給他聽！』梅忒蘭小姐命令道。

『她說，』我開始道，『她要去叫英國領事來詢問！——』

『軍曹瞪視着梅忒蘭小姐，可是她又回瞪過去，於是他尊嚴地把頭掉開。』

『我是奉上司命令來拘捕你的，』他更昂然地說道。

『可是爲什麼呢？』我現在自己已出質問了。

『哦，這樣吵鬧鬧究竟是什麼意思？』梅忒蘭小姐大聲說道。

『可是在她還沒有說出第二句話以後，那軍曹大聲對兵士命令道，『向後！——開步走！』那些兵士頓時抓住我

的兩臂，誰都來不及救我，已經將我推到外面去了。其實那個時候他們也根本無從救我。學生們都不作一聲好像石頭

一般呆坐着，梅忒蘭小姐也祇能大聲喊叫而已。

『我被他們開步走到街上，然後走進一扇大門，被推到監獄裏去。這個監獄我曾經在作文上寫到它過。』

『我國也有一個模範監獄，』我在那篇作文上寫道。『據說這是全世界最好的監獄之一，英美人常去參觀，看中國在她的模範監獄裏如何優待她的罪犯。』

『我現在就被他們推進這所監獄的一間牢房裏面，牢門立刻上了鎖。事實上這地方果真一點都不壞。我想這一定是第一個進去的人裏面甚爲乾淨——和你看見的完全不同，因爲你來的時候已經有幾百個人住過了。這牢房比我村上人所住的小土房要好得多，而且實在說來，我初到上海進學校時，在宿舍中還弄不到地方，只能在外面租一個小亭子間，這牢房和亭子間比起來，也不相上下。牢房裏有一張板鋪一條深青色的棉被，還有幾塊磚頭堆成的一隻椅

子，和一個小窗洞。我幼年時代所住的屋子那是一個窗洞也沒有的。可是房門開出去就是打穀場，也就是院子，因此我們常常可以看見廣闊的青天。在童年的時候，我坐在高高的門檻上，看我的父母打麥或者打豆，或者在猛烈乾燥的風中，篩去糠屑。可是監獄裏面的飯菜却的確比我幼年時代所吃的好得多。

「飯菜實在不錯，因此我吃得津津有味；第二天早晨，我早餐是飯和鹹魚，還有一點饅頭，吃了以後，我簡直不信在這樣的好所在，我會得不到公平的待遇。而且我對自己說道，這個新的政府是公平的。他們會讓我，在審判時向他們解釋一切。每天早晨我心裏想道，「今天他們一定要傳我了。」我肚子裏早已將我所要說的準備妥當。晚上躺在板鋪上面的時候，日裏瞪視着一小片天空的時候，我一句一句推敲着，終於想定了如下的這樣一篇東西。

「諸位先生，請問你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我並不是革命黨員。」因為一黨，那時候我的確並沒有加入。我真正做了共產黨乃是後來的事。——「我每天用功讀書，從來不離開學校。我只有一个野心，就是名次很高地畢業出校，尋到一個職業，然後將所欠的債慢慢還清。債務了結以後，我要在我的村後上建立一所學校。那邊的人都非常窮苦，風沙乾燥，五穀不豐。地上出產的食糧，只夠使我們不餓肚子，有時候還竟然不夠，因此我們就遇到荒災了。租稅非常高——真稅，鴉片稅——一切的稅。雖然我們能夠很容易將所有的鴉片賣給政府，但是政府却先要抽我們的稅，而且抽得非常之凶，因此我們種雅片實在比種米麥好不了多少。這一種的苛政，使人民聚不起錢來，因此也辦不起學校。但是我從小就喜歡讀書。在我幼年時候，我要學習一切應該知道的東西。因此那邊的人拚命節省，湊起一點錢來，將我送到這個美麗的城市來讀書。我在這裏過着快樂的日子，可是請問先生，我犯了什麼罪呢？」

「此外還有許多話，我練習着，一面想像自己站在審判官面前——他們都是嚴肅良善而聰明的人，立刻就會看出他們捉錯了人。然後我就被他釋放出來，下一個暑期我回到家裏的時候，這就是一件可以大談的事情，我怎麼樣被他們錯捉了去——我要告訴他們那個監獄怎麼樣好，被頭蓋在身上怎麼樣舒服，每日兩餐又怎麼樣豐美。我們村上的人，每天至多只吃兩餐，有的冬天工作較少的時候，常常每天只吃一餐罷了。再下去白天越來越短，我們一天要睡許

多時候。在牢房裏面我也想法睡覺，可是裏面雖然很幽靜很舒服，却老是睡不着，因為我一刻不停在等他們來傳我要說的話都在喉嚨口準備隨時說出來。

「可是他們並不來傳我。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我所看見的臉只有那送飯給我的獄警。終於我再也不耐不住，便對這人大聲說道，「他們不打算審問我了嗎？」

「這些事情我不管賬。」那獄警答道。「你吃飯吧。」說罷他就走了。

「後來我簡直焦急得發狂，只得懇求那個獄警。『請你打聽打聽我的事情什麼時候審問！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可是那獄警却只是搖搖頭。『我是禁止跟犯人說話的。』」他說道，便走了開去。

「我一向總是將一學期的一點點另用錢都放在我的褲帶裏的。這筆錢當時仍舊在我的袋裏，因為雖然按獄中規矩，新犯人進牢房以前必須沐浴更衣，而我來的時候，他們却讓我通過，說浴室的管理員那天剛巧出去吃他兄弟的喜酒，就將我一直推進牢房，將牢門鎖上，後來也就將我忘記，因此我還保存着這筆錢。那天我將錢拿出來，分做兩半，將一半放在手裏，攤着對那獄警說道，『請你打聽一下他們什麼時候審問我。這兒是一點小意思。』

「獄警看見這個，便睜大了眼睛，可是他却將錢拿去，一句話也不答。第二天他突然說道，『沒有審問了。你是一個政治犯，你的罪名已經證明了。』」

「『可是我連什麼罪名都不知道啊！』我哀聲說道。

「『這個我倒沒有問，』那獄警說道。

「我解鬆褲帶，將所有的錢都倒入那獄警的手裏。

「『請你打聽一下我究竟犯的什麼罪名，』我懇求道。『我的錢都在這裏了。』

「獄警走了以後，我坐在床上，渾身緊張，出着急汗。我不該告訴那獄警我已經不剩一個錢的。也許他知道不能再

有什麼好處可得，就此把錢收起也不幫我打聽了。

「可是獄警却很有些良心。他第二天尙來對我說道，『我問過一個獄警，他的哥哥在庭上做書記又帶管文件的，他說你在一家外國人看的外國報紙上寫過一篇文章，說我們中國如何貧窮，又是如何常常有荒災，說政府向百姓抽稅太重，又說他們收買農民所種的鴉片。因此外國人看了就取笑我們，並且瞧不起我們。這便是你的罪名。』」

「可是——這並不是我所說的話！」我驚駭得叫起來。

「記錄上是這個樣子，」那獄警答道，便走了開去。

「那天晚上我整夜睡不着覺。我枯坐着把那篇作文上每一個字都記了起來。當時我頗以這篇東西而覺得自傲，梅忒蘭小姐也曾着實贊美過一番，並且在班上大聲念出來。她說道，『這是一篇極美麗的文章，我真希望英國人也能夠讀到它，由此知道中國青年是怎樣愛他們的國家。』劉恩瀾，你且將它寄到那英文報上去參加作文競賽試試看。」

「我覺得我的血在皮膚下面渾身流着，心裏高興得通體發熱；我利用空閒時間，化了數星期的功夫，將梅忒蘭小姐所改正的那篇作文謄清一遍，然後寄到那英文報紙上去，內附一封寫給編者的信。它果然得到獎金，編者後來將它登載出來，並且加上按語道，『這個年輕的中華愛國志士所寄給我們的文章，對於他本國加以非常忠實非常親切的分析，實在是我們編輯室中難得接到的東西。』當我看到這兩句話的時候，真是洋洋得意，非常快活。」

「寰中止讀下去。不錯，他記得那篇文章。那年他學校裏的同學也都寫文章去參加競賽，而劉恩瀾——那正是得到第一名的。可是沒有人曾經聽到過這個名字，事後不久也就將它忘記。他自己在念這篇文章以前竟然也沒有想到過。」

他再念下去。

「爲了這個原因，我就下獄了。一天一天無窮盡的晝夜，兩者所不同的，不過一個是黑暗，一個是光明罷了。後來他就忘記了日子，不知道我在監獄裏已經關了多少時候。我本來沒有朋友，因此沒有人來看我。梅忒蘭小姐曾經設法來

者我，可是他們告訴她說已經將我送回家鄉，因此她相信我已安全了。這是她後來告訴我的。那時我身邊所有的錢都已用光，當然更沒有理由並和那獄警說話。

「因此我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地坐着，或者把臉貼住鐵柵欄，站着呆望那小小的一片天空，一面重復想着我那篇作文裏面所說的……這是一個春天所寫的東西，晴麗的日子，溫暖的風吹着，市上賣着鮮花，街道上盡是活躍的氣象，汽車來去如飛，人力車東穿西斜。我屢次站住了腳，看一輛迅捷的漂亮的汽車在寬闊的馬路上疾馳而過。下午散學以後，我徒步走到市外，站着眺望那綠油油數里的鄉野，心裏充滿了一種我所不了解的奇異而偉大的感情。它頗像是一種熱烈的戀愛——不是對於一個姑娘的戀愛，因為我那時候並不認識什麼姑娘，而是對於自己國家的戀愛，它現在展開在我的眼前，伸展到非常遙遠的北方，我老家的所在，伸展到這兒現代的城市，更伸展到南方我所從未見過的海濱。當我站着的時候，這個偉大的戀愛開始自己化成字句。我要將我對於自己國家感觸到的一切都記錄下來。字句漸漸形成，正如迷濛的大霧中凝結出閃爍的水滴。我急忙趕回我的小房間裏，將我所看見的景物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來。」

「這個工作並不容易。我記得當時會流着汗，竭力要把我所感到和看到的描寫得非常確實。夜色已臨，可是我並不去吃飯。我點了一支蠟燭，在它的微光下面繼續寫作。全市都是明耀的電燈，雖然我自己沒有錢在裝有電燈的人家去租一個房間。可是這對於我並沒有不同的地方。這些電光使我自傲。要是我不在工作的話，我早就跑到街上去釘住它們看了，因為這些東西我是從來也看不厭的。」

「我將電燈寫到我的文章裏面，我將全市，將這個海中生長出來強盛的新城市都寫了進去。我將汽車和運貨車也寫了進去。從前由人力負載的貨物，現在可以用這些運貨車來裝運了。我將學校也寫進去，我將繁華的市場，將外國輸入的鮮甜水果，和暖房裏的鮮花都寫了進去。我微笑着將女子燙髮所在的美容院也寫了進去。我將漂亮的新建築物也寫了進去，這些建築物比皇帝住的宮殿還要豐麗堂皇。我將那天下午所見連綿數里的鄉村，田野，和天空也都寫

了進去，然後放下了我的筆。

『我將它讀了一遍，發現它還不是我國家的全部。此外還有我的家鄉，我的父親和母親，北方的乾燥瘠薄的田野，沙漠風，我們兩年以前所遭遇的荒災，小土屋子，和我們希望多賺些錢而放棄五穀來種植的雅片，還有那些租稅——那些用以建設政府的租稅。我將它們也寫了進去。在深思熟慮這一切事物的時候，我毫不以為租稅用得不得其當——我一點都不這樣想。就我所記得的，我不過希望雙親和村中其餘人們的面貌不被烈風吹得那末枯乾蒼老，希望他們不因食物營養不足而身體那末瘦瘠，希望他們不因在土塊甚多的泥土中爬取樹根做食物和燃料而兩手盡是疤痕……我將所有這些東西也寫了進去。』

『還有一點我忍不住不寫下來的，那就是我的一種願望；我覺得孫逸仙所創的這個令人欽佩的有學問的新政府，可以想出一種方法，使我的村莊在這個美妙的新時代中，也能夠享到一點名份——譬如說吧，租稅減輕一點，或者在鄉下建築幾條道路——不是城市中那種寬闊的汽車路，只是可以趕驢子或者推小車的那種泥路罷了——或者譬如說，他們不必種雅片——或者不必這樣抽稅——』

『我就想到，這便是他們恨我的原因了。這便是他們稱我賣國賊的原因了。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我只是把我對於國家所發生一切感想都寫下來而已。起初我寫的中文，後來自己頗為得意，就將它很細心地譯成了英文。』

『因此當局就看見了這篇用英文來寫的東西，而覺得憤怒起來。思來想去，經過許多時候，我這才知道這兒就有着我的罪名。我用英文來寫我的文章。我所說的關於家鄉和那些人民的話，他們是引以為恥的，他們不希望外國人知道捐稅和雅片，荒災和土屋。要是我僅用中文來寫，而不將它譯成英文——可是那就使我再也想不到那個春天的下午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了。』

『一個早晨跟着一個早晨，當時雖在監獄裏面，也覺得這不是一件真的事情。每天早晨起來我總有一種不同的心情。每天晚上却總是一樣——我是孤單得絕望，害怕得絕望。可是在早晨那一片小片天空是明亮的時候，我就想道，』

『這樣的新時代中是不會發生這種事情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或者我想到，『至多他們不過是把我忘記而已。這個年頭我們不會沒有公道。我們有整部的現代新法律。』我在歷史課時候上念到過這部法律。

『可是過了許多時候，什麼事也不發生——真的什麼事也沒有，直到某一日，他們忽然送進許多人來，把牢房也擠滿了。那時候搜索革命黨員的工作一定正在雷厲風行。每一天牢房裏總是擠滿了人，第二天黎明時又重新出空。翌夜是令人恐怖的。他們非常害怕，起先還咒罵着，可是等到戊夜味爽時候，他們就放聲慟哭起來了。起先我常跟他們談話。從這種談話中，一霎，我變成了一個真正的革命黨員。因為他們全都有故事告訴我。原來除了幫助窮人在工廠或商店多賺到些工資以外，並沒有犯過別的什麼大罪。女孩子被賣為娼，他們幫她們脫逃。或者不過希望國家更加改進一點，曾經加入像我們這樣的愛國團體而已。由此我知道政府就根本不應該將他們監禁起來。他們都很年輕——有許多比你還年輕一點。當我看着他們送出去鎗斃的時候，我的心裏就充滿了憎恨，憎恨那些判他們死刑的人，因此我立誓有日逃出此地，一定要爲他們復仇。當你進來的時候，我已經是一個堅定的革命黨員。從此我不再跟任何人說話。每逢新人進來的時候，我總是一聲也不響。牢房經衆人住久，漸漸骯髒起來。可是我什麼都不關心。我睡不着覺。每天晚上我也只是等待着天亮罷了。於是在牢房中仍舊黑暗無光的時候，起了一陣鑰匙在鎖上撥動軋觸的聲音，同時一道圓錐形的白光向我們的黑暗中射了進來。一個粗魯的人聲將每一個人的名字一個一個喊出來——每一個人，那就是說，除了我以外。我一天一天提心吊膽地等待着我自己的名字喊出來，身上出着冷汗。可是它始終沒有被人喊到。我真是被他們所忘記了。』

『那圓錐形的白光在那些不幸的人們身上一個一個照過來。當兵士用鐐銬將他們互相帶住的時候，他們總是急得幾乎哭出來。然後他們被拖到一條迴廊上去。只有我一個人剩下，老是站在那兒看他們走出去，心裏明白他們所去的地方。我總是每天想像他們，擠擠擁擁走進迴廊，突然感到新鮮的空氣撲在臉上。可是天色仍舊黑暗。在黑暗中，他們被看不見的手推向前去，將他們抵住一道堅硬的牆壁。一聲高喊，一陣響聲，一道光在他們眼前一亮。他們倒下去，堆

在一塊。

「一個英文句子從我的腦海中跳躍出來。『我好像一片雲一樣孤獨地浮蕩着——』我想大聲喊他們，告訴他們一點事情。可是沒有人知道他們後來怎麼樣。一天一天我與他們一同死去，被人忘記，直到那日你和幾個新人一同進來的時候；於是，我跟着你又被世界發現了。」

一寶將這幾頁東西讀一遍又讀一遍，一直讀到深夜，不忍將它們焚去。恩瀾所寫的這些事情乃是一篇珍貴的記錄。他將這幾張紙摺疊起來，藏在抽屜裏面，放在幾本古書下面；這些古書是祖父所給他的東西，他從來也沒有拿來念過。可是現在念過的東西，他却永遠也不會拋棄。恩瀾將自己的一部分獻給了他。他應該拿什麼來報答呢？他清醒地躺在牀上，考慮他能夠拿什麼獻給恩瀾，他想不出一件值得拿來報答的東西，除了他自己的鮮血，可以用作永契的盟誓。

第二天他看見恩瀾，並不與他說起他所念過的東西。他看出恩瀾現在有些害羞的樣子，因為他告訴了他很多的東西。因此他全不提那篇文章，他就問恩瀾道：『你願意跟我做盟弟兄嗎？』

一聽這話，恩瀾的羞態乃完全消失，他答道：『我願意的。』

於是他們走到恩瀾的房裏，依着舊式結盟禮節，各人從臂膀上刺出一點血來，混合在一起，然後合掌宣誓。雖然兩人從來不談起這件事，可是這盟誓却永遠存在於他們兩人的中間。

這就是恩瀾怎樣變成一個祕密革命黨員，一寶怎樣跟他在在一起的經過，他們每天課後，便在一個無人光顧的教壇裏和其餘的人會面……這時候恩瀾正站在眾人面前，發表意見，一寶不再沉思，聽他說話，『我們已經奉派組織本市北區絲廠區域的工作。我們負責的就是這些工廠。』

他將一張表上的廠名一個一個念出來。這些名字一寶僅是耳聞而已。成千成萬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絲廠裏工作，可是一寶却出世以來從未到過上海這一帶地方。

『你，一寶，』恩瀾說道，『到最遠的大致絲廠，因為你能夠乘人力車，不必兩腳走。凡是只得用兩腳走的人，那到較

『近的廠裏去。』

恩瀾繼續說着，告訴他們革命工作必須伸展到工廠裏去，使在那種地方工作的人們，對於革命能夠了解，以待它日政府被推翻的時候，有所準備；那時候一種新的法律將建立起來，一種人民所有爲他們自己謀幸福的法律將建立起來。照恩瀾說來，這是一個真實無誤的計劃。一寰想到恩瀾故事中所說起的那些村莊——他們應該從苛捐雜稅中解放出來，應該從種植雅片的生活解放出來。要是絲廠裏的工人真如恩瀾所說的那麼悲哀不幸，他也應該幫他們得到較好的生活。他很願意幹這個工作，因此也跟所有的人一樣，很高興地接受了命令，一句話也不說。在全國許多的城市之中，青年男女都接受着這樣的命令，準備那個未來的日子，那個給一切人希望的日子……

正在這時，彭流趕了進來。『有人來了！』他高聲喊道。

樓梯上有腳步聲音。

『快跑！』恩瀾喊道。

他們立刻分散，好像被一陣風吹掉一樣。可是一寰雖然在逃，却注意到一件事情。原來彭流並沒有逃走。反之他却一個人站在教室裏面，好像等候着什麼人的模樣。過了一會兒，他才跑來找他們，狡猾地張大了嘴笑着，告訴他們並不是什麼別人，不過是一個木匠來換一塊破玻璃罷了。於是他們又繼續會議下去，後來一寰也就把彭流忘記，尤其因爲彭流這種人特別容易被人忘記，不容易被人記得——他生得非常矮小，他的外表和一舉一動都沒有一點特殊的地方，人家看來是決不會爲害別人的。除了守望以外，沒有人打算給他別的工作做。這時一寰也高興不想到剛才那件事，因爲他本來就不喜歡彭流這個人。

且說這天以後，一寰果真就開始另外一種生活了。

『你在那裏忙些什麼？』一可問道。『你在幹什麼爲非作歹的勾當吧。』

一寰現在回家很遲，因此在最近幾個星期之中，有好幾次一可回來得反比他早些。今天夜裏他在門口遇到了他

的哥哥。一可從漂亮的包車中跨出來，用輕蔑的眼光望着一寰。

『兩腳走！』他說道。『像個苦力一樣！你一向從來不兩腳走到別處去的。』原來一寰雖然那天聽恩瀾那末說，他却跟其餘的人一樣，每天散學以後，總是穿了舊制服和不擦亮的皮鞋，徒步走到那個絲廠去，他頗以此而自傲。

他沒有答一可的話，兩人並肩走上階石。他聞到一股濃重的香味，從他哥哥的頭上發出來，因為一可搽一種頭油，用來塗光他那又長又黑的直髮。在一可的朋友中間，就流行着這種時髦樣式，將頭髮留長到頸邊，從前額和耳鬢一直流到下面去。這是因為當時有一個很出風頭的年輕詩人，他的頭髮也是這個樣子，大家都稱他爲『中國的拜倫』。『一可常以認識這位詩人而自傲於人，他老是說道，『支理跟我兩個人——』或者『今天我對支理說道——』支理的新作品一出來，每一個人都以先睹爲快。『寰也拿來閱讀，可是他看不出裏面有什麼東西，因為這詩人老是講些花呀，死呀，或者逃到迷濛的竹林蔚森的山嶺之中，並且總是奔向一個等候着的婦人那邊去，此外就沒有別的東西。』

『而且你不能一個人來來去去四處跑，』一可責備他道。『人家會綁你去的。現在什麼事情都說不定。那時候家裏就要化出一大筆錢來贖你——遠超出你這個人所值的價錢。』他加上一句開玩笑的話。

這是真的，在各處都透露着消息的時候，人心惶惶，綁票的事情常有發生。他的父親雇用了兩個身材高大的羅宋保鏢，每天跟他一同坐在汽車裏。他們將手放在插袋裏，暗中緊握着手鎗，一可的包車夫從前曾經營過兵，他的懷裏也藏着一支手鎗。

『那末我穿得越窮當然就越沒有危險了，』一寰說道。

『哦，綁票的人會把你打聽出來的，』一可說道。

他們走進了屋子。在大廳上首，牡丹的臉從一個門簾後面向外一張，立刻縮了回去。他聽見祖母低啞的聲音喊着他們的名字。

『一可！一寰！』

「可憐的膀子，抬起眉毛，却並不答應。」

「我要跟支理吃飯去。」他咕嚕道，「誰有功夫到這老太婆那裏去？」

「你爲什麼背後這樣罵她？」寰低聲厲語道。

於是他雖然心裏並不要去，却因爲憎恨，可憐的輕薄樣子，便又轉身到祖母房間裏去了。

可是他在祖母房裏只略微盤桓一會，便走到自己房裏，躲到牀上去。支理——支理——在這種時代，青年人可以像支理那種樣子嗎？他要問恩瀾，「我們不應該將華支理放到處死名單上去嗎？」他哥哥崇拜這位年輕的唯美主義者，可是他却憎恨這個人。

這張處死名單好像革命團體的武器一樣。他們並沒有一個人真正明瞭它就是殺戮的意思。不過他們憎恨某人，希望將來加以處罰，便將他們的名字寫到這個名單上去而已。假如有人觸怒他們，不論是一個教師或一個同學，或者一個官員訂定什麼他們所反對的條約，可是他們碰不到他，或者他們聽說有什麼人私吞公款，他們就將那人的名字記到處死名單上去。彭流甚至希望將那年輕的科學教師也放到名單上去，因爲那個英國人不喜歡彭流，而且公開表示出來。

「站起來！」某日他對彭流咆哮道，「不要鬼鬼祟祟像骯髒的印度人一樣！」當時彭流並不懂得英語中「鬼祟」和「印度人」兩個字的意義，可是他後來到字典中去查了一番，從此以後，他就要將詹姆士·爾德放到處死名單上去。可是恩瀾却輕蔑地說道，「將外國人名字記下來是沒有意思的，因爲時候一到，我們當然要將所有的外國人都鎗斃！」

沒有人知道這個日子什麼時候才來，可是入了深秋，革命團體中每一個人都覺得它不久便要到了，漢口革命政府的力量一天一天在強大起來，到了一定時節，蔣介石就會沿江掃蕩而下。應該發生的事情到那時候便會發生。沒有人把這件事大聲說出來。可是一寰却在革命團體中聽見他們祕密而滿含希望地談起它，在家中又聽見父親用輕蔑

憎惡的態度談起它。在革命團體中，恩瀾向他們解釋，單用口說是沒有用處的。他們應該接受一份準備的工作。全市所有一切和他們相像的革命團體都在準備起來了。

「準備的意思，」他當時說道，「就是替人民準備。我們要使他們的身心都有準備。我們能夠說方言的人，必須準備他們的心。你，一寶，你祖父是一個將軍，你又曾經受過軍事訓練，所以現在你必須在大敦絲廠中組織起一個工人的隊伍來。」

一寶聽了，一時間竟說不出話，因為他覺得驚奇異常。恩瀾知道他是誰，並且老早就知道。可是他怎樣知道他祖父請了一個年輕的德國軍官在家裏教了他三個暑期的軍事教育呢？

這時候他大聲答道，「我願意！」

此外他就不說什麼話，可是過後有一次他在走廊上遇到恩瀾，他就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受過軍事訓練呢？」恩瀾張大了嘴笑着回答道，「每天學校裏上課的時候，我看見你的步伐與眾不同哩！」說着便走了開去。

從此以後，一寶就開始在絲廠中那些面色蒼白的工人之中，組織那奇異秘密的軍隊。他這樣每天跑到絲廠那邊去，已經有了兩個月。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能走進那些高大而傾斜的建築物去，從它們裏面，蠶蛹在蒸氣迷濛的熱度中腐爛着，吐出潮熱污穢的臭氣來。可是在絲廠周圍，有許多的草棚，是絲廠工人所住的地方，他就在附近閒逛着，等候這些人回家——男人，女人，和孩子。

起初他跟他們在一塊兒覺得有些陌生，有些難以應付。他簡直不能相信他們也是人，這些蹣跚的病態的動物，老是咳嗆着，眼睛濕爛，兩手紅腫。這是女人的手，而女孩子的手則更糟。他們將手伸出來，疼痛得發癢。一寶第一次看見這些手的時候，不禁脫口說道，「你們這些手是怎麼弄的呀？」

答話的是一個年輕女孩子，一個看上去不到十二歲的身體瘦小的孩子。她用柔和愉快的聲音說道：「這是滾水弄的啊。」

『滾水』他問道。

一個老年的婦人插了進來。『少爺你不知道。繭子放在沸燙白滾的水裏，才能殺死蠶蛹，把絲燙軟，我們一定要用手將它們從鍋子裏面拾出來，找出絲頭，才可以抽繭子的絲。水是用電氣一天到晚燒滾的，所以我們的手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他看了這種脫皮紅腫的肉，心裏作嘔難過，什麼話都說不出來。那第一天他一點工作都沒有做就回到家裏來了。當他走進屋子的時候，他心裏想道，『原來還有一種比這屋子裏的雅片更難聞的氣味——那就是這些絲廠的氣味了。』

那天晚上他對牡丹說道，『讓我聞聞你那種香氣。』

她將噴香的手掌放在他的臉上，並且遮住他的眼睛。

『究竟是這個甜蜜』他低語道。

她將手掌放在他的兩唇上面，暫時間他一動都不動。她的清潔芳香的小手是甚為可悅的。

『像一朵花——你的手——』他低語道。

他一點都不愛牡丹。他現在知道他並不愛她，而且永遠不會愛她，可是她的手終究是一個姑娘的手，纖嫩而可愛，它的芳香和柔軟暫時替代了將來他和一切年輕人一樣會得到的纖嫩和可愛，雖然那時候總是另外一個姑娘的手了。一時間他迷茫地渴望着它，一會兒他又拋棄了這個念頭。他的腦海裏容不下任何姑娘，他一定要將他的頭腦完全用在人民身上。

可是牡丹怎麼知道這個情形，他又怎麼去告訴她？

她很體貼地將身子靠着，他也由她這末靠着；他坐在桌前，面對着幾冊書籍，覺得她的心房貼着他的肩膀跳動着。不久他便將她忘記，忘記了一切，只想到那日下午他平生第一次所看見的人羣。他們對於他比任何姑娘的手都較

爲真實，連這時候牡丹的手也沒有那樣真實。

『你還不上牀嗎？』牡丹問他道。自從那天晚上他將她鎖出房門以外之後，她總是很早就將茶端進來，進來以後就出去。他搖搖頭。

『不要熬夜，』她柔聲對他說道：『你這樣用心——其實你不必用心的。你不是窮人的兒子。』

『我睡不着覺，』他說道，他心裏想，『這正是我睡不着覺的理由——因爲我是一個富人的兒子，』他但願立刻就到明天，那末他能夠再出去設法幫助那些窮苦的人。

『去吧，』他對牡丹說道，『我得工作了。』

她走了開去，嘆着氣，也不像她平日那樣和他開玩笑。走到門口她等了一會。可是他並不掉頭看她，因此她就走了出去。她走了以後，他將書籍推在一邊，走到窗口，站了好一會兒，凝視充滿夜色的花園。花園裏每一尺地他都熟悉。這是一個以景物美麗著名的地方。他的祖父和父親都化了許多錢去經營它。巨大的巖石從北平的北面裝運得來，都是奇形怪狀的東西，還有從南京附近磁塔運來的五色圓石子，鋪在巖石之間彎彎曲曲的小徑上面。此外有小橋流水，有湖，有涼亭，還有小艇。花園的四周是一道非常高的圍牆，高得他雖站在樓窗上還不能望到外面去。花園裏只有一小扇給園丁進出的後門。他就住在花園的外邊。花園老是鎖着，只有他一個人有鑰匙。

『這就是我的生活，』一竄想到，『住在四面繞着圍牆的花園裏面。』

凝視着靜寂的黑夜，他決定拋棄一切關於自己的私念，只學習爲絲廠工人謀福利的思想。

不久以後，絲廠工人的生活他已經沒有一樣不知道。這些人從全國各地會聚到上海來。爲荒災和貧窮和內戰所逼，他們都趕到這裏來了。可是他們的命運却並沒有改善，院了僅能免挨饑餓，和至少沒有兵士來劫掠他們罷了。他們都住在草棚裏面。

怎樣去幫助這些人民現在成爲一竄主要的生活。在學校裏他只求功課勉強過去，不受教授責罵，在家庭裏他只

求迅速做完他的工作，以免引起注意。除了這些人民之外，其它一切在他眼睛裏都如夢如幻了。

他所能夠給他們的幫助是極其微細的，當他發現這一點的時候，他們便格外蟠踞在他的心胸裏面了。因為他們對於他雖然非常感激，而同時他們自己却又非常地無可藥救。在深秋的寒雨中，他和他們一塊兒蹲伏在那種簡陋的草棚裏面。他們互相注視着，又向我注視着，搖搖頭而已；其中有一個男子說道：『你是一片好心對我們說話，可是也沒有什麼用處。沒有人能夠幫助我們。說真話，我們除了這裏，到別處是就連這碗苦飯也吃不到了。誰要我們隨便什麼地方也沒有人要我們。誰管我們是死是活？恐怕從古到現在就未曾有過！』

『那末你們就得自己來管了，』他對他們說道。

『我們有什麼辦法呢？』他們說道。『我們什麼辦法都沒有！——我們知道的。』

後來他逐步設法教他們明白他們並不是全然無用。

『你們一定要有希望的膽量，』他對他們說道。『沒有希望就是放棄明天，也就是放棄今天。』

可是他費了許多時候，才使他們相信確有希望的理由，確有將環境改善的理由。經過幾個星期，他慢慢使若干人肯走到草棚後面的白場上面，將自己所受的軍事教育教授他們，這個地方是沒有多少人走過的。他們拖着沉重的腳步慢慢走着，害羞得不肯把頭抬起來，可是他却強迫他們，責罵他們。

『抬起頭來！』他命令他們道。『將來你們要爲了自己去打仗的。』

過去他曾經屢次向他們解釋未來的計劃，革命軍將如何沿江掃蕩而下，所有的工廠將如何宣布總罷工——他們到處都在爲那個總罷工活動着——每一處地方都須有一個工人的隊伍，其中的人個個都能夠開步走，能夠開鎗射擊，準備革命軍來進攻的時候，做他們的內應。他們靜靜聽着，可是對於每一句話都有些懷疑。

『我們好像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一樣，』其中一個說道。

最後一個大聲說，『凡是相信我的，就留在這裏學，不相信的就走吧！』

頓時老年人就都回到他們的草棚裏去，甯願過他們所熟悉的悲苦生活。可是有十七個年輕人却留下不去，於是一寰將他們組織起隊伍來，可是連這些人對於一寰也不大相信，一直到後來他給他們每人一支鎗的時候，他們的態度才真正改變過來。因為當秋盡冬來的時候，計劃正在急遽地現實化起來。有一個商店主被他們收買，鎗械就由這家店裏轉運，並不是一股腦兒送出，而是十支十支運來的。一寰要了十八支鎗，一支給他自已，其餘十七支就分給那十七個年輕人，他在晚上一支一支發給他們，這兒走到一個草棚裏，那兒又走到一個草棚裏；他們將這些鎗藏在他們所睡的草堆下面，或者藏在他們的破衣服下面，他在市外遠郊中和他們會面，分別將射擊的方法教授他們，偶爾有人問他們幹什麼，他們只說是打獵的。

在廣場上的時候，他們空手練習步伐。可是如今却與前大不相同了。他們有了一種新的力量，因為每一個人都想到他現在所得到的武器。

一寰每晚偷偷由花園後門進出，他出錢買通那個園丁，園丁大笑着另外給了他一個鑰匙。

「你跟一可一個樣子！」他說道。「哈哈，少爺！」

一寰也微笑着。那老人以為他和一可一個樣子在外面尋花問柳，就讓他這末以為吧！

且說這年的秋天和冬天，每一個人都在他自己的本位上工作着，並不明瞭別人的情形。恩瀾固然知道本團體以內每一個人所做的工作，可是本團體以外，他也一樣不知道，只知道全市和他們同樣的團體，都在各做各個指定的工作而已。在某處總有若干人知道全盤的情形，可是他們究竟在什麼地方，或者他們是些什麼人，這就沒有人知道了。一寰覺得自己是一個巨大的秘密團體的一部分，精血流遍各處；他們全都覺得它的心房在跳動，它的頭腦在指揮，可是此外如何，他們就不知道了。

凡是以前他所認為現實的生活，如今都變成無關緊要的東西，他不大想到他的家庭，因為他知道總有一天他必須和他們完全脫離關係，而且一旦他們被革命軍宣布死刑，他是什麼話都不會說的。他時常確實相信他能夠做到這

一點。當他工作的時候，當他被那個祕密的活力所攫，覺得他屬於那巨大的特殊勢力，從事拯救人民於水火的時候，他心裏就想到，『我知道倘然父親知道恩瀾這一批人是誰，他準會置他們於死地的，連我恐怕也不免，那末我爲什麼要反過來去救活父親的性命呢？』

因爲現在這個時代，有一種比血統更深的關係將人們聯合起來。骨肉現在是可以分離的，因爲人們正在將自己分成兩個部份，他們中間沒有橋樑可通，一邊是留在他們所熟悉的生活方法上面，一邊是還要向前去尋求別的生活方法。他來來去去跑着，覺得這裂痕一天一天在深刻起來，有時候冬夜他放下了帳了，在靜寂中躺在牀上默默地想像着。這時候他就覺得巨大的海洋正在從洋底開始緩緩地分裂開來。雖然水面上仍舊看不出有一點動靜，可是在海洋的最深處，在隱祕的巖窟和噴水的泉源中，却有一道無底的罅隙在生長着，它將來一定會變成無從通過的鴻溝，將這兩批人民完全隔開。這不會是民族和民族之間的爭鬥，不這一定是另外一種爭鬥。因爲蘭腦德先生和梅忒蘭小姐決不會因同是白種人而兩人站在一邊。蘭腦德先生和他的父母親以及祖父會站到一邊去，而他和恩瀾以及梅忒蘭小姐會站到另一邊來。一可大概要跟父親站在一塊兒的，因爲那樣他覺得比較安全一些，還有他的母親和祖母也是一樣。此外像牡丹這一類人物——究竟站在他這邊或站在另一邊，那要看時候一到由機會來決定了。不管從東南西北來的人，他們都要混合起來，在這近鴻溝的兩邊變成兩個對立的團體。

他和恩瀾站在一邊，此外自然還包括這一夥裏一切其他的人物，他的革命團體裏面的人，和別的革命團體中他所不認識的人。和他們站在一邊的，還有一切窮苦的人如農夫，工廠裏的工人，以及商店裏面的店夥和學徒——還有全世界其他的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他們的言語雖然聽不懂，可是他們的內心和志願都是跟恩瀾完全一致的。世界上既然有了這樣的同志，他又何必抱住少數偶然跟他發生血統關係的人呢！舊時代的生活習慣已經成爲過去的東西了。一寰每天早晨從這樣的思想裏爬起身來，好像一把刀從它的鞘內抽出來一樣，他更強使他隊伍中的青年和他抱同樣的態度。

經過一個冬天，雖然寒風苦雨，可是這個隊伍却增加到三十七個人了。他知道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他知道他們的草棚在什麼地方，雖然工廠附近的草棚密密層層，排得好像魚鱗一樣。起初他看他們好像都是一個樣子。他們全都面色蒼白，骨瘦如柴，他們的臉上簡直沒有不同的地方，大家都是深凹的有黑圈的眼睛，和鬆弛的憔悴的嘴唇。甚至連他們各人所告訴他的故事也是相同的。因為他們生長的地方固然各有不同，可是逼使他們到這裏的原因却毫無二致——不外是戰爭和災荒，橫徵暴斂和虐政擾民——沒有一點新鮮的東西。『我的父親所有不到兩畝田，我是他最小的兒子，你看他們怎樣養活我呢？其餘的人不能因為我出了世便餓起肚子來啊！』這雖然是一個人所說的話，其實根本就全體所說的話一樣。他們跟着長江向東飄蕩下來，而上海就好像一個蛛網一樣張在長江的出口。到了上海再過去便是海洋，不能更向前走。因此他們都到工廠裏來了。

一窺聽他們說他們的工資有多少，他們在冬日如何從黎明以前一直工作到深黑以後，因此他們不到夏天，便永遠看不見一回太陽；聽了這些話，他不禁咆哮起來，他大聲說道：『我們一定要改變這種制度！』

於是其中有一個說道：『連我們這種工作，還有許許多多人在活搶活奪，你想他們怎肯增加我們的工資呢？這話原是說不過去的啊。』

他們每個人都有的這種溫順態度，也是他所必須征服的東西。他們說話都非常粗魯，沒有一個人能識字或寫字，他們的生活習慣都簡單得和野獸一樣，因此只要生理上需要的時候，他們隨處都可掉轉身子，排洩起來。可是他們見了任何有錢的人，羞慚謙卑得不成樣子，不是出於恐懼，而是出於他們自己的羞怯，因為他們都認為天上的菩薩根本就沒有叫他們和那個富人平等。一窺努力奮鬥以打倒這種服從天命的溫順態度。

『你們和隨便什麼人都一樣完全！』他對他們大聲說道。『別人所有的權利，你們也都有名分！』聽了這話，他們都溫厚地大笑起來，並且用非常和平的言語回答他，使一窺不禁對他們咬牙切齒地憤怒起來。『這是你的客氣話。』他們謙恭地說道：『因為我們原是无用的人啊。』

可是他仍舊禁不住喜歡他們，因為他們在從他學習的時候，都是非常誠懇的。他們必須偷出功夫來從他學習，每次來兩三個人，而其餘的人就在廠裏代他們做一二小時的工作。他們努力學習，因此冬盡的時候，就能夠一起整步進行，而且每人都會射擊，一窺自己拿出錢來代他們買子彈實習，他們都是很好的靶子手。他們對於這一點固然引以自豪，可是也和兒童一樣，他們希望有一套制服穿在身上。他們摸着他的制服的粗厚的原料問道：『我們將來也穿這種暖和的衣服嗎？』

『當然，』他說道，『這個我可以擔保你們。你們可以穿得暖暖的，而且要吃什麼就吃什麼。』

在那個寒冬的月夜，他們圍聚在他的身旁。他覺得甚是羞慚，因為他身上還穿着大衣，他伯願沒有這件大衣。那末也可以和他們一同受冷，他站在那裏，穿得很好而且很暖和，肚子裏裝飽了他們從未見過而在他却是家常的食物，他覺得他的眼睛裏充滿了熱淚。現在他說起未來，有時候他們的眼睛裏也露出希望的神氣。可是他們那些默然愁思的臉，却使他非常傷心，寒風吹得他們的襤褸衣服飄動不已，可是寒氣却一直鑽進到他自己的骨頭裏去。他心裏哀呼道：『要是父親的房屋屬於我的話，我就要打開所有的門讓他們進來！』於是他又想到：『這個也毫無用處。他們一批一批地不斷進來，雖把屋子塞滿，還有成千成萬的人要進來。』不，即是世界上所有富家的房屋都開放了容納所有這些窮苦的人，還是一樣的不夠。這地球上充滿了窮人的。

『這要到什麼時候呢？』一個人問道。一窺很熟識他，這是一個可憐的老是咳嗆的青年，已經沒有多少日子可活。革命無論到得多麼迅速也趕不上他了。

『快了，』他說道，『很快了。也許就是今年春天吧。』

不，唯有將世界重新改造方能拯救他們，唯有一個為窮人謀幸福而不是為富人謀幸福的世界——它的法律是保護這個小人物的，它的房屋是供給他居住的，它的整個思想和組織都是為他而設立的，那就不會有富人和強人來掠奪他，剝削他了。

『別在這裏多耽擱，』他對他們說道，『大家去睡覺吧。』

『你一說話。』一個黑影說道，『我們的心裏就覺得暖熱起來，好像吃了什麼東西一樣。』

『再會——再會，』他高聲喊道。他忍受不住——他的心裏充滿了悲感，只得掉轉身子走了。

那天雖然已經夜深，可是他覺得從貧乏的，他們一直走到他自己豐富而浪費的家裏，簡直是件不可能的事。他大膽步行經過一帶冷僻的街道，向學校走去，他要去和恩瀾談一會兒。

恩瀾一個人在宿舍裏面，並不念書，却在讀着一張字兒寫得密密層層的紙。一窺進來的時候，他將紙壓到一本書的下面去。

『進來，』他說道，『你爲什麼這樣憂鬱的神氣？』

恩瀾是從來不憂鬱的。他的一雙黑眼非常明亮，他看上去老是好像忍不住要笑出來的樣子，真的，這些日子他常常託辭無緣無故大笑起來，似乎他內心充滿着快樂，不免要洋溢出來一般。

『我剛從——』一窺住了口。他們從來不大聲談論和他們工作有關的事情。他坐到一隻小鐵櫃上面，從桌上取過一片紙頭，便寫道，『你想那個日子什麼時候才真正到來？』

『不出明年的三月，』恩瀾用筆答道。於是他拿起這張紙頭，擦着一根自來火，將它焚去，並且將灰吹掉。

『外面有月光——我們走一會好嗎？』一窺問道。他急於想從恩瀾處得到一點恩瀾所富有的穩確，還想得到他的一點剛強。恩瀾是剛強穩確，而且從來不爲什麼事情所動搖的。此刻他領首一下，站起身來，披上衣服，戴上那頂北方農人所戴的兔毛小帽。然後他拿起他剛才放在書下面的那張紙，摺起來以免一窺看見，也將它燒去，並且將灰吹掉。於是他們走到街上去了。

『我們走這條路，好避開風，』恩瀾建議道。『像這樣的深夜裏，人們所說的話常易被風捉住了傳到別人的耳朵裏去。』

他們轉身走進一條幽靜的小弄；這是他們以前談話過的地方。他們在牆下避風的地方蹲了下來。一霎立刻開始問他所要問的話。在恩瀾面前是不容在正題以外說上許多廢話的。

「我應該怎樣去說服我那些人，使他們相信自己並非毫無價值的人？」他問道。「我有生以來所處的人羣，都自以為極有價值，而且應該享有一切。」他不說下去，想起了一可。一可有生以來從來未曾有過什麼用處。他除了吃用以外，就沒有做過別的事情。可是一可却自以為應該享有天下最好的東西。「這些窮苦的人，」一寰繼續說道，「相信他們是應該窮苦的。我沒法使他們明白他們也有一點生活的權利。我簡直不能使他們憎恨富人。他們只是說，「一個窮，一個富——這是命運。」」

他等着聽恩瀾的笑聲。可是恩瀾並不笑。在月光下面，他的臉色甚為嚴肅，他的語聲是低沉的。

「你說得正對。我們真正困難之處並不在於富人。我們可以槍斃富人，並且沒收他們的財產。麻煩的是那些生於貧困環境的人，他們連希望的勇氣也沒有。他們必須有一點東西在他們手裏！食物！金錢！一種可以摸到並且使他們知道已經享有的東西，然後他們才能相信。」他停頓一會，然後又繼續下去。「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寰，這就是你的弱點。窮人並不比富人好一些。」

一寰望着他。恩瀾這說的是什麼話？

「那末我們為什麼要為他們工作呢？」他問道。

這時候恩瀾才大笑起來。

「你以為倘有一個窮人住到你父親的屋子裏，他就會將他所有的東西分些給別人嗎？決不會的！恩瀾將頭一搖，把他粗糙的頭髮搖到腦後去。『他們會比你的父親更壞些，因為你的父親沒有過像畜類一層的生活。一寰，你得有點準備！』」

「準備什麼？」一寰問道。

『準備窮人得到他們從未有過的東西的時候，』恩瀾低聲說道。

『爲什麼？』一寰也把聲音低下來。

『他們會比野獸還要凶暴，』恩瀾說道。『有日我們告訴他們上海已爲他們所有，他們不但要殺死富人，還要互相殘殺。結果他們所得到的東西，大部分都在爭奪之中破壞無餘。我們只能由他們去。這混亂時期自會過去的。』

『然後呢？』一寰問道。

『混亂時期一過，什麼東西全破壞乾淨，他們都要茫然手足無措起來，那時候我們才走進來強迫他們服從，使他們遵守秩序。』

『強迫他們嗎？』一寰問道。『我從前以爲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了。』

『自由。』恩瀾粗聲答道。『這樣的自由是一種愚蠢。沒有一個人是自由的。你我都不是自由的。我們在一個有計劃的制度中工作。他們也這樣。只等一個人——』

『什麼人？』一寰問道。他們以前從未如此詳談過。

『一個人。』恩瀾答道。『一個偉大的人物。』

『什麼人？』一寰問道。

恩瀾湊到一寰身旁。一寰的臉上感到恩瀾口中強烈的熱氣。

『蔣介石，』他說道。

這是革命軍首領的名字。

『只等他到這個城市來，』恩瀾的氣息迅疾地吹在一寰的耳朵上面——『日子就到了，計劃已經安排妥當。二十天以後就要宣布總罷工。這樣使工人有開會的時間，並且完成那最後的組織。在他從外面打進來的時候，他們就在裏面打出去，做他們的內應。這些都寫在我剛才燒掉的紙頭上面——是祕密的命令。我們爲之工作的一切東西，現在

都一起快要到來了！——它是一切計劃的目標！——一個新的國家！——我們的國家！

他們坐在那兒，因外面的寒夜和內心的熱情而略微感到一些戰慄。月亮正在西沉，牆影罩滿了小巷，因此他們就坐在黑暗之中。然而這是無所謂的！——這個當前的黑暗。他們並沒有注意到它。他們正在凝視着未來的光明，凝視着那個日子，凡是現在錯誤不公的一切，那時都要矯正過。一窠能夠看見一切！——勝利的正直良善之羣的軍隊，它如今已經聚集起來，正在等候出發了。

他曾經看見過一張蔣介石穿了一身樸素的革命軍裝的照片。當時他心裏想道，「他有一點像恩瀾。」他有着和恩瀾一樣的勇敢明朗的眼光，一樣的堅強誠懇的面貌。現在他一想起他那遊離的理想主義就聚集在這個人物上面。像這樣的一個人，這樣年輕，強壯，而富有崇高的力量，領導着一支年輕力壯的軍隊……他咽住一口氣，被什麼東西哽塞着——淚或是笑。他突然站起身來。

「你告訴我這些話使我很高興，」他說道。「我現在要格外地努力工作，我們應該準備妥當了。」

恩瀾沒有答話。他站起身來，兩人握着手走出巷去。

「你的手多柔軟，」恩瀾詫異地說道。「你沒有做過什麼工吧？」

「沒有，」一窠答道。他很是羞慚，因為他覺得恩瀾的手非常堅硬；過了一會，他就把手縮了出來。「可是我的身體是很強壯的，」他加上這末一句。

他在學校門口和恩瀾告別，向家而行。真是奇怪，他去找恩瀾的時候心裏多麼沉重，而此刻他心裏却多麼輕鬆。恩瀾常有這一點本領。一窠以為問題在於他自己常為當前所困，而恩瀾則從來就不這樣。在恩瀾則當前不過是暫時的。剎那，只有未來才是真實的。恩瀾打開現在的門，給他看前面的東西，給他看他們為之共同工作的東西。他此刻想到那些被寒風吹颯的人們，已經不再感到煩悶，而只覺得憐憫了。

「可憐的人，」他想到。「他們至少能夠有一個期間的自由，愛拿什麼就拿什麼。這也是好的啊。」

他打花園後門走進屋子，然後往樓上去，這些房間要是充滿了窮苦的人，看他們撕着窗簾，將地毯拖走，搶個不休，才真是奇怪的現象，不高興嗎？

『不會，』他毅然對自己說道。『我爲什麼要不高興？我從來就不關心這些東西。』

一會兒他聽有人哭泣的聲音。他細細一聽，原來是一可，像個小孩一樣哭着。祖父房門的門頂窗上有光亮，看他還沒有詫異的功夫，却看見自己的房門開處，牡丹靜靜地走了出來。

『我剛在等你來，』她低聲說道。『要你立刻到老太爺那裏去。一可做了一件什麼壞事。』

走進他祖父的這個房間，正像走進一個籠子一樣。又熱又悶。一家人除了祖母以外，都在這個房間裏面。他的母親也在輕輕啜泣。眼圈發腫，臉皮顫抖着。他的祖父筆挺地坐在大椅子裏，大拇指和食指中間夾着一支他所喜愛的雪茄。可是他並不在吸。一可站在桌旁，兩手撐在桌上，把頭低着。在一窠開門以前，他聽見父親大聲叱罵的聲音。可是他一走進去，罵聲便停止了。除了一可一動也不動以外，大家都抬頭望他看。可是他父親一看見一窠以後，頓時又繼續下去。

『原來是你——你也這個樣子——你到什麼地方去的？』
『能希望小兒子會比他好些嗎？你到什麼地方去的？』

『去看一個同學，』一窠答道。他這時看得清一可。乘父親此刻正在注意他，一可便拿出手帕揩揩眼睛，並且清着鼻子。一窠對於他的哥哥，在輕視之中夾着一些憐憫，一個青年竟這樣懦弱，這樣嗚咽啜泣，真是可恥得很。一可不知如何已經變成了一個無用的廢物，可是這並不完全是——一可的過失。他當使父親多注意自己一會來幫助一可。

『外面月色很好，』他說道。『我跟我的朋友一同走出他的宿舍，送到街上。』

『我不信就是這末簡單，』他父親大聲說道。

『我們閒談一會，後來他回到宿舍去，我就回到家裏來了，』一窠泰然地說道。

『我想你必須相信一窠，』他的母親用她倉卒不意的語調說道。『你應該相信一窠，因爲他是一個好孩子。』

「你老是說你的兒子好。」他的父親現在對她咆哮道。「兩個身以前我覺得銀行裏有點不對。可是不，你說，一可好得很——一可不會做壞事！後來除了我以外，每一個人都知道——我被自己的兒子所欺騙着！」

他故意學着他妻子柔和的尖聲，使她哭了起來，一可又低下了他的頭。

「一可，」祖父命令他道，「坐下來！」

一可在桌旁坐下，並不抬起頭來。

「你可明白做了什麼事嗎？」他的祖父問道。「我看你好像不明白的樣子。」

「我以為並不怎樣不得了，」一可低聲悻悻地道。

他的父親跳起來。「你以為並不——」他說道。

「靜一點，」老人命令道。「我在說話。一可，你從銀行裏取了許多非你所有的錢。」

一可並不立即答話，然後他用同樣悻悻的語聲說道，「非我所有，那末父親也不是銀行裏的行長了。」

一窠看見父親緊閉嘴唇，不說一句話。

老人伸手按在他（一可）的頭上。

「你可知道銀行裏的錢是誰的嗎？」老人問道。「這是別人的錢——許多人的錢。連政府的錢裏面也有着。別人

信託你的父親，自然同樣也信託他的兒子。」

房間裏靜靜地，只除了老人嚴厲的語聲。

一窠心裏想道，「原來一可做了這件事！」

「你爲什麼做這件事，一可！」他脫口問道。「你從來不缺錢用。」

他看見一可偷偷故意地望了他一眼。

「你爲什麼做這件事？」他的父親突然對他怒叫道。「我們都問過你，現在一窠也問你。我有否不答應你的要求

過嗎？你只要跑來問我要，我總給你！」

「我不願意向你要，」一可答道，被激得躁起來。

眾人聽了這話，都不作一聲。他們大家都望着他。他將他們一個一個望過來。

「我——我——」他開口道。他停頓住了，然後突然一連串說了出來：「你們爲什麼大家這樣望着我？我——我——我並不是一次拿了去買什麼東西的支理說道：『我們辦這件事——或者這件事——總是一件小東西——我也不明白——可是他沒有錢，因此他說道：』一可，你很有錢。』他們大家常說這個話——我也不好意思說我沒有錢——」說着又哭哭啼啼起來，光滑的頭髮垂在臉上。他掉頭向着父親。『你——你說，我爲什麼不問你要——這因爲你要罵我——你老是罵我——從我能夠記得起的小時候起就是這樣。我——我情願自己拿錢，不願問你要，讓你——你大聲對我怒叫，』又要錢——又要錢——』

『這是真的，』他母親哭着對她丈夫說道。『你老是對他這樣凶聲凶氣！』

『除了這樣這屋子裏還有誰來管他？』他的父親對她大聲說道。『許多女人寵愛他，教他欺騙，教他說謊，當我的面裝作服從我的樣子！都是你不好——都是爲了像你這樣的女人，所以國家才腐敗到這個程度！你以爲我不明白嗎？我也是一個富人的兒子——住在一個盡是女人和奴僕的屋子裏面。』

一可說不說一句話。他的生活現在並不在這個地方，因此即使這所屋子跌得粉碎，他也不曾跟着墮落下去。可是聽了他父親對他母親所說的話，不禁帶着好奇的心理想到他這個人，詫異爲什麼，他竟沒有和一可一樣被家裏人寵壞。某種事物拯救了他的父親，正如他自己因爲偶而看到些書籍而得救一樣，因爲他遇到恩瀾，因爲他遇到革命團體和工廠裏的工人，並且經過所有這一切而遇到未來的整個革命的時代，在某一點上說來，革命已經將他從墮落中搭救出來了。

『這叫我拿你怎麼辦呢，一可？』他的父親問道。他的語聲轉而悲哀起來。『一個沒出息的兒子任何人都沒有

辦法的。』

他的祖父說話了。

『不管他做了什麼事，總是你的兒子，我的孫子。我們先得把錢還出，然後將他送到外國去讀書。一則他可以有點工作做做，二則可以離開那些無聊的同伴。』

一可不說話。可是一寰看得出他在等着聽父親說什麼話。

『這是最好的辦法了。』他的母親溫柔急切地說道。『那就沒有人會知道——如今有許多青年到外國去留學，正是這個辦法最妥當。』

『遮蓋起來——遮蓋起來，』他的父親譏刺地說道。『就是這個辦法——沒有人會知道，使他永遠不會曉得善與惡的分別。』

『我下次決不了。』一可低聲說道。『我已經明白。我一定聽你的吩咐。』

他的父親突然站起身來。

『走開我的眼睛邊，』他對一可說道。他並不大聲說，然而他的聲音却是低沉而冷酷的。『把你的東西歸在一起，你到德國去——軍事學校去，讓他們看應該怎樣教導你。我代你買好船票，省得你又把錢用掉。』

『是啦，這就對了，』老人同意道。『這個辦法最好。德國人會教導他的。』

『滾開去，』父親對一可說道。

一可不聲不響，轉身走了出去。他們聽見他走過大廳，又聽見他房門開了又關上。

這個房間裏面沒有人說一句話。於是祖父擦一根火柴，將雪茄煙點着，吸了一會。在他說話以前沒有人願開口。

『我要上床了，』他說道，便立起腳來。

『我陪你去，』他的兒子說道。

『不要，』老人答道。『我能一個人去！』

等他走出把門帶上以後，一窠的父親轉身向着他的母親。

『你要睡了嗎？』他問道。

她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她必須去睡了。因此她站起身來，揩揩眼睛，走到隔壁房間裏去。

這時候房間裏只有一窠和他父親兩個人。他在祖父和母親離開房間的時候已經站起了身。

『坐下來，』他的父親說道。因此他就坐了下來，他的父親看着他。

『你願意接你哥哥的位置嗎？』他驕地問道。他的手裏握着一個小玩具一個製成寶塔的文鎮，他拿在手裏心緒不甯地玩弄着。一窠的眼睛移到父親有力而又柔滑的手上去。這是一雙強有力的手，雖然手上的肉却柔嫩得和牡丹的臉龐一樣。

他覺得他的父親從來沒有和他像現在一樣接近過。他看出父親對於一可失望甚深，現在需要安慰。他心裏想道，『我恨不能將所有的事情都告訴父親。』可是橫在兩代人中間的恐懼，不答應他這樣。他忘記不了他父親還是和從前一樣的人，要是不喜歡什麼東西，他就不能了解他，儘管那個東西怎樣好怎樣合理也是沒有用的。因此一窠就放棄了向父親開誠布公的願望。可是他仍舊不能完全拒絕他的父親。於是他就說道：『爸爸，你能夠讓我在學期終了再告訴你嗎？』

他心裏想學期終了以前，世界早就變了。

他的父親凝視着他，點點頭。

『那末就這樣吧，』他說道，『你也去吧。我不知道現在的人要兒子來有什麼用處，從前人養兒防老，希望將來能夠得到兒子的侍奉，可是對於現在的青年誰都不能有這樣的希望了。』他站起身來，也不向一窠看一眼就走到隔壁房間裏去。剩下一窠一個人也就回到房間裏去了。他一向認爲父親是一個高傲的人，對於任何事情都心滿意足，而且

要什麼就有什麼，可是現在他却看出父親既不高傲，又不滿足，更不能得到他所要的東西。他心裏疑惑地想道：『原來一個人吃飽着暖而且有着足以滿足一切需要的金錢，實在還是不夠。』廠裏的工人，似乎只要有吃有住，安全可靠，他們就會快樂。可是並不，有許多人雖然有了這些東西，但是並不快樂。對於這些人革命又將如何去幫助他們呢？想到這裏，他推開自己的房門，看見牡丹坐在他的桌邊等候着。她那美麗的鵝蛋臉上露着嚴肅的神氣。

『什麼事情？』她低聲問道。『是一可殺了人嗎？』

『不，』他答道，『不是殺人的事。』

『那末什麼事情呢？』她逼着問他。『我知道一定是什麼壞事。老太太還在那裏哭着。她說老爺要打死一可呢。』

『決沒有這回事。』一寰輕蔑地說道。『老爺要將他送到外國去了。』

『送到外國去！』牡丹欣然大聲說道。『立刻就去！』

一寰點點頭。

『那末他一定是殺死了什麼人！』牡丹高聲說道。『我相信一定是他殺了人！』

『不，他沒有殺人。』一寰說道。『他私下拿了一筆錢。』

『從銀行裏嗎？』她絕叫道。

『不錯，』一寰答道。『你爲什麼這樣恨他？』

『我不能告訴，』她說道。『我不願意告訴你。你不能想像在這個屋子裏做奴隸是一件多麼苦惱的事——一可

已經長大——老是在家裏——不到學校裏去。』

她掉開頭去。

『你沒有受到奴隸的待遇，』一寰說道。

『你不知道！』她憤然說道。『我的事情你全不知道！』

她用手遮住了臉，大聲嗚咽起來。使他吃了一驚。他站着束手無策，望着她。

『不要哭，牡丹，』他說道，『我求你不要哭。』

可是她却在嗚咽着說道，『我不過是一個奴隸吧了——老太太叫我做這樣。叫我做那樣——半夜裏叫我起來。』

『你也恨那股氣味嗎？』他問道。

『是的，』她嗚咽道。『我聞厭了走到自己房裏——可是我還得回去再聞——還有太太對我——』

『什麼？』一寰問道。這個屋子裏的整個生活在他眼前開始顯現出來，他以前竟沒有注意到過。

牡丹不再啼哭。『就是爲了一可，』她有憤怒的語氣低聲說道。『她說我一定要依從一可的要求——我是什麼人，她說，還不過是一個奴隸嗎？』

『母親說過這個話嗎？』一寰凝視着她，覺得心房的跳動突然沉重緩慢起來。

她點點頭。

『可是你總沒有依——』一寰追問道。

她搖搖頭。

『我曾想吞些生鴉片把自己吃殺了，』她說道。『我常常這樣想。因爲我活在世上做什麼呢，一寰？我並不是一個雇用的僕人，因此我不能跟那些僕人混在一起得些快樂。人家把我教得比僕人們好像高出一等——可是高得又不夠，仍舊得不到自由。我猜你總以爲當時太太該我跟你一道讀書寫字，我對太太心裏一定非常感激。從前我是感激的，現在却不然了。既然我不能比現在的情形再好一點，我還是情願無知無識的好。那末我早能够嫁一個下等人，倒也心滿意足。如今全盤都錯了！』她大聲說道。『讓人知道世上有好的東西，却又不許他們享受，這是再惡毒也沒有了！』

他說不出一句話。多少年來牡丹過着這樣的生活，而他却全不知曉！他一向以爲她幸福得很，家裏人都待她不錯。

他以為她之所以必須服侍他們，不過是一種報恩吧了。可是現在他看出她究竟是怎麼回事了。她並不自由。在這所屋子裏面，她雖然吃得好，着得暖，然而她仍舊好像住在牢獄裏一樣。他心裏想道：『她也需要革命來解放她。』

這個時候，他下了決心要將一切事情都告訴牡丹。

『牡丹——』他開口說道。他的心現在跳得好像一只鐘一樣，非常快。她望着他。

『我要告訴你一些事情，』他繼續說道。

『是嗎？』他問道：『什麼事情呢？』

『牡丹，你聽見過革命這個話嗎？』

『當然聽見過，』她說道：『這不是一件好事。我聽見老爺說起過。他說革命黨員都是土匪。』

『不是土匪！』他大聲說道。

『你怎麼知道的？』她問道。

現在他要直截爽快告訴她了。

『因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他們互相望着，大家一動都不動。

『一衰！』她低聲叫道。

他點點頭。

『要是老爺知道的話！他要以為你比一可更壞了！』

這話使他吃了一驚。『我相信他真會這樣想的，』他同意道。

『這事情你切不可告訴他，』她絕叫道。『哦，我但願你沒有告訴我，我覺得你將你的性命放在我的手裏一樣。』

袁老爺要殺死你的你爲什麼加入革命黨呢？」

於是她開始告訴她一切，告訴她如何在書本裏他第一次發現人們曾經夢想過一個新的世界。他將恩瀾，將革命團體，將工廠都告訴她。她靜靜地聽着一切，一動都不動，一句話也不說。他對她說話的態度，與他對任何人說話的時候都不同，連恩瀾也在內，因爲他在牡丹的面前沒有絲毫的羞怯。可是奇怪的是他不但對她說話，還在對他自己說話。他說話的時候，將他對於未來的一切信仰和希望，都具體地表現出來。

「這些事情什麼時候發生呢？」牡丹插進來說。

「不久便要發生了。」他低聲說道，「蔣介石一來就要發生的。」

一時間她睜大了眼睛望着他。然後她聳聳肩膀。

「我不信。」她說道。

「你不信——牡丹！」他大聲說道，「我告訴你這是真話。」

「我知道你以爲是真的。」她反駁道，「可是你不過是一個孩子，我不信世界上有人一點不爲了什麼好處情願替別人做事。你們這些革命黨員是誰，不是也和普通一樣的人嗎？」

「你不知道他們。」他堅執地說道，「你所知道的只是像——像我家裏這些樣的人。自然你要以爲每一個人都

是自私的了。不過那是因爲他們都是資本家的緣故。」

「我不知道你說的資本家是什麼意思。」她說道，「衆起了嘴，『可是有一點我知道，就是人們有了錢，總不願意將它分給別人，可是誰曾聽人說過窮人是不自私的呢？到那時候他們也會只顧自己的。』」

「可是你不明白。」他對她大聲喊道，「那時候不會有窮人和富人了！」

「哦，你不要發癡吧！」她答道。

他忿怒異常，竟想伸手打她一記耳光。

『我懊悔告訴你的，』他冷然說道。『我告訴你是使你快活——讓你知道不久你就可以得到自由。蔣介石來了以後，就沒有奴隸了。』

『喔，他！』她說道，大笑起來。『他也不過是一個人，不是嗎？』於是她又露出悲哀的態度。『不，』她繼續說下去，『即使我得到自由，我有什麼地方好去呢？除了這所屋子以外，我什麼東西都不知道，我到那裏去找安身的地方？不，倘然我生來是一個奴隸，那末我就是一個奴隸。』

這又是絲廠工人的老調，絕望得無可藥救，可是現在却從牡丹的紅唇中發出來，這個穿着綢衣的小人兒，坐在他的椅子裏面。她那隻戴着寶石戒和金戒的纖手正在玩弄着書桌上的東西。難道世界上除了他和像他這樣的那些人以外，其餘的人全都這樣沒有希望了嗎？

他凝視着她的手，一種悲哀的情緒使他憂鬱起來，他第二次想到，革命實在不只是讓窮人吃飽着暖而已，還有許多的工作，譬如現在牡丹問他自由以後何處去找安身的地方，叫他怎樣回答她呢？他說不出。因為他不知道。

『我以爲，』他猶豫地大聲說道，『每一個人都能得到食物，在革命時期決不會讓人挨餓，每一樣事情當然都要組織起來。』

她並不接話。等到她重複說出話來，完全出於他意料之外。她的眼裏露着光輝，似乎忘懷了自己一般，她的語聲顯得樂意多情而且頗爲興奮，『告訴我恩瀾是個怎麼樣的人——他長得漂亮嗎？』

這話使他厭惡得很，不願回答。這樣來批評恩瀾簡直是侮辱他，姑娘們——怎麼有人竟以爲姑娘們的頭腦裏，藏着什麼思想？牡丹是不適宜於革命的，她正是她自己所說，天生的——一個奴隸——什麼都不想到，只想到——

『我不知道，』他冷冷地說道，他猝然站起身來。『我要睡了，牡丹。天快亮了。』

她站起身來，用手背掩好微微的一個溫雅的口欠，粉紅的手掌向着外面。他所告訴她的事情，她完全沒有明瞭其重要性。所以說他將性命放在她的手裏的，確是一句實話。

可是她俯身向前，用手指點點他的臉龐。

『不要以為我會忘記你所說的東西，』她對他說道，『你所說的東西我一點都不會忘記。我將它們完全鎖在我的心裏，只有一個人的時候方才私下拿出來看看想想。這是我所有的一切——哦，可是一竅，你不能讓它們記住你！』她兩手緊緊地握着。

『不當然不，』他答道，對她溫和了一點，『而且即使擔心這日子也不長久了。』

『你所說的革命，我絲毫不相信，』她插口說道，『它使我害怕。我但願你沒有告訴我——除了——它幫助我了解一點東西。』

『什麼東西？』他問道。她的臉上另外有一種神氣，一種靜肅的神氣。

『它使我了解你，』她說道，了解爲什麼你不易動心。』她停頓一會，然後她又說道，『你好像一個年輕的牧師，一竅，你對我說的時候我看出一種牧師的神氣。這說明了一切。』

此刻她站在門邊向他微笑，一霎那間的莞爾一笑。

『安置吧，』她說道，把門關上了。

他絲毫不明白她的意思，過後也就將它忘記，因爲這是不重要的。

杜丹剛才說他像僧道教士的話，他實在沒有聽見，連她說的時候他都沒有聽進去，因爲他完全將注意力集中在他所告訴她的東西上面。要是他聽清楚她的意思的話，他一定要動怒起來，原來在他們的計劃中，要將寺院裏所有的僧道教士都驅逐出去，因爲他們都是欺騙人民的傢伙。一竅曾經在他所教授的那些人中間，沒法使他們不相信傳教的人物，每逢他們說起『天保佑我，』（這是各地窮人所常說的話）的時候，他就大聲說道，『天永遠不會保佑你們的，因爲世上根本沒有天這個東西！』

第一次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沒有人回答他。那是一個假日，是新年的三天假日；在這三天之中，連窮人也不必作工，

他們也不在郊外聚集練操。一寰帶了自己的錢，在一家鄉下的茶店裏替他們買些茶和年糕，然後一同走到城外去。

『要是沒有天堂的話，那末在我們頭頂上是什麼東西呢？』有一個人問道，指着天空。

『空氣——和雲。』一寰答道。

『再上面呢？』那人追問道。

『沒有東西。』一寰答道。

他們一聲不響地思考着這個問題。

『那末寺院中所有的僧道都謊騙我們嗎？』那人又問道。

『對啦，』一寰說道。他看沒有人接話，便問他們道，『你們誰能舉出有一趟，你們在菩薩面前化了錢，他會給你們所要求的東西？』

他們又思考起來，因為他又說了他們以前所沒有聽到過的東西。

『真的，』其中一人說道，他是一個斜眼的青年，『每逢新年我總禱告菩薩讓我發點財——可是你們看我，還是窮得要命！』

『天生窮苦的人，連菩薩也沒有法使富起來了，』一個悲哀的語聲說道。

『那末菩薩還有什麼用處？』那斜眼的人激烈地說道。『我從此不再去求教他們了！要是這趟革命會使我們發財的話，我們就不要什麼菩薩了！』

每一個人聽了這話都大笑起來，他們肚子裏裝飽了好東西，全都覺得高興而且勇敢起來。一寰的確已經深知倘然要他們相信他所說的話，一定先給他們吃個飽才行。每一趟他請他們吃過東西以後，他們就對於革命發生表示更深的信仰。

『要是他並不告訴我們真話，』他們議論道，『他又何必這樣化錢呢？他是一個好青年。』

他們也幫助一寰增加信心。每次他和他們談天以後，他對於自己所信仰的東西，便更有把握，認爲革命以後，世上便不再有什麼困苦或悲哀。每逢路上遇到一個乞丐，他便給他一個銅子，心裏想道：『再隔幾個月，乞丐就沒有了！』因此沒有貧乏的人了。』冬天便這樣過去。

有一天夜裏，他忽然被屋子裏一陣吵鬧的聲音所驚醒，他樓窗下花園裏的燈光亮了起來。他聽見父親大聲喊道：『捆他起來——捆他起來！我已經去叫警察來了！』

他立刻爬起身來，穿上袍子，走到大廳上，看見他母親站在那裏，害怕得不敢走下去。

『他們捉住一個賊，』她喘着氣說道，『在花園裏！』

他下樓走到室外，令人寒慄的黑夜中去，看見他的父親和僕人們都瞪視着一個衣衫襤褸可憐相的男子，大概是如此爬牆進來的！這是一個瘦黑的身段敏捷的人，面有菜色，此刻正爲他自己的性命恐懼着。他跪在地上，哀求着，頭髮被園丁一把提在手裏。

『我聽見他，』那園丁不斷地發出咆哮道，『我聽見牆上瓦片踏碎的聲音，又聽見一個人從假山上跳下來，我對老婆說道，「這決不是風，」我就——』

『請你發發慈悲，老爺——』那人哀呼道。『我有兩天不吃飯了。我想看看花園裏有沒有廚房裏丟出來的東西。我賭咒決不會走到屋子裏去。』

一寰正想說，『父親，我相信他真是餓着肚子，』可是他的眼光忽然和那人的眼光相遇，他看出裏面有一種非常兇狠的惡意，使他不勝駭愕，便不說話了。這時候巡捕已來，將那人帶到牢裏去。他愠怒地走出去，那樣子也好像是頗有經驗一樣。

走到屋子裏以後，父親說道，『他能殺死我們的。』此刻每一個人都已起身，祖父母和僕人和牡丹，大家都在一塊兒談天。

可是一竄却上床了，並不是睡覺。却是躺着深思，爲什麼那人的眼光中這樣充滿着惡意。他以前也曾看見過這樣的眼光。回憶一下，他記起來了。不多幾天以前，在一可將搭大輪船走的時候，他確曾有過這個神氣。他們前去送行，一竄和父親也走到甲板上，直等船要離岸的時候才回到岸上來。

『我不能信託一可』父親說道。『他會偷自離船在上海遊蕩的——』

一可一個人在船上，一個人被載到外國去，那態度正和那被捉住的賊一樣，他的眼睛裏露着惡意和絕望的神氣。一竄又困惑起來了。衣食足以後還是不行怎麼辦呢？可是這個常常想到的問題，他也常常一想到就將它撇開去。他應該相信革命到來以後，無論如何每一個人都會比從前好一點的。他應該相信蔣介石會將一切事情都妥爲處理。這一切簡單得和晝夜之間的不同一樣，太陽東昇的時候，就是白晝了。

他和牡丹不再談天。自從那天晚上起，每逢他在的時候，她就不到他的房裏來。不過除了她不進來以外，其它也和往常沒有什麼不同。被褥鋪着，茶是熱的，盒子裏有他心愛的糖果，新鮮的花在窗內或桌子上，可是這一切都是在他們回來以前做好的。有一次她和他在樓梯上相遇，她倚身向着他，使他聞到素馨花的香味。

『仍舊在夢想着嗎？』她問道，她的微笑是隱約而虛渺的。『你什麼時候才醒過來呢？』她低聲說道，繼續走她的路去了。

他並不因爲告訴她而覺得懊悔，不，因爲即使她不相信，她總有權利知道未來的幸福。而且他現在知道她不會使她生命有何危險。她決不會將他的事情洩漏出來。

並且日子逐漸在近起來。已經是二月的中旬，雖然絲廠老板並不知道，可是十四天以後罷工就要發動了，沒有人知道罷工會擴大到如何程度，因爲沒有人知道上海究竟有多少革命黨員，可是在革命團體裏面每一個人部站起來用數字報告他所做的工作，因此如果偶而隔牆有耳，人家也不能聽懂他們的話。一個女子站起來說道，『我名下的六十三個婦人中，有十八個已準備了。』

這就是告訴他們說，她的團體裏面有六十三個婦人，其中十八個已經會開銷而都有餘了。因為在這個工作上面是沒有男女分別的，女子也要當兵。

在罷工的兩天以前，他們舉行最後一次的會議。這是恩瀾報告的。

『我們不能再開會了，』他說道。『警局提防得嚴密，所以開會恐怕不大安全。而且這也並不必要。我們已經逐漸知道工作的途徑。如果有人必須跟我說話，請在小紙片上畫一個圓太陽放到我的手裏，由我來指定會面的時間和地方。除此以外，日子未到，我們就不必再行聚會，互相遇見也不必打甚招呼。各人都守在本位，到了那天，一切都得活動起來。可是在那個時候以前，每人都各自行動。』

可是第二天在英語課上，他和恩瀾的位置本在一起，恩瀾畫一個圓太陽在他的筆記簿上，下面註着時間，因此他就走到恩瀾的住處，恩瀾開門請他進去。他走進去以後，恩瀾說道，『你比別人使我格外擔心。我要特別警告你，你在家裏不能向任何人說出什麼話來。這三天是最危險的日子。你父親是很有勢力的。我們的生命完全有賴於秘密。』

『我？』一竄躁急地問道。『可是我！』

恩瀾說道，『你這人太率直！——你會不知不覺地說出來的。你沒有瞞人的本領。』

他正想抗議這句話時候，却忽然想起一件事而又覺得這話不錯了。他曾經告訴過牡丹。他瞪視着恩瀾，張大了嘴。『你已經洩漏了秘密，』恩瀾說道。『我從你的臉上看得出來，跟我一同到外面白場上去，讓我們談一談。』

因此他們就走到街上，裝作買花生和糖果的樣子，偶而停在路上看走江湖賣藝的表演，或者看着孩子們發笑，在靠近無人的時候，恩瀾就向他發問，將有關於牡丹的一切和他所告訴她的東西，都細細盤問出來。

他從來沒有看見恩瀾這樣忿怒過。

『一個女子，一個奴隸！』恩瀾恨恨地說道，他的聲音雖低，可是他的眼睛却像老虎的眼睛。『天下竟有像你這樣糊塗的人！』

『可是我告訴你，你不知道牡丹是何等樣的人，』一寰急切地說道。『她像我的姊妹。』他猶豫一會，然後訥訥說道，『而且——而且她——她愛我！』

『她事實上究竟並不是你的姊妹，』恩瀾說道，『唯其因為她愛你，這就更糟糕。她要陷害你的——因為你並不愛她——連殺死你都做得出來。』

『牡丹不是這樣的人，』一寰抗議道。

暫時恩瀾不說什麼話。於是他嘆了一口氣。『好吧，大錯已經鑄成了！』過一會兒，他又說道，『我不能放心。我是負責你們全體人的安全的。你能叫這個姑娘到什麼地方去跟我會面嗎？我要看看她是怎麼樣的人，並且命令她不許洩漏秘密。』

『我不知道，』一寰訥訥說道。『我想她不會肯——因為跑出來跟你會面她認為是可恥的。』

『一個奴隸？』恩瀾輕蔑地問道。

『她並不是一個奴隸，』一寰說道。『我們並不當她奴隸看待。』

『你問她好了，』恩瀾說道，於是他又說道，『你應該明白，這件事情不單是你一個人的生命。我們都會被人捉去槍斃的。』

這是真的，現在沒有一天不有幾個人被警察局當作革命黨員捉去槍斃的。他們的名字並不公布，外面的人也不聽見說起他們。可是警察和兵士常常突然闖到學校和人家去，將年輕的男女捉去，一去以後，就消息全無。而且一經捉去便沒有人將他們救出來。

『讓我去問她吧，』一寰後來說道。

但是那天晚上牡丹並沒有走到他身邊來，他喚她來，他却叫另一僕人來回話說他的祖母在要她做事。第二天總罷工宣布了。早餐時候一寰的父親讀着報，一寰聽見他大聲說道：

『後來怎麼樣？絲廠罷工了！』

一寰放下了他的筷子。他的父親繼續暴怒地大聲讀着，緊緊皺着眉頭。

『大敦絲廠，三百人罷工。林益絲廠四百二十五人。昇輪絲廠。』他用拳頭猛擊報紙。『這些絲廠我們都有股份！政府容忍這種舉動是什麼意思？這全是學生！——全是他們鼓動起來的！』

『這些人政府槍斃得還不夠，』他的祖父說道。

『什麼是共產主義？』他的母親問道。『我以前一向沒有聽人說起過，這是什麼外國的宗教嗎？』

牡丹送進一碗蛋湯來，逡巡一下，將蛋湯潑出了一點。

『不當心的孩子！』祖母罵她道。『你越來越不當心了！』

一寰和牡丹的眼光相遇，他看出裏面充滿着恐怖和意義，便向她微笑一下。他必須將恩瀾的口信傳給她，此刻他看出正有一個和她秘密說話的機會。他的父親沒有吃完早餐就站起身來。

『我必須到我的寫字間去，』他說道。『我怎麼知道？也許整個銀行都翻身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喚起政府。如果教育部不能將學生管得好些，我一個人就拒絕給他們新的借款。』

『還要喝點熱茶嗎？』牡丹問道，手裏捧着茶壺走到他旁邊來。他繼續說話，也不答她。

『等蔣介石來了再說！』他大聲說道。

一寰抬起頭來。牡丹繞着桌子，將熱茶倒在各人的茶碗裏。

『來了怎麼樣呢？』一寰問道。

父親粗聲笑着，喝兩口茶，然後推開椅子，走了出去。

『他們真好像能够左右蔣氏的神氣了！』一寰熱情地想道。蔣是不怕任何人的。他從南方北伐至今，節節勝利，他是一個絕對純潔無疵的人。『好像他顧忌銀行家的神氣！』一寰高傲地想道。於是他又記起了牡丹。他剛才一時間竟

忘懷了她。可是她已經不在室內，他滿屋子找也找不到她。終於他聽見她的語聲從廚房裏發出來。他窺探一下。她果真在裏面，俯身看着一個買來的一籃魚兒。

『牡丹！』他說道。

她抬起頭來。

『我的制服帽在什麼地方？』他本找不到它，可是他也沒有仔細找過，只不過拿來當作一個藉口而已。

可是她又回過頭去看魚了，一邊說道，『在你衣櫥裏的第三個鈎子上。』

他想不出別的話，因此他只能上學校去了。在英語課上他向恩瀾輕輕搖一搖頭。

罷工要維持二十一天，在第二十一天上，就是真正革命的日子。上海表面仍和往常一樣，是沒有一件事情，真正跟從前相同。每一個人都露着安定的神氣，大家來來去去也和往常一樣，可是罷工却蔓延到報館，蔓延到大商店和其它的商業機關。工人都很快樂，因為他們從某處領到津貼，而且能够日裏走出來到各種娛樂場所，去看變把戲和外國電影和種種，他們以前只聽人說却從未見過的東西，這乃是從他們童年時代直到現在第一次的快活。晚上他們都流連在茶館和賭窟裏面。一餐簡直不能將他的隊伍聚集起來。這些日子他自己等待得萬分心焦，夜裏只能略略合一合眼，可是他所教導的那些人却從工作中解放出來，快樂得和兒童一樣。他們日裏懶散着不做事情，晚上他也不能將他們聚集起來。他們三三兩兩地走來，問他們其餘的人在什麼地方，他們都大笑着用手指着熱鬧的租界。

『我們大家都去看了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其中一個說道。

『我啊，』另一個說道，『我只要天天能過這個日子就心滿意足，再好也不想了。你知道我今天看過些什麼東西？』

三隻猴子，裝扮得像三個小人，我笑得肚子也發疼了。』

他不能使他們靜心聽他說話，因而什麼事也不能做，只得回家繼續等待。他對於他們簡直無計可施，心裏害怕到了那時需要聚集他們，而他們却不願來了。因此有一天他做個記號給恩瀾，恩瀾便和他在校園裏草地上會面，一餐便

對他說道，『我不知道我的隊伍究竟出了什麼毛病。自從罷工以後，他們簡直如癡如狂，好像無知的兒童一樣。』

於是他接下去告訴他，他們如何好像忘記了革命一般。恩瀾只是對他大笑不已。

『我怎麼說過的？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答道。『你什麼都不知道，一竄，你以為那些一向必須工作的人，一旦機會到來，有不願遊樂的嗎？讓他們去吧。那一天是無論如何決不會有秩序的，它的到來，好像暴風雨一樣——沒有人能夠說出它的規模如何大小，或如何狀態，或破壞到如何程度。一定要到事後我們才能開始想到秩序。』於是他又放低聲音說道，『那個女孩怎麼樣了？在這最後的幾天裏面，一句話就可以斷送我們全體的性命。』

『我沒有機會——』一竄說道。

『找一個機會——找一個機會——』恩瀾躁急命令道。『你有什麼權利拿我們的生命來開玩笑呢？』他走了開去，剩下一竄只得重行回家。

到了家裏，一竄又是除了等待以外，一無可做。初春的空氣令人煩惱不安，而等候的工作更使人心焦難堪。他走進屋子。聽見祖母在叫，就沒精打彩地走進她的房間，站在那兒。

『什麼事情，奶奶？』他用平常的語氣說道。

『你那裏來的？』她那尖銳脆弱的聲音，也完全和從前一樣，每一件事情都和從前一樣，可是他却覺得一切都好像夢境一樣空虛；他正要從這個夢境裏面醒過來。

『學校裏來。』他答道。

他的祖母咳嗽一聲，然後獨自埋怨起來，好像沒有聽見他說話一樣。

『骨節裏面一天一天格外發痛了，走路也走不動。可是沒有人關心我。他們就是把我一個人放在這裏——沒有人關心我。要兒子孫子來有什麼用處？你們完全不關心我的死活。』

他心裏想道，『恩瀾會大笑着向她說，『你說得不錯。我們並不關心你。』』

可是他缺乏一點恩瀾所有的硬心腸，他溫和地說道：『不，我們關心你的，奶奶。』她睜大了眼睛向他望了好一會兒，然後伸出一只手來。

『讓我摸摸你的手看，小一寰。』

於是他雖然心裏不喜歡，却仍舊伸手給她，讓她用兩手撫摩着。

『年輕人的手究竟暖和。』她低聲說道。

他不能忍受她的接觸，可是在非常敏捷的想像中，他却一時間了解一個年老孤獨的人，一方面覺得自己向身體日趨衰老，一方面極想和血氣旺盛的年輕人接觸，那種心境是怎麼樣。雖然他心裏極想走開，可是他却不能縮回手來。

『你不希望我死吧？』她低聲問道。

『不，』他說道。可是他明白即使她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一切年老的人都應該死去讓年輕人來，他以爲這是應該的。

想到這死的念頭，他就把手伸出來了。

『我要去讀書了，奶奶。』他利往常一樣說道。他忍不住這股氣味，外面是春天，可是房間裏却關得密密層層。當他掉轉身奔到門口推開房門的時候，他遇到牡丹正捧了一碗湯要進來給他的祖母，於是他記起來了。

『牡丹，』他說道，『今天晚上到我的房間裏來，我有話告訴你。』

她向他望着，點一點頭，走了進去。

他對她說道：『當然我知道你不願出去和他會面的。』

牡丹正俯身在牀邊，靈敏地攤着被頭，並且將褥子鋪挺來，一面聽着他說話。此刻她從一隻抽屜中取出一塊綢布來揩拭桌子。

『你可曾告訴他說我不會出來的？』她問道，並不停止她的工作。

「我告訴他的。」一寰說道。他坐在洋式的安樂椅中，整個住宅裏面除了牀鋪以外其它一切都是洋式的。這是因爲其父說他在彈簧和鳥毛牀上滾來滾去睡不着覺，不能和外國人一樣。他要睡堅硬的板牀，枕頭也要木頭的。

「不，我不會拿你說的話去告訴任何人的。」牡丹說道。過一會兒她又接下去說：「可是我很想見見他。」

一寰瞪視着她。她微抿着嘴，眼睛裏充滿着狡諛的神氣。

「爲什麼呢？」他問道。

「喔，因爲，」她說道，用綢布揮着他的書本。「也許是，」她繼續說道，「我要親自看看你所說的革命究竟是怎麼會事——也許是我希望發生一點新的事情。這所屋子裏面我遇不到一件新的事情。」

他內心感覺到一陣古怪的困惑。牡丹是他家庭中的一個女孩，不能到外面去和一個陌生的男子會面。這是違反傳統的。可是他們所反抗的不就是傳統嗎？他一瞬間對自己發生了懷疑。革命一旦真正降臨到這所屋子，他能意志堅強不加阻擋嗎？他將這個念頭撇開了。

「明天我要告訴恩瀾，還是我說錯了，」他偏促不安地說道。「讓他指定一個時間和地方。」

「爲什麼不在此地呢？」她問道。「爲什麼你的同學不到此地來呢？爲什麼我就不能侍候你們喝茶？這不是我的職務嗎？」

他並不答話。恩瀾到這兒來！他從來沒有想到將任何同學帶到家裏來。彭流曾經有一次走到門口，他沒有要他進來。自從那天以後，彭流也就不和以前那樣喜歡他，而且兩人也不大見面。那個彭流，他是有些卑鄙的。每個人都感到這一點，恩瀾也不給他什麼權力。可是沒有人能夠將他排斥出他們的革命團體。他就是如此和他們一同來來去去，他們都避着他。爲什麼同樣是窮人的兒子，他就是這樣一個卑鄙猥瑣的人物，而恩瀾却是又勇敢又良善呢？可是——可也有求鄰的地方，而他却是一個富人的兒子。他們曾經接到過一封一封信，訴說海行如何苦惱，又說他剛只到達孟買。他要在孟買住下，可是父親打電話給他道：「到德國去款已匯至該處。」因此——可只得前赴款子匯到的地方。每逢他想

趨彭流那種卑鄙的時候，他就要想起一可來。這兩個頗有一些相似之處。

他的思想給牡丹打斷了。

『你總是不告訴我究竟這個恩瀾長得漂亮不漂亮。』

『我不知道。』一寰冷冷地說道。他心裏想，『我把一件一件事情告訴他真是太蠢了！』

『啊，我自己會看見的。』牡丹說道。

她走了出去，一邊低聲唱着些什麼，於是他又自言自語道，『她根本想不到什麼革命不革命。』他比以前更懊悔他不該將這些事情告訴她的。可是使他覺得萬事皆錯的，實在是這個無限期的等候而已。

第二天在一課退後，他正和恩瀾一同抄着佈告牌上的指定功課，他爲了卸去成敗的重担，便乘機將牡丹的話告訴了恩瀾。

恩瀾一邊聽着，一邊繼續抄着，好像並沒有聽見一樣。

『至少她並不愚蠢。』他說道。於是他微笑起來，『我從來沒有見過富家住宅的內部。革命以後就要看不到了。』他繼續抄着。『就這樣吧，我四點鐘在門口和你會面。她說得對，拜訪同學是沒有什麼希奇的。一個奴隸說出這樣的話來是很不錯的了。』他合攏他的書。『好，我抄完了就走了開去。』

一寰整天覺得不安。此刻他們一同到了他的家裏，他更加覺得不安起來。恩瀾的明亮烏黑的眼睛，悠閒地注視着每一件東西，將它們看一個飽。他穿着一件乾淨的校服，頭髮梳得很整潔，他的袋裏揣着一塊青布手帕。制服略微縮了一點，將粗壯的手腕露了出來！胸前有兩個鈕子不扣攏，因此看得見裏面的青布襯衫。可是這件襯衫也很乾淨。到了門裏，他立定住腳，低頭看着地上鋪的紅色的厚毯。

『要踏上去嗎？』他問道。

一寰大笑起來，『這東西沒有意思，可是你踏上去好了。』他答道。他覺得心神不寧，深怕恩瀾對於每一件東西不

烟雲發生如何的感想。

『要是我有這個東西，我願拿它當被頭蓋在身上，』恩瀾說道。可是他終於將足踏了上去。那天早晨一寰對牡丹說道，『要是我今天將他領到家裏，你沒法使奶奶不會喚我到她的房間裏去。』此刻牡丹已經安排妥當，因為他祖母房間裏果然沒有聲音傳出來。無疑的，她是抽了雅片睡着了。他聞得到那股氣味，恩瀾嗅着。

『這兒也有！』他溫和地說道。『這氣味我在自己村上是聞慣的。』

『他們也抽這個嗎？』一寰問道，他感得驚奇。他一向以為農人只是出售雅片來買飯吃的。

『我沒有告訴你窮人跟富人是一樣的嗎？』恩瀾泰然地說道。

他們此刻正走上樓去。一寰對牡丹說過，『要是我今天領他到家裏，你設法使我不用到祖父或父母的房裏去！』

沒有人喊他，他便領路到自己的房裏，後面跟着恩瀾。

『好！』一寰說道，把門關上。『現在我們自由了。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我不按鈴佣人們決不會進來。過一會兒牡丹就會親自端茶給我們了。』他說得很快，因為他跟恩瀾一塊兒在此地心裏覺得非常不自在。他因他所有的這一切東西而感到羞恥。

恩瀾並不回答。他站在地毯沒有鋪到的地板邊緣上面，將房間四轉打量一下。

『你每天就是從這個地方跑到學校裏去！』他大聲說道。

一寰忍受不住他臉上的驚異。

『我是過慣了！——我從來不想到它的，』他訥訥地說道。

『我父親整所房子能夠放到這間房裏來，』恩瀾說道。於是他踏上地毯。『在這上面走路我總要覺得不大對似

的。」他說道。他低頭細細看着足下藍色的柔潤厚重的織物。「這個值多少錢？」他問道。

「我不知道。」寰含糊地說道。「這不是我買的——一向就放在這兒。」他掉轉身脫去上衣，除下帽子。可是恩瀾却繼續四面看着。

「這是你的牀嗎？」他問道。

「是的。」寰答道。

「我從來沒有見這樣的牀。」恩瀾低聲說道。「我從來沒有見過像這樣的東西——這個綢的東西——它是用來做什麼的？」

「帳子。」寰簡略地說道。於是他又大聲說，「我沒有辦法。我是在這所屋子裏面出世的。別的什麼東西我都不知道。」

恩瀾在一只小椅子上坐下，將兩手放在膝上。

「我並不怪你不好。」他慢慢地說道。「我是在問我自己——要是我出世在這裏——我會奔出去參加革命嗎？我不知道。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想像任何別種的生活。我的生活是必須拚命工作，却總是不能吃飽，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不知道了。」他望着寰。「寰，我現在更想到你了。」

「喔不。」寰說道，羞赧起來。「這是——我過慣了這種生活——你的生活似乎比我這種生活有趣多了——」

「你生下來就有了我們所正在爭取的東西？」恩瀾說道。「你究竟爭取什麼東西？」

寰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他可是有了一切的东西？他果真是在爭取什麼東西？

「你有了一切——」恩瀾重覆說道，「一切！」

「我覺得不安。」寰說道。「我說不出我的感覺。當我跟我的隊伍在一塊兒的時候，我但願能夠將他們帶到這兒來。可是我以為他們也不會喜歡這個地方。你歡喜它嗎，恩瀾？」

他們將房間四面看過來，一窺第一次將它看作是一種生活，而不單是一個睡覺和做功課的地方。

『我不知道，』恩瀾慢慢地說道。『它是美麗的，可是我不知道。這個踏在我腳下的柔軟的東西——總覺得有點兒不對，可是話又得說回來，我並不是在這裏出世的。』

『你可希望你出世在這裏呢？』一窺追問道。

恩瀾並不立時回答。隨後他搖一搖頭。

『不，』他堅決地說道。『不。我以自己的出身爲幸。在這兒我將怎麼樣？我要脫下我的上衣，將痰吐在地板上。』

這像是一扇門把一窺關在了門外。他覺得似乎突然跟恩瀾以及恩瀾所代表的人們隔絕起來。他這時的情緒，正似一個孩子孤單單被關在花園裏面，而外面塵土飛揚的街道上其它的孩子們却在興高彩烈地遊戲着，叫囂着。可是在他還來不及說話以前，門開處牡丹走了進來，她端着一個盤，裏面放着幾只熱氣蒸騰的碗。她並不抬起頭來看，却一直走到桌邊，將一端的書籍和紙頭移開，然後將碗筷擺下來，在碗筷中間，還放下一盆肉餡湯糰和一盆小圓子浸在糖漿裏面。

『我想你和你的朋友或者喜歡這些東西。』她用幽靜的語聲說道。

一窺沒有料到她這樣做，便很客氣地說道。『謝謝你，牡丹。』於是他掉過頭去對恩瀾說道。『這就是我跟你說起過的牡丹。』又對牡丹說道。『這就是恩瀾。』

他們兩人互相望着。於是恩瀾站起身來，將帽子旋來旋去扭弄着；突然牡丹對他說道，她的語聲非常嬌脆柔和。『你對我不必站起來。我不是他們的家人。我不過是一個丫鬟而已。』

『講到這話，』恩瀾說道。『我也不過是一個鄉下人的兒子罷了。我連這樣的房子都沒有到過哩。』

他們兩人互相望着，於是一窺格外覺得自己像是一個關在花園裏的孤單的孩子了。

『你以爲我也許要將你們的事說出來，』牡丹遲緩地說道。『可是我永遠不會說出來的。』

於是恩瀾答道，他的語聲也和她一樣低緩，『我不知道爲什麼要以爲你會說出來——總是沒有認識你的緣故吧。』

這時牡丹忽然自覺。她將目光從他移開，然後用平常的語聲對一寰說道，『一寰，你們得趁熱吃才好。你兩人都坐下來吧。』

『可是，』恩瀾愉快地說道，『爲什麼不三個人一同吃呢？』

牡丹在這所屋子裏這許多年來，她從來就沒有跟一寰一同吃過東西。他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念頭，現在恩瀾一說，自然使他不免驚奇，這一點牡丹在旁也看了出來。她立刻說道，『喔，我是服侍人慣，從來不坐下來。』

『倘然不同坐下，』恩瀾熱烈地抗辯道，『我決不坐下來。在革命中是沒有這種事情的，一個人享福受人服侍，其餘的人來服侍他，對不對，一寰？我們大家都是平等的。』

一寰肚子裏一亮。他怎麼以前沒有想到這個念頭？他一直夢想着外面的革命，却沒有知道將它帶到自己的房間裏來。起初他突然在牡丹面前覺得有點難以爲情，這時他力自坦然起來。

『不錯，牡丹，』他說道，『跟我們一同坐下有什麼不好？』

這一下使牡丹在他們兩人中間躊躇起來，望望這一個，又望望那一個，她的臉兒紅得和她自己的名字一樣。她對恩瀾說道，『要是老爺太太走到這門邊來看見我跟你們坐在一塊怎麼辦？我們不能對他們說革命啊！』

恩瀾大踏步走到門口，把門鎖上。

『坐下來，』命令她。

因此她就在他們對面坐下，臉兒仍舊緋紅，開始略帶一些不自在而嚴肅的脾氣，將肉餡湯團盛到他們的碗裏。『你看，』恩瀾說道，愉快地望着他們，『這多舒服！我是餓得像條幾天沒吃東西的狗了！』

一寰有數分鐘仍舊覺得有些不大自然，他對於牡丹發生一種奇異的陌生的感覺，因爲他從來沒有看見她和他

坐在一個桌上過，此刻他正在努力排斥這種感覺。一會兒以後他將它忘記了。他忘記他是那孤獨的孩子，因為他們已經在—道吃着，他自己肚子也覺得很餓。至於牡丹呢，她斯文地用筷子這個挾一點，那個挾一點，便讓他們吃去。於是她俯身向恩瀾。

『關於這革命的事情，』她對他嚴肅地說道，『請你多講些給我聽。我很要相信它。』於是恩瀾就開始講述，一寰一邊聽着他，一邊看看牡丹靜聽着的臉，心裏想道，『我也比以前格外相信些了。』革命似乎已經來到這房間裏一樣。

恩瀾去了以後，牡丹又坐下來談了一會。

『你從來沒有將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說明白給我聽的，』她說道。

『你自己那時不肯相信罷了，』他反駁道。

她笑起來。『也許是我當時不肯相信。這樣的大事，從一個我見他大起來的孩子口中說出來，自然難以教人相信。可是那恩瀾他却使你相信了。』她沉思了一會兒，她的臉色跟着她的思想變化着。他看不透她，心裏只微微覺得有點姦忌。

『無論如何你相信了我總快活，牡丹，』他說道。『現在我們可以一塊兒談論。這樣等待就不是一件怎麼大的苦事了。』

她站起身來。『在這個時期裏面我還得跟往常一樣做事，』她說道。『老太太要醒了。』她收起碗來。

『他吃的那樣子，』她說道。『我歡喜這樣爽快的年輕人。』

『回來，』他懇求她。『我還要談談。』

因為他們談的時候，革命就顯得真實而不可避免，任何事情都不能挽回它了。可是她却搖一搖頭。

『不！今晚不談，』她堅決地說道。

什麼都阻擋不住勝利的蔣介石氏的前進，他已經離開漢口，正在帶着大軍順流而下，九江、安慶、蕪湖——沿岸各大城市，在他竟如探囊取物一般，上海因期待和恐怖而使人難熬起來，街道上的行人都顯得高傲而喧嘩，人力車夫懶散着不兜生意，小販們對於自己的物品售出與否全不在乎，他們在人行道上擲骰子，整天地戲耍。

『蔣介石要來了，我們還做什麼工作呢？』他們說道。

大家快活得好像過着節日一般。連一寰家裏的僕人都傲慢而做事馬虎起來了。他們出去好幾點鐘，可是吳太太責備他們的時候，他們却說道：『我們已經加入工會，因此我們喜歡怎樣就可以怎樣了。』

他將這事告訴一寰的父親，那個便說道：『現在到處都是一個樣子。可是這不會長久的——我們決不讓它這樣下去。』

『你有什麼辦法呢，爸爸？』一寰問道。事實上他感到一點慚愧，因為看到午飯還沒有弄好的時候，他內心也驚訝而且甚至憤怒起來，雖然他明知僕人們在革命中也必須有他們的權利，而且數月以前，他確曾靜聽過人們講述工會的計劃，這工會正是他們現在所講的工會。

『這種事情是決不能聽任它繼續下去的。』他的父親冷冷地答道。『一個國家讓無知的人任所欲為，怎麼能夠強盛起來？』

他想跟他的父親爭辯。可是他覺得牡丹碰碰他的肩膀，警告他不要。

這像是一個暴風雨的到來。起初是人民中間有一點騷動，像是平野和海面上最初吹過的一陣風，然後是極度的靜寂，一切都在期待着。一寰又覺得和每一個人隔開了。市長突然命令全市學校停課一日，將學生遣散，使他們不能開會。絲廠的罷工繼續着。恩瀾曾經告訴一寰叫他除非得到命令不要再到那邊去，因為各工廠都有人看守着。他除了在這一所幽靜的屋子和花園中等待以外，就無事可做。可是他能夠感覺到等待的時期快要結束了。如今有牡丹也知道他

覺得很快活，有時看旁邊的時候沒有個別人他們就隨處談論一會，每逢攻下一個城市，街上喊叫着，報上也刊載着這消息的時候，他就得意洋洋地對她望着。

可是他總不能確定究竟牡丹心裏覺得如何，有一天他就直截爽快提出來問她，她走到花園裏，園中一切都在抽枝發芽，含苞欲放，他走去看一顆正在開花的山楂。

「你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份子嗎，牡丹？」他安閒地問她，一邊把撫着一枝茁芽的嫩枝。

「我不知道，」她答道，「我要等着看革命是個什麼樣子，她伸出手來摩觸着一朵紅花。」

「不是這話，我問你相信什麼東西？」他追問她，「你必須相信正義，或者相信邪惡。」

「我不是像你一樣的傳教先生，」她說道，「你把蔣介石信仰得像天神一樣，我却知道他是一個人。」

「不，我沒有這回事，」他否認道，「我不信什麼天神，可是我相信革命。」

「革命究竟不過是人幹出來的事，」她答道，「如果他們幹得好，那末我也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他知道她是錯的，因為我們不能用人民的行為來判斷自己的信仰。一件東西的好壞完全在乎它的本身。可是他却忘不了他所說的話，那天晚上在睡覺以前，他將房門鎖上，然後從他書桌的祕密地方抽出一張他從前在一本雜誌上剪下的照片。這是年輕的蔣介石氏的肖像。他坐着仔細將這照片端詳着，這有一點點像恩瀾，這個臉剛中有柔，粗中帶細。

「我並不崇拜他，」他心裏想道，「可是我信仰他。」

他們全都信仰他，不但盈千累萬的青年男女智識份子都信仰他，還有盈千累萬貧窮無知的男女也都信仰他。他們的失去信仰和希望，已經是很久的了。自從腐敗的清室在北京滅亡以來，人民一直就什麼憑藉也沒有，尤其是一班年輕人，自從孫逸仙逝世以後，他們更其什麼憑藉也沒有，在並沒有為他們所熟知的時候，他已經成了一個過去的回憶，因此他們所有的希望，自然都附着到這位革命軍的青年領袖身上來了。

現在只須再攻下最後一個大城市，他就可以到上海來了。這就是南京古城。明朝的皇帝曾經在此地建都，顯赫而且光榮地統着全國，死後他們也都葬在這裏。如今每一個人都在等待着南京的陷落。城門雖然緊鎖着，政府軍雖然駐守着這個城，可是它總要陷落的。因為城中也密布着不少歡迎革命的人。

最後的數天，寰簡直生活在神魂飛越的狀態中，心裏充滿了興奮，又是痛苦，又是歡樂。他覺得他現在所有的任何事情都是最後一趨。他確切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一到蔣氏勝利的消息傳來以後，他就立刻離開這所屋子永不回來。他要跟恩瀾和其他所有的人一同到革命軍大本營去報到服務。有一天晚上他低聲在他房間裏告訴牡丹。她留神聽着。這幾天她和往日有些不同。他比從前喜歡她了。她不撫摩他，也不逗惹他，也不使他感到他所害怕的那種熱烈而又甜蜜的不安。她靜靜地忙着，因此他並不因為她在面前而感到擾亂。

『你將跟我一道走，牡丹。』他最後告訴她道。

『把地名告訴我，』她說道。『也許——』

因此他將地名寫了出來，他看了一下。然後他將紙頭燒了。

『這事先不能答應你，』她說道。『我什麼事都不能答應。』

可是她已經看見他所寫的東西。他知道她看過了什麼東西，再也不會忘記的。

關於他自己何時離家的問題，他是在繼續不斷地考慮着。他要籌劃妥當，預備時間一到，立刻就離開，如此人民得到解放的時候，他已經不在這兒了。他現在知道他並不喜歡在這兒看見他們解放以後的情形。有時候夜裏醒來，他就睜眼躺着，渾身發抖，一心想去警告他的父親。可是每當他準備去警告他的時候，却又縮了回來，因為他知道他的父親會要將他一切事情都說出來，那末恩瀾和其餘的人都要完了。因此他只得緘默不言，雖然保守緘默乃是一件極困難的事。

於是某天晚上，在三天的熱烈期待以後，有一個消息傳到上海來。南京已經攻下了。他老早就上床，以免聽他父親

的談論，可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這是他住在這所屋子裏的最後一夜，明天他就是到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在床上輾轉反側，最後打定了主意——或者一半打定——在他離開以前——不，他要把這件事讓牡丹去做——他要告訴她，如果她走的話，請她警告他們父母讓他們逃走，正午以前不會發生什麼事情，十二點鐘了是上海宣布革命的時間，在早晨（他自己在早晨離開這屋子）到正午的這段時間之中，他們能夠逃走，他內心爭鬥了一會兒，這樣警告他們是洩漏革命的機密嗎？可是如果警告他們的是牡丹，而不是自己呢？半夜過了好久，他才恍惚入夢，不多幾個鐘頭以後……天還未明，他的父親來推動他的肩膀，將他喚醒了，他睜開眼睛，看見了父親的臉，在暗影中明明白白的俯臨在他上面。

『起來！』他的父親說道，他的語聲非常冷酷，使他立刻清醒了。

『把衣服穿上，』他的父親命令他。

一窠爬起身來。『什麼事？』他問道。『什麼事情？』

『愚蠢無智的孩子，』他的父親大聲說道。『奔那路瞞騙人的孩子！』一窠並不答話。從小到現在，他對於他的父親是畏和愛兼有的，一面只是畏懼他，可是一窠却明白父親的好處，因此總是努力想服從他，即使在祖母或一個僕人說，『不要緊——他父親不在家』的時候，他也不願意違背他。

『什麼事，爸爸？』他又問道。可是他已經知道了。

他的父親從懷裏摸出一張紙來，這是一張很長的紙，折了幾道，他將它遞給一窠，上面有數百個人名，一窠拿來一個一個念下去，這些名字都擠在學校的名字下面，他看見了自己學校的名字，下面注着恩瀾的名字，他自己的，和他們這一團體裏所有其餘的人，不有一個人不在裏面——這就是彭流的名字，他突然記起許多時候不看見彭流了，他曾經託人帶信來說生了病不能來開會，後來有人說他已經離校回家，因為他沒有錢念下去了，當時也沒有人關心，因為沒有一個人喜歡他，可是他的名字却不在這張名單上面！

「你知道這是什麼？」他的父親問他。

「知道的。」一寰說道。他自以爲他並沒有做過什麼可恥的事，他不必害怕。看完以後，他將紙頭還給他的父親。

「這東西你那裏來的？」他問道。

他的父親嚴厲地瞪視着他。

「這個和你沒有關係。」他答道。「趕快穿起衣服來，兵士隨時都會到這兒來把你抓去。蔣介石已經來了。」

一寰覺得他的身體軟了下去。

「蔣介石……」他說不出話來。

「他在上海。」他父親又說道。「他是昨天到的。」

「可是南京……」他訥訥的說道。

「他將南京交託給他的部下。」他父親說道。

「他自己一直趕到上海來，我叫你快穿起衣服來！」

「我不能……你怎麼知道的，爸爸？」一寰問道。他的心房在脅下猛撞着。他的父親怎麼會知道蔣介石所有的事情

呢？他不會知道……」

「我昨天看見他的。」他的父親說道。

恐怖像一道閃電一樣刺進一寰的頭腦裏面。他的父親和蔣介石……

「他跟我們會面——所有的銀行家。」他的父親急促地說下去。「我們告訴他上海不能受擾——我們的商業！

——如果他要錢來維持他政府的話。你還是穿衣服，還是願意被殺呢？」

「他決不會同意的。」一寰訥訥地說道。他怎麼樣方能和恩瀾通個信呢？怎麼樣才能和他的朋友們——每一個

人！

『當然他同意了，』他的父親答道。『他不是一個獸子。他給我很深的印象——能幹，剛強，明白事理，一切事情都已安排妥當，他要清除本市的黨人了。』

先前從一竅心房中流出去的血，此刻都衝回來了，他突然覺得自己強硬而暴怒起來。

『我們被出賣了，』他高聲說道，然而背過身去號啕大哭起來。『我們全被出賣了！——我們這些信仰他的人！』他一把抓起他的衣服，『我得出去找着他們——找着恩瀾——他們都要被害了！』

他的父親跳起來，抓住他的臂膀。

『你什麼地方都不准去，只有上碼頭——乘船到日本去，』他宣布道。『汽車正在等着——準備妥當了。』

『我不去，』一竅哭道，他但願能夠不哭——因為這是很幼稚的。

『你要去！』他的父親暴烈地低聲說道，『你立刻就去。這不單是你一個人——這是有關全家的事。我已經個人担保，要是他們將你的名字從名單上除去，那末你今天就離開中國。』

他睜視着他的父親，覺得好似搶住了一般。

『你在使我變成一個叛國的人了，』他大聲喊道。他想掙扎脫身，可是他的父親緊抓住他，他覺得父親的手指好像鋼夾器一般夾住了他的肩膀。

『你已經是一個叛國的人，』他的父親反駁道。『政府已經將你們這些黨人全都判決死刑，革命運動要清除一下他們有數千個名字——』

房間在一竅眼前慢慢旋轉起來。他看見父親的眼睛在它的中央，瞪視着他。這一切都毫無意義——每一樣東西都毫無意義。

『牡丹！』他聽見父親高喊道，『快到這兒來，牡丹！』他的身體軟癱下來，支持不住，他倒在父親的懷裏。

『牡丹在什麼地方？』父親的聲浪在他周圍震響着。接着他又聽得僕人好像回聲一般尖呼道：『她逃走了！我們找不到她！——她逃走了！』

第一一 部

船在蒼綠的小島間緩行着，在蔚藍的水和日光所融合而成的微微閃光中蜿蜒前進。空氣暖熱，而且除了船頭水濺的翻擊以外，一切都靜謐。在這些島嶼間的遠景之中，他望見一簇簇的日本小漁船，蔚藍的天空將它們的帆襯托得雪白，他躺在椅中，凝視着這片景色，腦海中空空如也，一點思想也沒有。這是他排遣他一籌莫展的心緒的唯一方法——只是不思想也不回憶而已。

有時候推開空虛，他又想起當時沒有通知恩瀾的事來，覺得甚為懊惱——然後他又將空虛召回，把這點懊惱也排除了。他沒有通知恩瀾的方法，也許恩瀾已經死了。他連寫信給牡丹都沒有辦法，牡丹已經出走了。他沒精打彩地猜不透牡丹究竟何時出走，並且出走到什麼地方。父親懷疑的叫聲，『牡丹走了！』猶朗然在耳。於是他又將空虛召回，把這一切都排除了。

一切都成了過去——他們所共有的一切希望，都成了過去。他一想到那個隊伍，便覺心如刀割。無疑的他們又回到絲廠，還是和從前一樣絕念於希望地工作着，他們會以為他不過一個騙子而已——也許他們竟會以為他出賣了他們，可是也許他們只當他死了，他希望他們如此想——想他死了，他決不願，決不願再見他們了。

可是躺在水和天的空茫之中，注視着那些幻夢似的島嶼掠過，他漸漸終止了對於父親的憎恨。他漸漸明白即使他並不被殺，他也決不能住在上海，而尤其如果並不被殺，他更不能住在上海。回到舊時的生活，拋棄了希望，回到學校和家庭的圈子裏去，再想不到什麼未來，回到祖母和那股雅片味——不，這也是決不會有的事。而且牡丹已經出走。那

所屋子裏的人決不會尋訪牡丹的，不，他的父親準不過這末說道：『讓她去吧——她不過是一個丫頭，再弄一個來替代她就是了。』

這一切都想不得下去。他閉上眼睛，眼皮發痛。他覺得心房已經破碎。本來心碎有許多原因。小說中盡是爲愛情而心碎故事，可是真正令人心碎的乃是奪去一個人的夢想——不論這是什麼樣的一種夢想。

他躺在空虛之中，忘懷了自己。柔軟的海風輕拂着他。他聽見一個水手在什麼地方喊人測量水深，他的語聲在靜寂中聽來宛如音樂一般。現在任何東西都沒有特殊的意義。他閉上眼睛，讓黑夜在他身上飄過，白晝在他身旁挨過吧。他很想永遠住在船上，可是這當然是做不到的事。數分鐘以後，船就要在長崎靠岸，他的船票也到此爲止，他帶着父親所寫的指示，此刻他又拿出來看了一遍。他本來隨便便什麼都不在乎，所以還是一切遵照他吩咐的好。照他父親筆跡粗拙的手諭上說，碼頭上有商人村木君會來迎接他，並且會將他帶到他的家裏。『村木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的父親寫道，『他會留你住在他的家裏。我已經請他在他的事業中替你安插一個位置。當然你不必依靠你所得的錢來維持生活。我給你的錢用完以後，就可寫信來告訴我你所需要的用途，可是我要你去工作，等到我認爲安全的時候，你便可以回國了。』

『我永遠不願回去了，』一寶在艙房裏自語道。如果他不能回到一個他所夢想的國家，那末他就永遠做一個流亡者好了。他沒有祖國。他蓋上行囊，提在手裏，走到甲板上面。此刻已經是正午，船正緩緩地在港內停泊下來。

這地方對於他是陌生的。陡峭的山脈緊接着海，可是在山腳和海濱之間，却有一個小小的城市，狹長地伸展着。房子都角形低矮，平屋頂上的瓦片在日光中閃耀，可是山巔上却有一片烏雲浮着，充滿着雨意。駁煤小船開始在船的四周聚集起來。矮短活實的日本男女苦力，俯着身子準備將煤簍從這個肩膀託到另一個人的肩膀上去。他聽得見他們的雜談聲，——可話也不懂，却並不認爲這是一件奇怪的事，世上不再有奇怪的事情——一切他都已經過到，一切都已過去。

他提了行囊，跟着衆人由搖蕩的扶梯走下船側，踏進一只小汽艇裏去。他和船上的人沒有說過話，而且一個人也不認識，大部分都是美國人，上岸去遊覽的，他們所說的英語他只能懂得一個大意，因為他聽慣的是梅忒蘭小姐和蘭德先生那裏的英語。他想起蘭德先生的時候，一時間就想起彭流，想起他如何要將蘭德先生的名字放在死刑名單上去，那死刑名單最後有效的却是另外一張，他黯黯地想道：『將我們出賣的原來是彭流啊！』於是他又堅決地將空虛把自己籠罩起來，彭流是無關緊要的，梅忒蘭小姐和蘭德先生無疑的仍舊和往常一樣教他們的課，只是有幾只座位空了……恩瀾死了嗎？他永遠不會知道了。

小汽艇嘆嘆地駛過光滑明淨的水面，突然間一陣傾斜的雨，銀色而又涼爽的，在陽光中飄過來了。

『正是長崎的天氣，』一個美國語聲說道。

『他們有世界上最美麗的花園，』另一個答道。

在他們上面，烏雲正向太陽伸展出黑翼。不到一回兒，烏雲消失，雨也住了。小汽艇已開到碼頭，一寰在人叢中走上岸去。一時間大地在他腳下有些搖晃。他向四周望着。於是他看見一個西裝的日本青年向他這裏走過來，他聽見他用生硬的中國話說道：『這位是吳一寰嗎？』

『是的，是的，』一寰答道，『就是鄙人。』

『我是村木先生的兒子，』那青年說道，『我的名字叫文治，我的父親邀你到我們家裏去。』

他微笑着，露出潔白的牙齒和愉快的眼色，他除下帽子，那烏黑挺硬的頭髮配在他那方形的臉上，頗像一個圓形的刷子。

『我說，』他突然說道：『我們講英語好嗎？這對於我比較容易一點，雖然我也講得不大好。』

『好的，』一寰答道，『如果你喜歡的話。』

在他跟這位村木文治一同跨進一輛小汽車的時候，他心裏想道，他從此決不再說本國話了。他要和整個過去的

生活一刀兩斷，自今以後，重新做人。他不再夢想世界的夢想，並且什麼事也不希望，對什麼人也不信託了。他要從一個短時間活到另一個短時間，不再思慮相違的未來。懷着這樣的心情，他坐在村木文治的旁邊，聽汽車將他載去。

在一道矮磚牆前茅草舖的着門口，他們停了下來。文治推開汽車門，跳了出來。他的動作角度明顯，非常正確，似乎他的肌肉已經訓練到可以合乎一、二、三、四的節拍一般。

『我們住在此地，』他說道，他的潔白的牙齒在微風中又露了出來。於是他伸手來提一寰的行囊。

『不必——我自己拿吧，』一寰說道。

『不——不我——』文治抗議道。

結果他們輪着將行囊提了幾步，走到門口，一個穿着短棉襖的僵硬的老人，將它接了過去。

『他是我們的園丁，』文治說道。『讓他提吧。』

他打前領路，經過一個花園，園中佈置着假山和小池。一架紅漆的小橋將他們載過一條溪澗，小徑轉彎處，他們看見這處那所房子。這是一所屋頂低矮的房子，它那些白紙糊的窗格在枝葉蔚森正放着花的樹木中的閃耀着。園中每一件景物都非常完美，不由人不覺得賞心悅目。種在樹腳下的青苔上面，沒有一片落下的樹葉；在人造的小瀑布中，琤琮琮流着的溪澗裏，也沒有一塊放亂的石頭。

『我父親的花園是很有名的，』文治說道。他又伸手向前指着道。『那就是我的父親。』

一寰看見遠處一個瘦小的老人，穿着銀灰色的綢製的和服，站在一棵早放的櫻花樹下，他攀下一個小枝，正在審視着上面的苔蘚。他們走近的時候，他回過身來。

『哈！』他對他兒子說道。『你來了！』他說的是日本話。可是等文治說，『這是我們的客人』以後，他頓時使用大藏是書本中學來的生硬的中國古話說道。『老友之子光臨寒舍，不勝歡迎之至。』

一寰立刻便喜歡這位老人了。在他未曾感到空虛以前的那個生活中，恩瀾曾經說過，『等到我們國內革命成功

以後，我們必須和日本開戰，取回他們所奪去的東西。」自從二十一條約的事件發生以來，每一個人都憎恨日本，並且談論將來總有一日要發生戰爭的。可是他却不能對這位和氣的老人發生憎恨。他的皮膚在銀白的頭髮下面露出淡淡的金色，可是他的眼睛却是烏黑而年青的。他身材短小，使一寰必須俯視着他，正如他俯視一個兒童一般。誰能不喜歡他呢？

「承你們接待，足見你們的親切，可是我真不敢當哩。」他答道。

「哈——你的父親是我的朋友，我們這兒就和你自己的家裏一樣。」村木先生說道，他仍舊攀着樹枝，「你看，」他說道，櫻花快要開放了，你來得正當其時，六天以後，日本到處都是花了。」

「每年春天，我的父親非此不樂，每年秋天，就非菊花不樂。」

他們不甚自在的站了一會兒，村木先生向他的兒子微笑着。

「哈，」他用柔軟的屏息而發的聲音說道，「你還是讓他進去休息一下吧，文治。」

「我的父親已經退休在家，」文治說着，他又打前領路，「我的兩個哥哥主管着他的事業。」

「你呢？」一寰問道。

「哦，我不過是這兒的一個書記罷了，」文治笑道，「我管理打包和賬款。這是進出口的商社。」

他們走到一扇闊門口，兩個俊俏的女僕穿了漂亮的花布和服翩然走了出來。文治站定了，伸出一只腳來，其中一個女僕雙膝跪下，動手替他解開皮鞋上的帶。一寰以前曾經聽人說過這個習俗，因此當另一個女僕在他面前跪下的時候，他也竭力使自己不因受女人如此服侍而感到驚奇。他覺得他的鞋子已經脫下，腳上套上了一雙柔軟的草拖鞋。於是他跟着文治踏上階石走進屋子，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屋子，裏面有許多的房間，只用白紙窗格互相隔開。這頗像走進了一個巨大而乾淨的蜂房。有一處他們在上面行走的草蓆的香氣，和沒有髹漆的木材的香氣。花園中初春的香氣，飄散在所有的房間裏。

『我的父親喜歡純粹舊式的日本生活方式。』文治說道，所以——你看——可是你的房裏我們放着一把椅子，我的房也有一把，可是我那位已經結婚的哥哥，他在橫濱的那所屋子裏，却每一間房都有椅子，他是十分摩登的！』

文治大聲笑着，一竄也微笑起來。他的內心仍舊覺得非常寧靜。過一刻是一刻，這是他現在所希望的生活。他覺得這一會兒頗爲有趣，可是無論什麼新奇的東西，他總不會興奮起來了。

『這是你的房間，』文治他說道。『隔壁就是我的——你看，開出房門去就是花園！』

他將有窗格的門障拉開，一竄看見一個方形的小房間。沒有牀，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張竹椅，一只桌子，一個壁龕裏有一捲寫好一首詩的稿子，壁龕下面是枝含苞未放的山楂花，插在一個綠色的花瓶裏面。此外便沒有別的陳設，有之就是文治移開另一道門障以後所看見的花園一角而已。圍牆離此不遠，可是有一矮矮的楓樹將它擋住了；楓樹的嫩芽透着豔紅，它的下面是一個小池，不過二尺見方，它的旁邊是一塊巖石。

『除了園丁以外，沒有別人會跑來，』文治說道。『所以這房間是完全爲你所專有的。要睡的時候，只須拍一拍手，便有一個女僕來將你的被褥舖在蓆子上。一個半鐘頭以後，我們的午飯就可辦好，女僕會提水來讓你盥洗。我就要回來的。』他用迅捷的外國式伸出手來，一竄也伸出手去，於是他們握一握手。

文治去了以後，他便坐下來四面看看，屋子裏很寂靜，一切都非常寂靜，他能夠聽見遠處移動門障的柔軟的嚙嚙聲，他還聽見某個離此不很近的地方有人在低聲微語。屋子和花園一樣地整潔。沒有一處有一點灰塵。那一角花園似乎屋子的的一部份。數呎面積的青草，修剪得很整齊，好像是一塊大地毯，連接着屋內擦亮的地板，他覺得被和平的空氣包圍住了。這兒的生活是有規律的，這兒有的是光明、清澄和絕對的潔淨，而且雖然有些脆弱，却令人有着住下去的安定的感覺。完全同樣的生活，在這兒經過了數代之久了。

他深以來到此地爲幸。他現在自己沒有什麼計劃。也許他永遠不會再有什麼計劃了。希望和計劃能夠跟霧一樣消失於一夜之中，還計劃什麼呢？他覺得很是疲倦，便在門邊地板上坐下，兩腳踏在草上。他就是這樣坐着，凝視着池裏

的水，他的頭腦是空虛的，他的心是恬靜的。

後來他聽見有人在門障外面咳嗽一聲，他喊聲『進來！』於是走進了文治，穿着一身柔軟的黑綢衣服，看上去他完全變了另外一個人，更溫和而且似乎更是村木先生的兒子了。他的臂上用着一塊深紫色的綢。

『我想你也許喜歡穿這個東西吧。』他說道。

他提起那件衣服，一窺一看，原來又是一件和服。可是他並不要穿。

『如果你不見怪的話，』他說道。『我想穿我自己的袍子。』

『請穿你的袍子吧，』文治答道。『我不過想叫你換去這套僵硬的西裝罷了。穿西裝辦事固然很方便，可是並不舒服！』他笑起來。於是他掉身望着花園，讓一窺換上他隨身帶來的一件藍色綢袍。他記得最後一次穿長袍還是在他自己的家裏哩。

『好，』他說道，『我已經好了。』

文治回過身來。兩個年輕人一齊站着。他們的頭髮和眼睛都一樣黑色，可是兩個人本身却非常不同。一窺比文治高半個頭，可是他的身體却比文治纖瘦，他的臉較爲橢圓，他的手足也較爲柔嫩。文治的身體要有力而強壯得多了。

『其實，』文治說道，『我們的衣著並不怎樣不同。我穿的是你們的古服。你穿的是你們的時服。啊，我還沒有看見過舒服嗎？』我看得出是舒服的。非常稱你的身，袖子不怎麼大。我所討厭的就是我們這種大袖子。可是當然我們這種衣服穿在女子身上是很好看的。等會兒你看見我們的姊姊就知道。她衷心是一個摩伽——那就是說，是一個現代女子——可是在家裏我的父親却不答應她如此。我也覺得她穿了西服並不怎麼好看。來來——你餓了。我是常常覺得餓的！』

他每一句話總是拿笑來結束的，這位文治，現在他打前領路走到一個方形的大房間去，那房間面對着花園的本身。他在門口站住，向早在裏面的父母鞠躬。

『母親，這就是一寰，』他說道。

一寰向村木太太鞠躬。他心裏想道，『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人。』她和他自己那位肥胖的母親絕不相像。她非常纖弱，面帶愁容，她的眼睛裏充滿着一種奇異的極度的忍耐。可是她雖然已經五十多歲，而且她那古式的頭髮已灰白，她的臉却很是滑潤，她穿的是一件淡紫色素淨的綢袍。當她鞠躬的時候，她那小身體似乎齊腰在深紫色編製的闊腰帶上面折了過來。然後她又像給風吹過以後的一枝花一般挺直了。

『哈！』她說道，『你來我非常喜歡！請坐下吧。我的英語說得很壞，請莫見笑，因為我真難爲情，從來沒有學過中國話哩。』

『我希望我能够趕快學日語，』一寰說道，『那末我就可以說你們的話了，太太。』

『哈！』她柔和地答道，微笑着。這一聲既是認可，又含有附和的意味。

他們圍着一張低矮的桌子，在銀色的蓆子上坐下來，面對着花園。這間房裏也沒有什麼陳設，只除了有窗格的門障，壁龕裏一捲稿子，和它的下面一只腰圓的盆裏開着的水仙花而已。空氣涼爽清新，整個雰囲気是輕鬆而悠然愉悅。一個臉色嬌紅的年輕女子托了一盤飯碗走了進來。沒有人對她說話。她在每人跟前放下一只碗，便走了出去。她走出去以後，文治突然大笑起來，使他的父母也不禁莞爾。

『她是我的姊姊，』他大聲說道。『她害羞，因此她今天不願意跟我們一起吃飯了。可是過一時就會好的。』

『我要跟你的姊姊說話嗎？』一寰問道，微笑着。『這是你們的習慣嗎？』爲了禮儀，他沒有去看那年輕的女子。

村木太太用她柔和的語聲說了幾句。一寰聽不懂的話，文治翻譯道，『我的母親說，『等到以後再看看吧。她還要進來的。』她的名字叫玉子。』

可是她並沒有再走進來。當一個女僕端進第二道菜來的時候，文治又笑起來了。

『玉子知道我們要告訴你她是誰，所以她不進來了。』

於是他們一同笑了起來。一寰突然覺得很寧靜。他要停止思想，他沒有可以記起的東西。屋子裏的空氣乾淨純潔，光線灑遍各處，未經油漆的光滑的木器，在每一間房裏放散出清香來。各處都敞開着，潔淨非凡，每一個人都安閒地笑着，似乎他們絲毫煩累都沒有。

「你吃得慣我們這些苦飯菜嗎？」村木太太問道。

「每一樣菜我都喜歡。」一寰說道。說罷他又臉紅起來，因為他也許說得太熱烈了。

「哈。」村木先生說道，「這是年輕人應有的感覺。」

村木先生夫婦又莞爾微笑起來，一寰覺得他們都喜歡他。這是一件愉快的事。席上雖然談話不多，可是在座沒有一個人覺得不自在的。似乎每人都確切知道他，自己應做的事，並且完全做到。最後從一隻漆桶裏盛出一碗飯來，這一餐便算結束。大家用茶，茶後村木太太攏起身子鞠一個躬，好像一隻蝴蝶收斂起它的兩翅一般，然後走了出去。於是文治胸有成竹地向他父親望了一眼，跟着村木先生便對一寰說道：「你的父親寫信給我，他希望你學習我們的營業。只要你高興，我已經為你計劃妥當——就是將你一半的時間化在營業上。上午你可和文治一塊兒工作。文治會幫你的忙，下午你就可以讀書或者遊玩了。」

「我很感激。」一寰答道。是的，能夠將他的生活從自己手裏取出來由別人一小時一小時安排，真是他所非常高興的事。這正是他現在所願望的生活方法。

村木先生站起身來。「那末這事情就算決定了。」他說道，「如果有不快樂的地方，你就對我說。」這是一半詢問一半命令的口氣，可是完全是很溫和的。

一寰說道，「可是我相信我一定會快樂的，先生。」

「我喜歡我的全家都很快樂。」村木先生微語道。他向花園走去，躊躇一會，然後又微語道，「那些鳶尾花，應該修剪一下。它們長得過分茂盛了。」他走下階石，踏上青苔地，轉一個彎便不見了。

『喂』文治說道，他的眼睛露出搗鬼的神氣，『玉子就要來了。你在地面前將怎樣舉止呢？』一寰做一個現代化的男子——還是做一個舊式的青年呢？

一寰覺得一半吃驚一半害羞起來了。

『她喜歡什麼呢？』他問道。可是他對於這位年輕的姑娘，並不能感到如何興奮。剛才她進來的時候，連頭都沒有抬起來哩。

『不，我不告訴你，』文治答道。『你自己判斷吧。我們且只管談話好了。』

他們靜默了一會，於是文治又突然笑起來。

『我們談什麼呢？』他問道。

『我想不出來，』一寰答道，他也忍不住望着文治笑起來了。

『哦，我們多蠢！』文治說道，揩着他的眼睛。

『好，我們莊重些吧。』

『她喜歡這樣子嗎？』一寰問道。他的心房爲了這毫無意識的事竟然也猛跳起來。遠在他尚未聽到革命這名詞以前，他和牡丹兩人是時常互相戲謔的，可是打從那時期以後，他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感到愉快是有勁的了。

『噓，』文治答道。『我聽見她了。』他便抬高語聲並且裝出正經的臉色。『國外匯兌這個問題，』他開始說道，『本身就是極頂重要的。你瞧，當我們接受一大票定貨的時候，譬如說是從美國來的吧，我們必須保險以防外匯的跌落，因爲外匯跌落會使我們一點利益也得不到的。』

門障推開，出現了玉子，躊躇着。一寰抬起頭來望，他看見一個姑娘穿了玫瑰色的和服，腳上著的是日本木屐和潔白無塵的襪子，她的腰間束着一條浮花錦緞的腰帶，可是她的頭髮並不油亮地梳成日本式的髮髻。她的頭髮都從她粉紅的圓臉上面向後梳去，絲毫不擦什麼油，它們柔軟直落地覆在頭上，在頸項的地方，打成一個結，她好像一隻鸚鵡。

曲的蝴蝶一般鞠躬一個躬，正如她母親一樣，村木太太的頭老是垂着的，可是玉子鞠躬以後，却筆直地站着。

於是她用英語說道，「文治，請你？」

「這是我的姊姊玉子，」文治說道，他的眼睛轉動着，「這位就是一——寰，玉子。」

「寰站起來預備鞠躬，可是玉子却走上前來伸出了手。」

「我們握手吧，好嗎？」她用一種柔和而充滿熱情的語聲說道，「文治告訴我說你是一個摩登青年——是吧？我也喜歡做新式的人，雖然我的父親却並不喜歡，我在九洲大學讀書。」

他握住她的結實的小手搖一下，便很快地放掉了。她現在並沒有害羞的樣子。可是他卻害羞起來了。她文雅地在桌旁坐下，用手去摸茶壺，這時他連看都不向她看。

「我們現在一塊兒喝點熱茶罷，」她愉快地說道。「你剛才在說什麼，文治？我以前從來沒有聽你講過匯兌的！」他們又都笑起來了。

「你瞧她是怎麼樣一個人，」文治對一寰說道。「你只要明白她是兩個姑娘，玉子真是這樣。在我們雙親的面前，她是非常守規矩，並且那末害羞——」

「文治！」她微語道。「你不可以——」

「而另外一個玉子呢，」文治若無其事地說道，「是一個摩登女子，勇敢，大胆，喜歡和大學裏的青年人談話！」

「我不是這樣——我並不這樣的！」她大聲說道。「你別相信他！」

「我只相信你自己告訴我的話。」一寰說道，「別的無論什麼人都不相信！」

他被這種愉快的空氣和這位俊俏的姑娘所迷住了。她一面雖然臉紅，一面却又態度非常自然；一時間他將其它一切都忘懷了。他除了牡丹之外便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跟年輕姑娘坐在一個房間裏過，而牡丹不過是一個丫頭而已。

『我真幸福，』他不覺將心裏的話說了出了。『到你們府上來住，我覺得自己非常幸福。我過去是怎樣的悲哀，簡直無法告訴你們！——我認爲沒有一件事情能有益於世。今天早晨我還這樣想。可是現在進了這所屋子，却使我感到快樂得多了。』

他們靜聽着，非常了解的神氣。玉子嘆息一聲。

『我知道——有時候我也——我是十二分的憂鬱。可是並不長久。』

『我却以爲在這兒是沒有人能夠感到憂鬱的了。』一寰說道。

他看見姊弟二人彼此會意地望了一眼。文治答話時，他的臉上露出深思的樣子，一寰前次還沒有見過哩。

『在這所屋子裏，』他說道，『真的——我們是非常幸福的。你以爲是嗎，玉子？』

玉子點頭。『是的，』她同意道。接着她又說道，『可是我覺得無論在什麼人家女子總沒有男子那麼幸福。』

『你比大部份的女子幸福得多了。』文治答道。『父母只有你一個女兒，所以你是很幸運的，你是一個爲全家所寵愛的孩子，玉子。』

『這就是我所以憂鬱的原因了，』玉子說道，嘆息着。

一時間誰都說不出話的確，有一種陰影從他們四周的空氣中聚集攏來，好像一片輕霧一樣，這是一種他們所知道而沒有告訴一寰的東西。於是文治突然說道，『玉子，我以爲我們應該去了。秋雄在辦公室裏等着我哩。我一個上午都在外面。秋雄是我第二個哥哥。』他說道，轉臉向着。一寰。

『啊——對了。』玉子同意道。她立即順從地站了起來。

『日後談天的時間多着，因爲一寰就住在這裏了。』文治繼續說道。

『我——我對於你們偉大的國家，還有許多問題要請教哩。』玉子對一寰說道。她表演出一種虛禮來。『我們日本人的切，完全是受惠於貴國的哩。』

「寰並不答話。他心裏想道，『我不要談論我的國家，』可是他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陰影現在明顯起來了。笑聲已經消失，他們都非常拘泥於禮節。」

「不知你準備妥當了嗎？」文治問道。

「妥當了——可是我的衣服不行。」寰答道。

「我也得換衣服，」文治說道。

「好，」玉子同意道，「等你們大家回來再見吧。」她屈身鞠一個躬以後，不見她慢慢走開，但見她遽然消失。寰注視着她，心想他從來沒有看見過比他這一鞠躬更美麗的東西，除了她鞠躬以後遽然昂起頭來的那個樣子，則來得更加美麗些。

可是文治却並不注意她。他輕快地說道，「現在去工作了！」

他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也許是因得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並沒有笑的緣故。

在村木父子進出口公司的辦公室中是沒有笑聲的。這座長形低矮的水泥建築物，經營着日本大城市中六家巨大古玩商店的營業。屋子距海近無可近，因為如此離碼頭可以近便一些。寰跟着文治跨進門口，穿過一個院子。

「我們曾經慫恿父親遷到橫濱去，」文治說道，「可是他至多只容許遷到九州島。這樣真是很不方便，因為現在在所住的屋子裏面，他的祖父也出世在那所屋子裏面，因此他不願意離開。那些最大的輪船都燒汽油，不必再像從前那樣在這兒停下來裝煤。因此我們這兒遊客的生意幾乎已經沒有，不比從前跟美國人有那麼許多交易了。如今我們能做什麼呢？我們弟兄幾個人他（指父親）不願意去，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所以我們除了真正店鋪內的售貨工作以外，其它一切業務都在這兒辦理。」

他們走進一扇門。屋子裏面是非常乾淨，却又非常難看。上下左右都是水泥建築的，水泥地上沒有蓆子，或任何鋪遮的東西。水泥牆壁上也除了數張地圖以外，便空無一物。二十個人在一個大房間裏伏案工作着，非常靜肅。大家全都

穿著西裝。

「我們的會計員和簿記員，」文治說道。「這兒是我的辦公室。你的辦公桌就要搬來快了。可是首先我當領你到我哥哥秋雄那邊去。」

他在一扇緊閉的門上輕叩兩下，傾聽着。

「進來，」一個深沉的聲音應道。

文治將門開直。

「秋雄，這位就是吳一寰，」他說道。

一個穿着日本衣服的男子坐在低矮的寫字桌邊。除了僕役穿的苦力衣服以外，他乃是一寰在這屋內所見不穿西服的人。他抬起頭來，不帶一絲笑容，點一點頭。一寰看見一張陌生憂鬱而緊張的臉。他的兩眶深陷，顴骨高聳他的嘴角生得纖美，却也露出憂傷的樣子。他和文治絲毫都不相像。

「請進來，」他用英語說道。「我很抱歉，不能說中國話。可是你一定不久便學會日語的。」

他的話聲中有共鳴，好像充滿了回聲一般。

「我希望如此，先生，」一寰答道。

「那是無疑的，」秋雄低聲道。

他們踟躕地站了一會。

「我要領他去看他的寫字桌嗎？」文治問道。

「那最好了，」秋雄答道。然而他似乎深恐他剛才有欠禮貌一般，便立起來鞠一個躬。「我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滿意，」他漠然地說道。

「我覺得已經使我滿意了，」一寰答道。

可是秋雄似乎並沒有聽見他的話。他又坐了下去，他的兩眼出奇地晦暗無光。

「來，」文治說道，他們便走出去，他隨手將門關上。當他們回到走廊上的時候，他嘆一口氣，低聲說道：「我的哥哥有一件麻煩的事情——他跟父親有些不和。日後你跟我們再熟一點我就告訴你。」

一寰不知道如何答話，因此他一聲也不響。秋雄的樣子的確不像是屬於那個愉快的家庭。

「這兒是我們的辦公室了，」文治說道。

他們走進一個方形的空房間，裏面只有兩隻寫字桌和幾張直線的椅子。可是在一張桌子上却放着一枝山茶花。那是你的寫字桌，」文治說道。「他將它擺得使你可以向遠眺。」一寰望出去，只見窗外便是海岸，岩石嶙峋，而且彎進很深。岩上有幾棵松樹，被海風終年吹刮，造成平頂的發育受阻的形態。「如果你從窗裏筆直望出去，」文治說道，「就可以看見你的祖國。」

一寰掉轉頭去不願意看。這從來就不是他的國家，而且永遠也不會是他的國家。他已經和它斷絕關係了。

「什麼是我的職務？」他直率地問道，他的寫字桌上有一堆書籍。

「這些書都是記錄，」文治答道。「是父親叫我拿來給你看的。這裏面是十年來的營業情形。如果將它們研究幾天，你就可以明白我們工作的原則和營業發展的經過。我的哥哥秋雄，」他繼續說道。「在我們中間乃是最善經營的人。在名義上父親以下，固然以大哥松的地位最高，可是實際上却是秋雄最爲活動。松的藝術家氣味太重了一些。他審定我們貨物的品質，買進古董也由他一人負責。有時候他不肯將它們出售——於是秋雄就去調查。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喂！你可以開始了嗎？」

「可以了，」一寰說道——他此刻比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開始一些。

他脫去帽子和上衣，坐下來將書翻開。一個差役拿紙袖來教他怎樣套上去。文治也套着紙袖。他已經在伏案工作了。他眼睛上面遮着眼罩，右手按着一個算盤，左手順着一行數字在移動着。他的臉上現在沒有笑容，只有機敏和緊張。

的神氣他的嘴唇微動着在唸着那些數字一寰在上海商鋪中本來常見算盤而且他自己也略微懂得一些使用的方
法。可是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像文治這樣的熟練。那隻短而厚實的手在撥弄算珠的時候，真是迅速得驚人。算好以後，他
就用一支自來水筆將成千日圓的總數記錄下來。

一寰拿起面前的書，將記錄慢慢地讀下去。起初他想，『這樣讀法太呆了。』可是後來因為那些在村木屋中轉
過手的種種古董，書中都有詳細的敘述，使他漸漸讀出了神——畫和絲織品，優美的傢具和瓷器，刺繡象牙，細工的銀
器，景泰藍，銅器，漆器和毯子。這個營業因像是一個散布很遠的大漁網，將它所搜羅的財富都集攏在這個鋪子裏，然後
加以揀選出賣，又送到別處去。他因奇心重，一本一本很快地翻閱過去，要看看他們買賣的來處和去處。

這個網撒到印度，中國和南洋，然後再將貨物流到西方尤其是美國去。他一面讀着，一面注意着他所知道的中國
名字——廣東象牙，廣東烏木和麻栗，廣西銀器和寶石，福州的翠鳥毛，福建的古畫和造像，江西來的陶器和四川的古
玩，還有北平皇宮中的卷軸。

他驚訝起來了。『這些東西他們怎麼弄得來的？』他真想不到。這些御藏的卷軸是誰賣出來的呢？它們都是不能
出賣的中國國寶。他心裏想，『等我跟文治再熟一點的時候，我要問一問他。』

他不知怎麼覺得有些氣憤。可是他又不能怪村木的商店不好。即使他們因出售這些古董而賺到大錢，他們總是
拿錢將它們買進來的。他正想查查他們的盈利，這時文治却說道，『一寰，這是回家的時候了。你整整坐了三小時沒有
站起來過。你看得有趣嗎？』

『我把時間都忘了。』一寰說道。

他抬起頭來。真的，夕陽已經在海面上伸長了它的光線。他們一同步行回去，走進花園。他遠遠看見一個穿着藍色
衣服的女郎，站在一個架臨小池的板橋上，注視着下面的水。

『玉子比我們先回來了。』文治說道。他喊她，可是她沒有聽見。『啊，唔。』他愉快地說道，『她在幻想着什麼吧。』

他打前走進屋子，一窺跟在後面。他心裏又不可言喻地輕快起來。他走進房間，伸直四肢躺在草蓆上面，望着那一角花園。花園裏每一塊小石子都安放得完美無比。小溪裏的水引過一塊平頂的岩石，瀉進那小池裏去，響出絕妙的音樂來。它非常渺小，可是依比例來說，它却有一種較大的力量在繼續不斷發生出它的作用。他躺着，懶懶地想着這一點。

這是很奇怪的，他怎麼以幾小時的功夫，就覺得他竟能將這個地方稱爲他的家了。這兒有一種緊密的安妥感覺，他極願置身其中。這是一個仙境——却不是他的夢境，但如果能夠放棄自己的巨夢的話，這片境地到也是够美妙的了。而他不是已經把自己的夢放棄了嗎？

他的這個房間已經成了他的避難所。在伏案工作的時候，他想起它便覺得高興。每日完畢，他總是走進自己的房間，住在裏面，雖然是一個人，其樂融融。

他買了幾部他以前從未讀過的英文詩和小說。這都是在舊書店中買來的；他買的時候，從來不尋找當時他和恩瀾所常讀的書。可是這些書的確書店裏是沒有的。店主不敢出賣它們，因爲都是禁售的東西。

如此一窺現在就不讀這些書，而讀他生平第一次讀到的戀愛和熱情的故事；這些戀愛和熱情都是公開授受的。他躺在他房間裏的草蓆上讀着，讀了一會兒，便掩卷望他的花園，想想他所讀的東西。原來在他和恩瀾所夢想向世界，還有其它不同的世界。他想到一可。可是在一可的頭腦裏面，並沒有這些書本中所寫的愛情，並沒有這樣純潔而有力的愛情。他被這些書所迷住了。

於是有一個夏日，也不知道什麼原因，他覺得心神不安起來。他在日本已經過了四個月，每天的生活方式已經弄慣。這天正是將要晚餐的時候，他便站起身來，換了衣服，走進餐室去。

有人正在整理着一個花瓶裏的花，是一個女子，她掉過頭來，原是玉子。

「啊，我來得太早了！」他訥訥地說道，駭出一身汗來。她會以爲他是乘她一個人在這兒的時候有意早些進來的。

在這些個星期中，他從來沒有和她單獨相遇過。他徬徨不安地回了出來。

『不要緊的，』她很快地說道。『我們爲什麼要害怕呢？』

他想她比他自在得多了，不禁有些驚異。可是單是他們兩人在一塊兒說些什麼話是好呢？他一句話都想不出來。女子心裏有些什麼東西？他也想像不出。他有生以來從來沒有真正和一個女子談話過，只除了牡丹以外，可是牡丹是不能算數的。

她將一枝苗芽的花枝插進一個綠色的長花瓶裏去，加以整理。

『多美麗啊！』他微語道。

她拿起一把剪刀，剪下了一二小枝。

『我們日本女子這些事情都有人教導的，』她接語道，跟着她又說，半嘟起嘴，『可是沒有人教我所真正想知道的東西。』

他正要問『什麼東西？』這時門障拉開，村木先生走了進來，望着他們。

『哈！』他輕聲喊道，吃了一驚。

她向他鞠躬，是很快的半含故意的微微一鞠躬，然後點頭向着花。

『這樣好嗎，爸爸？』她問道。

村木先生的臉色恢復過來。他忘了他的驚異，他抓起剪刀敏捷地動手剪除小枝，他們站在一旁看着。剪畢以後，他將花朵也減少一些，使花枝稀疏瘠瘦現出蒼古的模樣，僅剩少數花朵，宛如精緻的點綴。

『哈！』他嘆息道，眼睛裏充滿着寧靜。『這樣才好！——不必太繁茂，玉子。這是藝術的原則，也是人生的原則。』這一切全是無所謂的，那天晚上，一窺回到自己房裏這樣想道——極短的一剎那，算不得一回事！可是說它一剎那，它却已經使他的心猛烈跳動。這是一種他以前所沒有感到的東西——一種含羞而甜蜜的東西。他想起了當時的

情景，連自己也好笑起來。

『這是那些戀愛故事在作祟。』他想到。『我讀得太多了。』

可是他心裏却感到一種滿足。這滿足的心緒常留下去，使他格外願意長此生活下去。

是啊，這種滿足的心緒纏繞在他所過的日子之中，使他覺得一切都令人愉快。他並不將他的滿足跟玉子連合起來，可是一想到她，乃是這所過日子中生活的一部分，他對於這個生活便格外感到滿足一些。

他不大看見她，更沒有第一次和她單獨相遇過。他也不願去特地找她，以免有負村木先生的優待。她每日整天都在學校裏面，晚上吃飯常常只有他和文治和村木先生三個人。可是有時候村木太太也進來共餐，那末玉子也就在座了。

如此一月復一月，將近一年的光景。一寰漸漸覺得他對於這個潔淨的小城現在已經很熟悉了。他看見過它的夏景和秋景，也看見過在柔軟易融的白雪中它的最美麗的日子。這兒沒有上海那樣擁擠的街道，有的却是潔淨的小路，時而盤繞於羣山的外圍，時而成爲架臨深澗的橋梁，時而又離開山徑走進小島上的列樹之中。這些小路向上可以爬上山嶺，通到廟宇和人民的公園，向下可以直達海濱。任何地方都沒有擁擠的人羣。各人走各人的路，寬舒得很，而且一切都潔淨非凡。

他對於許多事情不得不加以信認。首先當然這個國家是非常潔淨的，比他自己的國家要潔淨得多，他不看見乞丐，也不看見非常窮苦的人。或者是否因爲這兒非常窮苦的人都能夠仍舊保持潔淨呢？一件花色鮮豔的棉布和服，只值幾分錢。沒有人露出窮相，也沒有人看得出是富的。在天氣和暖的日子，連富人也赤足穿着木屐。有一個下雪天，他看見一件他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事情。兩個酒菜館的僕役騎在自由車上飛馳着，互相一撞，將他們頂在頭上的籃子內所有一盆盆菜都倒翻在地上。他望着他們，等他們相罵吵架起來，因爲這是在任何地方都會發生的事情。可是這兩個僕役却互相鞠躬，平靜地鬆一口氣。

「這是我不好。」一個說道。

「不，不——沒有這回事，這是我不好。」另外一個說道。

他們俯身互相檢起對方的籃子，然而各自去了。一寰站在一旁，驚奇極了。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禮貌。

其實是這個一切生活都簡單而井然有序的小小國家，已經被他所愛上了。他漸漸對於每一事件物都愛好起來，——每晚上，他睡在地板上厚厚的潔淨的草蓆上面，裹着一條潔淨的綢被，每早晨，他醒來就吸到海洋的新鮮空氣，聽到那門障移動所發出來的沙沙的聲音。早餐在盥洗以後，他一個人在自己房裏吃的。吃畢早餐，他就上辦公室去。

春季重臨以後，每星期總有兩三個下午，他和文治一同到澡堂去。他們先由人代他們用肥皂擦身，並且用大桶的水爲他沖洗，然後才走進一個方形的大池中去洗浴，浴池中女子也有一寰最初覺得不慣。他對文治說道：「在別的隨便什麼國家裏面都不會有這種情形的。」

文治睜大了他的眼睛。

「爲什麼？」他問道。「一個上流男子在女子洗澡的時候從不去看她的。要是我在這兒對一個女人望着，她就認爲這是一種侮辱。」

一寰不作聲，他覺得他們這些人真古怪。他想他們一定身體非常強壯，心地非常純潔，超越於普通生物甚遠，所以能够駕駛這種熱烈而衝動的情緒。這種情緒現在似乎格外使他煩擾不安，因爲他昔日內心的專一已經失去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却有着秋雄。秋雄每天進出總是不聲不響，好像他不屬於他父親的家庭一般。晚餐時他總在座，非常拘束，而且靜默得很，只回答別人的問話，從不首先開口。如此又過了數個月，文治才將秋雄的事情告訴一寰。

他用一種恬靜的聲調說道：「秋雄愛上一個妓女，他要娶她，因此父親很生氣。秋雄是非常執拗的——這事離現在已經將近五年了。父親多年前早已替他和一個朋友的女兒訂了婚。這事情現在使他很爲難，可是秋雄却除了淨江以外不願另娶別人爲妻。固然，以她本身的地位而論，淨江確是一個很好的女子，可是娶到我們家裏來總是不宜。我以

爲父親的意見是對的。這是秋雄結婚的時候了。可是他却不願意。這是很可笑的……」

「我所以告訴你，」文治接下去說道，「是因爲你明白其中情形以後，那末秋雄偶而抑鬱寡歡，對你態度冷淡的時候，你就不必介意了。他對於我們任何人都是態度冷淡的。這也很奇怪，一方面他在營業上刻苦工作，成績斐然，而且對於父親無論什麼話都百依百從，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却不同意結婚。」

「你可曾看見過她？」一寰問道。戀愛——秋雄談戀愛不錯，秋雄是能够和書中一樣和人戀愛的啊。

「看見過的，」文治答道。「依她的地位而論，她是很好的了。可是關於這一點我也不大知道。雖然我的年齡已經不小，可是我還沒有幹過這類事情。這是需要時間和金錢的。況且我乃是一個現代青年，許多現代青年都不幹這類事的。也許我將來要娶一個現代女子，她就不會喜歡這類事。當然舊式的女子並不在乎。」他大笑起來。「這就是父親對秋雄生氣的原因。他的未婚妻並不是一個現代女子。秋雄不肯娶她，對於她就是一種侮辱了。」

自從那天以後，一寰每逢看見秋雄沈滯的臉色和憂傷的眼睛，他就想起文治所告訴他的話來。他覺得似乎有些爲秋雄所吸引，跟他趨於接近，可是同時又和他疏遠，因爲秋雄不在這個世界裏面。在這個屋子裏面，嚴厲與寬和有一種奇異的結合。秋雄保持着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常常不在家裏，可是沒有人問起他在什麼地方。在他和他的父親之間，從來沒有一次失禮過，至少在別人的眼睛裏是沒有看見過。兩人互相讓步，可是兩人實在並未讓步，而且永遠不會讓步。說過的都已經說了，當然不須再說。生活便照常繼續下去。

至於一寰呢，他的滿足當然不能立刻填滿他內心生活的巨大的空虛。連他目前生活中的一切新鮮之處，也不能爲他填滿這個空虛。有時候他更覺得他的這些讀書和夢想不過是增加他內心的貧乏而已。一寰是一個天性需要有所崇拜的人，而現在他却沒有崇拜的對象。他過去的生活中本來充溢着偉大的事物，他和恩瀾的友誼，他在革命運動中所担任的工作，他對於領袖蔣介石氏的希望——這一切都已失去了。他簡直不能想像恩瀾還活着。他迷信地深望恩瀾，看有沒有得到過關於恩瀾的朕兆。可是並沒有，而這個沒有他就將它解作恩瀾一定已經死了。

連牡丹恐怕也已經被波及而死亡了。這兒長崎的報紙上充滿着清黨的故事，沒有人名，只有數字，成千的男女在被殺戮着。他對自己說道，他是屬於他們一夥的，他也應該死。他不過是靠了父親的力量救出來的罷了；這是一種他一向非常鄙視的力量，因為這是金錢的力量。他並非出於本心的出賣了革命，正如他自己被人出賣一樣。他許給那呢絲廠工人的諾言怎麼樣了？他似乎還能夠看見他們回去做他們毫無希望的工作，重新接受他們的命運，一面互相咕嚕着說到底他們早知道他們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

沒有可以崇拜的東西，在生活的表面上，他能夠藉着一個陌生的國家和新奇的生活方式，藉着文治的胡說和嬉笑，藉着工作和他在這個屋子裏所享的真幸福，以排遣他的日子。可是他內心的巨大空虛却存在着。他不知道怎樣是對付它。每逢孤獨的時候，他就感到這種空虛。在書本以外還有什麼可以夢想的呢？希望還能有什麼意義呢？

他覺得他對於自己不再有多大的希望了。他展讀父親的來信，總是懷着奇異的悲感，好像讀着多年以前某人的遺書一樣。父親的信每月必來一封，可是信內所說，似乎全非真有其事。雖然父親告訴他一切都已回復了昔日的常態。營業發展得很快，因為如今可以確信新政府不會有什麼巨大的變革了。國外信用已經樹立。外國人急於借款給中國從事復興的工作。過激派都已逃走。一年以前南京事件中誤殺的幾個外國人，都已付給賠款。一切都已穩定。昔日的安寧與秩序不久便可恢復。家中人事如常。一可仍舊在德國。父親安排得甚為周到，使一可只能從他的軍事學校裏領到他的費用。他的母親因為兒子都不在身邊，很覺得冷清；可是想到許多年輕人都遭難，而他們却還活着，也已經謝天謝地了。祖父非常健康。只有祖母因為他們找不到一個可以替代牡丹的人，所以她甚是不便。現在那些女僕們都懶惰而且不懂規矩了。至於一寶呢，他須學習營業；將來他父親總會叫人請求政府讓他回國的。可是他必須能夠相信一寶確已改變了他的過激思想才好。

他將信紙摺起，撕成粉碎，然後去了。

『我不該回來，』他寫信給父親說道，『我很喜歡這個國家。』

可是，他至少當成爲一個良好的商人。在從業第二年的開始，他就和文治一樣全日工作，他的假日也只和全體職員所能够得到的一樣。某日晚上村木先生在餐桌上說道：『我已經寫信給你父親，說你在這兒很好，』他鞠躬道謝，覺得有人在注視着他。那天晚上玉子也在座。她在桌子對面注視着他，他也望着她的晶瑩烏黑的眼睛。她將目光移開，於是繼續苦苦思索起來，他現在不恨他的父母了。

不，他現在漸漸覺得，他父親和村木先生所最生氣的東西，唯有共產主義。每逢他在報上看到學生因共產嫌疑而被政府逮捕的時候，他就要嘆一口氣。『夢想家！』村木先生會喃喃說道。『好像有什麼事情可以靠夢想來完成似的。』也許他和恩瀾過去是錯了，這個思想却使一寶甚感不安。因爲既然不信他當時所獻身的工作有何真實的價值，不營格外增加他精神上的孤獨。可是他也想不出所以然來，最後他就設法不去想他，唯有按照着固定的方式過日子。他覺得這也是一種生活。

在這種穩定的日子裏，一寶覺得一切生活都在照常過下去。如果有人要和生活抵抗，那末毀壞的不是生活，而是那人自己。在這個幽靜的屋子裏，他每日的生活中常有許多孤獨的時間；每逢他一個人工作或一個人讀書和散步的時候，他就彷彿覺得未來此地以前的一切事情，完全是他的夢想，並沒有真正發生過。

他父親繼續寫信來，信裏老是說一切都和往日一樣。蔣介石氏是一個非常明白事理的人。銀行家切實擁護新政府。一切都好轉，而且還遠出事前的希望，因爲蔣氏這個人對於人民有一種奇異的力量，他採取的是聰明的政策，不是愚蠢的政策。

一寶曾經對文治說過三四次，『我不能在此永遠任下去。已經兩年了。我應該另外在外邊找兩間房子。』每次他說了，文治就大聲表示反對，並且告訴村木先生，於是村木先生便設法和一寶相見，用非常斯文的態度對他說道：『不要搬出去。我喜歡朋友的兒子住在我的家裏。』

因此一寶就在這兒過了兩個冬天。有許多早晨他醒來的時候，從暖熱的被裏望見那一角花園裏的雪景；這種柔

軟的厚雪看上去好像一點都不寒冷一般。海上的霧，使冰和嚴霜不能過來，雪飛下來就黏附在它所落下的地方，從底層溫暖的地面上慢慢融化着。紙格窗戶的屋子，夏天非常涼快，冬天也能够暖和。在他的房間裏面，地板上挖出一個淺坑，這個坑裏放一個盆或一個頗大的鑊子樣的東西，裏面盛着燒紅的炭，上面覆着灰，口上罩一個架子，架子上鋪一條厚實的褥子。每晚他和文治不出去玩的話，他就坐在這個褥子上面，兩腿和全身都暖和舒適起來。有時候文治進來，也將腿子擱到褥子下面去，他們就一塊讀書或者談天。有時候大房間裏用大盆生起炭來，他們全都在大褥子下面坐着，好像圍坐着一張桌子一般。只有玉子仍舊不常進來。她說她老是有功課要預備，因為這是在女子學校裏最後的一年了。

可是有時候她也進來的，在這樣的黃昏，文治就靜靜地坐着，比她不在座的時候要靜得多了。

他並不睜着眼睛望着她的臉，可是在村木先生或文治談話的時候，他望望這個，望望那個，這其間就時而在眼角上看到了她。她從來不坐在他的旁邊。他知道這一點她是做不到的。她坐在她母親的旁邊，外表雖然頗爲文靜，可是她的眼睛却明亮而且露出反抗的光芒。她的兩頰熱得通紅。他現在知道她是美麗的，雖然他不敢正眼看她。這裏看來雖然很是自由自在，其實却並沒有真正的自由自在。這一點他現在也明白了。村木先生也許會在他們面前脫去他的長袍，而且在他們面前換上前的衣服，可是他總首先轉身向着牆壁，在換衣的時候，他還把布幔拉起，隔開衆人。這時無論男女僕或自己一家的人，都掉過臉不去看他。

玉子也是這個樣子，她似乎可以隨意來去，可是現在不用人家細說他已經明白，如果他有一句話或一個行動，使人看出他心裏以爲她可以隨便讓人對她說話或者讓人接觸的時候，他準得立刻就離開這個人家，因爲他雖然也能在這裏隨意進進出出，可是他這點隨意，只有在他並不真正隨意的條件之下才能得到。

那年初夏，玉子畢業了，沒有人將這件事情告訴他，可是他看見她老是在家裏，往常早晨總總是穿一套挺直的簡樸的洋服到學校去，如今她却整天穿着她那柔軟的日本衣服了，往常一寶工作回來，她總不在家裏，因爲她難得在天

黑以前離開學校的，如今他回來的時候。她總在家裏，雖然並不在門口候他，也不在他能夠遇到她的地方。

可是他知道她在家裏，有時候他看見她在花園裏，正在從樹上剪下花枝，或者看見她在室內整理花瓶或字畫，他們偶而晤面，她便向他微笑，他覺得她的笑中有一點悲哀，自從不上學校以後，她的樣子的確比從前溫柔一些，沉靜一些，她常在家裏是他所覺得快樂的事，可是他不明白她何以看上去這樣沉靜，沒有人告訴他什麼話，似乎大家認為玉子去學校或住在家裏和他並沒有關係，這的確不關他什麼事，可是有一個下雨天，他和文治一同走出屋子的時候，他耐不住突然問道：『玉子畢業以後，怎麼改了樣子啦？』

文治踏着泥水足不停步。『她現在住在家裏了，』他毫不在意地說道，『預備結婚哩。』

『預備結婚！』寰跟着他說一遍。『她要結婚了嗎？』

他從沒有想到玉子的婚姻。可是她當然要結婚了！——她和他是差不多的年紀，雖然她看上去年紀很輕。

『喔，一切都沒有決定哩！』文治答道。一陣風刮着他的藍布洋傘，他正在使勁撐持着。『照我們的風俗，一個女子受了相當的教育，就關在家裏學習種種事情，準備結婚——烹飪，縫紉，佈置花瓶，煮茶，音樂——一切的事情，事實上，就是有關一戶人家和一個丈夫的事情。』他將雨傘猝然放下，收摺起來，讓雨點打在他的臉上。『這把傘真沒有用！』他說道，『老式的油紙傘究竟好得多了。』

『玉子要結婚了嗎？』寰問道，他口內突然乾燥起來。

『當然啦，』文治答道。

『可是還要過些日子，她有許多要學習的東西，你知道——尤其是關於男子方面的事。這就是摩登女子的苦處。她並不真正了解男子。拿淨江來說——現在她使秋雄生活非常幸福。她喜歡做這一類的工作——這正是她所需要的。可是玉子却有着許多摩登思想。父親說，必須等她忘記了這些摩登思想，然後才可以使她結婚。她也許還得由年老退休的好的藝妓來教授一下，因為這是訓練的一部分。』

一寰驚駭地聽着他這番話。本來這事情跟他有什麼關係？可是他卻覺得要玉子放棄一切，專供一個男子的娛樂和慰藉，總似乎是件難堪的事。一個男子——究竟是什麼男子呢？他現在覺得雖然他簡直不大看見她，可是她乃是這所屋子中的生活的一部分，同樣也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他想到她那俊俏的圓臉和她那愉快的風度，這些都是從前注意到而自己却並不知道的。現在他知道他對於她是一切都很注意的了。

『你確實知道她沒有——沒有訂婚嗎？』他問道。他心裏明白這話是不應該問的，而且知道連文治都會認爲這是不應該問的。

『這不是我的事，』文治答道。於是他就街上掉過身來望着一寰。雨水從他扁平的大臉上流下去，淌過他的翻領，落在他的油布披肩上面。『可是這一點我可以告訴你，一寰。因爲你已經像我們的弟兄一樣，我的父親要將她嫁給關將軍。』

且說一寰在長崎已經住久，因此這位關將軍他也不知道。這個島上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因爲九州是他的故鄉，他們大家都以此爲榮，雖然沒有一個人想到去愛他。他是一個已經過了中年的人，他的妻子在兩年以前去世，他曾爲她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喪禮，那時一寰剛來此地不久，他就看到那出喪的儀仗。

這是當地空前未有的儀仗，因此每一個人都看到了。關將軍打頭坐在一輛汽車裏慢慢前行，汽車上面滿放着花圈和粗布的長旛。他踞坐在裏面，身軀又矮又肥，好像一隻田雞。他的修光的頭縮在他的領圈裏面，他的胸前佩着許多繅帶和勳章。每一個人都睜大眼睛望着他；他的後面是一輛較小的汽車，裏面有一個年老的女僕捧着一個小盆。盆裏有一撮灰。這就是他的忠實的亡妻了。

想起了這些事，一寰喃喃說道：『我以爲年輕女子不該和那些肥胖的老年人結婚。』他覺得不快。玉子竟學習如何去慰藉以及照料那個肥胖的老人！

『關將軍是我的父親老友，』文治說道。說罷他笑起來。『別去想這些事吧，一寰！』他大聲說道。『這是沒有好處

的。別將戀愛看得過分重要——你看秋雄吧！

『我不是想着戀愛，』寶遲緩地說道。『我是想着玉子。』

於是他第一次覺得，想着戀愛和想着玉子倘然根本就是一件事，那又怎麼樣呢？這時候他又醒悟過來，原來他是真正愛着玉子哩。

可是他却自以為他當然並不愛她，他不是跟她在一個屋子裏住了兩年以上都從來沒有想到這件事嗎？每次看見她的時候，他總偷覷着她，使自己相信這一點，一個夏天他老是認為她的身材太矮，她的肩膀太闊，她的嘴唇太厚，她連牡丹這點俊俏都不及。

不，可是其中有着一點不同之處，他對於牡丹從不希望接近，可是他却極想接近玉子，日子稍久，他望着她的時候，漸漸忘記了她的面貌，兩手和身材上的缺點，而只是想跟她接近，她的眼睛黑白分明，非常晶瑩，她的厚脣非常紅豔。他一想到她，就似乎世界上再沒有別的可得想的東西，他的工作，他手邊讀的情書，總之一切他所做的事情，似乎都毫無用處，只除了他目前所考慮的問題，他愛玉子嗎？起初他將它當作是一件可以權衡輕重的東西。

他能夠愛她，也能夠不愛她，如果他愛她，那末他就得請求和她結婚——這是件嚴重的事情。和玉子結婚——可是爲什麼不和她結婚呢？他永遠不要回家了。他能夠在這個愉快的國家裏建立一個家庭，因爲他們待他都很和善。他和玉子可以建立一個新的家庭。

他開始夢想起來。假定玉子現在所預備的是爲了他呢？一想到這個，一切都改變過來了。如果是爲了他，那末玉子離開學校在家裏學習烹飪和佈置瓶花，以及如何彈奏琵琶，如何博取丈夫歡心等等的事，當然都是極其正當的了。他望着天空中的一片雲，想像着那邊有一所新屋，還有他和玉子兩個人。

他的父親起初不會贊同。可是也許屆時他會贊同的，因爲他和村木先生是老朋友。村木先生常常講起他的父親。每逢說起吳先生的時候，他總是微語道：『一個精明強幹的人——一個漂亮的人物。他是中國所需要的人——任何』

國家都需要——是日本——的朋友。』

村木先生也許喜歡有這樣一個人物的兒子做他女婿。至於玉子呢，連她也竟會認爲嫁給關將軍是可能的事，使他的憤然。可是，她當然不會認爲這事是可能的。也許她連曉都沒有曉得哩。可是危險的是在於她或者會認爲這是她的義務。她是一個執意和義務兩者奇異的混合物。

整個夏天，一窺老是思量不定，一直到入了秋還是如此。有時候他確信自己愛着玉子，於是堅決地打定主意，要用新的摩登方式當面跟村木先生談起關於玉子的事，可是等到一看見村木先生，他就知道事情決不能這樣做。那個小老兒具有非常令人生畏的尊嚴。太胆大了是要壞事的。

而且他還沒有知道玉子的心如何，怎麼能夠說話呢？也許在她看來他不過是個令人厭的人物。有時候他在房間裏小穿衣鏡面前瞪視着自己，覺得自己一定令人厭。他的臉龐太長，而且面色老是蒼白。他缺少充分的鍛鍊。他沒有文治那樣喜歡散步，可是他必須多多散步才好。於是他退縮下來，心想其實他也並不是一定愛着她——如果她不愛他，那末他當然也不去愛她了。

可是最後他想到，不管他讓自己愛不愛玉子，至少他必須使玉子知道她不可和關將軍結婚。他要找一個機會將這一點告訴她，告訴她以後，他的心才可舒適一點。

可是這樣的機會却不容易找。固然他很容易看見她，然而隨時隨地都是這麼瞥見一眼而已，等到他想跟她談論一件祕密的事情，就礙着別人的耳目，不大方了。或者是突然有一個女僕出現，或者是村木太太似乎偶然走過，她站定了愉快地談起天來，她走的時候，總是爲了特殊的原因將玉子一起帶走。或者他看見她的時候，她全家都在那裏，而她更總是第一個託辭走開的。

這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是偶然的事。可是經過數星期的設法，結果連一刻工夫跟她單獨說話的機會都找不到，他終於識破其中並無偶然在內了。他們就是不要玉子跟他單獨說話而已。一時間他頗爲憤然。難道他們不信任他了嗎？

可是什麼事情都沒有改變。每一個人對他的態度都跟往常一樣，使他又懷疑他們不要玉子跟他單獨談話是否僅是自己的想像而已。

於是某日下午回家的時候，他瞧見她正在花園裏一個小池邊俯身弄着一塊石頭。這時候天氣又已轉寒水面上有一層薄冰。他很快的向她走去，現在他捉到她一刻兒的機會了。他不能浪費一秒鐘的時間。

『我要告訴你——』他訥訥地說道，他如今日語已經說得很好——『我一直想告訴你——』

她抬起頭來看他，烏黑的眼睛裏充滿了驚奇的神氣，她兩手仍舊按在她正在薄冰中佈置的石頭上面，他心裏暗思她不該這樣凍她的手——可是她那直射着他的溫柔的目光，却使他立即繼續說下去。

『你不能跟一個老年人結婚』他低聲說道，『玉子，我請求你不要——』

在他還沒有說出第二個字以前他已經看見村木太太肩上披着圍巾，從屋子那邊向他們走過來，那急匆匆的樣子是他所從來沒有見過的，他想走開，可是他又站住了，他爲什麼要走？他沒有做什麼錯事，這邊玉子看見她母親就站起身子迎過去，可是在未舉步以前，她却偷機說了一句話。

『你難道不明白我是要婚姻自主的麼？』她說道，她那溫柔的面貌上和溫柔的語聲中充溢着執拗，他聽了立即就快活起來。

他看着她走到她母親跟前，她們兩人站着談了一會兒。他一句話都聽不出，可是她看見玉子爲了某事很快地搖一搖頭，跟着又搖一次，跟着又搖第三次，他便帶着笑走到自己的房裏去，心裏覺得非常舒適，可是仔細一想，却也並沒有特別可以覺得舒適的地方，除了他很贊成玉子的執拗而已。

教育女子是一件好事情。他相信這句話。教育使她們堅持自己的意見。他走進房間，連帽子都不除，就坐了下來。他微笑着，記起她俯身在池上時那張圓臉。

她並不真正美麗。這一點他看得出來。她沒有牡丹那種絕對優雅的美麗。他記得有一時他極能看出玉子的西式

校服，色彩樸素，緊緊稱身，穿在身上實在很不好看。可是現在她不再穿這些校衣了。她穿的是色彩鮮明的花袍腰繫闊帶，在絲綢的衣裳上面，她那新敷脂粉的臉蛋，真是美到他心裏所能願望的程度。而且婚姻除了美貌之外還需要許多別的東西，不是嗎？他母親說起媳婦的時候，他也聽她講過的。

「女子應該長得美麗，可是不能太美麗。」她常時把它當作金科玉律一般說出來。「凡事一到極度就不好，女子太美麗了對於每一個人都是禍害，連對她自己也是禍害。」

她常時在——可面前將這番話說了又說，可是爲了什麼原因，當時他也不知道。現在他可明白她的意思了。一個男子須能信賴他的妻子方好，在玉子的美貌之中，確有一點他能信託的東西！——如果他愛她的話。

他真的鍾情了嗎，或者還是沒有呢？他怎麼知道？他喜歡跟她在——一塊兒！——這不是愛情嗎？他喜歡回家看見她在——家裏！——這就是愛情了，不是嗎？

「要是我能夠有一個時間跟她單獨在一塊。」他想到，「只要一個鐘頭，我就能够知道了。」可是這樣的機會却是一點都沒有。她好像一隻鳥兒被繫在一根看不見的線上，有它一定的長度，固然看上去它似乎是在飛來飛去，可是那條看不見的線却老是纏在它的身上。

他突然站起，除下帽子，脫去上衣，燃着他們日本式的烟斗，他不過最近才吸起烟斗來，他曾聽村木先生說過，吸烟能使人鎮靜，他步下階石，走進他房間外面的那一角花園，站在那裏俯視着那個澄清的小池，池的四周一切都如往常一樣新鮮潔淨，他認爲這是必然的，可是這時他看出昨晚雨後有人將石子擦洗過了，他看出有人會拾起這些石子，將它們洗過，然後又放回原處。

他拾起一塊被一陣薄冰結住的石子來看，原來連石子的下方都是乾淨的，只有幾粒溼的沙泥黏附在上面，那是按放石子的所在帶上來的，他仔細將牠放還原處，在這所屋子裏面，連一塊小石子的地位有些變動，也會有人知道的，他決定等着看，他要等到他明白了自己的心和玉子的心。

『我要去爬山。』春天某日，文治突然從他的辦公桌上抬起頭來說道。『爲什麼不去？自從新年以來，我們還未曾有過一個假日，我的腿子在軟起來了。』

文治這種突如其來的心緒，一寰是看慣了的，他往往接連幾個星期幾個月沒頭沒腦地工作，似乎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以外，就沒有別的東西。於是到了某日，事先也毫無表示，他會放下筆來用拳頭擊着桌子。

『爬山去。』他宣布道，每次總是用完全同樣的說法。

一寰望着他微笑着，他學習跟文治一道爬山，雖道已經經過長久的時期，而且也曾決心學習，却始終沒有學好，文治那兩條蟹似的彎腿，裹着綁布，套着長靴，模樣非常可笑，可是它們爬起那嶙峋的山來，却非常迅速，使一寰無論如何拼命也趕不上，看看文治曲曲折折向上跳躍，然後停步在高出他不少的岩石上等候着，這是他已經習慣的事了。

『明天，』文治斷然地說道，『躑躅花要開了，我們到雲仙去。』他停一停，向一寰輾然一笑，然後他又彷彿毫不在意地接下去說道，『我們帶玉子也去，不好嗎？你沒有來以前，她時常跟我一道去的。』

一寰伸手去摸他的烟斗，他不能露出興奮的神氣，如果這時候烟斗本來銜在口裏，他就能夠使兩手有個安放的地方，他能夠點燃煙斗，裝出忙着的樣子。

『她會來嗎？』他淡然地問道，他已過了這許多月的期待的生活，因此頗能夠管制自己的語聲和目光了。

『我不知道，』文治說道，他微睨着一寰，目光中充滿了逗引的神氣，『這要看她是否認爲值得罷了。』

一寰並不答話，文治便接下去說道，『那是說，是否值得忍受事後的風暴。』

『他的意思是——』一寰禁不住問道。

文治聳聳肩膀，『我的父親，』他簡單地說道。

『哦，』一寰微笑道。

『我們看罷，』文治從容地說道，『無論如何我總問她一聲，去不去是隨她了。』

他突然大聲笑起來。

「你笑些什麼？」一寰問道，雖然他明知道，他笑些什麼。

「哦，不笑什麼？」文治狡詭地說道。「我不喜歡關將軍——就笑的這個。」

一寰轉過背去，並不作答，吹起不成調兒的口哨來，他們不再說話，繼續工作，可是一寰雖然伏案繪點着發票，心裏却想道，這個東西，他心頭的這一點熱力，一定就是愛情了。

突然他覺得，如果玉子明天不跟他們來，那末一天的日子就有些難過了。如果她不來，他就要向文治託辭說他覺得不舒服，他就就在自己房裏，也許他要是和她整天都在一個屋子裏，那末——可是她大概會來的吧。

他專心繼續工作，他做不出什麼有助於明天的事，也說不出什麼有助於明天的話，她要來或者她不要來，不，他心裏有的只是希望而已。他熱切地希望着——可是希望是愚蠢的。她來就來，不來就不來了。明天也許會下雨，下雨不能阻止文治，可是能夠阻止一個女孩子，他對於玉子實在知道得很少，她是不是那種女孩子，下了決心以後，不管下不下雨仍舊要爬上山去？

下雨的可能性使他手足無措起來。看來似乎他在村木家裏住的這三年功夫就不過是專爲了等待明天這一日罷了。工作完畢以後，他走出來沿着海邊走着，雨是從海上來的——那就是說，倘不是從山裏來的話。他抬頭望着泰山，海洋或山嶺，至少現在都沒有雲，他回到家裏去，心裏暫時寧靜一些。

可是夜裏醒過來的時候，他確信聽見屋頂上有着雨聲。他奔到花園口去，並沒有雨。

春夜的月光，鋪滿在這個小小的園庭，原來他所聽見的，不過是那個小瀑布永續不斷的琤琮之聲，他的愛懼使它們在夢中變成了雨聲而已。他深深歎一口氣，回到牀止去了。

然而第二天早晨看見她的時候，他覺得他始終就認定她會來的。她看上去還是往常他所看見的那樣甜蜜和親熱。她仍舊穿着不來的衣服，不過這是一件布製的，花色是青白相間，像一個鄉下姑娘的服裝，在她胸前交叉的摺領上，

露出乳白色的柔軟的頸項；當她看見他的時候，她的臉紅得像玫瑰一般，她的目光中充滿着愉快。

「她確是要來哩，」他想到：這個念頭使他非常興奮得說不出來，可是在互相招待以後，她却頗爲鎮靜，於是他也漸漸靜起來，他們究竟是老朋友，在他所屋子裏一塊兒住得很長久了啊。

「手杖在什麼地方，文治？」她問道。「這是我們的點心，還有套在皮鞋上的布底，以免走在岩石上滑跌。」

他們出發的時候，就像兩個弟兄和一個姊妹一樣，因此前幾天，寰對於她的推想，現在看來都是愚蠢和虛幻的想像而已。她似乎太健康，太自然，太活潑，不像跟他有什麼愛情的樣子，情網中的女子——你雖然不願，可是又不能不記起——可告訴他關於情網中女子的話，照她的神氣看來，她是一點都不想到他啊。

一時間這個念頭使他頗爲頹喪，如果她愛他的話，她決不能這樣愉快，這樣健康。

可是在這樣一個日子，長久頹喪實在是不可能的，農夫們在田裏工作，看他們走過，就大聲跟他們招呼，兒童跑出來望着他們笑。青山在陽光下面明媚可愛。「自從我來到日本這些年以來，從來未曾有過這樣的佳日。」寰斷言道。

「即使在日本，這樣的日子也不多，」玉子說道，「而且我想世界上也不會多哩。」

這樣的日子，使他們所看見的每一樣東西，似乎都適當而且美麗，合宜於這個明朗無風的暖陽，他們所經過的景物，都美如圖畫，而且愈走愈入勝景。

這時天色尚早，他們已經走過田野，到了山腳。後來他們走到一處，路徑突然向裏轉一個彎，那裏有條溪水潺潺地流入一個池子，池中有一個鄉下姑娘，站着洗浴。她全身赤裸，池水只及髀骨，正在揩身，長的黑髮打個髻盤在頭上，一窺不期地看見她，在來不及移開視線之前，他直對着她的眼睛望了一眼，可是他雖然頓時替她有些害羞，而在她那睜大的烏黑的眼睛中，他却看不出有一點難爲情的樣子，她以極其無邪的驚詫的態度望着他們，跟他們打一個熱烈的招呼，文治沒有開口，可是玉子却應她一聲。

於是那姑娘大聲的問道：「你們上那裏去呀？」

玉子回話道，『到溫泉去！』

『到溫泉去真是好天氣啊，』那姑娘說道。

於是他們繼續前行，這時候一窠在玉子面前覺得有些難以爲情，可是玉子却非常愉快地說道，『她髀骨以下浸在澄清的水裏站着，皮膚全浸濕了，真是美麗極啦！』

『不錯，她真美麗，』文治同意道。

於是這在一窠看來也是美麗，而且適合於這個佳日了，雖然他並沒完全領悟其中的意味。

這樣行來，正午的時候，你們到了山巔。山上有一個小旅館，旅館裏面有溫泉浴室。一窠暗思道，『如果玉子跟我們一同洗浴——』他想到那個美麗裸身的鄉下姑娘。這一剎那間他覺得自己爲想像所祟了。它突如其來，好像在萬料

不到會有音樂的時候，突然聽到一陣音樂一般，他覺得臉龐發熱起來。他希望玉子跟他們同浴，可是他又不希望她跟他們同浴。他對着文治問不出一句話。文治的饒舌他也毫不作答。玉子跟他們揚一揚手，打一條路走去了，他和文治則定另外一條路。如果他能夠看見玉子在這個熱氣蒸騰的大池子裏，水色澄清如碧銀色的水珠滾滾宛如從地下冒出來一般，這真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景色了。他希望看見這個情景，可是他又怕看見它。他能夠避開眼光不去看她嗎？

可是當他和文治擦了身溼淋淋走出來的時候，她却不在那裏。他們走進池子，文治興高彩烈地大聲說道，『你以前有過類乎這樣的感覺麼？你不覺得輕鬆——非常輕鬆非常潔淨麼？』

『它已經超出我所有過的經驗了，』一窠說道。他們在池子裏戲耍着，互相潑水，互相戲謔，好像兩個小孩子一般。可是在一窠的內心，却沒有別樣，只有緊張的等候。

玉子沒有來，最後他們走出池子，穿了衣服走到花園裏，只見她也在那裏，她的臉緋紅鮮嫩，頭髮潮溼。

『洗得舒服嗎？』文治問她。

『很好』她答道，『我獨佔一個小池子。』

不錯，就應該是這樣的辦法，一寰覺得如此很好，她避開了他來獨自洗浴，使他不感拘束，他究竟不是一個日本人，他覺得自己身體乾淨強壯，而且突然非常快活起來，可是他又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以前他過若干日子，陽光一樣的明媚，他也一樣的覺得舒適，而且老是想笑出來，可是今天一切事物都似乎比從前他所見到的格外完美一些，山氣非常明朗，那小旅館非常清潔，那年老赤足的旅館主人又非常慇懃。

「我這兒替你們把飯備起來，先生，」他大聲說道，「你們自己玩玩吧！那些怪石都是我親手從海邊搬到山上來的。」

因此他們在等他做飯的時候，就在園中那些岩石中間跑來跑去，看着被水沖成奇形怪狀的石頭，都像孩子一般大聲狂叫起來。

每一件東西都是令人發笑的，一塊石頭被海水刻劃出一個悻悻然的面貌，小池潭裏一隻蟹被他們一看就匆匆躲藏起來，尤其是文治所說的話都是非常令人發笑的。每逢玉子和一寰笑的時候，兩人就互相望着，起初他們目光相遇，不過表示，「他不是無稽可笑嗎？」可是每次目光相遇都非常予人快感，因此一寰一有機會就直望着她的烏黑的眼晴，他覺得每逢望着她的時候，這日子頓時就完美起來了。

後來有人喊他們，他們就進去吃飯，那老人在近門處放在一張矮桌子，他們就在桌邊坐了下來，那老人躊躇一下，「我等你們來了以後，」他說道，「才完成這個房間的佈置，請看吧！」

他等到他們的目光都轉向着他，然後把門障拉開，他們只見一個山坡上盡是火燒一般的楓樹，明朗的藍天軟軟地襯託出它們的玫瑰紅色。一寰的目光向玉子的眼睛飛躍過去，她的眼睛正在等待着他們，它們這時飽含着笑意，非常溫柔，非常害羞，她是美麗的！他覺得他的心突然離開了原來的地方，熱血湧到他的兩頰上來，他只得用說話來隱藏他的興奮了。

「玉子，你一定要坐在這裏才看得，」他說道。他把坐墊拉到面對着山坡的地方。

『你說什麼地方，我就坐在什麼地方。』她答道。

他感到她的溫順，這使他陶然欲醉，玉子往常是不這麼樣子的。她有一種明白堅決的態度，愛做什麼就做什麼，而且佈置一件很小的東西，也都要隨自己的意思做去。可是現在她却在墊子上跪了下來，她跪着垂下了頭，一窺看見他面前的光潔的黑髮，不由的靜默起來。

文治扮演着丑角，他抓起筷子，裝出餓慌了的樣子，捧着碗要飯菜，學乞丐求乞的樣子。可是此刻一窺却笑不出來。他爲了玉子而內心顫抖着，她跪在那裏，忙着盛飯倒茶，時而還向那山坡看上一眼。他希望想出一點事來說，一句詩來引證，或者他所念過的什麼古人所說的名言。可是他想不到什麼東西。他的頭腦裏面空無所有，有的只是玉子這時候的模樣兒罷了。他笨拙地說道：『你看可不美麗嗎，玉子？』

他想：『我這樣笨拙，她要恨我了。我究竟怎麼啦？』一個上午他們大家都說過許多話的啊。

可是她却很快而且很高興地點點頭，這時他們兩人的目光又相遇了好一會兒。於是她接過他的飯碗，代他盛了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再遞給他。他雙手接了過來，頓時這一剎那在他們兩人之間就有着深長的意義。他可知道這是什麼意義。

『玉子——』他開口道。他一說出她的名字，那一剎那在他看來就好像是一支美麗的焰火飛上天空，爆裂出千萬個火星。當然這是她才使這個日子美妙起來的，唯有她才能使任何東西美妙起來！這個發現使他嚴肅起來，他對於它簡直有點畏懼。可是他所長久期待的還不就是爲了這一點確信嗎？

在回家的路上，文治一直揶揄他。

『你有什麼不舒服嗎，一窺你變成老年人一樣沉靜了。玉子，山中的老人將他迷住了。』

『不要說這些話，文治。』玉子說道。『山裏真有精靈哩。』

山坡上鑿出小徑，他們就踏着石階迅速地向下走去。玉子打前，自從他們離開那小旅館以後，她就始終走在前面。

他觀察着她那迅速移動的腳步。她每一腳踏下去都非常穩固，從來不滑跌一次，文治在較鬆的石頭上老是打滑。他穿的是他受軍事訓練時期所穿的笨重的軍鞋。

『我從那個軍事訓練中所得到的唯一好處就是這一雙鞋子，』在早晨出發的時候，他曾宣布過。

『不要這樣，文治，』玉子當時說道。『準備爲國而戰乃是每一個男子的義務。』

『我決不跟任何人打仗，』文治倔強地說道。

『等到你必須打仗的時候你就要去打仗了，』玉子偏重實際地答道。可是此刻她却說山裏是有精靈的。

『你不會相信精靈吧，玉子，』一寰問道。

她回過身來，將散亂的頭髮掠到後面去。日光和春風將她的臉薰成紫紅色了。

『啊，我相信的，』她答道。

『你還自稱爲一個摩登女子哩！』文治大笑起來。

『不錯，我是一個摩登女子，』她說道。『可是我也相信精靈。』

『那末你就不是個摩登女子，』文治堅持道。

『我是的——我是的——』她大聲說道，離開他們奔遠去了。她沿着石階向下奔去，她的裙子飄舞着，於是一寰

在這午後的豔陽之下，突然追蹤上去了。身後他聽得見文治的笨重的腳步聲。可是一寰這時候的腳步却和玉子一樣迅捷，一樣穩定。他向前奔着，一步一步逼近她。她看到這個情形，便站住了回過身來向着他。他一時收不住腳步，飛奔到她前面去，多此她伸出手來，讓他緊緊握住。

『你們兩個跑得多快！』文治氣喘喘趕了上來。

大家又笑起來了，這一笑使他們似乎能夠把玉子的手多握住了一會兒。他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她的身體。此時雖然大家都在哈哈大笑，他却只想到她的手，想到她握在自己手裏的感覺，又堅實，又柔軟。他突然想起牡丹來，她是常

帶將手不知不覺伸兩他的手裏去的，牡丹的手和這個手一點都不像。她的手狹長纖瘦，掌心發燙，手指顫動。有一次他曾對牡丹說道：『你的手使我想起我所捉到那隻鳥，牠在發抖哩。』

可是玉子的手却壯健溫涼，他握住她的時候，她並不摺疊起皺，她也握住他的手。在他尚未得到全部感覺以前，她已將手抽出，於是大家又拔腳奔起來，不一會兒他們已到了山下，因為有公共汽車路線，所以他們都站着等待公共汽車。

『我又餓了，』文治打着呵欠，說道：『哦，我的腿子痠極了！』

『你酸嗎，玉子？』一寰問道。

她搖一搖頭，『我是走慣的，』她說道。她的語聲平靜，可是她却活潑輕快地站着。他能夠看出她是充溢着一種隱樂。

『今天遊得暢快嗎？』他問道。

『暢快！』她立即回答道。

『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日子，』他說道。等她回答。看她不說話，他又問道，『你呢？』

『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一生中是個什麼地位，』她說道，『可是它確和其它任何日子有些不同。』

他還沒有來得及說話，公共汽車已經鳴着喇叭到了轉角處，他們便都踏了進去。一會兒大家又在家裏了。這就是家，這個未經油漆的光潔木屋，綿亘在花園中松樹之間。他們走進去的時候，燈光透過通草紙的門障照耀出來，明潤可愛。

一天已經完畢。可是它却決沒有完畢。他看見房裏放着一封信。這是他父親寄來的。他不想拆閱，就將它放在一旁。這不是今天所做的事。因為今天使他明白了自己。他愛玉子，他要娶她。如今明白了以後，他對於自己的愚蠢不禁驚訝起來，他咒詛自己的遲鈍。他怎麼在第一眼看見她的時候竟沒有知道呢？

第二天文治對他說道，『我的父親對玉子生氣哩。』

一寰伏在桌上，仍舊在做着昨天的夢，昨夜他醒來一次，聽見雨打着屋頂的聲音，他躺在黑暗裏想道，讓它下去吧，今天晚上沒有關係了。他想，『她也聽見這個雨聲的吧。』這樣深自滿足地聽着，漸漸入了睡，他醒來的時候，看見房外那個小花園碧綠的溼漉漉一派新鮮氣象，他想，『她也看見這個景色的吧。』他急於想見一見玉子，他等候得心焦極了。

可是他又不能向別人打聽她，那是不免有些唐突的，『她是疲倦了在睡着吧。』他想到，他想像中看見她被日光曬得通紅的，睡着在柔軟的花被裏，他和文治離家的時候還有一點細細的斜雨，一個女僕深深鞠一個躬，將巨大的油紙傘交給他們，昨日的夢仍舊縈繞着，他現在必須考慮一個計劃了，他必須去詢問村木先生——不是自己去問，而另由一個做媒的出面。

文治說話的時候，他正在伏案思量着要不要將這件事情告訴他，一聽他說起玉子的名字，一寰吃了一驚，抬起頭來。

『對玉子生氣？』他將文治的話照樣說了一遍。

『是啊！』文治說道，『可是你知道這是我早料到的。』算盤在他手指下面滴滴搭搭響着，一面他在將數字記錄下來。

『他對於昨天她跟我一道出去的事覺得不滿意，』文治繼續說道，『他還罵她——哈，昨天晚上他把她罵得多利害！』文治擠眉弄眼地說着，『今天上午我能夠笑了，昨天晚上我就笑不出來，他說我也應該懂事一點，』他嚙起了嘴，『知道他的意思，』他加上一句。

『什麼意思？』一寰問道，他覺得自己暴躁起來。

『他現在決定將玉子嫁給關將車，』文治說道，並且接下去說，『關說他不能再等了。』

一寰的頭眩暈起來。

『可是她一輩子也不願意嫁給他，』文治安閒地說道，他喋喋地唸着成千的字數，將它們記錄下來，『我們寄到美國去那象牙小古玩——』他說道，『共一萬五千件。』

『她不願意嫁給他？』一寰跟着文治說了一遍，他們口內乾燥起來。

『哦，這件事也鬧得長久了，』文治說道，『我們沒有一個人贊成這件事的，連我的母親也不贊成，可是因為她是一個舊式的女子，所以她說不出這個話來，她只有一再將它拖延下去，每逢我的父親一說，『現在我們必須確確實實決定這件事了，』她老是想出些託辭來，她說道，『哦，我現在很忙啊！——所有那些祖傳寶物都須整理乾淨，且等下個月再說罷。』可是這件事現在却逼緊起來了。』

『下個月！』一寰低聲說道。

『哦，玉子決不幹——她當然會在事前自殺的，』文治愉快地說道，『這一點我們大家都知道，可是我的父親却不肯相信，你的外貌雖然非常溫和，內裏却非常固執，可是她也和他一樣地固執，這是她所不能相信的。』

文治拉開一隻抽屜，取出另外一本總簿來。

『你的意思是——這一切都在進行之中——而你們——』一寰訥訥地說道。

『如今愛情的糾紛是很尋常的事了，』文治說着，笑了起來，『在這個時代，差不多每一個年輕人都有他的愛情糾紛，老年人要照你們的舊習慣做——年輕人却只要愛情，獨有我！』他又大笑起來，『我沒有什麼麻煩的事，我不在情網裏面。』

可是這一次一寰却不能跟他一同笑。

『爲什麼這個——關——這許多女子都不要而獨要玉子呢？』他問道。

『哦，他是一個有錢有勢的人，』文治答道，一面撥動着他的算盤，『武士世系——像我的父親一樣——是日本

的光榮，又日本的什麼等等，他要一個年輕的妻子替他生育兒子，玉子非常健康——這是所以要她的原因。我的父親說這可以幫助國家——關老將軍的血和玉子的健康，我可以告訴你，年老的一輩是崇拜國家和天皇的。」

「你可是以為——」一寰開始低聲說道。

「我不以為什麼，」文治立即說道，「我告訴你，一寰，我對於任何事情都不去思想，這個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我在學校裏的時候，有幾個同學養成思想的習慣，後來從此我就不再看見他們，有一天兵士開到我們校裏來——他們也是關的兵士——將他們帶走了，關不願意他住的這個地方有什麼思想在發展，因此我打定注意享受自己的人生。」

一寰想到他每日在街上遇見的那些學生，覺得在戴着眼鏡頗有些蠢笨的面貌之下，似乎不會有什麼思想的樣子。

「你的意思是說這兒有革命黨人嗎？」他問道。

「噓！」文治低聲叫道，「這個名詞說不得！有人會聽見哩！」

門是關着，可是他却走到門邊，將它推開，向外面探望一下，連走過的人都沒有。

「這些事情我是不談的，」他急急說道，「人家談我也不聽，我有我的工作要做。」

他回到座位，堅決地動手工作起來，一寰掉頭看他的賬簿茫然若失。

他的思想在胸裏旋轉着，他突然站起身，想找個託辭回家去看玉子——去告訴她——為什麼昨天他不再對她說一些話呢？可是昨天他實在太快活了，因此忘記了一切別的事情，他覺得不得不轉身向文治請教，「文治，我能夠——你可以幫助我使我今天見她一輪嗎？我必須見她——」

文治抬起頭來，「玉子？」他問道，「我的父親命令她在自己房裏住了三天不許出來哩。」

『三天！』一寰跟着他說道。他有三天不能看見玉子！

『有一次他也將她關過三天。』文治說道。『去年冬天有過一時她告訴他爲了服從父親的命令，她情願嫁給關。可是又說嫁過去以後她是要自殺的。他不能不相信這個話，便罰她禁閉三天，因爲他非常生氣。』

『那就是你說她生病的時候了。』一寰大聲說道。他記起來的確曾經有過這樣一次。

『是的，就是那個時候。』文治說道。『玉子對於小事從不違反親意——只有在重大的事情上，像不願做關的妻子之類，她就有她自己的主見了。』

有人開門進來，這是秋雄。他露着疲倦和悲哀的樣子，『正如平常一樣。』

『這兒是一封那個巴黎商人寄來的信。』他對文治說道。『他說漢朝陶馬的烏木架子在裝運的時候壓壞了，你可是照我說的那樣包裝的呢？』

『用切斷的稻草包裝起來的啊。』文治說道，跳了起來。

『我告訴你先將他們裝在細碎的有光紙裏。』秋雄說道。

『這個我忘記了。』文治說道，他駭壞了。

『啊。』秋雄說道，『我也這樣想——我們必須另外再寄一套去，這個要我們多化幾百塊錢。』

『我真能夠一鎗把自己打死。』文治低聲說道。『我是一個全無用處的人！』

『你笑得太多了。』秋雄說道。

他走了出去，把門關上。文治坐下來一隻手撐住了頭。『從此我不再有什麼價值了。』他痛悔地說道。『我老是把事情忘記。秋雄告訴我的——那時也許我正在想着什麼別的東西吧。』

『你想我今天能夠設法看見玉子嗎？』一寰突然問道。

文治睜大眼睛望着他。

『什麼？』他問道。

『我一定要看見她，』一寰重說一遍。

『爲什麼呢？』文治問道，吃了一驚。

一寰並不答話。他儘是呆望着文治，覺得自己的血昇到頭頸上，昇到兩頰上來。文治瞪視着他。

『你並不——你不是——不是真正——』他訥訥地說道。

『我知道我是真正的，』一寰說道。

文治的嘴半張開來。然後突然大聲地笑起來。一寰等候着。

『你爲什麼笑？』他冷冷地問道。

『哦——我真滑稽。』

文治笑得氣喘喘地說道，我們的家——盡是愛情的糾紛，——秋雄——玉子——你——可憐的老父夾在這一切中間——要做——做——做一個獨裁者——！』

『這並不滑稽，』一寰冷冷地說道，他等候文治靜下來。

『可是，』文治說道，『如果你去看了玉子，結果就是催促關的事情進行得快一點罷了，旁的沒有什麼話。』

一寰猶豫着。可是文治的態度，使他什麼話都沒有勇氣說了。

他能够看見窗外海上滾滾的波浪，在早晨灰色的天空下面，它們也是灰色的，他必須考慮……可是他雖然想了一個整天，却依舊只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現在他的確愛着玉子。

他們在餐室裏所做的還是和往常每晚完全相同；可是一切又都跟往常異樣，因爲他們互相的態度全有些異樣，一寰覺得他們對待他有些異樣。連文治也似乎退縮不前了。晚餐時古怪而且沉靜。村木太太老早就退席。於是秋雄也站起身來待走。

『秋雄，你月結做好了沒有？』村木猝然問道。他整個黃昏沒有說過一句話，因為晚上天氣寒冷潮濕，他叫人將一個開口的小火鉢放滿了炭，他坐着唧唧一根短的竹製烟斗吸烟。

『做好了，爸爸。』秋雄沉靜地答道。他們父子兩人互相屹然地望了好一會兒。後來還是村木先生眼睛看到別處去了。

『很好，』他說道，然後秋雄便走了出去。

於是房內只剩下一寰和文治陪着他。往常一寰總是喜歡聽村木先生談天，或者偶逢他靜默不作聲的時候，單是看他安閒地坐着吸烟也是很愉快的。在此時以前，他看上去實在就是一個和善的化身。可是今晚上一寰却被他弄得困窘起來了。

這個態度溫和的老人將他的愛人囚禁起來在這所屋子裏面，在她自己的家裏，玉子被人鎖禁着，不，這些門上並沒有鎖的。門障一開便通到花園。可是玉子却的確由她父親的命令關了起來，緊得正如下了門闕一樣。於是村木先生突然開口了。

『文治可到你房裏去，』他說道，『我要跟一寰談談，我有一封他父親寄來的信。』

文治吃了一驚，向一寰瞥了一眼，可是他除了鞠躬退出以後，也毫無別的办法，只剩下一寰伴着這個老人，他的心房開始猛跳起來。

他望着這個安靜的蒼老的面貌，心裏想道，『我不用怕他。』可是他却不知怎麼有點害怕。這個面貌非常堅毅，刻劃出一種決心，要維持它自己的生活，維持它所知道的生活，它永遠不會想到還有任何別種的生活。他一度頗想直接對村木先生說明，可是此刻他又將這個主意放棄了。他必須用這個老人所知道的習慣去接近他，否則就根本沒有機會。而且他必須等候着，他靜默地坐着一動也不動。

『你的父親對於你的進步很是滿意，』村木先生慢慢地說道，『我告訴你你工作得很好。』他住了口，用一把銅

火鉗夾起一塊燒紅的炭，點着他的烟斗。

『謝謝你，先生。』一寰說道。

『你的父親寫信來對我說，』村木先生又繼續說下去，『中國有了極大的改進，秩序已經完全恢復。』

一寰不答話，他不能確定究竟村木先生知否他父親所以將他送出國來的原因。

『秩序總是萬古不易的，』村木先生用他的平穩而蒼老的語聲說道。『這是年輕人必須認識的東西！——不是欲望，不是執意，不是躁急的心願去巴望！——巴望任何東西。這些都務必加以遏制。我們必須嚴厲遵守那正當的秩序！』

『過了一會才接下去道，』——爲了大眾的幸福。』他清一清他的喉嚨，然後把聲音略微抬高些說道，『因此，你既然工作得很好，一寰，而且已經在這兒學習了許多東西，我就決定將你派到橫濱去，到那邊我們的辦事處去幫助我的兒子松工作，現在你可學習營業的其餘部分了。而且，橫濱有一個很好的大學，你也許還要再研究一點東西，你不必住在松的家裏，你可以跟其他年輕的職員一樣住在寄宿舍裏。』

『是的，先生。』一寰低聲說道。他要大聲喊道，『我知道你的用意！——你要使我離開玉子。』他甚至想喊出來，『我們爲什麼不能結婚？』

可是他一句話也說不出，這個端坐在火鉢旁邊的老人具有着萬分的尊嚴，使他只能輕聲應承——暫時應下來。『我是一經最後決定的事情便立刻實行的，』村木先生說道，『你明天就離開此地。剛巧秋雄也要到橫濱去，他每月到那邊走一趟跟他哥哥接洽業務。你乘過飛機嗎？』村木先生揚眉向着一寰問道。

一寰心想明天要去了，不禁囁嚅的說：『不會，先生。』

『哦，』村木先生說：『你可以發現坐飛機是很有趣的，日本的飛機却不壞呀，哈哈！』

他打了一個哈哈，表示話已說完，而且連連的點着頭，一寰有點惶惑，照理他該向村木表示謝意，然而這更使自己難受，他不能夠，於是只好說：『先生，晚安。』

村木先生也應了一聲：『晚安！』

文治在門外等着一寰，見他出來，便問：『他說些什麼？』

『要我到橫濱去。』一寰說，他跟文治面面相覷。

文治說：『我想總有什麼事會發生的。今晚我進去時，便覺得在這屋子裏——一切都像預期似的，立刻發生了！——當他生氣的時候，僕人們都覺察到了，誰都非常害怕。』

一寰並不作答。他能夠反叛他自己的父親，他自己的國內充滿着反叛——兒去反叛父母，人民反叛統治者，因為中國人是愛好自由的，可是這兒却連一張樹葉子都不能生長，在不需要它的地方。無情的剪刀將最小的細節都修剪得適合乎預定的形式，他開始看出這個屋子裏廣大的和平，以及每一件事物的井然有序，都是無情的結果。

『我們現在怎樣辦呢？』文治問道。

『我不知道，我不能上床——』

『可惜在下雨，否則我們倒能够散步去。』文治說道。

『我是不管下雨不下雨了，』一寰自暴自棄地答道。玉子要到後天才能得到自由。他未走以前不看見她了。』

『披上這個披肩吧！』文治說道。

他們拿下掛在一道門障後面的油布披肩披在身上，然後冒着幽靜的涼爽的雨，走了出來，鋪着圓卵石的街道上空闕無物，只除了偶而一個女僕出來辦她主人所差遣的事，或者一輛人力車拉上了遮雨的車篷。他們向海濱走去，海水徐徐拍着那些圓卵石，在黑暗中他們聽見波濤衝擊着堤岸的怒吼。可是它被擋住了，因此這兒港內的海水就平靜得宛如一個池子一般。

他們一直未曾說過話，可是此刻文治突然開口了。

『你大概想不到罷，有一次潮浪曾經衝過堤岸二十尺高，怒號着進了港內，把大船都擊毀在一塊兒，把小船掃掠

到外邊海裏去。』

『堤岸抵擋不住嗎？』一寰沒精打彩地問道。

『海水真高起來，便抵擋不住。』文治答道。『那時候無論什麼東西都攔不住海了。』

『這真叫人難以相信哩。』一寰與致索然地說道。

他們繼續走着，似乎沒有一定的方向。一寰覺得雨水打在他的臉上，他的頭髮已經淋漓並且覺得有一流水淌到臉頰裏去。可是他却想着，『我也許永遠不能再看見她了。』他在想着，『她將怎樣呢！』

文治在一所方形的小屋面前停了下來，這所小屋剛建在一個方形的小花園裏。

『一寰——』他開口道。

『啊？』一寰應道。

『這是秋雄的家。』文治說道。

『秋雄的家？』

『就是淨江住的地方。』文治解釋道。

『我常到此地來，淨江跟我是很要好的朋友，她是一個很好的婦人，連我的母親也曾經來看過她。』

『隨你的意思吧。』一寰懷疑地說道，他在秋雄面前應該怎麼樣兒呢？至於淨江——雖然他年齡也已經不小，却從來沒有看見像她這樣的婦人。他的父親曾經對他說過，『遠避這種婦人！』那是一可的某種麻煩處，可是他當時熱心革命事業，沒功夫顧到別的任何事情。自從他來到日本以後——他從來不要日本女人，他只要玉子。

文治在一道門障上輕叩兩下，門障拉開了。

『文治，是你嗎？』這黑暗中一個非常柔軟的聲音問道。

『我和我的中國朋友。』文治答道。一道燈光突然照耀在他們的頭頂上面，一寰便看見一個矮胖的婦人，年紀雖

不輕，却仍舊非常俏麗，站在門內向着外面雨裏望着。

『進來，進來，』她熱烈地說道。她拉住文治的衣袖將他拉了進去。

『哦，你們落得多溼啊！』她大聲說道。『哦，這位是一寰嗎？秋雄曾經對我說過。我高興極了。把披肩脫下吧。哦，還有你們的溼鞋子！你們的腳可溼麼？』文治脫去他的鞋子的時候，她俯身下去摸他的腳。『哦，你們的腳也溼了！我這兒有許多秋雄的襪子。你們一定要換一換——哦，你們真是頑皮的孩子！』

她非常熱烈，非常溫柔，非常自然，使她整個兒動人極了。

一寰漠然地覺得很舒服，今天第一次，他心裏覺得快樂一點。他們跟着她走進一個點着燈的房間，裏面生着一個火鉢，因此房間乾燥而且暖和。秋雄就坐在火鉢旁邊讀着一張報。這是一寰所從未見過的一個秋雄，一個欣然的秋雄，他抬起頭來說道：『文治，進來。歡迎你，一寰。』

他自己也忙動起來，將他們當作賓客一樣。

『淨江，請你再拿兩隻杯子來！』

她已經走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這時她那柔軟的聲音喊出來道：『曉得了！曉得了！我正要吧一切東西拿出來哩，這樣性急的人！』秋雄大笑起來。一寰以從來沒有看見他大笑過。

一會兒她已跑了進來，她的腳步踏在織得厚厚的蓆子上，一點聲音都沒有。她手裏拿着茶杯，臂上甩着兩隻乾淨而且乾燥的襪子。在燈光之下，她穿着梨花花樣的深杏色綢製和服，越顯得美麗。她的頭髮猶如烏黑，梳成着老式日本蝴蝶髻。她的兩頰非常豐圓，她的嘴唇柔嫩鮮紅。

『現在都齊了。秋雄，斟兩杯熱酒給他們——秋雄，不要遲鈍！——你們兩個立刻換襪子，免得受寒傷風。』數分鐘以後，他們全都在火鉢旁坐下，喝着熱酒，覺得溫暖，無憂，而且自在起來。是的，在這四壁之內，確有一種自由自在的氣氛。不管它究竟是什麼東西，秋雄談論着，他在家裏是從來不談論的。文治注意地傾聽着，却一聲不笑。淨江默

默地站起身來，取一個小漆盒子，檢出一塊絲繡品，手指上套一個頂針，再在離他們三人稍遠些的地方坐下刺繡起來。她時而抬頭望秋雄一眼，替他斟酒，或者添一點火。

起初一竄說不出什麼話，因為文治既然開門讓他看見這個祕密的生活，他就要仔細看一看這個生活。房間是日式的。裏面絲毫沒有一點新派或西方的色彩。這可以說是日本一般中等階級男子的家庭——一個矮矮的漆光的木頭書架，安置在地板上，裏面放着幾本書，一幅簡單的花卉立軸，掛在壁龕裏面，這下面是一個鱗形的花瓶裏插着一枝紅百合和兩片極長的葉子。他們坐着的蓆子也非常光潔。

秋雄的報紙散亂地放在一旁，他把報紙丟開，參加談話——談到跟一竄沒有關係的事情，談到戰爭。

在這間明亮的房裏，秋雄雄辯滔滔，興致十分濃厚。但在一竄聽來，他談的全無關重要，並不付予極大的注意。一竄覺得秋雄這樣的典型中，應該包括另一種生活的秋雄。他說到戰爭，以為打仗是傻事。然而有一些人却莫明其妙的去幹這些傻事呢？

『戰爭？』淨江柔聲說，『我們不必跟誰打仗，另外有別的方法可做呀。』

她說話時，秋雄停着聽她說，聽她說過了，秋雄恬靜地笑着。

文治喊着說：『淨江，那是這樣的。如此這事發生，你總可以做別的事。但是沒人要跟我們打仗呀。』

她安慰他們說：『現在請別說這些事情了，說着這些，總是凶兆。請別要打仗吧！在我生以前，我們和中國有甲午之役，我的祖父就死在這一戰爭中，所以我家逐漸窮乏。雖然我國打了一個大勝仗，他也沒有份了。』

那時每一個人都到街上去歡迎兵士回鄉，獨有我的祖母却守在家裏，關上門障，儘是哭着……瞧，你們喝酒的時候我來唱歌罷！快樂是最好的事啊！』

於是她就取出一個小琵琶，坐下來放開清新的嬌喉，唱一支白雪紅梅的歌曲。『這是我童年在鄉村裏學來的，』她說道。一竄覺得這個屋子裏很是安靜愉快。村木先生雖然禁止它存在，它却仍舊一樣存在着。

最後起身告辭，他和文治兩人踏上歸途，一路上一寰老是想著最後一刹那他看見淨江在門邊鞠躬的情景。他想到她那微笑的純樸，她那稚氣的熱切，她站在她旁邊的秋雄，一個和他從前所知道的完全不同的秋雄。

『這是可恥的事情！』他突然對文治說道。

『是呀！』文治同意道，『可是沒有辦法哩。』

『她是很好的人，』一寰堅持道。

『是啊，』文治又同意道，『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可是她命裏却天生不是秋雄的妻子。』

『你相信世人相互的關係是天生就的嗎？』一寰問道。

『哦，是啊，』文治簡單地說道，『我的母親這樣說的，當然不是說愛情——這是另外一件事，可是夫妻却是在兩個一定的星宿下面投生而成的，這樣他們的婚姻才美滿，你看，這真是秋雄的錯處，他不要娶他命裏注定的妻子。』

『你知道她是誰嗎？』一寰問道。

『哦，知道的。』文治答道，『她是父親一個朋友的女兒，每一個人她說她賢慧勤懇，可是秋雄却違抗他的定命，父親說這是要使我們全家人不幸的，哦，起初真非常糟糕，尤其是因為秋雄本身是一個善良的人——他的違命比別的任何人都格外使父親吃驚。』

又回到幽靜的家裏，他們兩人互道晚安，以後一寰便走到自己的房間裏去，門障是拉攏着，以禦夜間的寒氣，突然他覺得他被關閉在裏面了，便將牠們重新推開，花園裏盡是霧，白色的東西包圍着一切，正像一道門障一樣，將他一個人關閉在裏面了。

他不知道在長夜中他在什麼時候，最初想到要去看一看玉子，他已經入睡——不，他沒有真正入睡。可是在孤獨了，幾個鐘頭以後突然間他覺得每一件事情都似乎愚昧不過，唯有秋雄對於一個老人的違命是做得聰明的。

『爲什麼我不可一直就去找她呢？』他自問道，他坐起身來，爲什麼不可以？只要他看見玉子一次，他就能夠放心。

到橫濱去了。

他一想到去看她，這事情就變成一種必需了，知道她的房間在什麼地方，雖然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那是在屋子的另外一邊，比她父母的房間還要過去一點，他知道村木先生懼怕夜間的寒氣，有一次他們曾經談起這一點，村木先生曾說夜氣是有毒的，尤其是對於老年人，當時玉子說道：『我却不同，我每夜總是把門障開着的。』於是村木太太用她的平穩的低聲說道：『住嘴，玉子！你不宜說起晚上的事。』

玉子有一次曾經偶然對他說道：『去年我過生日的時候，父親問我要什麼東西，我就說要我的房間面發着那小小的瀑布。這樣我睡着醒着都可以聽見瀑布濺在在岩石上面的聲音。』

一寰曾經想像她在傾聽着水瀉的樣子。這時候他想到，如果踏到黑夜裏去，他能够在重霧的黑暗之中依着同樣的水聲而找到玉子，爲什麼不這樣做？他想到秋雄怎樣採取他自己的沉默堅決的辦法，同時他知道他也必須如此做去。

他爬起身來，穿上衣服，走到花園裏去，草地柔軟潮濕，他輕快地行着，足印是不能留下來的，村木先生的門障大概已經關上，這就安全些了，可是他仍舊僵着身子潛行過去，一直到摸到屋角向右轉彎以後，才放心站在迷霧之中傾聽着，他聽見了瀑布的聲音，他聽得出它那不變的激灑琤琮之聲，因此便向着那邊走去，伸出兩手摸索着樹枝和矮樹，後來他覺得腳上踏着石頭，這是從涼亭到瀑布的去路——他已經走近了，水聲很清楚，他走到瀑布旁邊，伸出手去，讓細滴的水花落在他手上。

現在他必須把背向着瀑布，那末他就是面對着玉子的房間了。一點光也沒有。如果她已入睡的話，他就得抓抓窗格弄醒她。可是他必須小心走直線摸過去，以防迷失方向。如果他走錯到村木先生的房間那便怎樣是好？

他輕聲數着：『一——二——三——』現在這種愚蠢的鵝步對於他倒有些用處了——鵝步使人走直線。他每步把腳提得很高，然後小心地踏下。去在興奮中他低聲笑了起來。這是一件有趣的事——也許是一件危險的趣事。

如果玉子能夠看見他，他這時的模樣無疑地是太愚笨了。幸而有霧！他的腳碰到一個什麼東西，便伸出手去。這是狹長的走廊的木柱。他兩手摸索上去，不出他的意料之外，門障果然開着。

他先想學老鼠一般在門障抓上兩下，可是後來他又想到，『還是再靜聽一下的好。』不錯，瀑布直對着他的背後。那末這便是玉子的房間了。他在門障上輕輕抓着。夜是靜寂得很，他不敢出聲，也不敢咳嗽。

玉子會怎麼說呢？他此刻真正站在她的門前，不禁對於她懷疑不定起來。如何她對於她父親根本不抗命呢？她是一個新與舊混合得非常奇怪的人物。沒有人知道玉子什麼時候是舊式的日本女子，什麼時候是摩登女子。

起初他一點聲音都不聽見，房間裏靜寂異常，簡直好像沒有有人在裏面一般。後來他聽見一聲長歎，還有似乎是一隻手在黑暗中猛拍在睡蓆上的聲音，也許她是熟睡着，她並不熟眠着，因為他聽見一聲清醒的低低的呻吟，又聽見一聲歎息，比先前的分明得多。

他迅速地拍着，很有節拍地輕拍着木板，拍了一陣便等一等，然後又拍起來，在室內放在她牀邊的一道門障後面，有一個黯淡的燈光搖晃一下，在這道薄綢的門障後面，他看見玉子的影子，她的長髮披散在她的身後，她從地板上的睡蓆上站起身來傾聽着，他又拍幾下，現在她知道外邊有人了，他能夠看見她的影子，蜘蛛不前地，向後退了兩步，她也許受驚了。

玉子！他輕聲說道，他這一喊頓時就使她走了出來，身裹着長袍。

『一驚！』她低聲說道，驚愕異常。

『玉子！』他懇求道，『我不得不來——我被派到橫濱去了——就是明天，玉子！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文治告訴我說你的父親對你生氣，我怎麼能這個樣子就走開呢？』

『可是你——要是被父親發覺了他要把你送回中國去的！』

「他不會發覺我們，」一寰對她力言道。「玉子，請你——幫助我！」

「幫助你？」

「不要做日本女子，玉子——只做我們自己。你跟我兩個人——這樣的好朋友！我們在山上那一趟不是很快活嗎？這還是不過是昨天的事哩。」

「玉子，今天晚上我去看過秋雄——跟文治一道去的——秋雄和淨江。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欽佩過秋雄，他那樣愛淨江，真是他的勇敢。人們知道自己不錯的時候，就應該勇敢起來。」

玉子用手將頭髮順到腦後。她穿着玫瑰紅色的睡衣，站着凝視着他，傾聽着他的說話。

「是嗎？我不知道是否——」她開始說道。

「我不進來，」一寰迅速地說道。「我站在這兒，請你——我明天就要走了！」

她並不答話，却做一個很迅速的動作，將蠟燭吹熄了。

「我怕你給人看見，」她低聲說道。於是他聽見她在旁邊了。她坐在走廊口的地板上面。他伸出手去可以摸到她的肩膀。

「玉子！」他低聲說道。他的心房開始猛擊起來。他想伸出兩臂將她摟得靠近他一些，可是她却避讓開去，而他也

不妄動。『在我旁邊坐下來，』她說道，她的語聲非常輕微，使他幾乎聽不出來。『不，一寰，請你——離開我一些，——』

「要是有人聽見我們在這兒的話，我就會遭遇可怕的事情哩，你得快些說啊。」

「是的，我一定趕快說，」一寰應允道。

這是真的。如果他們被人發現的話，懲罰一定是很可怕的。連中國也有這樣的事情。某次他聽見他祖父說過，他（祖父）有一個姊妹，因為被人發現跟她的戀人在一道——其實並不犯什麼罪，不

過兩人在花園裏談天而已——她的父親就下令將她處死。而村木先生實在比任何中國人都要嚴酷一些。『王子，』他迅速地說道。『關於關將軍的事，你不會讓步吧，會嗎？』

『決不會！』她堅決地說道。他現在坐在她的旁邊，他的肩膀又和她接觸着了。

『這件事我不能忍受，王子，我總要設法回來的。你看着吧。』

『你回來的時候我總在這兒。』她低聲說道。

『不要——你知道——跟任何人結婚——』他懇求道。他想說，『只跟我結婚，』可是說不出來。

這事情說起來太非分一些了。他們年紀這樣輕，不利於他們的情形又這樣多。況且這是根本不合法紀的事情。過了一會他聽見她在他耳朵邊低語一聲。

『我不想跟任何人結婚。』

他突然感到一陣非常的快樂，使他簡直不能在她身旁端坐下去，他側身到她耳朵邊去。

『這片霧不是很神妙嗎？』他說道，有點噙住的样子。『好像是一個幕將我們藏在裏面。』

『這是一個良善的幽靈所賜予的。』王子低聲答道。

『你允許我寫信給你嗎？』他問道。『我有許多話要說，可是怎麼——我把信寄到什麼地方呢？』

『寄給淨江，』她答道。『淨江會代我留起來的。我有時也到那邊去。』她這兩句話說得極快，似乎她事先早已考慮過一般。

『這一切多湊巧！』他快樂地叫了起來。『今天晚上我一點都沒有想到爲什麼我跑到淨江家裏去，我絲毫都沒有計劃過！』

『這是命運，』她嚴肅地說道。『我們的事是由命運注定的。』

『我可不明白這究竟是什麼命運哩。』他回答道。

『我們無從知道的，』玉子說道，『可是它總在等待着我們。』

他想大聲喊出來，『我知道這是什麼！這是我們的相愛！』可是他喊不出口。

他一生中從來沒有大聲說過這個『愛』字，委實的話，他根本沒有聽見別人充滿愛情地說過這個字哩。可是現在他却覺得愛情在他心中生長出來了，這是一件非常新奇的東西，非常深刻非常龐大的存在於他的心裏，使他在這個危險的時刻匆促間竟說不出來。這是需要一個長時間來傾吐的。這不是片言隻語在一霎那間就可以說完的。

『我們不能催促命運，』她繼續說道，『我們也不能避免命運。』

『你也相信——相信兩個人結成夫婦——是天生成的嗎？』他訥訥地問道。

『我相信的，』她低聲說道。

他們靜默起來，兩人坐在黑暗中，只有肩和肩相接着。他覺得微微一陣顫抖沿臂而下到了他的手上，他移動自己的手，碰到了她的手，他們兩人的手立刻互相握住了。

她急促地說：『你該走了，等你告訴我什麼地方，我也一定寫信給你——我們可以再逢到的——如果這是我們命運注定的。』

他堅決地說：『這是我們命運注定的。』

他們的手略略再握一會。她就跳起身來，隔了一秒鐘，發生門障輕滑到原處的聲音。他一個人在夜霧中摸索找路回去。

現在他可以放心到橫濱去了……他極興奮，幾乎睡不着。他輾轉不寐，總是想着她……慢慢地他睡熟了。

秋雄和飛機坐在飛機裏。他們搭着三發動機的大型飛機，離開長崎。等到渡過內海之後，秋雄說他們將改乘較小的飛機。大型機的設備，原是為渡海安全起見。現在他在飛機中，下瞰九州島。

他下望青綠的小島，想：『玉子在那邊呢。』

這天早晨霧散了，他從熟睡中醒來，發現陽光照進他的房裏。昨夜他趁着霧，和玉子相見，這是天賜的霧。今晨他們不需要霧了，在他們中間，一切都已很明朗。

秋雄用望遠鏡向下看。

『看這一排灰色的建築和砲台。』他說，把望遠鏡授給一寰。一寰看下去，看見東南西三面，都是一列列的要塞。他笑着說：『你們好像各方面都會有敵人來呢。』

秋雄說：『一個小國介乎大國之間，總該各方面準備着的。』

一寰說：『自然你們不預備着戰爭。』

『我想。』秋雄說道，遲疑着，『我們日本人老是預期着戰爭。』他的臉逐漸嚴肅起來。『至少我們是這樣教育來的。』

一寰簡直並不在聽他說話，他在用望遠鏡在島上尋覓着，看能否找到那所屋子，地上的人仍舊可以看見——如果他看見她在花園裏多好！可是不成，飛機向上疾行越海而去了，玉子在那邊，藏在碧綠的島上，好像一粒寶石，他心中的一粒寶石一樣。他將望遠鏡還秋雄。

這個早晨秋雄很高興，他們兩人都不談起昨夜的事，可是因爲有了昨夜的事，他們兩人互相比以前了解得多了。秋雄原來是很愛說話的。一寰無心說話，便靠在傍着小窗的座位上，聽他說話，一面凝視着下面光耀蔚藍的海，他們現在臨空極高，因此海面上的一艘巨艦，望去只像一只爬行的蝸牛，船後的水跡好像是它們黏尾一般。秋雄在望遠鏡中熱切地注視着。

『那是一只軍艦，』他報告道，『一只日本軍艦向西走——大概是到中國去的。』他接下去說道。

『開到我國去？』一寰懶懶地問道。某次恩瀾曾經恨恨地說道，『外國軍艦怎麼能開入我國的內河！我們從沒有派軍艦到外國去。』這事現在想來真是無關緊要哩。

『我們沒有這種軍艦，』當時一寰覺得只能用老實話答覆恩瀾。

『不是這個理由，』恩瀾辯駁道。『即使我們有這種軍艦，我們也不會將他們派出去的。』

一寰半醒半夢地回憶着，想道：『我真不知道會不會哩。如果我們有了這種軍艦，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使我們定要利用他們。』

『你們爲什麼派戰艦到中國去呢？』他大聲問秋雄道。

『保護我們的僑民，』秋雄說道，並且接下去說：『至少，我們聽說是如此的。』

『我在這兒並不受什麼保護，』一寰說道，微笑着。

『啊，可是你在這兒很安全哩！』秋雄說道。『我們優待你——每一個人我們都優待——』他遲懷一會兒又接下去說道：『這是說，我有時候覺得我們待每一個人都比待我們自己好一些，我們日本人待自己是非常苛刻的。我們的責任心太重了。』

可是這一番話在一寰只如耳邊風一樣刮過。他正在遐想着：『昨夜她在燭光中頭髮掠在背後的那樣兒是多麼美麗！』似乎他能永遠想着玉子的姿態一般。

他陷入夢想的幻境之中。他並不懂然於別離——並不十分難受——只要他能夠接到她的信。並且把衷懷都吐露在給她的信裏。兩人沒有形體的接近使他們分心，反而可以互相多說一點話。在信上他們的思想可以格外密切些，他們的精神也可以格外密切些……他這樣夢想的當兒，時間飛逝而過。幾乎在他發覺以前，機身已經迅捷地降落在海岸上面，他眼前只覺突然出現了一片土地。數分鐘以後，他們已經到了地上，被幾個壯健的藍服人員催促進一架多得多的飛機。頓時他們又騰空而上，可是這一次却飛行極低，因此他們能夠看見農人在田間收割金黃的稻子；這些小小的田畝銜接得非常整齊，宛如拼成了的巧搭板一般。

『這是一架可以改裝的偵察機，』秋雄突然說道。

『爲什麼有這許多戰爭的準備呢？』一寰問道。

『這是我們的哲學，』秋雄說道。

『你希望戰爭嗎？』一寰好奇地問道。

『不，』秋雄答道。他跟往常的樣子一樣的遲疑一會，於是除下他的眼鏡，將它揩拭得很乾淨，然後再戴上去。『我本人是一個佛教徒，』他說道。『我不相信殺生的。』

『可是如果你奉命作戰呢？』一寰問道。『我還沒有決定哩，』秋雄答道。他露出非常煩惱的樣子，因此一寰急忙說道，『這是不需要決定的——這是一個愚問。』

可是秋雄並不接話，一寰也並沒有注意到他的靜默。他本來不過是隨便說話而已，他肚子裏已經在擬着他寫給玉子的第一封信。

如果他用中文來寫，玉子是看得懂的，因爲日文的古文和中文相同，玉子能夠寫得很美——他有一次曾經看見她寫在扇上的一首詩，字跡纖麗，是用駝毛筆寫的，可是他不用那種浮誇的古文尺牘體裁，他要一開始就直書道，『當我在蔚藍的高空之中翱翔的時候，那不過是我的體軀——我的心好像一隻受傷的鳥，它始終沒有離開房間的戶限。』他們必須這樣寫，直截了當地傾吐出兩人的心懷……

於是飛機又好像一張樹葉一樣飄落到地面，他們已經到了橫濱。他從夢想中被震醒過來了……

橫濱是一個鬧忙的城市。這兒沒有幽靜的花園，沒有用門障遮蔽的屋子。他被人推推擁擁踏進一輛擁擠的公共汽車，沿着光禿醜陋的街道，匆匆駛進城裏，開到一所用灰色水泥建築的葦形的屋子。

他們的行囊被拋在行人道上，他和秋雄走下車去，站在它們的旁邊一個穿制服的門房走來將它搬進來。

『這些都是我們的辦公室，』秋雄說道。『松大概是在等候我們了。』

他跟秋雄走進門去。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個樣子的建築，』他說道。

『防地震的，』秋雄解釋道。『自從大地震以來，全橫濱的建築都是防地震的了。』
他們走進一個空洞的新辦公室，一個少婦走來迎接他們。

『松先生請你們坐一會，』她說道，她的突出的牙齒間發出一點噝噝的聲音。一霎覺得她穿了一件樸素的黑襯衫和一件制服樣的白色外衣，非常難看。那件襯衫太短，露出了她的一雙穿着黑色棉襪的粗壯屈曲的腿子，和一雙笨重寬闊的黑皮鞋。可是她那戴着眼鏡的面貌雖然醜陋，然而在她取悅他們的努力，却是很誠懇的。她牙齒縫中仍舊發着噝噝的聲音說道，『請等一會——他正在和一位紐約來的美國客人談話哩。』

他們好像客人一般坐了下來。可是秋雄對於這些似乎是很習慣的。他繼續說道：『那年我爲一件生意到美國去。我忘記——啊，不錯，是爲了北京宮中的一架金漆屏風，紐約那美國收藏家要它，此外還有些別的東西。因此就由我親自帶去。父親將這樣貴重的一件東西送出去有些胆小。他還有別的理由，也要我暫時離開日本。當我離開的時候，我站在輪船的欄干旁邊，回望橫濱。』他停了一會，又繼續說下去，『淨江跑來送我，我老是望着那條天地相接的線——在我看不見淨江許久以後，我還能夠看見那些高聳入雲的建築物，其中有着許多宏壯的建築物。』他點着一支雪茄，抽了一會，『後來我們就遇到那次大地震，我急忙回國，天線完全沒有了。』

『天線沒有了？』一霎將他的話重說一遍。

『完全平了，』秋雄說道，『每一個建築物都毀了。我呆望着，呆望着，不能相信這件事，可是什麼東西都沒有。淨江也沒有消息來——我要她在橫濱等我的。』

說到這裏，秋雄突然大笑起來。

『可是當船靠近岸的時候，我却看見一個矮胖的婦人站在斷牆殘壁的碼頭上面。就是淨江好。別的東西我全可以不要了！』

『立刻』秋雄繼續說道。『每一個人開始重新建築起來，因此我們又有我們的天線了。我們認識我們的命運。我們日本人——我們不是懦夫。』

門開了。『請這邊走。』那年輕的婦人說道。

一個高大的美國人走了出來，他的後面是一個身材矮小穿着灰色商人服裝的人物。這就是松他好兄弟村木先生。他忽然年輕了的樣子。

『好的，村木。』那高大的美國人以洪亮的聲音說道，『依你的價錢了。七萬五千塊美金——可是你得負擔破壞的危險的責任。』

『決不會破壞的。』松用明朗的高聲說道。

『唔，這是你的生意經。』那美國人說道。『再會，我相信跟你做買賣是一定很愉快的——』他伸出一隻紅色的大手，松也只得伸出他棕黃的小手給他握一下。美國人出去把門關上以後，松私下用手帕揩自己的手。

『哈！』他和秋雄招呼道。他微笑着，在他那小撮黑鬚之下，露出潔白的牙齒來。

秋雄微笑着。『這位就是吳一寰君。』他說道。

『哈！』松愉快地說道。『父親來信提起你。他對你稱贊。我很抱歉，我太忙了。』

『這個沒有關係。』一寰客氣地說道。

他突然覺得難以爲情起來。松是實在太像村木先生了。

松說：『你們請到辦公室裏來好嗎？』

他們跟着他，走進一間難看的方形房間，這房的四壁，塗着灰色的水泥，極不舒適的木器，髹着黃色，年輕的婦人，給他們倒茶，但沒有時間縱觀房內，松打開一個包裹，放在書桌上。

『看呀！』他熱衷地……

這是一個中國觀音女神的象牙雕像。她直立有兩尺高，慈祥而腴麗，她那靜穆的樣子，從她鎮定的眼光裏和飄拂的衣袖中，都流露出來。她經歷的年代一定很久遠，因為象牙已成乳黃色了。

秋雄叫着說：『好呀，真不差！』

『真不差』松說。他看着這美麗的神像。沒有誰說話。接着，松失望地說：『如果我們能够把她謹守勿失！可惜她將和另外的東西一起往美國去了。一家博物院購買了這珍藏的全部。』

『是北京來的李氏大珍藏嗎？』秋雄問道，他吃驚了。

松點點頭。然後他用低聲說道：『可是告訴我——老家裏人都好嗎？』

『都好。』秋雄答道，他躊躇着，一寰瞥見他的眼睛望着他，好像不願一寰在場一般。因此爲了禮貌起見，一寰就在身旁一張小桌子上拿起一張報紙閱讀起來，如此他就不會聽見秋雄告訴松的家務了。

在他閱讀中，他突然聽到下面這幾句話：

『所以現在他非常忿怒，他說他要通知關將軍，即刻舉行婚禮。』

一寰聽見了這番話，頓時就明白了。在內心的破滅和惶惑中，他坐着瞪視着那個女神的像，不發一言。她面對他們站着，玄妙，慈祥，年輕，永生。

他依俯她。當然她是一籌莫展的。人們可以隨意處她。可是在日本，在美國，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遭遇到什麼事情，她總是她，不會變異。『我癡了，』他想到，『想着這象牙的偶像……他要將婚禮立刻舉行。』

『你可先到你的房間裏去休息一下，』松和顏悅色地說道。

『是的，如果沒有別的事，』一寰說道。他的語聲非常微弱。

『不要忙，』松答道。『請用飯去。我要跟我的弟談談。明天我把你的辦公桌指給你看。這一時我們當然很忙。華北的寶藏正源源而來哩。』

「寔心想，這是什麼意思？」

「請這邊走。」那年輕的婦人說道。他提起他的行囊，跟她越過街道，向一座一層樓的迤長的灰色房子行去。這就是寄宿舍。

「防地震的。」她傲然說道。

她領他到一張辦公桌前，一個職員急急地翻着名簿找他的名字。

「第五十一號房間。」他說道。

他走到第五十一號房間，把門推開走進一個極小的小室。裏面是一張牀，一把椅子，一張桌子，一個臉盆架。地板和牆壁都是灰色的水泥。

他沉重地坐下，雙手捧住了頭。他必須立刻寫信給玉子。他打開行囊，將早晨放進去的紙和筆都拖了出來。那個幽靜的房間似乎遠隔着數千哩和數千年了。

「玉子。」他動筆寫道，「我聽見一件可怕的事情。秋雄說——」他前後不相銜接地信筆亂塗着，想教她怎麼應付——可是他能教她些什麼呢？「拖延下去，假裝生病，玉子——無論用什麼方法。玉子，你能出奔嗎？想個辦法，寫信告訴我。我不聽到你的消息是寢饋難安的了。」

他急忙將信封好，並且註明航空信字樣，就趕出去投郵。放掉以後，他突然覺得非常軟乏起來，他究竟必須吃些東西。

他走進一家酒菜館，要了一碗豆腐羹和一條小魚，在等待的時候，他想起了他在陽光中飛越蔚藍的海面時所打寫給她的信，可是現在向她飛去的那封信却如何不同，也許它已搭着他今天早晨坐來的那架飛機哩！他感到一個奇怪的預兆，好像是那個恐怖的回憶一般，他記起他父親俯身在他床上，將他從他的好夢中搖醒過來，他覺得似乎和今又有什麼東西將他從一個夢境搖醒過來了。

當他第二天早晨睜開眼睛的時候，他聽見室外大廳中歡笑的聲音，是青年們在叫喊着，狂笑着。

他聽見他們走近他的房門，又走了過去，他們的笑聲逐漸微弱而至於消失，一輛電車轉了一個彎，在窗外叫響着，他聽見一個賣蟹的小販在喊着：『早晨海上來的鮮蟹！』

他躺了一會，記起昨夜他又入睡時的心情，他的憂懼幻成斷續的夢。他和玉子似乎老是將要見面，可是他始終沒有遇到她，這全部都是無稽的，是憂懼或夢幻而已，一切都會順利起來，他能够信任她——信任她那種溫柔的執拗。

透過竹簾的太陽在牆壁上播弄着小小的光波，他從牀上跳了下來，他要在那裏努力工作，使松有一日會告訴村木先生說他如何勤懇，那末村木先生也許會讓他和玉子結婚。

他自己的祖父也許會說他願意他的孫兒娶一個中國女子，可是他常常聽見他父親說中國和日本應該聯盟起來做朋友，他一面在鏡中細細梳着頭髮，一面默默地笑着，他是同意他父親的！

玉子今天就會接到他的信，也許她得不到馬上有信而並不立刻就到淨江那裏去呢？他遲疑一會，將手靠在門上，心中虛擲着一個可能的電報，這是不可能的，他相信她立刻會到淨江那裏去告訴她有信要來，他能夠信任玉子的。他又欣然到飯房去進早餐了，如果她也用航郵回信，那末他明天就可得到一封信，他吃了稀飯和鹹菜和一個雞蛋，又喝了一杯美國麥精牛乳，却並沒有知道他吃喝些什麼東西，然後站起身來付了賬，就穿過街道到村木大廈去。

松的辦公室門開着一窺便站在門口輕輕咳嗽一聲。

『進來！』松應道，他的語聲和村木先生非常酷肖，竟使一窺覺得有些悚然，可是他終於走了進去。松已經坐在他那辦公桌前，一個身材短小非常整潔的人，戴着眼鏡，蓄着一撮濃密堅硬的黑鬚，在沒有看到他的眼睛以前，人們總覺得他很像一個嚴肅的軍事化的矮小人物，在深度的眼鏡後面，以一個日本人而論，他的眼睛是特別大了一點，它們的光彩是天真而且柔和得好像一個孩子一般，那軍人氣概完全是表面的，因為他進過軍事學校；這是每一個日本人所不可避免的。

「早安，」他溫和地說道，「請你跟我的書記去，她會把你的辦公室指給你看，那邊你可以看見物品的目錄，請你拿它來將提貨單核對一下，這些貨物我們預料今天可以從中國裝來了，以後還要請你幫忙將這些物件打開，再將它們核對一下，如果有什麼疑惑的地方可以通知我，我極願幫助你，全部打開以後，我自己會來逐一審察一下。」

「謝謝你，先生。」一寰微語道。這個小人物態度鎮靜，極有威權，雖然他的眼光頗有稚氣，可是人們自然而然會服從他。松按一下鈴，於是那個蠻腿穿黑襯衫白外衣的女子便走了進來，一寰便跟她走進一個方形的大廳，只見裏面有十個職員在伏案工作。

「就是這裏，」女郎微笑着，輕聲地說。她在靠桌子邊站住，微微地鞠了一躬，出去了。

一寰從窗口俯視下面是一條潔淨廣寬而沒有樹木的街道，兩旁排列着矮小的房屋和開着的店鋪。稍遠一點便是停靠船隻的蔚藍閃爍的港口。室內四周很靜，因為沒有一個人走動，當他抬起頭來環視的時候，他發現許多人在用眼角偷視着他，他突然覺得在日本是個異鄉人，很想念文治的厚待他。

這裏他沒有一個熟人，他們現在都很專心地工作着，除了開抽屜和拿筆以外，誰也沒有響動，一切都有規律而且很嚴肅。他猶豫了一會，他的目光投向門邊，門開着，有一個人站在那裏注意着他。「吳先生，你有了指定工作嗎？」他招呼着。

「有了，先生，」一寰答道。

「唔，」那人說道。

這是招呼他工作的命令，一寰打開放在他面前的摺單。房間裏沒有人移動他們的頭，空氣很緊張。他來到這房間的第三天，他收到玉子的信。

「等着，」她說，「我們必須等着，我們的命運將來總會知道的。」

是的，但是爲什麼她又親急於說她結婚呢？他不耐煩地想着，一面繼續看下去。「我母親會把城所不願意的事情

拖延下去的，『玉子寫着。』她已經拖延好幾次了，她將再——再，等到——這樣幽靜而不常見面的村木夫人——真令人意想不到，他和玉子的命運會繫在她的身上，他想到這裏覺得很安心了。玉子在她父母那邊是並不孤獨的。

一年來，他和她一直通着信，他常常感到不耐煩，有時感到憤怒，而在冗長的冬天，他有時會感到沮喪。他知道他的信送到淨江家裏的時候，不一定就是玉子去的時候。她告訴的，在她有機會到秋雄家裏去之前，往往已經積有五六封信了，而且她不得不等到晚上才能拆讀。但是她的信，總是千篇一律的，即使他的信寫得很長，回信也是非常簡短，而且固定的這幾個字。『我們的命運將來總會知道的。我的母親仍舊把這件事拖延着。』

唔，他告訴他自己，他滿意於把這件事情拖延下去……在他生活中最長的一年，就是在橫濱這一年。

他站在那裏，用一枝鉛筆，檢對着職員們謹慎地從木屑和稻草中取出來的物件，足足經過幾小時——陶器和象牙的製品，雕刻的瑪瑙，玫瑰色的水晶，烏木和紅木的鏤刻，鑲嵌翠鳥羽毛的銀器。但他並不注意這些東西。

春秋兩季已經過去了，他強制自己，以事情延擱為滿足，但是現在新秋開始了，他對於玉子的事又感到痛苦地急灼起來了。

他不但覺得她信上的語氣謹慎起來，而且還有更甚於此的。上星期她寫信對他說，以後信件不可太多，而且不可寫得太隨便。除了她膽怯和變心，還有什麼意思呢？——她是變了嗎？她還記得她從沒有說過她一定要嫁給他，無論有什麼事情發生，他已決定不再等着玉子所請的『命運』了。他必須知道她對他改變的原因。他立刻坐下來，他告訴她他的一切恐懼，並且懇求她向她父親說明一切，讓他回到長崎。他對她說，四天之內等候着她的回音。現在是第四天了，如果晚上還沒有信來，明天他就上九洲去。然而現在手錶正指着六時，他怕時間已經到了。

門開了，松走了進來。

所有的寶物都放在大桌子上，松跑近去觀察着。

『唔——』他溫柔地低聲說着，『唔，這些——』

他以矮小粗硬的手指觸着這些寶物，仔細地摩撫着，他每樣都知道，一邊看，一邊說着。

『這是宋代的白玉——這種綠色的，沒有再比明代的更好了——是的，我看到了，這白玉山水——唔，我費了十年功夫才得到它啊！』他握住一塊玉，雕成雪山的形狀，他大笑，高興得眼睛裏擠出眼淚來。『它在這裏！』他喊着，『我不能告訴你它是什麼！我不願賣給美國人，即使他肯出一百萬元！它要留在日本，這些東西是屬於日本的。只有我們才會欣賞它們——』

一竄驚奇地注視着。爲什麼松竟像一個半瘋狂的人！他撫弄着這些玉器，嘴裏嘖嘖咕嚕着，似癡如醉，樣子非常可怕，忽然他轉到一個念頭，好像一根鞭子拍了他一下，這些東西是從那裏來的呢？

他站了一會，一聲不響地回轉身來，很急的走出貨棧。他走過大批從辦公室裏出來乘公共汽車的職員前面。他們都在笑着，因爲他們已經脫去了工作的衣服，丟開了紙夾，他也很輕快的走去，走進旅館，走下大廳，推開他的臥室門——如果有信，一定在桌子上的。

他急忙一看，桌子上沒有信。但是他向床上一看，却看見文治很安靜的睡在他床上。

他當時想喊出來，『文治，你在這裏做什麼？』但是他止住他的喊聲。他在以前從來沒有想過文治的外貌，他只知道文治並不漂亮的。就是文治自己，也常常對他自己的外貌開着玩笑。

『當然，我好像街頭上演唱的小丑，他時常高興地說，『唔，那有什麼關係呢？我也並不懊喪——這是摩登女郎不會愛上我——我才能夠過着安靜的生活。』他常常說，他要娶一位最醜的女郎，因爲他自己更醜，可以使得她覺得愉快，使得她覺得她是美麗的。誰都不用想，當他大笑和說笑話的時候，是怎樣的一付神氣，沒有鼻樑的鼻子，光亮的小眼和微笑着的大嘴，他常常顯出快樂的樣子。

但是一竄好幾個月沒有看見他了。而且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睡態，文治熟睡的時候，好像換了一個人，他的臉孔是低眉高頰，厚嘴。現在一竄才知道文治是一個道地的日本人。他的身體是彎屈的，手臂很長而他的手雖短却很有力。

他的不穿鞋子的腳，看上去也是短小而且壯肥，文治高興地說：『我和秋雄都要到東京的軍部去報到，今夜在這裏耽擱，特此來瞧你。』

『秋雄在那裏？』一寰問。

『唔，當然淨江也來的，我想他們一起在別處，在月光之下看富士山，或者在別的地方玩着。』文治大笑起來，『你是知道他們的，他們喜歡富士山，每年夏天他們總是一同到富士山去旅行的——』

『東京的陸軍司令部爲什麼要叫你們去呢？』一寰問道。

文治正在穿他的鞋子。

『那是我要去問他們的，』他高興地說。『每年都是這樣的，我們的後備軍官必須去登記——將軍們像老祖母一樣，常常會想起戰爭來的。』

他現在站起來了，用手撫着堅硬的頭髮。

『橫濱有很好的歌妓，』他大聲喊着，『來，一寰，我們已經有好幾個月不見了！』

一寰想了一回，文治也許會把玉子的近况告訴給他聽……

『我來了，』他答道。

戲院裏點着明亮的燈，座位上都穿華麗衣服的人佔滿了，他們正安閒地吃着糖果，注視富麗的戲台，他們的面孔非常愉悅。這是偉大的古代舞，含有民族性的繁榮和有歷史意義的。

是一寰所不能瞭解的別的人似乎都懂得，當一幕完畢的時候，便發出一陣贊美的叫聲和喝彩的聲音。文治向後靠着，流着汗，滿面喜悅。

『我沒有見過這樣好的表演，』他喊着，『啊，那個嬌小的春姑娘——在中間的一個——她是著名的，大家都知道她，我以前早就聽見她的名字，可是沒有見過她的表演。』

『我沒有聽清楚。』一窠承認着。

大家都在談笑着，勸搖着，一直到戲幕拉開爲止。

『這是一個偉大武士的女兒，假扮着男子率領着父親的軍隊出征，』文治解釋着，『她捉住了敵將，你知道，她愛上了他，她的心叫她饒赦他的生命，內心爭鬪得很利害，但是終於爲了國家的阻止，她拿他父親的寶劍把他殺了，她見他死了，然後她也自殺，』文治揩拭他臉上感動出來的汗珠，『真是動人——』他嘆了一口氣，看着他。

『那是著名的戲劇，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們願意一遍一遍的看它——』他的圓圓的醜臉，突然害羞，『如果我有些勇氣，』他說，『我要去看着那個嬌小的春姑娘——並且對她說——我怎樣——我怎樣——』

『你爲什麼不去呢？』一窠笑着問他。

文治臉紅了。

『我知道我自己的容貌，』他謙虛地說，『我不願意使她看見。』

一窠禁不住大笑起來，不管像不像猴子，他總不能不喜歡文治這個人。在這樣相互的好感中，他和文治踏上舊途，他問文治整個黃昏他有什麼想問而沒有問的話，因爲日圓異樣的態度，他和每一個人隔離開來。

『文治』他走近房門就問他，『玉子怎樣了？』

他站在桌子旁邊等着回答，文治坐在床上很坦直的望着他。

『我要告訴你，』文治說着，他摸着他的衣袋，『唔，她有一封信託我帶給你，但是她說過『你先把一切告訴一窠，然後請他看。』』文治拿出一個狹長的信封來，散出粉紅色的美麗花朵，信封上寫着一窠所熟知的挺秀的字跡，他伸手出來，但是文治却把手縮了回去。

『她說過，』他開始說道。

『我只要拿到信，』一窠急急地說道，『我答應你！』他看見文治懷疑的臉色，又加上一句。

「好，」文治同意道，他把信交給一寰，又注意他一下，接着潤了潤喉嚨。「玉子要這樣。」他開始說道，一寰等着，急迫地催促着下文，照文治這種遲緩的樣子，在天明以前，他不能得到要領的。

「你聽，」文治極慢地思索着說，「兩天以前，她同平時一樣，她整理鮮花，佈置各個房間。唔，當他和我兩個人的時候，她對我說，要我去告訴秋雄，叫秋雄轉告淨江，在黃昏以前，她要去看看淨江的，我知道他們中間大概總有些事情，可是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事……但那是以後的事了。」

「以後怎樣呢？」一寰不耐煩地說。

「在關將軍來看我的父親之後，」文治說。

「他來看你父親？」一寰喊道。

文治點點頭，父親叫他到房裏去，他們和她談話。那天夜裏我回家很晚，因為我去看了一張美國影片，叫做——讓我想想看，叫做什麼？

「啊，天啊！」一寰嘆口氣說道。

「不，」文治明白他的意思，立即說道，「你是對的，這個是沒有關係的，如果我用心去想它。我能想到的是——一個美麗的女子。一個強盜走進她的臥室，她後來知道那個男子是她所認識的熟人，於是就跟他結婚了——那是——唔，關於玉子——我回家的時候，燈仍舊點着，因為他們正在和她談話。所以——」

「那時她已經寫好給我的信嗎？」一寰截住文治的話，插進去說道。

「我並沒有說完——」文治說道。

「我不能等了。」一寰怒聲說道。

「唔，我快要講完了，」文治溫和地說道，他倒在床上。「一切總是戀愛的糾紛——」他開始笑了起來。但是，一寰並沒有聽他，兩眼釘住着漂亮信箋上的字跡。

「一寰，我曾經同你說過，我不願意結婚。」玉子寫着。「但是我的父親告訴我，我們將要和中國發生戰事。」所以一切都改變了。我的母親也說，我和關將軍結婚是我的義務，因為他將為國家去作戰。她不再拖延它了，我知道這是我的義務，也是命運。玉子。」

她把牠名字前面的幾個字塗掉，但是他知道那幾個是什麼字，她已經寫着「你的玉子。」後來把「你的」兩個字塗掉。義務，這好像是一劑毒藥。但是假如村木夫人——他不必再浪費時間了。

「乘火車，坐飛機，那一種可以使我先到那邊呢？」他問文治。

文治站了起來。「那裏去？」他問道。

「到九洲去。」一寰喊道。

文治搖搖頭。「我父親不會讓你和她見面的。」他憐惜地說道。

「我無論如何要看她。」一寰立誓說道。

「唔。」文治猶豫地說道。「夜車已經開去了，如果坐飛機去當然要比早班車快，但是也有風雨等等的阻礙。」

一寰把窗子推開，天上沒有一點雲，月亮用淨地照着全城。

「你能看見富士山！」文治驚叫着。

「我明天早上坐飛機去。」一寰決定，今天一夜，無論如何要換世的。

「我要睡了。」文治堅決地說道。

「那末你睡在我的床上。」一寰答道。「我是不能睡了。」

他雙手托住頭坐在桌旁。他能幹什麼——他能幹什麼？

「如果我能够的話，我要幫助你的。」文治寫意地說道。「然而明天我要去報到了。」

「飛機要到正午才能飛行。」一寰自語着。「是的。」文治說。「唔，如果松不要我做什麼事情，那末我登記過後同

你一同回去。如果你不能夠見她，你要寫信給她，或者有其他的事，我可以代你轉遞給她的。」

「唔！」一寰抬起頭來喊着，「那是好極了，文治，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唔，」文治答道，「唔，是的——我歡喜你，你知道。」他一邊說一邊脫衣服。

但是一寰已經拿出紙和筆來。當然他要看見玉子，如果他不能立刻見到玉子，文治曾把這封信轉給她的，他不斷地寫着，一直寫到深夜，他懇求，訴說，並且傾吐着愛情。

「即使我們的兩國要開戰，我的玉子，他一行一行地寫下去，「那和我們沒有關係。我們，你和我，是我們自己，你屬於我，我屬於你，這是兩國政府的事情——」他覺得他對於現在的中國政府不忠實——那不是他的政府。

在文治的鼾聲中，他把一切都寫給玉子。他坐着把寫好的信讀着，當他最後把信紙摺起來的時候，月亮已經落下去了。他關了燈，沒有脫衣服就在文治的身邊躺下，不久便睡熟了。

文治一翻身，他就醒了。

「什麼時候了？」文治懶懶地問。陽光射進房裏來了。

一寰望了望仍舊戴在手上的錶。「八點半鐘，」他答道。

文治從他身上跳過去。

「秋雄和我必須乘九點一班的火車。」他喊着，趕忙披上衣服走到臉盆邊，沖洗他的頭和手。

「這條路很長，」他咕嚕着，「我路上買些東西帶到車上去吃吧。」

他一邊說話，一邊梳着豎起的頭髮。「我立刻就回來，」他說道。「如果松不要我做什麼事，我要到——」他結他的領帶，扣他的鈕子，很匆忙地尋他的帽子，現在他已經站在門邊了，「那麼——唔，」他強笑着走了。

一寰慢慢地爬起身來，雖然已經睡過，仍舊覺得疲乏，就脫去衣服去洗一個浴，然後穿上新的衣服，坐下來仔細再讀玉子的信和自己寫給她的信。吃過早點以後，就到貨棧去，一切同旁的日子一樣。

松所珍惜的白玉已經沒有了，無疑地松已經帶到自己家裏去了。突然他憤怒起來，好像他自己失了一件寶物。但是他仍舊和平常一樣的工作，核對着，檢視着。只是有一件事情放在心中——他能够看見玉子嗎？看見以後，他將怎樣勸她呢？於是問題來了，就是怎樣勸她呢？又勸她怎樣呢？在什麼地方對她說呢？在他手裏正握着一枝老櫻桃木琢成的一個古鬼臉。當他對它看的時候，這個似乎快樂而兇暴的老人，用嘲笑的眼睛，彷彿在偷看着他，在這個世界上，何處是他和玉子的寄身的地方？

在沒有解答這問題之前，他聽見有人在呼喊着他。那是文治，他奔進房門，目光異樣，臉上淌着眼淚。

「一寰」他喘息着說。「松——松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看見，」一寰驚駭地說道，那個老人從他手裏落了下來。「文治——不——什麼——」

「秋雄——」文治啜泣着。「秋雄——秋雄——」

他拿出一張紙來交給一寰。紙上寫着秋雄的清秀的筆跡。

「給我的父親和我的兄弟，我已決定我現在所走的步驟。我知道我們爲什麼再要被召去登記一次。我們將要被派到中國去作戰。」

但是我不願意屠殺任何種族的無辜人民。然而除了我現在所走的這條路以外，是無法拒絕天皇發下來的命令的。當你們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藏身於富士山中了。以後永遠陪伴着我的是淨江。」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一寰口吃地說。

「當我跑向車站去拿我免票的時候，」文治啜泣着說，「當我說出我的名字來，他們說這紙是給我的，我讀了號哭起來——一個軍官拿過去一讀——他非常震怒，他說——他說秋雄是一個叛徒——他沒有權力去自殺——當皇上需要他的時候——」文治的眼淚從臉上流下來。

「松知道了嗎？」一寰低聲問道。

文治搖搖頭。

「你來。」一寰說道。他把文治短小的拳頭緊握在自己的手掌裏。於是一聲不響地走到松的辦公室。松正伏在寫字桌上，在他還沒有抬起頭來的時候，一寰就把秋雄的信放在他的面前。他讀着，他的眼睛閃爍着，臉色由驚異變到惶恐，他明白了，然後把信紙放下。

「我早就知道秋雄會有這麼一地的。」他低聲說道，「他的生活時常躊躇於生與死之間，死似乎和生一樣甜蜜——」他停了一會，咽下一口唾沫，「當我們做孩子的時候——如果做錯了什麼事——他時常——想到死。」他們都沉默着，於是松沉重地說道，「文治，你立刻回去。我必須設法尋找他們的屍體。有時候人們跳下火山之前，他們也留下一點東西的。」

「我不能回去，」文治說道，「我下午要去報到。」

「現在只有幾個鐘頭了——」

他們呆看着文治。

「我在三天之內就要上船，」文治簡單地說道，「到滿洲去——」

他們立着，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話。

「我是日本人，」文治沉默地說道，「我不能不去。」

「我知道。」一寰很慢地說道，「我懂得那個意思。」

他轉向着松道，現在他倒還能夠運用思想，「如果你信任我，」他說道，「我願意代替文治到你父親那裏去。」他對於預定的命運，有着一個新的感覺，難道真有那樣的事情嗎？

松說道，「那麼你去吧，告訴我的父親，不要爲秋雄太生氣。」
秋雄的死，使他得到一個看見玉子的機會。

當他敘述這件事情的時候，她正在她父母的後面席地坐着。村木先生最初是一個人接見他的，等他聽完了他的話，又把信讀了以後，沉默一回，於是把信摺成小方塊塞在衣袋裏，然後他說道：『叫我的女兒和她的母親來。』

於是一窠走出去找了一個女僕，通知了她，他回到村木房裏坐下來，兩個人都不說話。

不多一會，村木夫人進來了。一窠站了起來，低着頭，抬起頭來釘住她，望是沒有禮貌的，所以他只稍微移動他站着的位置，但是他覺得玉子那房裏，他看見拖在地板上的藍色和服，他決定她在那房裏。

『請坐。』村木先生說道。

於是他們坐下，村木先生抽出信來，他頓了一頓，咬緊牙關，下顎的肌肉抽動着，他鎮靜地讀着秋雄所寫的信，讀完了，仍把它摺好，放在袋裏。他們靜坐着。一窠一度聽到抽咽聲，忽然又截住了。他知道這是玉子。他趕快抬起頭來，見她咬着嘴唇，兩手交叉着，村木夫人坐着，臉上淚痕縱橫。她用衣袖揩着淚眼，不說什麼。

村木先生用方才讀信的聲音說：『對於一個不忠不孝的兒子，不必哀悼，所以我們都不必介意呵。』

他放在膝上的手掌稍微有些發抖，咳嗽一聲。『算了，』他又加上一句。於是他回頭對一窠說：『你在回去之前，可以在這裏安睡一夜，仍舊睡在你本來睡的房間裏。』

『謝謝你，先生。』一窠啞啞地說道。

在非常憂傷之中，他的心又活動起來了，他知道噴水池的小路是一直通到玉子房門前面的。現在他的信已經是沒有用了。

『先生，如果你們能原諒我，我要告辭了。』村木夫人膽怯地說道。

村木先生點點頭。一窠也站了起來。當他把眼睛抬起的時候，正與玉子的濕潤的眼睛遇着，她露着無限的熱情，他知道她在惦念着他。

午夜的時候，月光很亮地把樹影照在屋簷下面，他畏縮地站在她的門前，他輕輕地在窗格上面彈了幾下，即刻門

轉抽開來了，他看見玉子在裏面，從微弱的月光下面，他看見玉子慘白的臉色，她連忙把手指放在嘴上，意思叫他不要出聲。他嗅到一陣玫瑰香味，他一動也不動地立着，好像連呼吸都要停止一下，只是注視着她。

『請到走廊下面去。』

他們到了走廊上，默默無言地相看着，於是他伸出手臂來擁抱她。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擁抱婦人。他要求她容允他。她害怕兩月之間會有戰爭發生。他說：『不，你和我都離開這裏，到沒有戰爭的地方去，那裏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沒有關係的。』

『世界上是沒有這樣地方的啊？』她悲哀地說道。

『有的——有的——』他答應她道。『只要你允許我不和他結婚，我會去計劃一切——再來告訴你。』

那邊起了一陣腳步聲，一根樹枝掉下來了，突如其來的響聲，使他們吃了一驚。他們看見村木先生轉向屋角裏去。她緊握着一隻的手，拖他走進她的房裏去。躲在屏風後面。他們離開村木先生，不過二十尺光景，他在噴水池前面停住了，他的頭髮在月光下面閃爍着，他的手裏拿着一枝白色的花。他在那裏站了好久，他們很緊張地等着他。於是他彎下身去，把這枝花丟在噴水池裏，嘆了一口氣，轉過身去向花園的更遠地方走去了。

他們並不胆怯。一窺親着玉子的臉，好像有一股杏子氣息透進他的心房裏。

『答應我！』他低聲說道。

『唔，』她嘆了一口氣，『你去吧。』

『允許我再等一會，』他要求着。『至少我們要曉得戰事是不是真會發生。也許是不會的。』

『去吧，去吧。』她低聲說道，我聽見那邊有聲音。

『這位是關將軍，』村木先生說道。

第二天早晨，一窺獨自吃過早飯，他不知道怎樣進行他的計劃，他走進佈置得現代化的會客室。這房裏有西式的

椅子，上面放着綠色的絲絨墊子。

他想坐在椅子上比坐在蓆子上舒服得多。幾年以前，總辦公室還沒有搬到橫濱去的時候，村木先生因為要接待歐美的主顧，所以把木器店裏的全套新式家具都買了來。現在這房間不大有用了，只有一寶有時候走進去看看書，或者靜坐一會。因為這間房間裏，裝着西式的牆壁和西式的門窗。

這一天的早晨，當他剛坐下吸着一枝香烟的時候，突然門開了，他看見村木先生，他的後面跟着一個短胖的穿制服的男子，一寶站了起來。村木先生有點吃驚地看着他。一寶鞠了一躬，立刻全身的血都衝向腦裏去，好像要爆發出來，只到冰冷而軟弱的身體。

「這位是中國銀行家吳永新的公子。」村木先生對關將軍說道。

關將軍點點頭，用尖銳的目光向他看了一眼。

「我失陪了。」一寶對村木先生說道。

「不要，你留在這裏。」關將軍答道。挺硬的新制服穿在身上很不自然，他的指揮刀碰着椅子，使他很難坐下去。

「請隨便談談。」村木先生對關將軍說道。

一寶很不自然地坐在一隻直背的椅子上，他的煩亂的腦海裏又起了一陣騷動。這個粗頭頸的討厭人，把子彈似的頭埋在闊領頭裏，臉孔是四方的，灰色的短鬚，好像刷子一樣，並不年老，但是也並不年輕，看上去却是壯健粗暴，一寶心裏在咀咒着他。

關將軍轉向他說：「你會給我些消息。你可能告訴我，你父親的銀行，在東北那幾個城市中，設有支行的？」

立刻一寶想，「我不要告訴他。」他記得聽恩瀾說過，日本人最喜歡作問題，找出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情來，他想這是極笨的。

他說：「我不知道。」

『你會不知道，多奇怪呀，』關將軍說，停頓一下，他嚴厲地看着一寰，『但這沒有關係的。我可以從我的司令部裏得到消息。我只是當作跟村木先生討論計劃的材料。或者你能夠告訴我，從哈爾濱到北平，要幾小時的路程？』

『我過去的生活，大半是在上海的。』一寰說。

關將軍的額上，浮起一條紫色的筋。他轉向村木先生，低聲說：『我方才說起的計劃，暫且保留着吧。未必會有一場真正的戰爭——殲滅少數的中國叛軍，只要三星期的工夫。現在時間匆促——我立刻要走了。等我回來時，我將告假一天。』——他停頓着，癡笑一下。——『這是我生平最快樂的生活。』

現在他發現這個人實在有可恨的——就是坐在他面前的這個人——傲慢的，專制的，貪婪的野心家，他是將要和玉子結婚的人。

一寰非常憤恨，他站起來，他以為重大的並不在於憤恨——而是不要發生戰事。

他不安定地踱出門去，把門關上了，在門外站了一會，他感到有點不舒服。

呼吸也好像短促了，然而他的頭腦是很清楚的，他一定要找到玉子，他要告訴她，關將軍自己說不會發生真的戰事。

一個女傭拿了一個長方形的新鮮花盆走了過來。

『玉子在那裏？』他問道。

她對他驚視一下，答道：『在東邊走廊裏整理花草，先生。』

他從來沒有走到過屋子的內部，因為在習慣上男子是不便進去的，可是現在他從廚房裏走到東邊，走到一個方形的走廊裏，他看見玉子一人在那裏，花和草堆滿在她面前的桌子上，她揀了一束銀色的草和一束紅色的百合花，散進花草裏去，她一看見了他，就停下手來。

『一寰你——』她說道。

但是他立刻打斷她的話，『玉子，他可怕極了！』

他站着，手裏握着銀色的草，他看見她的眼睛非常疲乏。

『是的，他是可怕的，』她低聲說道，『昨天我看見過他，我說以後——』

『不會發生戰事，』他插嘴道，『關也說過，不會真發生戰事的。』他所聽到的話告訴了她，他想起他父親是太可

恥了。『像我父親這樣的人——他們是決不允許和日本開戰的，我的父親有權力——很大的權力——金錢——』

他起了一種懊惱的回憶，爲了些爭辯，恩瀾是怎樣的輕視他？恩瀾決不會了解他對於日本女子的感覺怎樣。恩瀾不會相信任何人會和日本談戀愛的。

『當然，如果戰事不發生——』玉子慢慢地說道，『事情就不同了，如果只有我父親強迫我——』

『我發誓不會發生戰事。』他解釋道。

女傭們輕捷地走到他們面前，似乎很忙碌地在打掃和清理。『我來幫助你好嗎？』一個女傭說過之後，其它的女

傭又接上來說着。

『她們使我想起了黃蜂來，』他對玉子說道，『她們在這裏決定不離開我們，但是我也不離開你，除非我知道你是安全了的時候——我以爲，因爲我知道如果你能下決心的話——』

她鎮靜地看着他，她的黑眼睛睜大了，她的臉色非常蒼白，在心煩意亂之中，他直到現在才注意到她這樣的神態。

『如果戰事不發生，』她說道，『我當然不會和他結婚的。』

他終於答應他的諾言了。

『那麼我替你去懇求你的父親，』他鄭重地說道，『記牢這一點，我會用他所喜歡的舊式婚禮，我會去找一個媒人，預備正式聘禮，一切由我去安排好了，你不用管它。』

她拿銀色草親着自己的臉頰，他鞠着躬，深深地對她看了一眼就走開了。當他重新回頭來瞧她的時候，她被女傭

們包圍在花園裏，他又看見村木夫人很急地走過去，他的長袍好像織布一樣地擺動着。但他一切所要說的話都已經說過了。

他沒有向誰告別，也沒有遇到誰，他便離開這所房子到橫濱去了。

後來，他在街上聽見賣報的喊聲，說東三省不致發生戰事了。正和他所猜想的一樣，報上也說，國際聯盟接受了中國的籲請。

他的念頭轉開了，自己力量所不能管又能改變的事情，只管去想它也沒有用的！和平和平的意義對於他只是玉子——玉子——將來的日子多麼美麗啊！他現在很快慰沒有急促地戀愛着玉子，都是經過了四年的相識和友愛。使他在結婚之前，可以很從容的應付一切，喜訊伴着和平一同到來——它是一定會到來的，那是永久的幸福。他要好好地過自己的生活，工作，學習，和玉子一起過幾年享樂的日子。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一個聰明人，要感到生存的希望，唯有把自己放在一個自創的小天地裏。

他對什麼人都不說一句話，只是進行着自己的計劃，他相信玉子。他已經找到一個職業的老媒人，他到他那兒去，付他一筆款子。這個老人很熱誠地答應他，到村木先生家裏去進行他的婚事。

『但是你的照片呢？』老人問他道。

一竄想說，『他們都很熟悉我的容貌』但是他沒有說出來。一切的事情讓它照着習慣進行吧。一個人能夠尊重別人，似乎比較安全一點，他雖然已經有過許多反抗的事情，但是反抗對他有什麼用處呢？他出去拍了一張照，拿來交給這個老人——他爲了要快點弄好，所以費了較多的代價——

——在這張照片上，他的臉一點也沒有希奇處，他穿着西裝，他的臉上看起來好像蒼白，嚴肅，平庸，這個日本攝影師曾經再三地修改他的面貌，使它成爲一副日本人的樣子，他的眼睛凝視着，他的嘴角也拖長了，然而這些倒沒有多大關係。

『我預備把她的照片帶回給你，』老人很狡猾地說道。

『那可不必，』一寰很快地說道，『我早已看見過她。』

『不，那張照片是你應該得到的，』老人堅持着說道。『而且你如果歡喜的話，你可以常常拿出來看它，比你偷看她好得多了。』

老人好像公平的樣子發待他的顧客，一寰笑着讓他這樣做去，他就離別了老人。

沒有戰事了！他想，生活的遭遇也够曲折了，一寰沿着一條熱鬧而狹窄的街道走去，一路走，一路自想着。

他買了一份報，但是報上也沒有什麼，他以為報上所登載的，無非是關將軍所說的話，吓他希望玉子做他的妻子，和他組織家庭，爲了這些，他已經籌備了一切，等到各事辦妥以後，他就寫信給他的父親，他隨手把手中的報紙丟了，它好像風箏般的隨風飛蕩着，於是落在街道上面。

他知道老人不會把這件事情進行得很快，所以他很耐心地等待着。在夜裏當他醒着思索的時候，黑暗往往會引起他的憂鬱，他怕他自己過有奢望了。玉子並不像他所想像那麼可靠，但是天亮的時候，他又重新記起他和她分別的時候，她是如何的可以使他相信，而一點不令他疑惑，他覺得她非常穩重，不像牡丹那樣的剛愎，她所做一切的事，他都能够相信。如果她嫁給關將軍，她也會盡她的責任，因爲她是受過教養的，但是她不像一個舊式的日本女子，只是盲目地服從她的丈夫，如果她以為對的，她也會堅持她的意見，他信任她，並且得到了安慰，所以很安心地工作着。

天天有新的貨物裝運進來，也有貨物輸送出去。他漸漸地習慣於開箱倒貨的工作，也看慣了松對於珍藏嗜好，松從來也沒有改變他的習慣，雖然有些並不值錢的東西，他也會把牠們收藏起來。

『那些白種人是分辨不清珍品和罕物的。』松同一寰說道，『我要把日本最完善的東西藏起來，如果可能的話，我要把世界上的所有最好的東西都搜集起來，沒有人會像我們這樣重視美術的。』

一寰沒有答話，他是從來也沒有回答過松，這是真的，他以前沒有看見過像松這樣的渴好美術，他把他所愛的磁

器，象牙，圖畫和錦繡等，好像當它們是像人一樣的供養着，他很容易疲倦，因為他工作的時間太長，吃得很少，天生又是瘦小的人，然而當他疲倦的時候，他坐着撫摩一塊白玉，或者是光滑的盆碗和花瓶之類的東西，一種安樂的氣息佈滿他的全身，好像吃飽了東西以後使他精神一會強健一樣，在他的手中，常常拿着一塊古老的白玉像，像油一樣的光滑，像肉一樣的柔潤，當他坐着喃喃自語地計算着數目的時候，他把他的面頰靠在他那隻拿白玉的手上，他說這是可以避免頭痛的。

一寰現在對於松有一種新的好奇心，他看他蒼白的臉上，一點沒有像玉子樣的圓頰和健康的模樣，然而他們是屬於同一血統的，並且他還應該叫他一聲哥哥。也許松的某種東西，將來會遺傳給他孩子的。但是松倒底並不是一個壞人，雖然他給美術昏眩着。因為還有別的人給下等的東西昏眩着呢。在一寰想來，這整個國家都有對於美術的狂熱。有的窮苦的人，他們每餐只吃一把冷飯，然而他們願意費幾分錢來買一只花盆，裏面種些花草，玉子也要用花來佈置他的房間，因為她被教養過，就是一個房間裏沒有放着花，她會覺得空虛的。

直等到下月十八日，這老人還沒有回來，從此一寰夜裏總有半夜醒着，他懷疑着，或許事情進行得不順利，他想自己去看他。但是有一夜，當他跑到自己房裏的時候，他看見老人很端正的坐在一隻大椅子裏，很安靜地抽着他的烟管。

「唔。」一寰一進來，老人站起來向他鞠躬。

「你一向在那裏？」一寰不耐煩地問道。

「在進行你的事。」老人很鎮靜地回答道，「事情進行得差不多。有一位老年人來求婚——」他點點頭，繼續說下去，「我們一定要把這位老人求婚的事安排妥當，你要明白，她父親是反對你的，因為他怕開罪那個老人，可是這位年輕的女子把這件事對付得很好。」

「怎樣？」一寰急問道。

「她說她要自殺了。」老人毫不介意地答道，「她說了這句話，就從她腰帶裏抽出一柄預備好的刀，當我們的面

前，在她手腕上劃了一個十字——」

『不會的，』一寰驚喊道。

老人重重的點點頭，『劃開了一只手腕以後，她還想劃另外一只手，她的母親哭得幾乎暈了過去，她的父親叫她不要這樣，她站着，血從手腕中流下來，浸透了地上的蓆子。

老人津津有味地講述下去，可是一寰早已嚇得說不出話來。

『她的母親跑到她的身邊，哭訴着她的孩子一個也沒有留下，但是你不是說過她有兒子的嗎？』

『一個新近死了，』一寰說道，『有一個比玉子還小的兒子，是跟隨軍隊到中國去了。』

『原來如此。』老人很感興趣地張開他的嘴。『她的父親說這件事且讓我們再商量。這樣我親等待着。後來我想起了替這位年老的求婚人，另選一個年輕的小姐，那位小姐住在西京附近，是一位男爵的女兒。這位男爵希望有一個將軍的女婿。』

而他女兒的未婚夫在上月和一个摩登女子逃走了。因此他們覺得很失面子，而一切結婚的東西又都已經預備好了，他們現在正在想補救的辦法，當這危急的時候，天上送來了一位將軍，他們也不管這老年老體肥了，現在我把這件事也已辦妥，兩件事可以同時連行，你且不要到她家裏去，你只要到城南的一家海濱旅館去，他的一家人都在那裏，你可以去和他們談談或者喝喝茶，習慣是這樣的，等到定了結婚日子，那麼這件事可告成功了。』

『但是她的手腕怎樣呢？』一寰不能忘掉玉子的手腕在流着血，所以問老人。

『那很糟，』老人說道。『然而她自己很明白，她只有使她流血的才能使她的父母讓步，這位老人一向很固執的，可是看見她一割開了手，他覺得她比他尤其堅決……我得忠告你，』現在事情辦得很妥當了，你趕快去進行婚姻禮，不要讓她知道，因為一個女子固執的時候，她的意志往往是渺茫得很。』

老人咳嗽一聲，從衣袋裏拿出一張紙來，把痰吐在裏面，然後把它丟在桌子下面，預備僕人把它掃去，他坐着，等候

他另一份應得的款子。

一寰立起身來，笑着提給他款子，他說道：『在結婚的那一天，我還要酬謝你。』
老人拿了鈔票，摺小了放在他的腰帶裏。

『你們中國人，是不重視明天的。』老人說道：『但是明天是時間的開始，婚禮是結婚的起點。』

老人立起身來，一邊咳嗽，一邊點點頭走了出去。一切都與他沒有關係，他只是靠此生活而已。這女子願意爲一寰自殺，不過是這青年的幸運罷了。

老人走了以後，一寰就整理他最好的衣服，明天早上他要到松那裏去請假，並且要告訴他請假的理由，但是他想，如果正在玩那塊白玉，不會十分注意他的，可是他不管怎樣，他一定要對他有禮貌，因爲他是她的哥哥，爲了玉子，他願意做一切應做的事情——玉子願意爲他而死的玉子。

爲了玉子，他去參加在一家飯店中的正式會晤，在那裏他好像是個陌生人。他遇見村木先生和村木太太，他們穿着他從來沒有見過的禮服，是很硬的線質黑色禮服。和他們一起的，還有幾個親戚朋友，他以前所沒有見過的，玉子也在他們中間，可是玉子也是他從未見過的玉子。

她的頭髮塗着油，梳成日本女子的式樣，她的臉上，塗得又紅又白，當她鞠躬的時候，她微笑着，這笑是受過教導的，當時他也不知道該向她說些什麼話，但是他看見她的眼睛以後，他覺得很快慰，她的眼睛，非常明亮，好像充滿了笑意。『我們將要做完這齣戲了。』她的笑眼，好像在對他說道。

爲了玉子，他要做完這齣戲，不過玉子的父親已經決定，他們必須等他的父親回信來答應以後，方才可以結婚，一寰也沒有說一句話，因爲他知道，這個同意是靠得住的。他的父親，現在因此可以更加和日本親暱些，而一寰仍舊還是中國人，一個女子是不是日本人，那是沒有關係的，問題是玉子是他的媳婦，倒並不在乎是否日本人。

他的父親回信來了，正像一寰所預料的。他給一寰的信上說道：『世界上沒有比日本女子教養得更好了，她們很

斷良，很謙和很服從，又會管家，你將來的家庭生活，一定是很幸福的。過了一時，你可以帶她來給我們看看，但是不要現在，等中日問題解決以後，然後你帶你的日本妻子一同回中國來。」

他給村木先生的信上說過，『我覺得非常榮幸，因此也能使兩國的關係，更趨和平。我們應該把兄弟兩國聯在一起，有什麼方法比這個還好呢？』

一窺笑着，摺起他父親的信，他現在不想回中國去，無論他帶玉子去，或者是一個人去。當然，如果不帶玉子，他是更不想回中國了。」

爲了玉子，他一直等到結婚的一天，才和她相見，接到他父親的信以後，就選定這婚期，於是就在那訂婚的飯店裏舉行婚禮。在一所半東式半西式的大廳裏，她看見有同樣的人在等待着。不久，玉子的父親母親和松都來了，同松一起來的，還有一個瘦小而安靜的女子，她是松的妻，玉子最後一個來，他們喝了這杯酒，遵守這位老媒人爲他們定下的規矩。

雖然玉子在他的身邊，他覺得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寂寞，站在他旁邊敷着粉的玉子，她的聲音，她的容貌，都好像不是他幾星期以前所見所聞的了，但是，當她的堅硬綢披肩碰着他的肩膀的時候，他明白，這的確是玉子。他是服從老規矩才得她的，如果要照他自己的意思，用簡單安靜的儀式和玉子結婚，村木先生決定不會要他做女婿。姻不是屬於他倆的，而屬於全家的。

婚禮告成以後，他端視全體的人們，在村木先生及村木太太後面，那些姑母姑丈，表兄弟等都在注視着他，並且含羞地向他笑着。他們看起來都很相像，玉子跟他們也很相像。他突然覺得跟他結婚的不是玉子。只是個日本人，並且他覺得奇怪的儀式中，他好像做錯了什麼事，或者辜負了什麼人似的。那時候，老媒人在旁邊對他說道：

『你現在可以去換衣服了，新娘將要預備好了，汽車停在門口。』老人用一種很實在的話說道。這句話提醒了他，他記起他曾經決定到山上去，在那個溫泉旁邊的小旅館裏，和玉子度蜜月，那時候，他非常昏眩，

幾乎忘掉這件事情。現在他清醒過來，他知道婚禮已畢，當他和玉子兩個人的時候，他們的總婚真的開始了。他忘掉了思索其餘的事，他衝進房間，在床上，他放着他新買的一套藏青西裝。

在那裏的風氣，新郎一定要穿西裝的。現在他所有的東西樣樣都是新的，連放在他旁邊的綢領結也是新的。他匆匆地換了衣服，戴了他的帽子，衝下樓去。玉子正在那裏等他，他看見玉子坐在張有幃幔的汽車裏，有人把門打開，等候他跳進車去，於是車門關上，車子開行時急劇地震動一下，把他們兩人顛簸得互相倒來倒去，她笑了，當她笑的時候，他覺得各種事物都變得非常溫和真實了。

『玉子』他喊道：

她已把臉上的脂粉洗去了，她的頭髮很光滑的拖在後面，她穿着一件素花的深綠色衣服，腳上穿着皮鞋。

『你認識我嗎？』她仍舊笑着問他道，她的臉和往日一般的紅豔美麗。

他一句話也不說，伸出他的手臂，她倒在他的懷裏，他現在第二次覺得她的身段，是強健堅實，而又柔順，她比生活中的一切東西，都來得真實，那是他的本性。她身上沒有灑香水，他把他的臉偎在她的頰上，他微微地嗅着一陣肥皂洗過後的肉香，又從她的頭髮上嗅着，經木梳梳過後，有一種松樹的氣味。

『玉子，我們是結婚了嗎？』他快活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這樣低聲地問她。她點點頭，他覺得她的頭點得很快。

『當然是的，』她用鄭重而愉快的聲調說道。

他並不答話，但是他覺得有一種熱力周流到他的全身，血液也在顫動。

『一寰，你必須常常記住這句話，在我們的結合中，我是一個摩登女性。』玉子很莊嚴地說道。他祇是笑着，但她用嚴厲的眼光向他，說道：『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他很快地說道，『不論什麼事情，我都相信你。』

「唔，這樣才好，」她說道。

他笑着，躺在床上向她看着。她正在梳她的又長又黑的頭髮。他們剛從溫泉中洗澡回來，雖然她把頭髮捲了起來，使他涼乾，却還有一點潮濕。他們在溫泉中玩笑着，並且互相把水潑去。

在房裏，他不耐煩地叫侍女們跑開，他要和玉子兩人在一起，雖然侍女們都在竊笑他，他也不去管她們，他賞錢出得很多，所以別的浴客們等他和玉子洗好後才得進來，他沒有告訴玉子，他們進去洗澡以前，早就決定這樣做。除了他以外，他不願意讓玉子在別人的面前洗澡的，他是中國人，他不願意有這種事。

現在她赤裸裸地站着，梳刷她的長頭髮，他明白她的裸體，正像那一天他和文治爬山的時候，所遇見的那個鄉下姑娘的裸體一樣是天真無邪，她好像不覺得着衣和不着衣有什麼分別，但是他很不自在，莫名其妙地嫉妬她這種的天真，這好像是太幼稚了，他忍不住地思想着，她或許在女僕面前，也會這樣地站着。可是這個是不能向她說明的，而且她本能地也不會瞭解他的。

「讓我看看你的手腕，」他突然說道。

她走到他的身邊，伸出她的手腕來。上面有一條長的疤痕，還泛着紅呢。他把他的臉頰親在疤痕上。

「摩登女子常常割開她的手腕，以求達到她目的嗎？」他問道。如果他有一天對玉子發生厭煩——雖然這時不可能的——如果有的話，他只要看一看她的手腕好了。

「這是使我父親了解的頂好辦法，」她靜靜地說道。「我這樣做了，他就曉得一定要依照我的話做了——那便是我願意嫁給你。」

在男子的心裏，這話的確是夠甜蜜了，他想。可是他還需要多一些。

「如果發生戰事，」他引逗她說道，「你也會嫁給我嗎——我知道你會的。」

他回她看着，仍舊執住她的手腕，準備在她承認的時候，看她的眼睛。

可是她搖搖她的頭，她的目光太坦直了，使人難以相信她。

「不，我不會的。」一寰」她說道，「如果發生戰事，我要嫁給關將軍的。你不是知道我以前曾經說過這句話嗎？」以她的眼光看來，她也不能相信。

「我不相信你。」

「那麼你仍舊沒有了解，」她很快地答道，「如果一有戰事，我就不是屬於我自己，而屬於國家的了。在戰爭的時候，每個人都是屬於國家的。」

「老關並不是國家啊，」一寰帶着譏諷地說道。

他仍舊握住她的手腕，可是他奇怪地感覺到好像有着異樣，爲什麼她要割破它呢？一分鐘以前，橫在琥珀色手面上的一條紅印，使人覺得很動心驚奇。

「他是一位大將軍，」她簡單地說道，「天皇很相信他。」

當她談到天皇的時候，好像她談起所有的神一般。他又突然感到妬忌他所不了解的某種東西了。

「你一定只能愛我一個人，」他喊道。他放下她的手腕，坐起身來，把他的兩臂緊抱着她的腰，在她的面頰下面，他感覺到她的柔軟而堅實的腹部，並且能夠聽見她的心房的跳動。

「我的確只愛你一個人，」她溫柔地說道，她的雙手捧着他的頭，「我將永遠地只愛你一個人。」

「那末你爲什麼要說『如果發生戰爭——』」他願意她說，那怕他們的世界會分裂開來，可是他們的親蜜，却永遠不改變的。

「那與我的愛你，是一點也沒有關係的，」她說道。她輕輕地撫摩着他的頭髮，「一寰，你明白嗎？——我是一個日本人，那也是我的責任——」

「唔！」他喊道。他不願聽她講起責任的話。

「我就是你的責任，」他喃喃地說道，「我——我，你沒有別的了！」

他重新又拿起她的手腕，用舌頭舐她的疤痕，在舐的時候，他全身都感覺到那創口有一點不平。

「不要講話，」他低聲地說道，「讓我們不要再講吧。」

除了感覺以外，他現在不再需要什麼，因為在感覺中，他們之間是沒有什麼裂縫的。他們的血液以同一的韻律在流動着，深向同一的慾望。那就是男女中間最基本的東西——唯一的。她服從了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用輕柔的撫摩和動作將她全身委事於他。可是隔了一會，他突然爲她的一個手的動作驚退了，他對於這件事覺得奇怪，一個年青的新婚女子，怎麼知道幹這樣的事呢。他縮退他的身子，嘴裏咕嚕着。

「你說些什麼？」她問道。

「我說——你怎麼知道——這樣做的？」

她從她躺着的地方朝着他看，她的眼中充滿着純潔和天真，和一些吃驚的神氣。

「當然啦，我是受過教導的。我的母親特地雇一個年老的藝妓，來教導我的。」她說道。

她是那麼地正直和天真，使他熱烈地感動又十分吃驚，他坐起來一會，他自己和自己掙扎着，在他的心中，不知道那一方的感情佔了優勢。

「這是什麼意思，」寶？」王子問道。

「你的——現實主義，」他勉強地說過，「它使我吃了一驚。」

他想，他現在不會知道我在講些什麼。

可是她完全知道，她向他注視一下，然後以鎮靜而實際的態度說道：「我愛，你聽我講理由，難道叫一個青年的女子，一些也不知道怎樣取悅她所愛的丈夫，就這樣讓她出嫁，這是合理的嗎？我學過怎樣製你的衣服，煮你所喜歡吃的東西，管家又照料孩子。難道我不應該知道，當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我應該怎樣的愛你？這就是我們生活的中心，

生活中心健全了，其餘一切也會健全的。」

可是他大聲說道：『這正像——一個妓女。』

『啊不！』她說得很快，一面放下他的手，她跳了起來，伸手去拿她的長衣，現在他看出她在吃驚了，他們中間有着這樣奇怪的不同，究竟會有些什麼意思呢？他記得第一次在公共浴堂裏看見女子，使他很吃驚。可是文治又怎樣安靜地說道，只有觀看裸體的女子才是傷害，他沒有了解這句話，可是他接受了。現在她遠遠地離開了他，靠着窗口站着，緊緊地繫上她的長袍，當她把帶子繫結的時候，他看見她的手在發抖，她把背向着他。

『這完全不像——一個妓女，』她說，她的聲音突然充滿着悲泣。『我是你的妻子，我將來要替你生孩子的。』

她舉起衣袖來默默地揩拭她的眼淚，把她的頭髮梳向後面去。她站在那裏，兩肩下垂着，在他看來，這是難堪的悲傷和孩子氣，這種舉動，她是受過教導的。他衝動似的走到她的身邊。

『請你原諒我，』他說道，『我命令你，』他又加上一句。

她的肩膀伸平了。

『你不用命令我，』她說道，並不回過她的頭來，『況且我不是一個摩登女子嗎？摩登女子最恨人家的命令，就是丈夫也是如此的。而且——我只做你喜歡的事情啊。』

他看見她的嘴唇在發抖，突然他想笑出來。這個女子是他愛的，世界上最愛的一個人。他不必管她怎樣，或者她的行為是怎樣的複雜難以了解。他也不管她是否了解他，或者她想些什麼，他只曉得她的整個的身心已經接受了。他

『轉過身來對我，』他堅決地說道。

於是她回過頭來，她的眼睛偷偷地向他周視一番，他們互相看着，於是他在他們的靈魂深處，看出猶如

的微笑，她對他看了一會，一句話也不說，他仍舊等候着，她開始解去剛才緊緊地縛在腰裏的帶子。

當他的思想一離開玉子的時候，只是在他的靈魂中，把世界與他們中間分隔着的一座牆加高罷了，他分離了自己的國家和她結婚，她也分離了她的祖母，他們兩個分離了大家，和其他人都不同，人家是選擇同種人做配偶的，中國人和日本人，他們彼此看來都是異族，他們祖先的血液是不同的，他們的骨骼也不相同的，當他把她的肉體和自己的肉體一比較的時候，他知道它們不是同一塊泥土做成的。現在他們遇見了，而且又結合了，雖然他愛她的肉體，好像自己的身體一般地親密，可是却不是同一的肌肉。他的骨格是細長的，而她却短而強，她並不肥，却不像他這樣瘦。他愛她，是爲了她肉體所有的土質，是他所沒有的，以及常常使他發笑的她的真率。

他愈明自己的複雜性，愈愛她的真率，他所做的一切事，沒有一不是用許多方法去做成的，但是玉子只用一種方法去做各種事情，她受的教養就是這樣，她驕傲自己的獨管性，和她所說的摩登，可是據他看來，實際上只是更像她所受過的教養般的行動罷了。當他把她嘲弄的時候，她往往不了解他的意思。在他們的密月中，有一天晚上，她正在旅館裏準備他們飯餐的時候，他曾那樣地嘲弄過她。那時是他們共度密月的最後一天，下一日他們就要回到長崎去。現在他已升了文治的地位，村木先生已經決定，明天他和玉子就要住到市郊的山邊，他們租來當新房的小房子裏去了。因此趁可貴的今夜，玉子特別叫了一桌豐富的菜，當菜送來的時候，她把一隻桌子放到房間底開着的窗簾邊，從那裏可以眺望山谷溪流，和遙遠的海岸邊的暮色。她不讓他動任何東西。

『別動——別動』她解釋道，『一寰——一切事情由我來安排好了。』

於是他就坐下來看着她，他心裏暗暗地好笑。她那麼地一本正經，那麼地忙着，每一點小事都認爲重要的。下午，他們在山邊遊玩的時候，她就忙着搜集花草，預備紮成花圈在宴會的時候用的。等到他們回來以後，她費了一個鐘頭，整理着她帶回來的花草，其中只選出不多幾枝，她專心一致把它們修剪。他不得不佩服她所做的東西十分完善。如果不是親眼看見她小心地將一枝一葉搭配起來，他必定要說插在磁瓶裏的花草，是天生就這樣的——幾根銀色的草

整，天然似的聳立在苗條文雅的葉子中間。她受過的小心指導的工夫和努力，也就是這點而已！——就是用人工的藝術變爲天然。他以爲這正說明玉子大部分的特性。

她這樣的安排好桌子，盆子和茶壺，她又計劃他們應該怎樣坐法，吃菜的次序怎樣。當她一切都弄好了的時候，再也沒有什麼遺漏的東西，她才拍手大笑。

『現在！』她快活地說道，『現在可以讓我們快活了！』

『可是你一直快活着嗎，我的玉子，』他對她笑着。『我一直在看你。我看安排東西的時候，就很快活着。』她坐在他們所坐的軟蓆上，他們中間放着一張小桌子，她在那邊對他呆望。

『這是什麼意思？』她問道：『我只是做我應該做的事情而已。』

『不，只是做你所喜歡做的事情，』他高興地說道，『你認爲你所做的是必需的嗎？食物只要送進來吃好了。』她說：『一餐生活的一切都有方式，——即使頂簡單的也有。我曾學過掃地，準備茶點的方法，學過——』

一餐不禁欣然喊着說：『摩伽——摩伽！』

她不響。『你的意思是——一個摩登女子——』她嗚嗚地說道，『就不必——她說得非常地慢。我的確有點老派，真的——我也許——我所做是超出我自己想像以外的。』

他已經傷了她的心，他發現他掃了她的種種佈置的興趣，他憎恨他自己。

『不——不，』他堅持地說道，『我愛這樣，我愛你所做的一切，不要爲我嘲笑而煩惱，親愛的，我以後決不再嘲笑你了。』

『如果你高興，你儘管嘲笑我好了。』她迅速地說道，『我慣於給人家嘲笑的。』

她的態度那麼莊嚴，他禁不住隔着桌子伸過手去逗她。要不是那個侍女端進魚來，他真要這樣做了。魚一端進來，玉子立刻忘記了一切。

『一寰，你看這條，』她喊道，『這是我今天自己在魚池裏選來的。一寰，你應該歡喜吃牠，因為牠是一條美麗的魚，而且是我叫他們怎樣煮法的。』

『我當然歡喜，』他答應她道，『這的確是一條美麗的魚。』

她用銀筷將魚分碎，他將自己的碗端向她接受，她把魚放在他的碗裏，他接了，向她看着。

『我接受你的任何東西，』他說道。

她的臉紅起來了，他看見，或者自以為看見，她的眼光中露出驚意。

『可是你知道，我所給你的，是你所需要的呢，』她說道。

『這是我知道的，』他說道。他感到就必須體貼他年輕的妻子。她又是舊式，又是新式，又是孩子，又是婦人。他必得分別而且全體地加以應付。

一會兒，她又向他笑了。於是他們講起文治，講起他在像他們這種宴會上，他會得到怎樣地歡樂，又講起他怎樣為人家所不注意，他們不知道他現在在那裏，只知道他在中國。於是玉子問道：

『告訴我一些關於中國的事情，它和我們相像嗎？』

一寰起先搖搖他的頭，然後說道，『是的——不，我不知道。可並不是相像。』他想起玉子和他自己的肉體，兩人中間有着強烈的種族差別。這種差別會遍及到思想和感覺，爲了那種差別，就難免要傷及各人的感情。

他等候玉子再問他，可是她不再問了，她立起來把其餘的燈都關滅，只留一盞。女僕把最後一盆端出去後，就拿進茶來，玉子拿了茶碗很安適地坐在他的身邊，現在已經席終了。她已經忘記了中國，忘記了它是否像她所知道的一般。

她的眼睛遠望着山的那邊，她整個面形顯得安靜而又愉快。他的眼睛跟她望着，他們兩人都不說話。在默然中一切不同都消滅了，他們只是簡單的一生，丈夫和妻子，這種男女的融合——對生命中最深刻的東西——比種族和祖光更加深刻。他不害怕他的婚姻。它將要獻給他，因為這是他唯一的世珍。

雖然他沒有帶她同去的世界，可是他能盡力跑進她的世界。然而真正的世界，應該是他們創造的新世界。新世界——這個念頭引起他舊時的創痕，他趕快丟開這個名詞。不，現在還談不到那麼重要，那麼巨大的新世界，他和玉子只需要一個小小的安全地，它的大小能容納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就夠了。他現在想起他的孩子們也許不會感謝他做他們的父親。

他們甚至寧可選擇一個日本將軍做他們的父親。他記得上海有許多混血兒，他們這些算不了什麼。這些是白種人和黃種人的合種兒——惡劣的混合。他和玉子的孩子至少不會像他們那樣的。

「玉子，」他喊道：「你在想些什麼？」

他似乎突然需要聽她的聲音。

「我正在想我們的家，」她安靜地回答道：「我在想怎樣佈置各種的東西。」

「唔，我希望我們永遠不要下山去！」他興奮地說道：「這裏如此安全，如此清潔——好像世界上再沒有別人，只有我們兩人在一起了。」

在這一剎那間，他似乎覺得整個世界紛擾中，只有他們坐着的那靜夜中，是在安靜的地方。

「哦，我不願一直住在山頂上，」玉子說道：「這兒太不便利了。」

「不便利？」他重復說一遍。

「是的，」她說道：「買肉，買藥，買炭，以及我們日常所需要的東西都不便利。」

當他們一同在山上的時候，他想她是最完美的——而且有時還覺得超出完美以上。他感到她好像預先定下一種模型，然後很忠實地遵從着這種模型做去。但是，現在她熱心地忙着佈置他們的屋子，她常常忘記保持她的光潔，和筆挺的帶子，日常穿着一件布衣服，綳帶也不束，只束和衣服一樣的布帶子，她像山下女子一樣地把她的長袖捲了起來，頭髮也蓬鬆着，在最初這幾天，他回家吃中飯的時候，常常看見她的鼻上或頭上塗着煤灰，這是因為她為

他煮飯的時候沾上的。

他常常吃到好菜，他覺得她是一個熱心的廚子，因為她是喜歡烹調的。每次至少有二隻菜，一只湯——天天不同的——時候他回來吃飯，而且每只菜都是十分美味。當她每次揭開蓋來的時候，總是非常興奮的，有時是一盆出骨魚，有時是一盆肉圓，有時或者是鮮豆腐嫩雞湯。

『你怎麼會知道這許多的菜呢？』他喊道。

『你想不到我還知道更多的菜哩。』她驕傲地回答道，『還有許多我還沒有弄給你吃過。』

他一向認為吃是並不重要的。他自從單獨生活以來，他對於他自己的隨便吃東西，引為自傲的，對於他以前在他父親家裏時候的浪費生活。

好像是一種不自覺的贖罪，他時常到廉價的館子裏去吃一碗肉湯麪，這種東西黃包車夫也吃的，他固執地認為『無論何人，能夠吃到這種東西，已經是很足夠的了。』

然而現在所吃的好得多了。玉子的節儉使他十分滿意。她所燒的菜足夠營養他，然而却一點沒有浪費。他看她皺了眉頭，打算下女們應該吃多少菜時候的神情，他覺得很有趣。在他父親家裏，僕人們偷取食物是沒有留意的。他時常很高興地想着，在他的家裏，一切都有玉子的小心計算。有時他想到恩瀾，他願意恩瀾能夠看到他現在的情況，現在他的屋子裏，已經沒有慚愧的地方，無論在窮人或者富人的面前。

這所小小的屋子，是在城外山邊的土邱角上，據一窺看來，這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地方了。這裏是那麼樸素，那麼清潔和安靜。地上鋪着銀白色的蓆子，上面放着一架紙糊的屏風，日間可以拖在後面去，讓出一塊空地，夜間把它重新拖出來，變成兩間小小的很舒適的房間，一間是他的書室，他可以在那裏抽煙，看書，等候玉子弄好夜飯，還有一間是他和玉子的臥室，他和玉子在那裏是永久的互相戀愛着，屋子的四周，有一塊凹凸不平的園地，在星期日，他和玉子在那裏種些東西，有時村木先生跑來坐在那裏，給他們無限的忠告。

遠處就是海。

『海』村木先生思索一會說道，『這塊園地是與那海相配的，那個海好像是園地的點綴品，所以我們的視線一定要放寬，要向那邊的地平線看才好。』

每逢星期日，他總是走那邊蜿蜒的山路到他們家裏來，他們跟他一起佈置花園，種種植物，排列石子。在這種安靜的時候，叫人難以相信，他就是不許家人爲他死去的兒子悲傷，也就是爽然許嫁他女兒的嚴肅的老人，現在他却非常快樂，非常溫和，在他身上，有溫和，有嚴肅，它們中間是不能調和的。只好接受它們就是了，好像接受各種事物一般。修剪樹枝和花葉的工作，他們都委託於他的一雙熟練的手。他把這些樹木毫無憐恤地剪了又剪，直到後來，一窠心中着急地想道，『都要給他剪完了，何況這又是一個很小的花園。』

可是等到修剪好了以後，才證明村木先生是對的。他所留着的都是精華。他們直到現在才能看出什麼是精華了。因爲他把樹枝修剪成到糾結多彎，看上去有着一種奇怪的美麗，倒好像他有意把它們弄成這種樣子的。

『跑到這裏來吧，村木先生說道，他的臉上現着興奮而有着汗珠，到屋子裏來罷。』

他們就跟他一起走到屏風的地方，花園好像一條路似的橫臥在他們的面前，在花園的盡頭處，樹木向兩旁分開着，好像風把它們吹成兩扇門，造成一座迴海的門。

日子飛快的過去。現在已經是秋天了，一窠竟不能相信，可是有一天早上，他們起身的時候，玉子說道，『昨夜下霜了，』當他出去工作的時候，她跟他一起走到園子裏去，固然草邊上已有了霜，磚石的周圍也結成了銀色的水霧。下午他回家來的時候，又看見她在掃除初次的落葉。

『是秋天了嗎？』他不相信地問道。

她很快活地點點頭。因爲在清淨的空氣中工作，所以她的兩頰也紅了，她顯得比以前更年輕些——尤其是當她想起什麼或者表現憤怒的時候。

「菊花已經放苞了，」她說道。「其中有兩株不是正色。」

這些菊花一個月前從一個小販那裏買來的，他們把它們移種在地上，一共是六株，恰好種在花園的一隻角落裏。她拉了他的手，拖他去看。

「這兩枝——是普通的黃色，」她說道，「可是我們希望的都是紅色和黃金色的。」

「我猜買花的人有的太多了，」他好笑她的憤怒。

「如果我以後碰見他，」她認真地說道。「我一定要他還我們的錢。」

她一邊說話，一邊又開始掃地了。

「我相信你會叫他還你錢的。」他笑着回答道。「讓我也去拿把掃帚來。」

他跑到他們的小廚房裏，找到了一把掃帚，但是她突然停止下來，坐在一隻竹櫈上休息。

「你已經疲倦了嗎？」他問道，當他看見她點點頭的時候，他愈加驚奇了。玉子好像是不會疲倦的。

「你不舒服嗎？」他又問道。

「沒有什麼不舒服。」她回答道。

他就繼續掃地，不時的抬起頭來向她望望。每次總看見她在盼望着日暮下平靜的海洋。

「你在看什麼？」他問道，一面跑到她身邊去看她在看些什麼。

「我很想認識你的父母，」她突然說道。「我很想知道你的家庭狀況是怎樣的。」她手指着海的對岸。

好幾個月他沒有想到他的父母了。在他結婚以後，他曾經寫出一封信給他們，並且寄了一張他和玉子結婚的照相去，他的父親也寫信來祝賀他，他的母親雖然沒有寫過信給他，可是也寄些繡花的綢緞來給他們。

現在突然間，他好像看見夕暉瀲灩的海水的那一邊，他從小長大的那幢方形屋子，他幾乎能夠嗅到那陣氣味了，每天他從學校裏回家，打開門來，那陣氣味總在等着他。這是他祖母的鴉片氣味，久懸着的簾幕氣，地毯上的灰塵氣，舊

木器的油漆氣，一起混合起來的，現在他飽吸了一口新鮮的海洋空氣，把記憶中的氣味洗清了。

他問她：『你爲什麼要看見他們呢？』

她莊嚴地回答：『因爲我將成爲你家族中的一員了。』

起先他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

她從他的眼光中看出疑問，說：『我的意思是，直到現在爲止，我只屬於你的。我是你的一部份。但我將要有一個孩子了。對於我們，這意思是我將全屬於你的家族，不再是我自己了。』

有時在晚上他也把這件事想過，但是他們並沒有談起。他怕羞提起它，而她又似乎只想到他們的共同生活。

他覺得奇怪，『爲什麼她要對我要說。』他已好幾次想到過關於他自己兒子的事情，以及他是否願意有孩子，女兒倒沒有什麼關係。他可以把她嫁給年輕的日本人。可是如果他生了兒子，他們能够屬於中國嗎？他又怎能告訴他們不住在中國的理呢？有時他害怕他未來的兒子，現在玉子告訴他，他們將要生一個孩子的時候，又說起了他的家庭。他很少對她講起關於他家庭的事情，也沒有說起他父親送他出國的理由，在他看來，他過去的一切事情，與玉子是毫無關係的。

還有，他要是把它告訴了她，他不能保證她真會了解他。她的教養，對於『革命』是恐怖的一件事，因此當他想把自己的生世告訴她的時候——他早已想告訴她——却不敢說出來，雖然他現在發現，他自己決不是像思恩瀾一樣約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

至於恩瀾，是天生的，一個革命者的，不管他在什麼地方。即使不在本國幹，也要到國外去幹的。只有革命，他才能得滿足和安寧。他爲人們而鬪爭，可是他並不愛他們。他只是愛鬪爭罷了。可是一寰愛人民勝於愛鬪爭的。因此，他認爲還是不告訴玉子的好，讓她只認識現在的他，因爲現在的他比以前跟恩瀾一起時候的一寰更像他自己些。他甚至從來沒有告訴她爲什麼不帶她回家去。

『我們現在應該回到你家裏去嗎？』她問道。『一寰，你爲什麼不響呀？你不要孩子嗎？』她看到他的惶惑的臉色，不免吃驚了。他趕快安慰她說道：

『我當然需要孩子的！』他喊着。『我已經想過幾百次，關於這件重要的事情。不過我並不想帶你回家去。』

『爲什麼呢？』她堅持地說道。『我應該去見見我的公公和婆婆。』

『我認爲你是個摩登女子呢！』他反駁道，一面故意使聲調很愉快。『我想摩登女子很少願意見她們的婆婆的。』

『我是個摩登女子，』她承認道。他對她說這種得意的口頭禪，往往要笑她的。可是現在不敢笑她，恐怕會傷她的感情。他知道他的那位日本妻子不喜歡他笑她的。

『可是有些事情不能不做的，』他替她說完了這句話。

『你怎樣猜着我的話？』她問着。

他本想回答道：『因爲從前我曾經聽你這樣說過。』可是他也知道這是不可以說的。所以便說道：『你正是這樣想嗎，是嗎？』

『是的，尤其是在現在。』她莊嚴地回答道，隔了一會她繼續說道：『當一個女人一有了孩子，說也奇怪，她的摩登思想便消失了，她反而想有舊風俗，和怎樣保護她的孩子，她想到家族。』

『我以爲，我的家族是不能夠保護他的。』他低聲說道。

『我想你的父親是很有錢的。』她問道，『而是你不是說過他很有勢力嗎？』

他想，他應該告訴她，即使他的父親有財有勢，也不是以保養一個日本女子所生的孩子，可是他不能說出來，因爲這句話會破壞他們的家庭安全的。這些話會深藏她的腦際，好像病菌般留在她的心中，她會從此不再忘掉它，再後也許會因此而憎恨他，像他這樣愛她的人，是不能說，『中國的人民痛恨你的兒子呢，玉子。』——人要等他們的兒子，把

他們兩人統二起來的時候，這句話是不能說的。

「我只要你屬於我一個人。」他喃喃地說道，一面將他的手臂圍住她的肩膀。「仍舊做個摩登女子吧，玉子，我也是個摩登青年，我和你——已經組織了小家庭，我們不需要什麼家族。我們兩個已是夠互相保護了——我們也是够保護我們的孩子。」

她懷疑地看着他，說：「他們不能夠永遠跟我們同住的。我們會老死呢。」

他說：「那末他們不止一個，我們叫他們互相依扶好了。」

她說：「這屋子太小，不够他們同住。」

他說：「我們開闢小山，多造幾間屋子。」

她沉吟地說：「搬到較寬大的屋裏，比較便宜些呢。」

但他不願意這樣。他說：「不，不，玉子，我們將永遠不要離開這屋子。我覺得離開它的凶兆。」

她喊着：「你是一個摩登青年！摩登青年相信預兆嗎？」

他們倆笑得很暢快，最後她舉起袖子，揩着眼睛，問他：「一寰，在我們這樣的傻笑之前，我們在談論着什麼呀？」

「我想你會說過你快要生孩子了——一個女兒，玉子。」

「不是的，決不是的——當然是一個兒子！」她迅速地糾正他。

「可是我倒歡喜有一個小女孩。」他告訴她。

「我一定生一個男孩子。」她說。

他們又笑了，忘記了一切。

天治還沒有回家來，一年以前上海曾經有過一次糾紛，一隊抵抗的華軍和日軍發生衝突，那時候，報紙上說這是不重要的。

幾天以後村木先生說起文治奉令開赴上海對於這件事大家認爲並不重要一年以後文治仍舊在國外大家記憶也沒有什麼重要，村木先生說夏天他總可以回來了。但是這一年的春天，一寶的兒子出世了。

他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婦女們生孩子的這一會事，如果他像恩瀾一樣一個鄉下的孩子。

這就不視爲神祕了。他知道的，在老百姓中間，男女的結合和生育孩子，跟吃喝睡覺一樣的普通。但是在他從前住的大洋房中，什麼都看不到。如果一個丫頭偶然懷了孕，用草藥打胎又無效，她就被遣送出去。

不久他將爲人父了，他覺得神奇，更有趣的是看玉子準備生孩子的工作。她吃喝着某幾種東西，使嬰孩聰明，強健。出牙時整齊白皙，髮眼漆黑，皮膚光滑。嬰孩不能太大，分娩時可順利。某一天，她把將分娩的消息通知娘家，她自己縛了一條腰帶，更換她的食物，使孩子強壯而小巧。一寶不知道她怎會知道這些事的，她還雇了一個老產婆幫助她。

但是誰也不能勸玉子停止她煮飯，洗衣，掃地和灌園等工作。她一直做到分娩的時候。『工作能維持我的唐僂呢，』她不自愛地說着，也不要醫師來幫助她分娩。

『如果你看見我快要死了，那麼去請一個醫生來，』她告訴一寶。『叮囑他救活我。否則這個產婆就很足夠了，我已經關照她洗淨她的手，所用的東西都消毒過。』

他本想反對她的主張，像她這樣的一個摩登女子，應該盡量利用科學。『一個舊式的產婆，是沒有用處的。』可是她把手掩住了他的嘴。

『我要我的孩子生在自己的家裏，』她請求他說道，『如果請了醫生，醫生要我進醫院去的，我的孩子就要和別家許多孩子睡在一間房裏了。我要把他生在家裏。一寶，我會自己當心自己的。關於病菌，我也曾經受過教導的。』

於是他只得順從她。是的，他也願意他的孩子生在這所屋子裏。

『當我知道孩子快要落地時，』她說道，『你應該跑開去，一寶，跑到你聽不到我的地方。在我沒有叫女僕來喊你以前，你是不可以來的。』

『叫我離開你？』他喊道。『可是——』

『是的，你一定要離開我。』她說道，『這是我的事情。』

她一定要他這樣做，在一個初夏溫暖的天氣，他早上起來，看見她與平常不同了。

『快了！』她說道。『趕快——跑開去。』

『可是叫我到那裏去呢？』他疑惑地說道。『我應該到那裏去呢？』

『當然去工作。』她回答道。

『像平日一樣工作嗎？』他吃驚地問道。『今天我不能夠去工作了！』

『能夠——能夠——能夠。』她微微地喘着氣說道。『你一定要去的。你不要亂想——和平時一樣——只要工

作。你自己對自己說。『玉子今天所經過的事情，是很平常的。這種事情以後還多着哩，我必須繼續我的工作。』

『可是我却不能這樣。』她說道。

『但是你一定要這樣，一吃過早飯就去。』

雖然他很想使她休息，可是她却仍舊服侍着他。她要這樣做對於孩子是有好處的。她強健，也會使孩子強健的。等到最後，他看到自己對她真的無力爲力了，每隔幾分鐘見到她的臉色變白，喘着呼吟，汗珠從她的素白皮膚裏擠出來，於是她只好遵照她的命令跑了出去。他讓她照她自己的辦法去做。他愛她，因此他不願意違背她的主張，他想起她那黑色頭髮上，和鼻尖上以及柔艷唇上的汗珠，她自己總是對的。

吃中飯以前，那個小女跑來了，通知他生了一個男孩子。他立刻丟下一切，在他一生之中第一次急急忙忙地奔跑回去。黃包車夫兜他坐車，可是他却把他們推開了。

『我自己的兩條腿比你們的跑得還快。』他喊道，他們在他背後大聲笑他。『他是去會情人的。』他們說道。『所以這話他可忍不住了。他略停一下，回頭向他們喊道：『我剛才生了一個男孩子！』於是就從狹窄的山路跑

回家去。

村木太太跑出來迎接他，她非常高興地臉上現着滿面春風。

『是個強壯的孩子，除了秋雄，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孩子。』

他勉強制止了他的衝動向他鞠一躬，然後請她現在不要提起這位死了的秋雄。他的母親常常說的；在孩子出世的一天講起死人，是一種不祥的預兆。

可是當他一看見孩子的時候，把這件事情忘掉了，他忍不住大笑起來，因為他兒子的皺眉蹙額莊嚴的小臉，一點也沒有玉子的影蹤，雖然他剛才出世，看來却老練得和他的祖父一式一樣，那位老將軍。

等到孩子三個月的時候，玉子努力準備他的宴會，她告訴一寰，這一天孩子要吃些用乳汁煮的飯和肉湯，並且要請家族們來參加這個宴會，正當那時候，文治却回來了。

這幾年裏，一寰總以為文治的回來總有什麼事情到臨的樣子，可是那一天他除了高興以外，似乎沒有什麼關係。玉子說道，『文治能夠來參加這次的宴會，多麼幸福！而一寰只覺得把孩子抱給文治看的時候有點愉快。在宴客的這天早上，他和村木先生親自去迎接那艘從上海載着兵士回來的船，那些穿着棕色衣服的人下下跳板來，可是文治並沒有和他們在一起，因此他們等了好一會。』

文治在最後的一羣裏，他們早已看見了他，他却沒有看見他們。他上岸來的時候，似乎有些昏亂地停了一會，他也不聽見一寰的呼喚。他突然跑開，準備和別人一起走的時候，一寰跑進去，拍着他的肩膀說道，文治，你到那裏去？我們是在這裏。』

文治轉過身來，一寰馬上看出長時期的軍隊生活已經把他改變了。這並不是一寰以前沒有看見他穿過制服，和彎曲的腿上縛着綁腿。文治的面容也變了，現在不再是溫和寧靜年青的面容了。

他的面容是那麼剛強，他的大嘴，以前慣於說笑和不大端正的嘴，現在看來似乎也變成粗暴而甚至殘酷了。

可是他一看見一寰的時候，還帶點老樣子的笑了。

『我因為和他們一起住久了，所以差不多也要跟着他們走了。』他說道。

『你的父親在這裏等你。』一寰說道，『你今天還要到我家裏去赴我兒子的宴會。』

『這樣嗎？』文治喊道，他便和一寰一起去會見他的父親，鞠了躬，便帶笑的說道，『可是我必得去洗過澡，一寰，我還得換換衣服。我自從離開家裏以後，從來沒有好好地洗過一次澡。』

『一切都準備好了。』村木先生說道。他很是鎮靜，可是他的眼睛卻沒有離開過他的兒子，他們走上一輛等待着出租的汽車。

『這樣你和玉子已經有一個兒子了！』文治說道。

『他和我的祖父生得一色一樣，彷彿我的祖父的一張小照。』一寰說道。『你見了他就會發笑，雖然現在已經沒有最初時候那麼像了。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竟要送給他穿上一套中國將軍的制服，胸前還得替他掛上勳章。』

村木先生陰沉地笑着，文治却帶着已經明瞭一寰得意的神氣而笑了，然後尖刻地說道，『我以為，有一天，一套日本將軍的制服更爲配身呢。』

一寰沒有回答，他向文治看着，他不明白他的意思，是真心的呢，還是諷笑他，隔了一會，他明白了。

一寰沒有回答，他想，文治在外表上沒有什麼兩樣，可是他的內心却完全改變了。他的談話，他的笑容，他的舉動都和從前一樣。可是以前的文治，能夠將他自己表現出來，而現在，當他談話的時候，似乎在想着別的事情。就是他的笑，也似乎僅僅只有皮面上的浮笑，好像笑裏還藏着一憂鬱。

可是他們都沒有講話。一寰和他們一起到村木先生門口的時候，就在那裏他向他們告別了。

『不到一小時，我們又要見面了。』他說道。

『兩點鐘。』村木先生附和着說道。

可是文治仍舊沒有說話，他似乎繼續在想別的事情。

在熱鬧的飯店中，他們舉行這個宴會，文治雖然坐在一寰旁邊，可是他却很少說話。在餵孩子的儀式之中，大家都圍攏來，他們都稱贊這個孩子，尤其是在孩子堅決地拒絕把奇怪的食物塞進他嘴裏去，把它吐在他的新襦袍上，又突然發出哭聲來的時候。那天孩子第一次穿男孩子的衣服，他的頭髮新剃過，頭頂上禿着一圈，四邊却留着圓而軟的黑頭髮。文治看了一會，轉過臉來對一寰說道：『我以為他不是一個日本人。』

『是的，那是很明顯的。』一寰回答道。

那時候，他看見文治的眼光正射在他的身上，含有一種奇怪的神祕的敵意。他驚奇着，好像他要拔出短刀來對付他一樣。但是在人們嘖嘖稱美和談話的房間裏，他只能一句話也不說。他移開注視文治的眼光，試想文治爲什麼對於他竟有這樣的改變。

也許文治在上海和他的父親有過什麼糾紛嗎？但是他知道他們兩人從沒有遇見過。

他曾經寫信給他的父親，告訴文治的隊名和職位，可是他父親回信給他，說那時接見日本客人不大妥當。因爲那裏有一隊青年組織了一個暗殺機關，最近曾經殺死一個銀行家，因爲他與一個日本將領很要好。他父親也寫一封信給村木先生，信上說他爲病所困，不能報答他，待一寰回恩惠引爲憾事。但是他却希望將來雙方能夠增加諒解——村木先生的回信却說道：『現在因爲他們的孩子，至少他們間的一切都可以諒解了。』

玉子曾經睜開眼睛問道：『爲什麼你的父親不喜歡文治？』

一寰趕快回答道：『他從來沒有見過他，怎麼會歡喜他呢？』

『我不知道，』她說道，她想着心事般的望着他，那時候她正敞開豐滿的胸膛在餵奶給孩子吃。

『我也不知道，』一寰說道，不等她再說，他已跪在她的旁邊，兩手圍抱着她和孩子，『你使我非常愉快，』她低聲說道。她握着他的手，把自己的臉貼在他的手掌裏，便忘記了曾經所問過的話了。

他知道今天這兒不能和文治談話——因為不大適宜——但是他決定要和他談談，可以明白文治有什麼意思。他殷勤招待年老的客人，尤其是坐在首席的村木先生和村木太太，每個人都愉快而謙恭。玉子更忙着指揮廚房烹調各樣的菜，看那些客人們在這深夏的下午，彷彿除了吃喝和看看孩子以外也就不再想到別的事情了。這時候那孩子正睡在僕婦的背上，非常安靜。

於是文治說道：『他睡覺的時候究竟還像一個日本人哩。』

『什麼？』一寰問道，『我沒有明白你的意思？』

文治望着那孩子垂下的頭，點點他自己的頭。

『我們是到處睡得着覺的，因為我們從小就是這個樣子。在無論怎樣利害的騷動和吵鬧之中，我們都睡得着。有時候我們離開隊伍已經數月之久，在大砲聲中，我們仍舊能夠睡得着。這就是我們從事戰爭的神祕的力量。』

一寰望着他兒子的寧靜而又天真的臉，他看他閉着眼睛，嘟起了通紅的小嘴。

『可是他看起來却不像是能够訓練作戰的哩。』他笑着說道。

文治嚴肅地喝他的酒，並不答話。一寰忽然覺得自己很孤獨，似乎大家都和他有些隔膜了。這一天是他初次感覺到他和他們中間有一道鴻溝，連他和他的兒子中間也有一道鴻溝橫隔着。

他知道他不能立刻就問文治心裏有什麼改變，而且他也不能確定文治究竟自己有沒有覺得他的改變。他對於他們未來的關係，也不能加以認定。一寰因了免除事務上的不便，他先行辭職，可是村木竟然准他辭職，而且派文治做他的上峯，讓他屈居在他的下面，他覺得自己頗為愚蠢，而且甚為傷感。他們兩人的薪水是差不多的，因此一寰也不能生怨。可是他的薪水雖然沒有減低，而文治的薪水却增加了一點。

後來回到家裏，看現玉子認爲這乃是意料中的事情，使他更覺得自己愚蠢而且更爲傷感了。她說道：『父親待我們真是慈愛，你看文治回來以後，他並沒有減我們的薪水。』

一寰當然不能將他樣樣必須請示於文治，和怎樣書記們從此不再聽他指揮而聽文治指揮的種種苦痛，告訴玉子，然而最使一寰覺得難堪的，是文治本身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往常文治對於任何事情都很是隨便，很容易覺得滿足，可是現在他却非常挑剔，對於任何微細的事情，他都要詳加詢問，有一次，有一批廉價的盆子要運到紐約百貨公司去，在裝運的時候，一寰沒有去監督，因此文治便嚴厲地責備他，一寰只向他笑了一下，可是他又按耐不住，便說道：『你自己做得更不行，文治，我彷彿記得秋雄曾經說過你的哩。』

『軍隊中的生活却將我訓練好了。』文治反駁道：說罷他就回到他自己的辦公室裏去了，他現在有一個私人的辦公室，因此一寰就和兩個書記在一個室內辦公，自從他們分居兩個辦公室以後，他就更加不容易和文治見面了。

一寰對於文治這種多方面的改變，自然感到異常傷感。他唯有辦公時間一過，立即回家，在玉子和他們的兒子身上，找些安慰。她爲着他他們的兒子忙碌不已，這一點就使他覺得一種安慰，她有一種實際的才能。她是熱切地實事求是，說話甚爲敏捷，伺候也非常迅速。

使他每天早晨出門的時候總覺得非常舒適，無憂無慮。有了她，他才和生活及其他的人們發生關係。因爲玉子是屬於他的，於是她的人們，也就是屬於他的了。每天他回家以後，她就將一天的種種情形娓娓地說給他聽，使他覺得他和生活及其他的人們都保持着密切的關係，雖然實際上他的的確確只是他自己一個人而已。

孩子日漸長大起來，家裏的事情有許多全是爲孩子做的了。他替孩子取名叫竹次郎，可是他們却只喚他次郎。他已經聽得懂他自己的名字。

玉子對於孩子的一切麻煩常發怨語，可是怨語之中，帶着得意的口吻。原來他很早自己就要爬着走路，彷彿他一歲以前就要行走的樣子。

可是他實在做不到這個程度，因此他隨時是需要人去照管他。而且他的脾氣又極其剛強，偶然有失意或受到太人的阻止，就要大聲哭哭吵吵。

「這是因爲你是一個中國人啊，次郎。」一對他的兒子說道。這時候那孩子正大膽地坐在蓆子上面，啃着一隻紙糊出來的大狗，這個東西是放在他旁邊用以在睡覺的時候做他夢中的守衛的。

「這就是他所以有許多壞脾氣的緣故嗎？」玉子問道。說罷她忽然看見他在幹些什麼，便尖聲喊叫起來，一把將那大狗奪來捧在一邊，並且說道：「至少日本是不會吃他的守衛犬的。」同時那次郎又在拼命啼哭起來了。

因此一在家裏是從來不感到寂寞的，其實，他也很難說出別人在什麼地方對待他沒有從前那樣地慇懃。他走到鋪子裏購自己吃的香煙或者給次郎的玩具，那店主總跟往常一樣非常熱烈地和他招呼。可是他却爲什麼覺得這種客氣的態度和平時有些兩樣呢？他彷彿感覺到這的確不是人們之間互相敬重禮貌，這乃是人們對於一般賓客的禮貌，他對於這一點不能確定究竟是否事實，同樣他也不能確定村木先生是否比平日和他疏遠一些。有一次他將這件事告訴玉子，可是玉子却粗聲粗氣地說道：「一，你真是太會幻想了。父親的年齡在慢慢大起來，老年人對於一切都會冷淡起來的，並不是有什麼特別要疏遠你的意思。他對於我也忘記了哩。」

他有時想在村木的家人以外，另外找幾個熟識的人。可是他除了在酒店茶樓中有幾個點頭的朋友，就不認識其他的人。他明白他們只將他當作村木的女婿看待，如果村木死後這情形仍舊繼續下去的話，他們便只將他當作文治的妹夫看待而已。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如果文治不改變他目前的態度，那究竟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

不得已他唯有暫時拋開這些紊亂的思緒，一心一意埋頭做他的工作。他在這裏有他固定的位置，世界已經是這樣的世界，要想加以改造是並不容易的。目前他對文治只得多方忍耐，他知道他應該怎樣做法。

他回到家裏，看見次郎蹣跚學步，牙牙學語，又看見玉子時時發惱，因爲這時候次郎已經一歲有餘，而玉子又懷孕了。於是他常常取笑她對於家務沒有長性，覺得家庭生活的確很是幸福，又覺得每天晚上能夠給他這點快樂，那末每天日裏的工作實在也不算苦了。

在沒有從軍以前，文治是不大喝酒的；即使喝，酒量也極小。現在可不不然了。他現在常常喝酒而且喝得很多，老是喝

得醉醺醺的。有許多次午後他喝得臉龐通紅走進辦公室裏來，大聲氣發號施令，並且傲慢地大笑著。有一天他把蠟燭入一寶的辦公室裏，高聲說道，『喂喂！你怎麼和老頭兒一樣地工作著！你本來是一個好朋友，現在却只做着玉子的丈夫了！』

說罷他又是一陣大笑，那兩個書記只裝做完全沒有聽見的樣子，伏案忙碌地工作著。

『我還做著次郎的父親呢！』一寶笑着說道，從桌子上抬起頭來。

『一個人遲早總是要做父親的，』文治反駁道，『來吧，別工作了。』一寶！

『什麼事情？』

『跟我一同到咖啡廳去。』文治說道。『不必工作了，你們也暫停工作吧。』他又向那一個書記說道。兩個書記頓時站起身來，鞠一個躬，仍舊站著。一寶也不說什麼話，他和朋友文治走出此地以後，他們一定繼續工作下去。

可是他覺得這是一個良好的機會，他可以和文治懇切地談一會兒，以探求他所以改變態度的原因。於是他就站起身來，手裏拿著帽子。

『我陪你去。』他答應道。他和兩個書記點點頭，就同文治走了出去。這兩個書記都知道他乃是奉承小老闆而去的。

這是秋天。小販們挑着各種各色裝盆的菊花。兩年以前，當他和玉子結婚的時候，也曾購買許多盆的菊花種在花園的一個角裏。到了現在，它們蔓延了一大片地方，開放著五顏六色的花朵。村木看見了這些菊花，很不贊成。他說道，『這種散漫而且不甚久長的花卉，放在花園裏是不相宜的。』可是終因為玉子的愛好，仍舊將它們保存至今。這時候一寶看見一盆全色混着紅色的花，他知道這乃是玉子最喜歡的一種花，因此便停住腳向那個小販說道，『你可認識從這個市上出去，繞到那座山西面去的那條路嗎？』

那個人很熱切地點點頭。一寶接下去又指示道：

「沿着這條路跑去，你就會看見右手有一所房子，面對着海，屋頂是用綠色的瓦鋪起來的，門外有兩盆大松樹。你可走進去告訴裏面的女主人，說是她的丈夫叫你來的。」

「她怎麼知道我們確是你叫去的呢？」

「你細細看我一看。」一寰說道，「你對她說明白我是怎麼樣一個人。」

如果她還是不相信的話，你更可以對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

「有這樣的事？」那人驚詫地說道，「你是一個中國人！你跟我們太像了！我雖然聽人講起過中國人，却從來沒有看見過中國人哩！」

他睜大眼睛對一寰仔細望了一望，於是一寰揮手叫他快去，一方面自己便趕上去跟文治一同走路。

「我覺得玉子現在已經是一個馴良的妻子，而不是摩登女子了。」文治帶着譏諷的口吻說道，「我猜她準會跟一般日本妻子一樣，服從你的命令，購買這些花的。」

「如果價錢不對她也不會買的。」一寰反駁道，可是文治却因為有點醉意，並沒有聽他的話。

「你們中國人。」文治輕蔑地說道，「唉，你們中國人！」他使勁地搖搖頭。

他們走到一家咖啡店門前，這店門口放着幾張桌椅。文治便沉重地坐了下來，用手猛拍着金屬的桌面，拍出彷彿打洋鐵鼓一般的聲音。這時一個瘦臉的女孩子走了出來。

「啤酒。」文治叫道，「你能喝些啤酒嗎？」他問一寰。

「當然能喝的。」一寰答道。

「給他一瓶啤酒。」文治對侍女說道，「我要威士忌。」

「是。」侍者輕聲應道。

「趕快！」

她走了出去。

『我恨英國人，因此我喝他們的威士忌，』文治等她出去以後，這樣解釋。

『你從前喝得沒有這末多，』一寰答道。

『唔，是啦，』文治反駁道，『我從前是一個規規矩矩的人，現在我更好了。我已經知道怎樣喝酒，我更知道其它許多的事情。』

午後的日光照耀着寂靜的街道，這是一條狹小的街道。在街的對面，有一個女子替她的孩子洗澡，好奇地向這邊望着。

『我們坐到裏面去吧，』一寰說道。『對面那個女人在聽你說話哩。』

『女人，』文治輕慢地高聲說道，『女人都是愚蠢的東西。』於是他毫無意義地大哭起來。接着便搖搖擺擺地站起身來，如果沒有一寰在旁邊扶住他，也許他早已倒在地上了。他們便走進這家小咖啡店，坐到角落裏的一個座位上，去侍女捧着酒瓶和酒杯走了過來。一寰付了錢，再加她一些小賬。

『把留聲機開起來，開到我們喝完酒爲止。酒完以後，再灑酒來。』他說道。沒有一會兒，室內就充滿了軋軋的喧鬧的音樂。文治的話，除了一寰以外，旁的人一個都聽不見。一寰開始喝起啤酒來，而文治則倒出了威士忌酒，大量地喝着。

『無論如何，我是要結婚的了。』他對一寰說道。

『你已經決定了嗎？』一寰和顏悅色地問道。

『不錯，』文治答道，『秋雄真是可憐，』他一邊嘆息着，一邊搖搖頭。『他從來就不知道天下的女人都是一般無二。』

『我對於女人不大瞭解！』一寰答道。

『根本也不必去瞭解他們，』文治又說道，『我對你說，她們都是一般無二的。』

「一寰沒有給他答話。他覺得文治已經喝得爛醉，而且還在醉下去，所以跟他談談，簡直是浪費時間。」

「因此，」文治接下去說道，「我要請你參加我的婚禮。至於新娘是誰，我却並不知道，而且我也不想知道。我不管新娘是誰。昨天我對父親說道，『現在我應該結婚了，請你替我娶一個妻子。』我那時對他這末說，『請你替我娶一個妻子。』於是他說道，『誰呢？』我就說道，『隨便那一個女子都行，請你爲我挑選一個，因爲女子都是差不多一個樣子的。』」

一寰斟酒文治，斟滿了一杯酒，有些是潑掉的，有些是喝掉的。一寰不再向他去看，他在日本常常看見人們痛飲，農夫從市場上喝酒回家，在路上大聲喊叫，半日所賺的錢，就換得這一場酩酊大醉。不但年輕的如此，連年老的人都留戀在酒店裏面。這種喝得爛醉，在他本國是不大看見的。本國人吃飯的時候固然也喝酒，可是他們是難得喝醉的。他們有時候也許比這邊的人喝的還多些，可是他們却不容易大醉。這大概他們性情比較和平的緣故吧。

突然間的，文治哭泣起來，這使一寰覺得非常奇怪。文治直挺挺地坐着，他的臉因爲要強制痛苦的表情而抽動着，眼淚直流下來。

「我賭咒我沒有要幹這件事，」他哭泣着說道，「那麼我爲什麼又幹了呢？」

他用斷斷續續的句子詢問一寰，可是一寰却被他剛才這陣吵吵鬧鬧，弄得自己也糊塗起來了。

「你幹了什麼事情？」

「你得明白，他們都幹這件事情的。」文治又說道，他俯身在桌子上，兩手捧着他的頭，「這是說，他們全都幹的，只除了我們的聯隊長，你得明白我是一個副官。我注意他的行動。我說——」

他伸手摸他的酒杯，摸到以後，就喝了一口，咳嗽起來，又搖搖頭，打個寒噤。

「一寰，你告訴我，你以爲我已經盡量了嗎？」

「已經過量了。」一寰鄭重其事地說道，「啊，你這就說錯了。」文治得意地喊道，「我要喝到看見這只桌子在我

眼前亂轉，才算真正盡量，可是現在這些桌子都保持着原來的狀態，所以我還要繼續喝下去。」他嘆一口氣，又喝起酒來。「我剛才對你說什麼？」他猝然問道。

「你說你注意隊長的行動。」一寶提他一句。

「是啊，我注意他的行動。」文治很誠懇地說道。他的厚嘴唇老是在顫抖着，左眼急急地牽動着。「你可知道他們這班人，我總將他們看得比我低，我的父親是一個有財有勢的人，而副將軍呢，又是我的朋友。由於他的關係，我在軍中當了副官。所以我對他們說，我不是一個普通的兵士。我這句話沒有說錯吧！」他憤憤地向一寶問道。

「一點不錯。」一寶答道，他完全不明白他在說些什麼。

「所以在他們大家都幹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總說它跟我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我說道，「這是他們那種共有的天性，迫使他們去幹的，你看我這句話說得對嗎？總之隊長既然不幹，我也不幹。」

「不幹什麼事情？」一寶問道。

「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文治反問道。「你真蠢，一寶，你們這些人都是蠢貨。」

一寶心中冒起怒火來，可是他將它抑制下去了。文治究竟是喝醉了酒啊。

「愚蠢而且膽小。」文治在音樂聲中高聲說道：「我們跑來跑去好像玩兒一般將他們打敗了。有時候我們賄賂他們，叫他們退走，他們中間一大部就是這樣走散了。有一部分剩下來的，就被我們打得七零八落，他們都逃散，你可曾看見過他們逃散的樣子？」文治大笑起來，臉上的淚水還沒有乾，他搖搖頭，想把威士忌倒在自己的杯子裏。可是他摸不到它。一寶也不去幫他的忙，只是看他尋找着。

「噫，雖然找不到杯子，至少我還知道我的嘴是在什麼地方！」說着他就站起身子，把酒瓶按在他的肩上。當他把酒瓶放下的時候，他又哭泣起來了。

「這到底是隊長的過失，你知道。我日夜看着這班人幹這件事情。我告訴你，一寶。」他向着一寶把身子斜過去，扭

動着，嗚咽着。『戰事害了他們這些人。他們需要各種富於刺激的東西，酒，大量的食物；大批的婦女。他們要一切都堆成地放在他們的面前，這是因爲一天到晚，一晚到天亮他們的頭腦裏都響着砲聲，他們在每一小時，甚至於一分鐘裏面，都有死亡的可能，因此他們抓到什麼就是什麼，再沒有多餘的時間讓他們考慮和選擇。』文治用非常誠懇的態度說着，彷彿酒意也醒了許多。『起初我也覺得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們到處的搶婦女，不管老的小的都搶。』因此我使對隊長說道，『我們能讓他們這樣幹嗎？』他說道，『倘使我們明天還要他們上前線去打仗，我們就不得不讓他們這樣幹。你看，他乃是我的上峯，這叫我能說什麼話呢？』

『從此以後，那一班人我完全不去注意，只注意他一個人。我說道，『只要他不幹！』他又顫抖起來。

『因此我要問你，一寰，爲什麼後來連他也幹了起來呢？我看，他這樣的行爲，我也瘋了。我就跑到街上去……』他渾身戰抖着，兩眼望着。一寰。『我始終不情願幹這件事情，可是我仍舊不能不做，你懂嗎？』他長長的嘆息，『我那個女子也有過失，她大聲地喊叫，她說我長得醜惡，說我像個猴子，我就說，『你不許作聲，』可是她仍舊大聲地喊叫，於是我又說道，『你不許作聲，否則我就要殺死你。』你看，我是這樣警告她的，可是她仍舊大聲地喊叫，於是我就將她殺死了。』他不停地哭着。

『你懂嗎，一寰！直到她死了以後我才想到，她並沒有明白我的話，因爲我說的是本國話，我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一點。哎，我當時爲什麼想不到呢？這件事情裏面我的過失就是這一點了，一寰。』

他攤開兩臂，伏在桌子上痛哭起來。有些客人向他看看，又回過頭去，喧囂的樂聲使他的話不讓這些客人聽見。一寰坐着動也不動，文治所說的事情，他已經完全清楚，他茫然地感到一陣憎惡。

這就是他們在他本國所做的事情，可是他的父親却一點都沒有告訴過他，可是近來父親寄來的信却比以前少起來了，而且他所收到的信。有許多被檢查員塗掉的地方，他們的報紙都說他們的軍隊如何能遵守紀律，他一個中國

人竟相信了這些話！他對於自己輕視起來。他站起身子。

『回家去吧，文治。』他說道，於是他轉身抱住文治，將他扶起來，一同走出店門。他叫了一輛人力車，把昏醉的文治送到車子上，自己跟着車子跑，送到村木先生家的門口。這時那年的看門人剛在門口，一寰就對他說道，『你能把小主人送到他房間裏不作一聲嗎？』

那看門人點點頭，一寰便轉身向他自己家裏跑了。

他心裏充滿着煩惱。他本國究竟在遭遇着什麼不幸的事件？他還有多少事情沒有知道？真實的情形究竟如何？過去他完全浸沉在自己的婚事之中，他只當作現在沒有戰事，好讓自己和玉子結婚。可是他到底是一個中國人啊。他沿着陡峭的石級向上走去，這時玉子正抱了次郎出來接他。她的容貌是特別鮮明可愛，頭髮剛才梳洗過，她的皮膚紅潤得彷彿杏子的外皮。

『我們剛洗過澡，我跟次郎兩個人，』她說道，『我們現在的都是新衣服穿，次郎是全新的，我的衣服也換上新的袖子。那盆美麗的菊花我買下了。那個人說是你叫他來的。』

我問他，『有什麼記號？』他說道，『是一位中國先生。』我就說，『我並沒嫁給長崎所有的中國先生啊。』他便說道，『啊，不錯，他叫我細細看看他，我看見他左鬢處有一粒極小的黑痣。』我說『對了！』說罷她笑起來，次郎也笑着，一寰也微笑起來了。

『你累了吧。』她說道。

『累得很。』他答道。不，他是不能將文治所說的話告訴玉子的。他不能讓她聽到這一番話。這樣的文治，是她所從未知道，也永遠不會知道的。況且，他自己直到現在也沒有弄明白哩。

『你坐下來吧。』玉子懇求他。

他便坐了下來。玉子爲他脫去皮鞋和襪子，用她的結實而又柔滑的手，按摩他的兩足。經過她一番撫弄以後，他

覺得舒服安適起來，連心也靜得多了。

「現在脫下你的上衣，換上和服吧。你的洗澡水已經放好了，」她低聲說道。「一切事情都由我來處理，你安心休息吧。次郎很安靜，他不會來打擾你的。」

次郎坐在地板上，睜大了一雙眼睛，望著這一切情形。

他就由玉子去做所有的事，自己以疲乏爲託辭，一句話也不說，一動也不動，老是想着文治所對他說的話。缺乏紀律的軍隊炸彈，女子被人用強暴的手段，這些都是他以前沒有聽見過的事。這難道就沒有懲治，沒有道德上的制裁了嗎？他忽然急於想回國去一次，他要親自看看究竟真相如何。他記起了舊日的仇恨，街上的人們憎惡日本人，譏笑他們。日本的官吏對於華北各省提出要求，恩瀾老是說，「革命一成功，我們一定跟日本開戰。」可是革命却始終沒有來。於是他就將革命跟其它永遠不來的事情一同拋開忘記掉了。

這是他全身浸在很深的木盆裏面，享受熱水所給予的愉快，他想他可以一個人回國去一趟，即使小住幾天也好，總能將他所要明白的事情尋求出來，他決定要這樣辦。他站起身子，揩一揩自己的身體。他的肌肉和皮膚熱而且軟，使他的緊張的心情也鬆弛起來。回國大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應該回去一趟。

在吃晚飯的時候，玉子彎身到他這邊替他盛飯，他抬起頭來。

「我想回國去一趟，」他說道。

她放下了飯碗。

「我們也要去，」她很高興地說道，「我和次郎，我們要看看你家裏的人。」

他搖搖頭，「不，」他說道，「我一個人去。你去是不妥當的。」

「爲什麼呢？」她問道。她覺得他的話很奇怪。這時她又把次郎抱到她的膝上，用筷子餵他。

「你知道不多幾個月以前上海有過戰事嗎？」他嚴肅地說道。「我不知道中國人對於日本人的惡感到了如何

「啊，中國人很喜歡我們的哩，」她誠懇地說道。「我可以使你確信，一寰，我在各報上都看見說中國平民怎樣熱烈地歡迎我們的兵士。報上說他們被本國官吏和軍閥壓迫得太厲害了。你知道一寰，我是天天看報紙的，而且看得比你多哩。」

這個事實他不能否認。她的確天天看許多報紙，如此他回家以後，她能夠有些話對他談。她曾經說道，「所以我並不單是一個愚蠢的舊式日本女子。」

「無論如何，你總不能去，」他態度堅決地說道。他是難得用這樣命令的口氣對她說話的，這時她從桌子對面望着。一寰次郎仍舊坐在她的膝上。她站起身子，走到他這邊來，將次郎交給他。

「次郎，」她說道，「你把我今天對你所說的話，告訴你的爸爸。」

次郎有些害羞，他看着父親，又看看母親。

「說，」我的媽媽說今年春天，倘若神允許的話，——我固然不信有神，一寰，可是在這種地方我喜歡這末說——今年春天我就要有一個小弟弟了。」

「玉子！」他喊道。

她點點頭。「這是真的。所以你現在千萬不要離開我們，一寰。倘若發生什麼事情——我有這樣一種迷信，一寰。我明知這是愚蠢的事——可是我常常望着這片海洋，深覺得我們決不能讓它將我們隔離。它要隔離我們，一寰，我感覺到這一點，倘若你現在離開我，我恐怕它會傷害我的孩子，他會在我的腹內生病而且死亡的。」

他猶疑不決地望着她。

「請你等到將來我們能夠一同去吧，」她懇求他。「你一個人不要去——沒有我們決不要去！」

她抓住他的臂膀，緊抱着它，這個情景使次郎嚇得哭了起來。

『別哭，次郎，』他說道，他用另外一隻臂膀抱住玉子，究竟他爲什麼要去呢？倘若他發現了真實的情形，他到底有什麼辦法呢？

已經發生的事，總是已經發生了，那是無可挽回的。玉子現在又伏在他的肩膀上哭泣着。

『你們兩個人都不要哭，』他對他們說道。『一個男子怎麼能永遠困守在家裏呢？』他伸開臂膀抱住他們兩個人，將他們輕輕地搖擺着。

『那末，』他又安慰他們說道。『你們不要哭吧，我不去就是了。玉子，你別哭吧，你要把孩子嚇壞了。』漸漸地她哭得輕微起來，那次郎也不哭了。一寰已經將他們哄騙好了，他坐在椅上，將那們搖擺着。他的懷抱裏面就是他的世界了。

第二天，文治一切都不記得了。至多他只疑心昨天話恐怕說得太多了，他到辦公處已經很遲，面色蒼白，神情疲乏，可是他勉強做得和平常一樣的活潑。一寰看見他走過門口，可是他不願意先同他講話，因此就讓他過去了。中午書記們都出去吃飯的時候，文治才跑過來站在門口，一半兒像坦白，一半兒像害羞地說道，『我昨天喝醉了，不是嗎？』

『你是喝醉了，』一寰抬起頭來答道。

『我一定說了許多的話——我說些什麼？』

他知道文治已經不記得，已經忘記昨天酒後那些對他推心置腹而發的牢騷，因此倒也放了心。

『你說你要結婚了，』他答道。

『就是這句話麼？』文治說道。『我的確就要結婚了。我要依照老式結婚，一寰。我要看許多年齡和門戶都相當的年輕女子的照片，然後用手指指着一張對我的父親說道，『這個人！』』

他大笑起來，一寰也微笑不語。

『我要宣布舉行婚禮的日子，』文治說道。『離現在不久了。我不能讓你的兒子比我的兒子大得太多。』

「你應該說『兒子們』了。」一寰更正他道。
「什麼——又有一個了嗎？」文治大聲叫道。

一寰點點頭

「好個玉子。」文治絕喊道，「哈，摩登女子一樣有用，不是嗎。」

「很有用。」一寰答道。

「一個男子吧？」文治問道。

「玉子這末說。」一寰答道，「她以為她知道的。」

「那就讓她知道吧。」文治答道，「至少，孩子會證明她的錯誤，然後她就不能相信了。唔，我總要選擇一個性情比她溫和的女人。」

文治點點頭，跑了開去。

一寰坐着沉思了一會。他想自己，今日之我也跟昨日之我不同了。比如從前他想有一個女孩子的，而從昨天起，他只要男孩子了。這天早上，玉子對他說：「我覺得懷着的是一個男胎。在男兒節日，如果這個孩子生了下來，我們可以在屋上掛起兩條紙鯉魚來了。」

他就這樣說：「好呀。」

將來兒子們總是跟着父親的，女兒們都逗留在後面。

他的次子雁次郎的誕生，男兒節，地震，這三件事永遠在他的心中糾纏在一起。這三件事，一起在孟春文治結婚後發生。文治的結婚，來得極快，完全是日本式，一寰從未看見過。中國婚禮和日本婚禮不同者，一則延長幾天，一則迅速簡單而已。文治自己行無所事，他所娶的小葉島節，厚施脂粉的臉色，正和千萬個其他日本小婦人一樣。一結婚後，文治從不曾提起她。隔了幾天，好像她一向住在村木家一樣。

文治婚後不到一月，雁次郎誕生了。這嬰孩在正午落地，非常容易而寧靜，一竇什麼都不知道。四月下旬的某晨，他分別玉子和次郎出外，這時櫻花的落地，在園裏繽紛滿地。街上給驟雨打溼過，天空很可愛；白雲從海面冉冉升起，藍天襯在大塊的軟白煙雲背後。樹枝樹葉，綠遍了園林，在溫潤的空氣中，街上人們的樣子愉快而安慰。

在人們的生活之中，有着一種深醇的甜味，他感到這種甜味，而且珍視這種甜味。人類互相愛着，並且在禮貌中將這種愛表示出來，一竇在四月的陽光中走着，彷彿這些街道上從來沒有一個老人露出愁容，也從來沒有一個孩子被打發怒，他有意而也是無意地愛上他們。他和他們格外親近起來，可是他也格外感到孤獨了。

文治自從娶了葉島節以後，跟他也接近一些，可是也似乎格外疏遠一些。文治頓時將酒戒掉，雖然在結婚那一日，却喝得很醉。可是此後就沒有人看他喝醉過了。在矮小身材姿色平庸的葉島節面前，他是一個主人樣的丈夫。葉島節是不大在他的面前坐下來的。近來文治常常對於外交政策發表意見，尤其日本對於中國的政策。他堅執地說中國又被共產黨掌握着大權，昨天晚上一竇和玉子在文治的新居吃晚飯，聽了他不少關於這一類的話。

「遲早我們總要撲滅他們的，」文治說道。

他已經知道不理文治的方法。回答他是沒有用處的。況且，他就根本就不相信文治所說的話。因為文治已經有了中年人固執成見的脾氣。一竇照常走進辦公室的時候，他就將這些事情拋在腦後了。

在新年的當兒，他曾經希望能夠升級，至少他希望能夠加薪，可是一樣都沒有得到。在新年照常款待雇員的宴席上，村木先生說今年無從加薪了，因為政府要加強防衛海陸的軍力，意外地把稅加重了。他祇要「皇上」兩字，一切條件都可接受下來……這是說除了一竇以外，他對於這個神聖的天皇是並不感到忠誠的，他對於無論什麼都不崇拜了。

他坐下來時候，微微嘆了一口氣。第二個兒子出世以後，玉子自然要用盡心思將錢省出一部分來用在他的身上。她自己的父親已經好久沒有錢寄給她，她也除了急需之外是從不寫信去要的。日本已經佔據了滿洲，為什麼還

要擴充它的軍隊呢？這是他所百思不得其解的，也許是勢力日大的軍部——可是他對於日本的政治毫無興趣，真的，自從歐聯聽任日本爲所欲爲以後，他對於任何政情都不感到興趣了。他已經將政治當作廢物一般拋至九霄雲外，連想也不願意想到它。

他整個上午都化在將未售出貨品的單子加以分類的工作上面，正當近午的時候，他家裏的使女出現了。她就是上次奔來報告他次郎出世的那個使女，可是這一次她却顯得安閒而且莊重，來此以前，還曾梳過她的頭髮，並且穿一件新衣服，腳上是一雙乾淨的白色棉紗襪子。

『怎麼樣？』他說道，抬起頭來，有些兒吃驚。

『少爺，我來報告你雁次郎出世了。』

『你說什麼？』他跳起身來一把抓他的帽子。

『他出世了，很胖，很強健。』她喜氣洋洋地說道。傳遞這種好消息的人是幸運的，兩個書記都站起來鞠躬，牙齒間愉快地發出嘻嘻的聲音。

『剛在男兒節之前！』那使女說道，大笑起來。

他立刻跑出去，祇在文治門口把頭探一探進去說道，『我的第二個兒子出世了，我要回家去哩。』他說得極其冷淡的樣子，彷彿他天天會養一個兒子一般，因此頗爲自傲。『什麼？』文治大聲喊道，可是他卻繼續跑路，祇把頭點一點，算是肯定的回答。

他並不在街上急急奔走，他聽着跟在後面的使女嘮嘮叨叨的說話。『這就跟今天的太陽和下雨一樣地突如其來。上一刻少奶奶一樣很好的，下一刻她忽然說道，『我覺得有點變動——是來快了。』

我奔出去請產婆，產婆一來，孩子也出世了，壯健得很，長的真好看，少奶奶說道，『如果養孩子這樣容易，我隨便什麼時候都能養孩子了。』她對於她主婦的這句話由衷心中好笑起來，她覺得有這樣一個主婦是很足自傲的。果然家

裏一點沒有異常的地方。玉子睡倒以前所烹飪的食物發出香味來，他嗅到以後便覺得肚子餓了。

『先生，你要吃飯我就願備給你，』那使女說道，一邊跪下來脫下他的鞋子。

『再過半個鐘點，』他答道。

在屏障後面他看見玉子躺在床上，懷裏抱着雁次郎。次郎現在能夠走了，驚奇地站在她的旁邊。一窺簡直有些不信她已生產了一個孩子。她的面色都不見蒼白。她睡在鋪著草蓆上的軟褥上面，向他狡詭地望着，似乎這一切都是個戲法一般。在圍得黑暗的角落裏，產婆正忙著移去什麼東西。

『玉子，』他低聲叫道。

『你看，』她答道，『這是個男孩子我早就料到了。』

『真的！』他答道。他不知道說什麼是好。次郎的誕生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可是這個孩子却安安靜靜地出世了。他想照這樣的生殖率，不多幾年他的屋子就會擠滿了小孩哩。

『我本來就想在男兒節以前完成一切的，』她傲然說道。

『你就是這樣安排下來的，』他答道。

她大笑起來。

『去吃飯吧，——今天又是吃鯉魚。這又是一個吉兆。』

『今天下午要我留在家裏嗎？』他問道。

『我要你做什麼事情？』她問道。『我要睡覺，次郎可在花園跟使女一同玩耍，沒有別的事了。』

因此他就吃了他豐美的午飯，上辦公處工作去了。玉子是一個幸運的女子，他想到，她一舉一動都露出健康的樣子。對於她是沒有一件事情太吃力而做不動的。

除此以外，她還非常從容，每逢他回家的時候，她總是已經有空閒的時間了，她的常識的豐富，是他早已不覺驚訝

的事了。他認爲她每一件事情都知道。他的家裏總是整潔異常，瓶花天天都是新鮮的，食物總是很味美的，次郎的臉總是很乾淨的，而且總是很快樂的，這些都是他認爲當然的事了。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他總不會悔恨他和玉子的結合，如果有時候他渴望一種精神上的激動，而她又却不能供給這種刺激，他就將這種不滿的情緒拋開，祇要玉子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她對於一切夢想都可以放棄了。

男兒節他們並不到什麼地方去，因爲玉子不潔的日子還沒有過去。雁次郎還不到一個月，可是她對於這個節日却大加鋪排，那天早晨他幫她在屋上掛起兩條紙的鯉魚，它們就象徵這個節日的，一條是黑白相間有金紅眼睛的，它代表次郎，一條小的紅鯉魚則代表雁次郎。

這是陽歷五月五日，天氣很好，當鯉魚被風吹動的時候，次郎便大聲叫喊起來。

這天有一股異乎尋常的風從海上吹來，玉子將次郎抱起，一霎便將他抱過來，並且說道：『他太重了，玉子你不能了，』『那末你將他舉起來，讓他也能够看見。』她答道。他們站着看那鯉魚，海風吹動着他們的衣服。

『有兩個兒子的家庭，』玉子得意洋洋地說道。

他沒有回答她，此刻他想到，他兒子這日後所過的節日，都是他童年時候都未曾經過的。玉子喜歡這種節日，並且極力鋪張，他記起他從前過到節日的快樂，如新年，端陽節，如春節等等——這些都是次郎和那小兒子所永遠不會知道的節日了，總而言之，形成家庭生活的究竟還是女子哩。

『次郎，』玉子正在對那孩子說道，『記住鯉魚就是男孩子的意思——因爲在寒冷的山澗中，它是逆流而向上游的。』

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看見，或者他想像中看見掛着鯉魚的竹竿在搖擺着。同時一個上午越刮越厲害的風，忽然完全平靜下來，他和玉子都立刻掉頭向海面望去。牠的樣子有些異常，黑色而且在漲起來，有一陣低沉的吼聲，他們說不出這是從海裏來的，還是由地底下發出來的。

『玉子！』他喊道，驚駭起來。

『地震！』她說道。她的語聲細微平靜，她的面色轉白了。

他已經把地的震動看作不當一回事，看作一件常常能發生的事情，可是他却沒有看見過一次巨大的地震，有時候夜裏他和玉子醒過來，便覺得他們的床底下有些震動，天花板上的灰塵落在臉上，同時更聽見屋梁的格格之聲，這種時候，玉子總是爬起身來，穿好衣服，一聲不響警備地等待着，他知道全村的人都是這樣在等待着，雖然有些無可奈何，可是他們總是警備着，可是過去每次地震，後來總平靜下去。今天的情形却有不同，因為事前曾刮過狂暴的大風。

這時候玉子急忙向家中奔去，那下女却已經抱着雁次郎趕出來了。屋子在她的背後發出格格之聲，和這響的破裂聲。掛着紙鯉魚的竹竿跟別的東西一同搖擺着，這次顯然的不是因為風了。

那使女不作一聲將孩子推在他們的懷裏，又奔到屋子裏去。玉子帶着抽屜和衣箱走了出來，不多時使女也跟着出來，懷裏抱着滿滿的東西。

『我們將這兩個孩子放在什麼地方呢？』一窺喘着氣說道。『我得幫幫你們才好。』

『請你陪着他們吧。』玉子安閒地答道。

他奇怪這兩個女子怎麼能這樣鎮靜。她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好像是練習過許多次似的。她們兩人來來去去跑着，沒有多少時候，就把所有的重要什物都搬到外面的空地上。事實上東西也不多。因為他們的最寶貴的東西，如幾副最好的卷軸，幾件村木先生送給他們的陶器，結婚時一窺送給玉子的珠寶，和母親送來的綢緞等等，她都已經放在城裏專為防範地震的倉庫裏了。

最後她就站到他旁邊來，伸手來抱孩子；於是他問道，『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什麼地方去呢？』她只是回問他道，『地震的時候是沒有地方可逃的。』

於是他就面朝着海，站着等候。他緊抱着次郎。次郎並不哭。原來他也在望着那膨漲起來的海。這時候玉子發出一

聲叫喊，頓時用手掩住她自己的嘴。海水在地平線處聚成一片極大的波浪，不實在不像波浪，而是一片潮水，一堵水製的堤岸，越過整個的洋面。波浪上面沒有水頂，這已經是一塊巨大而黯黑的東西，向天空升起。

『不會到我們這邊來，』玉子低聲說道。

『城裏低的地方要被它淹沒了，』他答道。他覺得胸中作惡，很是難過。可是他不能掉開他的頭。潮水向這邊湧着，看上去並不在移動，而彷彿不過是在逐漸漲大起來罷了。可是事實上它却正在用最高的速度挾着海水向海岸滾來。在下面遠處，他們看見各處的人們都從他們的屋子裏奔出來，向山上爬着——逃避着海。

『它來得總是很快的，』玉子說道。

他從來沒有看見過玉子這樣的鎮靜。他不知道她究竟怕是不怕。他想逃開，想逃到別處去，可是玉子却拖住他。於是巨浪打到岸上來了。在沒有破碎以前，他們還是看着水頂。後來它轟隆一聲地爆炸開來，震動了整個小島。它碎裂開來，湧出巨大的一片白沫。房屋和街道都不見了。好像整個海洋已經衝了進來。

『這下恐怕要一直衝到我父親的屋子那邊，』玉子低聲說道。

他們注視着。比衝上來的潮水更可怕的就是現在他們所看見的東西，潮水向外退出，似乎將它所能遇到的一切房屋，人類，樹木，都吸進那一片汪洋而向外退去，整個小島好像移動到海裏去了。

一聲驚嘆而將他的臉伏在次郎的肩膀上面。這時候大地又在他足下震蕩起來。他聽是巖石從上面轟然倒下，不禁伸手去抱玉子，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她的身體還是堅定有力，站着不動。

『我們這邊的巖石是不會動的，』她說道，『崩裂的只是那些較鬆的巖石。我們上面的都是田地，不是巖石。』這話是真的。他們上面是一片谿谷，一直到山巔，中間有一條小溪直流下來，因此兩邊都墾成稻田了。他又覺得地下搖動起來，使他作嘔。

『潮水又要來了，』玉子說道。『可是它不會那麼大了。』

他聽見它衝擊海岸，響聲果然比較小一點。可是他並沒有抬起頭來看。次郎緊貼住他，他的兩臂抱住他父親的頭。他還是不哭；至於那小的孩子却已經睡着了。一窺記得文治說起過日本人的睡眠，說起怎樣沒有什麼東西能吵醒他們，因為他們嬰兒時代在娘背上已經被聲音吵慣而且搖慣了。

這時他們聽見一個柔軟而滑動的聲音，一陣木料斷折崩倒的巨響，和一些紙頭撕破的聲音。他抬頭一看，原來他們的屋子已經在極微的響聲和更少的塵灰中塌成一堆了。

他還沒來得及發出懊喪的呼喊，玉子已經說道：『好，這下完畢了。我們都活着哩。』

她轉身過去，不再去看那所毀了的屋子。一直到這時候她才坐下身來，海水上滿漂着破碎的東西，漸漸平靜下去。於是風又吹起來了。他覺得兩腿在抖動着。

『我看見過比這更利害的地震哩，』玉子說道，她用衣袖揩一揩臉，便解開胸脯，開始餵她的孩子，他在她身旁的箱子上坐下，讓使女將次郎領去，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他渾身反出起汗來，他覺得他全身都溼透了。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凶險的事情，』他說道。

『哦，還有比這更凶險的哩，』她說道。

他向着她看。她安靜地坐着，那樣子彷彿她所心愛的屋子並沒有塌成一堆一般。

過了一會，他問道：『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休息一下——然後去看父親的房子有沒有受到損害，』她答道。

一個穿着青布短襖的人從山坡上爬上來，出現在竹林中間。他是從她父親家裏來的一個包車夫，他向他們鞠躬。

『主人派我來看看你們怎麼樣，』他說道。

『我的父母呢？』玉子問道。

『一家都安全，』他答道，『門房和廚房的一部分倒下來了，花園怎樣我們不知道。正屋是安全的，沒有一個受傷。除了少奶奶剛在廚房裏，大腿上被一根梁木打了一下。可是現在她正休息着，痛得也好一點了。那個舉行祭禮的茶室也沒有受損。』

『啊，我們多運氣！』玉子大聲說道。

他們立起來，站了一會兒。一霎不禁掉頭去看那沒多時以前還是他住家的那一堆東西。玉子的眼睛也跟着他移到那邊去。

『我們將它重造起來是很容易的，』她說道。

『不造在這兒了，』他說道，却也不知道爲了什麼，除非是造在這兒看下去不大安全而已。可是玉子却堅持須造在這兒。

『要造在這兒的。海水向我們這邊衝，可是衝不到我們。這是重建房子的好地方。』

他已經受驚不小，因此也沒有精神去和她爭辯，便抱着次郎，跟着她由那男子領路向山下走去，因爲本來的路已經不見了。他們的後面跟着那個使女，她的懷裏滿抱着凡是她所認爲值得帶去的東西。她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

這一天他從來不會忘記。村木家裏的安全，屋頂遮在頭上，食物都是熱騰騰的，而且立刻可吃，使人感到舒適，還有那安靜和親切的空氣——這些都儘够令人驚奇了。可是最使人不能忘記的是出奇的沉默——村木先生在巡視他被毀的花園時的沉默；園裏溪流衝過塌倒的牆壁，掃過他所愛護的長着蘚苔的小坡，並且將它們衝毀，更連根拔起，跟古董一樣可貴的小樹，文治對於他妻子大腿受傷的沉默，葉島節對於自己痛楚的沉默——一霎從來沒有看清楚葉島節，唯有她平凡的臉上那一對美麗的眼睛，却是他所永遠不會忘記的——街道上的人們，所有的沉默，他們的房屋和家人都被衝到海裏面去了；還有辦公室裏那個小書記的沉默，他現在很孤單，因爲他兄弟死了——這種沉默是他所永遠不會忘記的。

第二天每一件事都重新開始，房屋的建造，廢物的掃除，和海塘的重築。每一個人都好像在做着一件常做的工作。玉子說：『既然我們現在總要再造了，那末還是造一所大些的房子好了。』

他對於他自己所發的問題覺得害羞。『可是倘然再發生——再發生呢？』

『這是當然要發生的，我們可以不斷地再造啊。』她答道。

全市的人都回到他們的斷垣殘壁中，這就使他不好意思再發怨言了。凡是失蹤的人，都是已經衝到大海裏面去了。……在這幾天當中，他常常跑到本地的海邊去觀看。

『你想把你的房子造在原來的地方嗎？』他問一個老漁夫道。

那人用一對憂鬱的小黑眼珠向他望着。

『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地方呢？』他答道，『我父親的屋子造在這裏，我祖父的屋子也造在這裏。』

『可是倘若再發生同樣的情形呢？』一寰問道。

『那是的確要再發生的——我們也知道。』漁夫答道。

這句話在一寰聽來，有一種他不能說出的意義。他覺得他對玉子已經比從前了解得多了。原來在她女性的習慣和歡樂之下，却蘊藏着一種拚命的堅決的精神。這種精神跟她的願望是沒有關係的。她們這些人雖然喜歡和小孩一樣玩耍，可是在她們嬉戲的底層，却有一種堅忍的決心，使她們在必要的時候，能够忍受任何的苦痛。

因此數年以後當他聽見人們誓言戰爭不久便將過去的時候，他就搖搖他的頭，不會不久，也許永遠不會。這些島民已經受過訓練，使他們足以對付比人類更頑強的敵人。他們曾經和地震，和火災，和颶風爭鬥過來。這些東西都是訓練他們作戰的敵人。他自己的兩個兒子眼看着這一切可怕的景象，却從來沒有哭過，也不覺得害怕，這是他所常常引以自傲的。

這不是戰爭。報紙上說得很明白。這不能稱為戰爭。這不過是一個事件而已，這是可在天皇面前起誓的。

這事變在一窺心目中和他的重建新屋比較起來，並不十分重要。兩年以前，當地震以後，他就將他的新屋重建起來。今年夏天，他又添造一間書房，四周築的堅固的木樁，不會被水沖去。去年一年，玉子就一直催促他造起來，因為兩個小孩子漸漸會吵了。她說他自己應該另外有一間房。有一天，他發見他們取了他的漿糊把整個書桌都塗遍了。這時候，玉子正在洗浴，使女正在煮夜飯，因此都不能照管他們。看到這樣的情形，他就同意了她的意見。現在自己有了——一間房，頗覺得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且，報紙把這事件說得非常之小——華北某小鎮幾個兵士的爭吵而已。

第一天文治就說道：『這事件不會延長到三個月的。』

就是這一句話，使一窺不禁懷疑起來，他想這事件也許比他們所說的要嚴重一些吧。否則為什麼要有三個月之久呢？他等候他父親的信，可是他父親却不似以前那樣常常寫信給他了。一窺寫信去徵求他父親的意見，也沒有回話來。這就有點古怪了；可是他知道這也許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某日，他辦公室中一個書記辭職了。他說他是被征入伍了。可是他乃是唯一供養他母親的人，因為他的哥哥已經死了。

『那末你怎末辦呢？』一窺問道。

『村木先生很好，』小田中答道。『凡是為天皇作戰而家中無人贍養的人，村木先生都每星期給他們一筆津貼。』

兩個少女來接替了他的位置，在她們和一窺之間築起一道門障，如此他就自己獨自有一間房了。他現在時間很空，生意逐漸清淡起來。裝運的事情極少。這也使一窺有些兒詫異。如果這僅是幾個兵士的事情，那末中國的出口商人為什麼停止向日本輸出貨物呢？那月貨運照常進來。後來却什麼都沒有進來了。船隻進口又出口，村木的公司却沒有生意。可是他們存貨尚多，因此他們將貨物繼續裝到美洲和歐洲去。一窺忙着查核貨單，籌劃打包，並且裝運那些裝箱的地毯，花氈，陶器，磁器，傢具，卷軸，以及種種便宜和貴重的東西。

於是有一天他接到他父親打來的一個電報。

這是由文治手裏交給他的；事後他覺得奇怪起來。可是當時他却沒有時間想到這一點。那天早晨文治請他去，當一寰跑過去看有什麼事的時候，文治交一封信給他，坐着看他拆開來。這是他父親打來的。『一可十七日乘鮑恩號抵橫濱，往埠一接。』十七日離當時還有二天。

『你的哥哥要來嗎？』文治問道。

『你怎麼知道的？』一寰問道，驚奇得很。

文治說：『他收到電報，電報送到了他屋子裏，他已經開過了。』

『爲什麼呢？』一寰問。

文治說：『要知道它是否重要呵。』

一寰正想反駁，『這是我的電報呢。但是他恐怕對於村木失禮，所以不說了。』

『我想你必須去一趟吧。』文治繼續說道。

『當然是必須的啦。』一寰堅決地答道。

當然他站在那兒的時候，他頗想帶玉子和孩子們去給他家裏的人看看。可是此刻從文治的辦公室走出來，他決定不帶他們去了。他還是一個人去看一可的好。

他站着伸長了頸頸，望着那輪船進港，那輪船像一隻巨大的天鵝，慢慢地駛來，他並不立刻奔上跳板。他突然覺得羞見一可了。他們兩人以前從來不甚接近。一可年齡比他太大了些。一寰還記得牡丹爲了某種她永遠不願說出來的原因，而懷恨一可。這種憤恨，一直使一寰覺得一可是一個神祕不可測的惡人，因此他至今不能喜歡他。現在他在德國又過了這末幾天功夫。誰知道他們給他什麼影響？可是他究竟很興奮地想見一見他的哥哥。自從出國以後，這是他第一次覺得他離家已經很久了。

當輪船靠埠以後，他睜眼望着沿船欄的那一叢人，可是他看不見一個認識的人。

後來他果然看見從跳板上走下來。他不相信這個身材筆挺衣衫整潔的人就是那個出國的一可。他記得一可是一個瘦弱而萎靡不振的少年，一副神氣乖張的薄薄的嘴唇，稍有不稱心的事情，立刻便會撇起來，像一個小孩子一般。有時候他甚至要用哭泣來達到他的目的。德國給了一可什麼影響？他看見一可大聲招呼，於是一可就看見一個身子挺直的人，比擁擠在他旁的人要高出一個頭，容貌很嚴肅，堅毅的嘴，高傲的眼睛，還有一派外國的神氣。他的後面是一個白種女子，穿的是一件閃耀的綠色綢衫，兩臂一直裸到肩膀上面，可是一可並不向她看。除了他們，還有許多男男女女從跳板上走下來。

他羞澀地迎上一可，伸出他的手。

『一可』他說道。

『一可！』一可喊道，於是他一把抓住身後那白種女子的臂膊。『弗麗達，』他用德語對她說道，『這是我的兄弟。』這句話一可聽見的，當年祖父爲他聘請一個家庭教師，教授德文，雖然時隔長久，可是他還記得一點。然而這個女子是什麼人他却不明白。他向她一看，頓時就有些憎惡她。她年紀很輕，可是已經太覺肥胖，她的兩頰也太紅了。紅頰上面，是一雙強硬而明朗的藍眼睛。在綠色的帽子下面，是黃色的頭髮。她伸出一隻帶着黃色皮手套的手。

『啊，看見你真巧極了！』她大聲叫道，一可覺得她抓住他的手，用一隻急促向上的德國姿勢，過後她又俯身過來，別她的塗着脣膏的嘴唇親他的面頰。『一可兄弟！』她說道，說罷便吃吃地笑起來。

『這是我的妻子，一可』一可高傲地說道。『她的名字叫弗麗達，雷曉孫，她的父親是德國的一個高級軍官。』他說時兩眼釘住一可，望着他的語聲使一可聽了簡直不敢有所批評，一可心想，實在也無語可說。如果他們已經結婚，還有什麼話可說的？因此他只是向她點頭行了個禮。可是在他內心，却有許多問題盤旋不已。他們的父親知道這件事沒有他們的母親將說什麼話？這個粗壯的強硬的年輕女子，如何能安於他們的家庭爲什麼一可娶個德國妻子？

於是他記起了玉子；這多年來他一直不願將她帶回國去。如果他對一可說一句不贊成的話，一可不會立刻反駁他。他至少沒有娶一個日本妻子嗎？可是玉子——他由本能知道——這個女子是不配跟玉子站在一塊兒的！

『我們還不過是新娘和新郎哩，』她止說道。『每件事情都令人非常驚異！』於是她又吃吃地笑起來，她的眼睛很狡猾地望着他。

他心裏想，『我不可望着一可，她這樣愚蠢，一定使他在我面前覺得羞慚。』

他覺得他必須說幾句話將一可從這窘境中拯救出來。他們並不等候什麼，却是空站在甲板上面，因此覺得非常不自然。其餘的人來來去去，儘是在他們旁邊擦過。可是他能夠說什麼話呢？他仍舊有些茫茫然。他拿出一塊手帕，揩拭他的臉，並且偷偷地擦他的面頰，以免她的紅唇留個痕跡在上面。

『一可，』他終於說道，『我簡直不認識你了。』他這句話是用中國話說的，他的舌頭覺得有些僵硬異樣，因為他已經許多年不說本國話了。現在他說本國話，覺得很高興，因為這一來它就不讓這外國女子聽得懂了。

一可看上去很快樂。

『不會吧，我並沒有變啊，』他答道。事實上你看我有没有進步一點？

『你看上去——年事大得多了，』一寰羞澀地說道。

『哦，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成人啦，』一可答道，微笑着。

『我非常感激我的父親。第一年到德國的時候，我恨德國，可是後來我就喜歡它了。一寰，我們什麼地方可以談一談？我有許多話要說——而船停的時間又非常短。他們本來停四小時的，現在祇停一小時了。』

『可是你能不能多住幾天，好另外搭一隻船呢？』一寰客氣地問道。如果一可接受了他的提議怎麼辦——帶着這個女人？

『可搖搖他的頭，』沒有空。』他答道。『我現在急於回國呢。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好？』

『我想我們到那個小餐館去吧。』一寰躊躇不決地說道。離碼頭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小餐館，門口也放着幾張桌子。一可下勁點點頭。

『好，那邊很好。』他決定道。『來，菲麗達！』他用德語喊道。他跨着大步走在一寰前面穿過街道。

他的肩膀一字的平，坐下以後，他神氣活現地叫侍者過來。那德國女子跟在他們的後面走過來。他們剛坐下時，一寰就覺得許多人在注視他們——一個白種女子跟兩個中國人在一塊兒！可是一可却似乎並沒有覺得。

『啤酒。』他對侍者說道，剛說罷他立刻俯身向着一寰。

『一寰，』他說道，『你不能留在此地了。你必須立刻回國去。』他說的是中國話。全不注意他的妻子，可是她似乎已經習慣於這種情形，因此當他們談的時候，她就坐着用她的強硬而好奇的眼光向四座觀看。別的人都在詫異地望著她，可是她却似乎沒有覺得。

『可是——可是——』一寰訥訥說不出話，他的眼睛和一可相遇。他縮後一點。一可的臉很有威脅的神氣。『這是不可能的——我的家庭——』

『難道你也不知道嗎？』一可大聲問道。

『知道什麼？』一寰問道。舊有的預感又來襲擊他，使他的嘴唇突然乾燥起來。

『你沒有聽人說起嗎？』一可大聲問道。

『我沒有聽見說什麼啊，』一寰囁嚅地說道。

『日軍要奪取北平了！』一可低聲說道。

『北平！』一寰木然地跟着說一遍。

一可立刻接下去說道，『父親數星期以前就料到，他便打一個電報給我。委員長要我回國去，軍隊已經大規模組織起來戰爭就快發生了。我們要抗戰到底，我們已經這樣決定了！』

這些話是一可用中國話講的，他湊在一寰耳朵邊用很低的聲音講的，而且講得又快，因此一寰不大聽得清楚。

「可是——這邊沒有人知道——」他訥訥地說道。他覺得有些透不過氣來。「報紙上並不說起——一般人民照常做事——有些報紙雖然提到，却認爲很容易解決——」

「他們這些人民！」一可輕蔑地說道。「上邊的人不告訴他們的。我告訴你，一寰，動員令已經發下。我們將有一個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爭。一寰，你跟我一同回國去吧！」

「現在嗎？」一寰喊道。

「當然現在啦！」一可用力說道。「我有錢爲你付路費。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在船上替你買票。父親告訴我——」

「可是我的家庭——」一寰開始說道。

「現在除了這個以外，你就不再有別的義務，」一可堅持說道。「對於任何日本人你絲毫沒有什麼應盡的責任！」一可張嘴露牙，像做戲一般。一寰還記得一可是很喜歡做作的，這使他格外審慎起來。

……玉子一寰默念着，玉子是一個日本女子，他愛她。自從他看見一可娶了這樣一個女子以後，他覺得玉子比從前格外溫柔，格外忠實和賢慧了。他不能離開玉子。他必須想出一辦法來才好。

「我不明白，」他說道。「我不明白爲什麼——爲什麼要有戰爭？我們並不是敵人——」

「我們是敵人！」一可堅定地答道。「你這一時在什麼地方的，一寰，竟不知道這個戰爭已經醞釀了幾個月，也許六、七年了。你聽到盧溝橋的事變嗎？」

「報紙上說可以和平解決的，」一寰說道。

「解決送掉北平嗎？」一可憤憤地說道。

「我告訴你，他們——他們沒有說起這個事情，」一寰訥訥說道。

「你的結婚使你成了一個日本人嗎？」可質問道。

「沒有這會事，沒有這會事。」一寰立即答道，「不過這事情來得太快——我沒有知道——我接不到家裏的信。爲什麼他不能反駁，那末『你是一個德國人了嗎？』可是他又不願意聽——可說『至少我的老婆不是日本人！』」

「你怎麼知道呢？」可打斷他的話說道，「這裏是每封信都要檢查的。我相信父親一定寫信給你，只是你沒有收到罷了。他打電報告訴我他不明白爲什麼你的信總是那樣寫法。」

並且叫我在這裏停一停，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村木先生告訴我他聽說我的父親到四川去設立一個銀行分行！」一寰大聲說道，「因此我以爲信件是耽擱了日期呢。」

「這裏沒有一個你可以信任的人！」可大叫道，「走吧，一寰！」

他們這樣談談停停，不覺時間已經過了很久。

每當他們靜默下來的時候，那德國女子總將她看見的東西提出一個問題。有一次她問道，「呃，這樣——你看那些有趣的小人兒——他們生得這樣矮小，不是嗎？」

無論她說什麼話，總是一可回答她，而不是一寰回答她的，一寰簡直沒有聽見她所說的話。他坐着考慮並且設法頭解——可告訴他的那些已經發生的事情，這時午後已久，太陽離海只有一半路程。時間已經過去，那德國女子正在打爾欠。他們站起身來，她一個人走在他們前面，走向船上去。

那些美國人也立起身來了。他們隔着幾張桌子，用響亮而尖銳的聲音，互相談話，完全不注意到別人。其中有兩個人跟那軍官一同走，其餘的人都留在那裏。一個美麗的女子說道，「留心，你們兩個，在上海紅頭，空襲開始的時候，就除下你的帽子，使他們看見你紅色的頭髮，知道你是一個中國人！」

一個紅頭髮的青年大笑起來。

「再會，瑪麗，你不一道去真可惜，可是我想那邊現在也不是女人住的地方了！」
輪船上的汽笛已叫起來了。

「你聽見他們說的話嗎？」一可問道。「我告訴你，除掉此地這些愚蠢的老百姓以外，每一個人知道了。」一寰，成千萬的人被殺了——而且局勢日漸惡化。」

「我們全國必須醒來——我們必須發動一次空前的戰爭！」

他們此刻已經走到船邊。一可站立住了。

「你願意一道去嗎？」他問道。

「我不能去。」一寰答道。「現在不能去——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爲什麼不能去？」

「我不能就是這末——離開他們——村木先生和他的太太——他們一向待我很好——」

「他們是日本人啊。」一可低聲提醒他。

「他們一向待我却是很好的。」一寰又說一遍。

「那末我就告訴你這句話。」一可反駁道。「你的哥哥現在既是代表我們的父親說話，你總須趕早回國，這意思就是幾天之內，一寰——不是幾星期之內，而且幾小時之內最好，我告訴你。」

水手在腳板上忙着，乘客都從跳板走上去。

「幾小時之內。」一可重覆說道。「別的國家你都可以住，唯有不能住在日本！這是——不成話的。」他將一只手重重地在一寰肩膀上摸着，並且將他搖兩下。「那末再會吧——再隔幾天見吧。在這幾日當中，我要將我所看見的氣相告訴你。」

一寰沒有回答。他站着看那輪船慢慢離開海岸。他除下他的帽子，鞠了一躬。那輪船開動了，先向南轉身，又向西去。

……他沒有問一可什麼話，一可也沒有告訴他什麼話。他們比從前格外隔膜了。

那天晚上他就乘火車回家。當他早晨走進家門的時候，玉子帶着溫柔的歡呼出來迎接他，他們沿着園中小徑一同走着。此刻他想到一可的妻子，又添了一重憎惡之感。可是他又想到玉子是多麼地日本派頭。當她在少女時代，穿着學校的制服和皮鞋，他從來就覺得她是怎樣日本化的。那時候她不過是一個小姑娘罷了。

「你現在老是穿和服，着木屐了，」他突然說道。她含着歉意溫柔地笑了起來。

「你覺得不好嗎？很舒服呢！」

他不能不說他覺得不好，因為他從來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那顏色鮮明的橘花的和服，對於她的杏色肌膚和烏黑眼睛是的確很相稱的。到了門邊，她就跪在地上，好像是他的使女一般，爲他解開鞋帶，脫去鞋子，然後替他套上總是放着的寬大的布拖鞋。對於這個侍候的工作，他曾經常常表示反對，可是後來她跟他說這乃是她愛他的一種表示，也就罷了。

「我爲別人是不做這個事情的呢，」她堅持道：

因此他也逐漸慣常起來，而且看着她垂下了烏黑的頭在他的面前，的確也有一種甜蜜的親切之感。

他想到：「別個女人未必肯永遠這樣做的。」

恰巧次郎奔進來，他便問次郎：「雁次郎呢？」

次郎說：「睡着了。」

玉子一直把次郎打扮成功一個日本式的孩子。一寰突然說：「次郎穿着木屐。他的腳趾是要向外的。玉子，還是買一雙皮鞋給他吧。」

玉子驚奇地抬起頭來，說：「在他進學校之前就買給他嗎？但這太花錢了呀。」

一寶說：『我不管，去買來吧。』

她並不回答，但從她禁止次郎歡呼看來，她是不大贊成的。他又看見，使女穿過這間房到廚下去，雁次郎正睡在她的背上，他又賭氣似的說：『像孩子這樣的伏睡在使女背上，將來他長大了，兩腿又彎又短，會像文治的一樣呢。』

她略略有點生氣了，說：『一寶，我求你——別在次郎前面這樣吧。照顧小孩子，應該用這個方法，他伏睡在使女背上，又暖和又安全，她自身的溫度，阻止孩子招受寒冷。』

他仍舊堅持着：『把他放在床上躺着吧。』

她好像看出他的無理取鬧，太息一下，接着露出微笑來，很溫柔地說：『你已經很疲倦了，趁了一夜的火車，次郎，走開吧，等我叫你的時候。』

一寶說：『我並不疲倦。』但是他再不多說了。他很想跟玉子鬧一鬧，藉以洩氣，但要和她鬧也是不可能的。她回答他，只悄悄的走開幾分鐘，讓他有反省的工夫；接着，她帶着花朵，糖果和一杯新泡的茶進來，讓他感到她的特別體貼。他因此感到自己的粗暴而羞愧了。但是，今天她的柔順，反而激怒了他，他覺得她在表面上雖然柔順，實際上却絕不會對他屈從的。

他默默地吃着晚飯，充滿着這樣的思想，還自怨自艾。玉子總是不改變的。她跟往常一樣，清新，天真，快樂，孩子氣裏微帶着狡詐，是新與舊的混合物。她唯一的缺點，就是太忠於自己所得的教訓。他覺得不只她這樣，每一個日本人都忠心於他所學得的教訓，好像整個國家都在一個模型裏陶冶着。他自己的兩個兒子，也將受這樣的陶冶！

他想到這裏，突然站起身來。他必得到辦事處去。他找不到他的帽子，玉子在一刻前已經走出去了。正巧使女捧了茶進來，他便問她：『我的帽子呢？』

孩子已經不在她的背上了，她聽了他的聲音，好像是出乎意外而吃驚；她趕忙東尋西找，卻不見他的帽子。『玉子，我的帽子呢！』他高聲喊道。玉子很快的奔進來了，雁次郎在她的懷抱裏啼哭着。

她喊着：『你的帽子呢？它到什麼地方去了？』

在玉子的後面，次郎跳跳躍躍的跟了進來，帽子戴在他的頭上，玉子把它奪過來。

『呵，壞孩子！』她喊道：『拿去了你爸的好帽子！』

『讓他這樣吧，』一寰吩咐着，一邊戴上帽子。『我極希望他表示一點獨立的樣子。』

玉子不說什麼。她把手中啼哭的孩子交給使女，揮她走開，她自己跟着一寰到門口，她的嘴唇上浮起一縷甜笑。一寰想：『她曾受着教育，說男人離家時，必定得含笑相別。』他不禁憎恨自己起來。

『再見，玉子，』他比較親切地說。她的眼睛裏閃着安慰的光輝，他更憎恨着自己。『或者我將回來得晚一點。』他再說。

『是的，自然。』她應和着，站在那裏，笑容仍在，直到他看不見她的時候。

他走了以後怎樣呢？以前他從不想到這些問題。也許她收斂起臉上的甜笑，等他回家時再露出來？或者雁次郎仍舊馱在使女的背上！現在他才第一次知道，他對於自己家庭裏的情形，簡直是全無所知。

這一夜，玉子早已入睡，一寰躺在那裏，總是不能合眼，他的頭腦沉沉。她曾溫柔而堅定地替他按摩了一小時，她的手指好像不碰到他的皮膚，但他覺得她的指尖，操縱着他的神經。

『我想你什麼都知道的。』他沉默了好久，說。

『你覺得好點嗎？』她問。

『是的。』他說。

只一刻工夫，痛楚又回復了，正像方才一樣。但是他不告訴她。她已盡其所能的做了。痛楚在內身深處，非她所能及，怎能怪她的不是。這是他心靈中的痛苦。他已長久不作遐想。玉子使他的肉體上太舒服了。他一直承認她安排得什麼都舒服的。就是在今夜，當她在未曾就枕之前，她帶着愛嬌的姿勢，問他是否再需要她。

『你是疲倦了嗎？』她靠近着他問，他可以聞到她的薈澤。

『什麼都不高興，只想睡覺。』他說。

她撫着他的雙頰，然後在他的身邊輕輕躺下去，十分安靜，使他幾乎不覺得她在身邊。

他想，難道她真的沒有自己的意志嗎？記得她在做姑娘時代是有的，而且非常堅決呢。他覺得她們全家都是這樣的——她的父母，文治，松秋，因為這樣，才決心自殺，簡單如隅江，也赴死無辭。這是一種他不知道的堅定的本性。他自己的家庭和同胞是沒有的。就是恩瀾等那一班青年，他們所以百折不撓的幹去，也由於理智上的信念，而非出於本性。他自己的兒子可有這樣氣質嗎？他想到了次郎小而結實的圓臉，這可不能知道呀！但是他怎能說是沒有呢？她有着這種不滅的氣質在血液裏，會傳給他的。

這樣想來，他兒子一定有着不可磨滅的日本氣質，因為玉子是日本人。他突然覺得睡在身邊的這個婦人，好像他跟她素昧平生一般。她像往常一樣的躺着，睡得氣息全無，他幾乎不能聽到她的呼吸。他睡時老是翻來覆去，玉子却靜臥不動，她直到早晨起身，頭髮也不亂。她不管睡或醒時，都有自制的工夫。

日本人都能自制，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打倒它。他記起了地震，沒有誰害怕，沒有誰抱怨，但是他們內心的痛苦，却難於掩飾……文治不就是失掉了自制嗎？那情形怎樣，自制一失，行爲有似獸類——甚至於像文治那樣的好人。文治始終不愧是好人的，他所作爲的，他深深悔恨着，連自己也不讓知道，可是他也不能如常了。

如果玉子的自制……他趁着暗淡的夜色，看着她平靜的睡容。日本小孩總是跟母親同睡的，雁次郎睡在她的另一邊。他從前對玉子說：『爲什麼不叫雁次郎跟使女同睡呢？』她不勝其驚愕。

她說：『使女怎能好好的照顧他呢？』

玉子確能知道些微的改變，如果他害了病，她在幾天前就能感到好好的撫慰他。

他極力使自己安睡，然而身上的每一縷肌肉都像在抽動着。她的平靜使他自制，他越想自制，越覺得不甯。最後他

覺得她平靜的身體上，有什麼東西發射到他的身上來，好像在平靜中，他才能感到她似的。他略略安靜起來，睡得也舒服了。隔了一會，他已在朦朧的狀態中，他不寧的頭腦也沉着了，只有他不眠的內心還醒着，他的思想還在慢慢的流轉。

他爲什麼再要破壞他的生活呢？他曾一個人小心地把它建立起來的。他曾孑然一身，拋棄祖國，找到玉子，跟她成家立業。他眷戀着自己手造的一切；無論如何，這必得保持着，沒有誰再奪去他的一切了！

他伸出手撫摩着玉子的面頰。

『玉子！』他輕聲說，他要聽她的聲音。

她像往常一樣，立刻醒來，絕無睡態。

『是——什麼事呀？』她很快的問。

『沒有什麼——我要你對我說話。』他求她。『我好一會胡思亂想的睡不着。』

她伸出雙臂把他擁抱着。

『別多想呀。』她求他。

『我原不要再想了。』他回答着。

他們在沉默中擁抱在一起。他放開胡思亂想，在她溫暖的酥胸前喃喃自語，此外什麼都不在意了。

一切照常。這一月天氣非常的冷，却很晴朗，每一天，一餐公畢返家時，玉子和使女帶着孩子們，總是在小山邊等他。於是他們搭着公共汽車到海灘上去；如果路程較短，他們坐人力車或騎牲口去。他們游水作樂，直到極疲乏，才在小餐館中或經過的小販那裏買點東西當晚飯吃。當雁次郎要睡的時候，就讓他躺在溫暖的沙穴裏，使女在旁看守着。在歸家途中，一餐有時在黑暗裏看見使女仍把他背着，他不說什麼，他知道她是不讓他看見這樣做，免得再起口角，他也不希望再有口角，至少不說什麼了。

他們比從前更勤的到村木家去，在花園裏晚餐。村木先生殷勤地叫他們。

『這是次郎呀！』玉子驕傲地說：『父親要次郎整天跟他在一起，據母親告訴我，他想次郎比那兩個松的孩子，要聰明得多了。』

的確，次郎比任何地方看見的孩子長得可愛。他長得比別的孩子們高，昂然獨立，他的四肢，不像玉子那樣的鈍拙短小，却像一窠的秀長，幾乎不像是男孩子的。次郎的心，也充滿着童稚氣和急智。他們在村木家吃過飯後，村木先生總高興地牽着次郎，兩人在園中散步。一窠常看着這一對，這個老翁穿着灰色的軟袍，那個活潑剛強的孩子，跳躍在他的身邊。

當村木先生回來了，他的嘴角動着，眼裏閃着光輝，好容易等次郎跳跳蹦蹦的走開了，他才說：『這樣的孩子真是難得的。一窠，這可以證明我常說的話——日本人和中國人結合，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我們非得攜起手來呀！』他發生乾枯的笑聲。旁邊的人也笑着，一窠因為他誇耀次郎，也寬恕了他。真的，這是好時候，就是文治也比夏天時候待一窠好了。葉島也很好。他又恢復了從前的談諧。

『你可記得，一窠，我常說要娶一個醜陋的姑娘，我要誇獎它！它使我覺得我並不是怎樣壞的人，又可使她謙卑。葉島的確是一個十足的日本老婆！』

葉島漲紅着臉，對有文治所說的每一句話，她總高興地笑着，從小加以反駁。大家漸對葉島發生了好感，她看書很遲鈍，沒有高尚的夢想，只求丈夫和翁姑舒服。她因懷孕而身體豐滿，她安靜地走上她生命的歷程，預備做孩子們的母親。

以後一窠返顧着這樣恬靜的日子，真是求之不得。然而它是在一剎那間告終了。

當村木先生七旬誕辰那天，是不能不特別提起的。松帶着老婆和兩個孩子從橫濱來，正午時分，在一家大飯店裏舉行婚宴。本城的巨商都蒞臨，對村木先生致頌，並送一隻鑄名的銀杯，這銀杯裝着木架，裹着天鵝絨。村木先生很高興，

但是他被弄得極疲乏，他一向難得出門，現在却被逼站起身子，鞠躬了好多次，還得作答謝的演辭。

下午，在他自己的家裏，沒有外客，天氣很熱，好像將有暴風雨來臨，文治吩咐僕人們拉開屏風，所以他們雖然坐在屋裏，三面都對着花園，讓溫柔的殘陽照進屋來。孩子們在玩着屋邊的溪水，父兄們坐在旁邊恬然觀看。村木先生吸着烟斗，松坐在那裏，撫摩着他的佩玉，村木太太跪在那裏，無思無慮，一動也不動。只有文治忙着起來趕去，或者看一個僕人，或者呼喊一個孩子。

一窠坐在玉子的身邊，也很沉默，恬然自得，並思想着村木先生的生活，今天他的生活顯示在一窠的面前了——優美而誠實的生活，在不變中緩緩的逝去。他看着這位老翁，心想他現在到了七十歲，是否已滿足他所有的一切，說村木先生還有所欲，這簡直是難於相信的。

雁次郎不覺一滑，跌在水裏，哇的哭了出來，正在這時候，街上也起了一陣喧嘩。一窠奔過去，把雁次郎從水裏拖起來，一片鬻鬧，好像就是因為雁次郎而造成的。但接着，雁次郎的哭聲漸低，門外的鬧聲更響，文治大聲喊着：『什麼事！什麼事呵！』松抖着說：『地震嗎？誰可覺得異樣嗎？』玉子已經奔出，到一窠和孩子那邊去，大家一起站在那裏，想知道腳下的地可在震動。

地皮並沒有震動。在他們的周圍，園中景物，依然如故，潺潺流水流過石子，斜日西沉，朦朧的餘光，照在樹後的青苔地上。老園丁從外面奔進去，手裏拿着報紙，上面的印刷好像墨瀋未乾呢。文治攬過報紙，大家圍攏來瞧。一看就可以明白，他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三百個日本人——男人，女人，孩子——在北平附近的某縣城裏，為中國兵士殺死……大標題寫着報復兩字，對於日本兵士維持北平治安的報復！

誰都默不作聲，誰也不向一窠看一眼。大家站在那裏，好像方才站着等待地震一樣。就是那些孩子們知道這個不幸的消息，也靜默着。因為靜默，外面的鬧聲好像更響，屋裏的電話鈴聲，在響個不停，大家都能够聽得。片刻工夫，一個使

女走到文治面前鞠躬，說：『少爺，你的電話，關將軍的辦事處打來的。』

文治默然轉過身，走了進去，葉島跟在他的後面。接着，有一個女子沉鬱的抽咽聲。這正是玉子的小使女，在掩袖啜泣。

『什麼事呀，宮？』玉子銳聲問她。

這小使女說：『我的哥哥——他總是遇害了。他在中國開一家小肉鋪——在那裏他們全被殺死了。因為在本國商業不容易做——像他那樣的小店多着呢！——所以，當政府告訴他，政府願意幫他在中國開一家店鋪，那裏是能夠發財的，我的父親就叫他去了。』

她的哭聲越高，雁次郎見她流淚，也嚇得哭了。一寰把雁次郎抱了過來，但是他太慌亂，沒工夫安慰這孩子。究竟是什麼意思呀？他已從文治的手裏接過報紙來看完了。一羣和平的僑民，被中國的正規軍屠殺，作為對於維持和平的日本人的報復。

『把孩子給我，』玉子說。『他還在哭着。』

他覺得她堅決地從他那裏，把雁次郎接了過去。現在文治回來了，他的臉色嚴冷。他並不看一寰。他走近父親村木先生，鞠躬，很簡單的說：『我受命立刻去從軍。』

他轉過身，走進屋子裏。

沒有人說話，如果村木先生或是松說一句話，一寰覺得他該這樣說：『一定有另外的緣故，我們中國人決不無故殺人的。』

我們中國人！幾分鐘前，他和這一家融洽無間，好像自己是這一家中的一分子。但是現在，這樣的沉默——

『我們該回家了。』玉子用奇怪的聲音說。

於是大家開始動作，鞠躬，告別——只說告別的話，沒有別的。在這樣的情形下，他沒有機會說：『我們中國人——』

他只好跟着玉子和兩個兒子紅腫着眼睛的小使女一起從夜色蒼茫的街頭回家街上平靜如舊人們知道有什麼事發生了，他們邊走邊談，臉色可怕，聲音低沉。偶然有一陣短促的鬧聲，一輛公共汽車停了，打開車門，放出從海濱和公園中回家的人羣，他們還不會知道這消息呢。

一寰也不說話。他覺得自己成爲衆目所視的人，注意着他的異樣，他却仍無所覺一直向前走着。在他心中，交織着羞憤，而憤怒却更甚。他恨不大聲對他們說：『你們爲什麼裝得這樣清白無辜？我告訴你們，我們決不是殺人來玩的！』

但是街上的人們，並不會對他說話，他也覺得無從喊起，當他回頭來看他們時，他們却把眼光移開了。

他走着，在沉默中充滿着憤怒，他記起日本人所做的一切錯誤。恩瀾是全知道的。恩瀾把這些告訴自己，一遍又一遍的。當初他還將信將疑，恩瀾却是確信的。因爲他不像恩瀾一樣的住在北方，那邊日本的壓迫最厲害，而且他在父親的屋子裏，格外聽不到什麼。現在他回憶到恩瀾痛苦的聲音，一遍又一遍的說着：『他們想併吞我們，像他們併吞朝鮮一樣。遲早我們得跟他們打一仗。』二十一條要求——恩瀾講起它們，是怎樣的憤怒呀！他常說，就是日本人把鴉片運進來，賣得極便宜，讓窮人都吸得起。每一次恩瀾十分起勁的抵制日貨，在上海街上搜檢商店，把日貨當衆燒毀。有時恩瀾憤怒得幾乎發狂，因爲有些怕事的小店老闆，撕掉日貨上的商標，改冒中國牌子。但是抵貨運動終於神祕地結束了。最後，在革命的激流中，什麼都逐漸隱滅。雖然這樣，一寰現在還記得，某天他走上石階到教室裏去，恩瀾向他附耳說：『在革命之後，早晚我們得跟日本人清算一下。』

他想至少要告訴玉子——應該向玉子解釋——但是她沒工夫聽他。

『宮，你立刻回到家裏，安慰你的父母。』她在吩咐小使女。『家裏的事我來做吧。明天也可不用來，這一兩天裏陪伴你的父母。』

使女出去的時候，真是感激涕零。玉子忙着給孩子們脫衣，洗澡，餵食，上床。當一寰要去幫她的忙，她把他推開，雖然

是很溫柔的。

「不，一寰，你到書房裏去休息吧。我能够很容易的做完這些的。」

他坐在黑暗的書房裏，聽得她在全屋中到處走着。他不需要燈光，他只要沉思，列舉出日本對待祖國的錯誤來。今夜，夜深人靜，他倆坐在一起的時候，玉子一定會對他說：「一寰，這樣的事怎會發生的，請你告訴我。」如果她這樣說，他要以這樣告訴她——

但是她並不說什麼。片刻工夫，她走進來，捻亮門邊的電鈕，燈光照着他。

「一寰，你爲什麼坐在黑暗中來吃晚飯吧？」

她溫柔地握着他的手出去，在吃晚飯的時候，她又迅速又溫柔的說着話，並不提起這些事變，不過談起她的父親，回憶他從前的情形，說他是怎樣的良善和聰明。

「他要你嫁給老關，也是不錯的嗎？」一寰不覺脫口說出，又自悔失言了。

她很鎮靜的回答說：「他想的對的，自然這是對的。」

兩人的眼光一接觸，他想：「如果顛倒是非，言語還有什麼用呢？他想，沒有用的，於是又落入沉默中了。」

他不能確定人們到底是否一樣的。一切眼光偷偷的看着他，還有冷酷的態度，他到處注意着。但是他不能夠確定，他自己內心也在爭論，還可以說在和大家爭論——這所說的大家是指日本人。他在自己的屋子裏，照常出入。現在他知道玉子決不會說了。她怎樣想——但是幾天之後，他發見她連想都不想。那末很好，他自己的想，真的是這樣真誠嗎？或者她只決定不去想它嗎？

他不再看見文治了。就在那一夜文治出去的。一寰等着庖代他，像從前一樣，但是松和村木先生都沒有信來。文治辦事的屋裏仍舊空着，一寰却照常在自己的地方做事。現在工作是更繁重了，貨船又是激增，它們大多不在長崎卸貨。

了，直駛橫濱，到松那邊去。松知道這些，就因為松的報告書。在報告書裏，常常看見北平兩字，貨物是從北平來的戰利品，他恐怖地想着，村木先生買賣的東西，除了戰利品以外還有什麼呢？

他的周圍，一無異常，只有沉默。他不能確定有什麼事變發生。在他的屋裏，玉子比往常更留心他的舒適。他們因為沒有預定的計劃，不再出去遊玩。有一天他說：『我們帶孩子到公園裏去走走吧？』

她搖着頭：『他們在家很高興呢。帶他們出去，不是去找麻煩嗎？』

她微笑向他。等她離開屋子後，他這樣想：『她因為和我結婚，在本國的人們間有點難堪麼？』

他可不能够問她。如果她真的覺得難堪，他也知道了，那末他生活的基礎在動搖了。

在他的窗外，他聽得次郎輕脆的聲音問着：『媽，宮為什麼哭呢？當她躲過你的面，老是哭泣個不停。』

他聽得玉子平靜地回答：『次郎呀，她的哥哥被殺死了。』

『媽，誰殺死她的哥哥？』次郎活潑的聲音裏，充滿着好奇的意思。

『中國的兵士，在中國。』玉子回答他。

『那末他們多壞呀！』次郎充滿義憤的聲音。

一霎聽了，便對玉子生氣，她為什麼不這樣簡單地告訴次郎：『宮的哥哥死了！』他從窗口探出頭去，看見她在園

中澆花，次郎帶着他的水壺，站在她的身旁。

『玉子！』他殘酷地說，『孩子怎能懂這些事！』

她聽了，抬起頭來，他發見她寂寞悲傷的眼光向着他。他感到她的真心了。他想向她解釋——但是現在次郎注意

着一隻黃褐色的蝴蝶，在帶水的花朵間徘徊着。在次郎什麼都忘記了。

他仍坐下看書。今夜他必得對玉子說明——只是說明什麼呢？三百人民無辜受戮——她是知道的，而且深銘不

忘。不管他怎樣解釋，她會默默地以此作答。他坐着，手執書本，心不在焉。他記得在上海，平常日本人總是很多的，沒有誰

注意他們。——上海有着各式各樣的人民。他記得日本人更清楚一點，因為日本人是全然保存本國的風味。日本人到了中國長久，仍舊跟他們來的時候一樣。不管他們住在那裏，他們所建的屋子和花園，總是日本式的；他們真愛國，就是移居異鄉，也要弄得好像住在本國一樣……但是他也知道本國的人們，他們決不以殺人為兒戲的。一定日本人做了什麼事，什麼新鮮的事激怒了他們。他必得把這些告訴玉子。他坐在那裏，考慮怎樣的告訴她。

拉着玉子叫他到園裏來，他便出去。孩子們躺在床。上宮已經回家去。他們沉靜着，在沙徑上並肩走着，這小徑一直展到海邊去。他們望着被暗黑籠罩着的海。這正是他該說話的時候。他該說了，第一他先得打破她的沉默——無論說什麼話也好。

他先問她：『今天孩子們都好嗎？』

她平靜地回答着：『很好。』

『我希望你明白方才我為次郎說話的理由。』他繼續說。

『是的。』她迅速地應着，又說：『但是孩子們早忘了。』

她的話可有絃外之音呢？他想一看她的臉，但是在黑暗中連輪廓也看不清楚，只覺得她烏黑的頭髮下，是一團白色。他該再說下去呀。

『玉子，你知道的，我深深感到——我們必得等到明白全個真相的時候。我已經寫信給我的父親，我覺得在未會接獲信前，不該決定什麼。』

『決定？』她蒼白的臉很快的轉向他。

『我的意思是判斷。』他說。

她又默默無聲的對着海面。

『玉子，你知道這個。』他頑固地說下去，她仍然默不作聲，他慢慢的生氣了。

『玉子』他喊着。
最後她終於說話了。

『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她說。

不，她是在騙他。他知道她的心裏在想着——或者在反駁他呢。他必得說穿她。

『我該覺得你想有別的原因的。』他再說。

現在她立刻回答了，好像這回答久已在心裏一樣：『我是你的妻子，我怎樣想，對於我們夫婦關係有什麼妨害呢？』

不，這是每一個日本老婆能夠說的話，這是退讓，對於他的退讓，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呢？

『不要做一個——一個日本的女人！』他衝口說。

她的聲音從黑暗中傳過來。

『但我正是一個日本的女人呀！』

她溫柔的聲音，像平日一樣的甜蜜，他却覺得站在身邊的她，倔强不馴，正像黑夜一樣的難測。

『老實說，你的心裏早已決定了。』他粗暴地說，他必得完全說穿她。『你毫無理由的相信，我的同胞竟像野蠻人一樣的屠殺——你不明白我們。如果你那樣想，你連我也不瞭解。日本人蠶食我們的土地，掠奪我們的貿易，我們忍苦含辛的好久了。』他把她當作日本，實在很不公道，但是他終於高聲的說出來，他不能夠停止了。『不，我知道發生的事。我們的兵士，看見北平淪陷，敵旗高展，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們忍耐了好幾年呢！』

她纏着他，搖着他的胳膊，說：『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南京殺死日本人的，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殺死日本人的，這是誰幹的呢？』

他喊着：『你一直把它當作把柄——來反對我！』

她搖搖頭：『不，我不反對你們國民！』

『但我正是你所說的中國人呀！』他恨不得殺死她，他略略一想，才記得片刻之前，他把她來代表日本。她的聲音悲傷地傳到他的耳朵裏：『我也正是你所說的——日本人之一——應該被殺的嗎？』

她現在一點也不像日本婦人了。他們兩個，是越過無限的種族的歧異而說着話。接着，他覺得她突然衝到他的懷裏，她的雙臂摟着他的項頸，她靠在他的肩頭而啜泣。她終於被壓伏了。但他也感不到勝利，他只壓伏她，不曾把她屈服呢。

『唉——你要驚醒了孩子們，』他低聲說。在寂靜的園中，她的啜泣聲很容易聽得出，而次郎是極警醒的。他悲哀地想，這次哭泣，怎能向孩子們說明呢。他自己也覺得很累，現在怒氣已經平息。他撫摩着她的頭。

『你是對的。』他說，『不管事實怎樣，它是跟我們沒有關係的。』

他倆緊緊的擁抱着，浸沉在深切的愛情中。

雖然他們是這樣的情熱，但是在夜晚就寢前，他的欲望竟熄滅了。他需要她，但是不能夠占有她。她等待了片刻，然後輕聲說：『什麼啊？』

他無可回答。他自己也驚奇，躺在那裏不說什麼，他的雙臂仍舊摟着她。他無助而羞愧——但是不說話。隔了一刻，她並不強求，把身子退開，扯直她的睡衣，預備入睡。

她入睡了嗎？他不知道，因為她無論睡着或醒着，總是那樣的安靜。他躺着，撫摩她的肩膀、臂肘、腳。他們是這樣的靠近。他們在自己屋裏，還不這樣的靠近嗎？她更略略移近他，他覺得她握着他的手，靠近她的胸口。才一接觸，他知道了她的肌肉，她那甜蜜而可愛的肌肉，對他已經變了樣子。不，他自己變了樣子。雖然軟玉溫馨抱滿懷，他却沒有最後的欲望。同樣的，她握着他的手，這樣的溫柔，他知道她也感到絕慾的意味。她也現在再不要另外的孩子了。由於從前某種已死的東西復活，他們祖先的意志，拉開了他們倆。

『雁次郎傷了風，』下一天玉子對他說：『今夜我還是留在他的身邊吧。』她把她的衾被，搬出他的房間，到雁次郎弟兄現在睡的房裏。她說今夜——但他知道她的意思是每夜。這樣他倆中間不會再有熱情了。

但是他只問：『他有點身體熱嗎？』

『略略有點，』她說。

他拿起她的木枕到別一間房裏，還有她的鏡子，她的妝匣，妝匣的小抽斗裏，有着梳子和髮針。他再也不向她生氣了，他明白的。她整天是又溫柔又可憐的，使他感到心痛。他知道這樣的溫柔，正是他們倆中間的裂痕。有了這裂痕，他倆的真心人無法溝通了。不管現在有什麼事發生，他們的濫情決不會消失的，他倆都被這濫情膠住著。

一天復一天，他顯得更孤獨了。有時候他甚至想雁次郎弟兄也不歡喜他，所以從他的身邊縮開。雖然他自己想這是決不會的。很簡單的，這不過因爲人太莊嚴吧了。但是他確實感到，他的生活每况愈下。他的父親和——可都不曾來過片函，一可也不給他信，這是不能相信的！他連報紙也不要看了，他不相信報紙上的話；不過他連報都不看，他什麼都不知道。

一天早晨，他到辦公處去，有事走進文治的房間，文治的桌邊，坐着一個面目可憎的青年人。

『我叫秀吉，』這青年輕聲自己介紹。『我是從橫濱副經理處調來的。』他癡笑着，『不幸我的眼睛不行，否則我早已到中國去爲我祖國而戰了……請坐呀。』

他指着椅子，一寰鞠躬就坐。上次文治離職時，原是一寰代理的，現在松却差這個人來工作——也許是監視自己。秀吉發出響亮的笑聲說：『你可曾看過今晨的報紙嗎？』

『不，我不曾。』一寰鎮靜地說，他一心憎厭着這個傢伙。

『請一讀呀！』秀吉把報紙遞給他。『這真的太滑稽了。』

一寰看着第一頁，上面載着許多關於——唔，關於上海的事！他好幾天不看報了。現在日本人又在上海幹什麼呀？他很快的讀着這一欄。這是什麼？一個可笑的大錯誤——

『中國人幫助日本！』報上的話。『中國航空員轟炸上海！』大笑——大笑——他跟着笑聲讀下去！一個年輕的中國航空員，看錯了目標，在鬧市投彈。『民衆死傷纍纍——』

不，這是日本人的伎倆之一！他趕快看下去——不，這是事實——不可靠，可恥的，真是事實。這裏的敘述，娓娓如繪，不由得不信。他知道這一條路，他從前在這路上往來過許多次，商店裏的顧客進進出出，買東西呀，看熱鬧呀……報上還附着這條路的寫真，用廉價的日本紙張惡劣地印着，但還可以依稀辨認出來，斷垣殘壁，還掛着尸體。

他抬頭看着秀吉的笑臉。

『哈，你看過了！可怕——但是真滑稽！』他又笑着。『爆炸自己的同胞，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一寰呆若木雞，喃喃地說：『這不可靠，有點以訛傳訛——』

『沒有不對的地方，』秀吉輕聲說，『每一張報紙上都是這樣說。每一個人覺得可笑，這和日本人打勝仗一樣的好有趣。現在英美人可以看到中國人的不濟。中國人太好了，幫助仇敵，屠殺同胞！』

『那末你承認日本人在屠殺中國人了？』一寰問。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他們的侮辱，』秀吉撇着嘴說：『你該知道我們容忍已久。抵貨，蔑視，暴徒搗亂，公然暗殺——我們在中國人的掌握裏，忍受了好幾年，現在天皇陛下決意消滅中國的抗日，我們一定作戰到底，直到一切抗日思想，完全根絕，中國人肯和我們合作才罷。』

一寰看着他，簡直不相信他所說的話。

『你的意思是，』他重複着說，『你們要屠殺我們的人民，炸毀我們的城市，而且——而且——侮辱我們的婦女——直到我們知道怎樣的愛你們嗎？』現在輪到他發出響亮的笑聲了，他禁不住自己的大笑。『你說，要我愛你秀吉』

先生，我該愛你，因爲你——你——」

秀吉茫然四顧，只好說：『不是指你個人，而且，我們把你當作日本人一樣了。你在這裏已經很久，並且娶了一位日本的太太——』

一寰的笑聲陡止，好像怔住了一樣。

『什麼事？』秀吉看着他的臉問。

『沒有什麼，』一寰說。『我明白——陡然明白——這沒有什麼好笑。』他很快的鞠躬，回到自己的辦公處，坐下來。他又感到窒息，他的頭腦砰然作痛。他拉開抽屜，拿出幾個摺子來，想要開始工作，但是他做不下去。

『我們把你當作日本人一樣，』秀吉這樣說。一寰記得有一次，恩瀾曾經寫下來，他是什麼都要寫下來的。他把日本在中國的作爲，列成一張長表，一寰記得，直追溯到老祖父的時候呢。強迫割地和通商，借款給軍閥，却以政府的名義，用寶貴的礦山作抵押，攻占青島和二十一條要求。他記得自己還是小孩的時候，保姆已經帶着他到外面去，看反日遊行，他記得旗幟是極美麗的，但看到一幅極大的圖畫，上面畫着一個巨大而猙獰的日本人，在吞嚥許多弱小無援的中國人，他嚇得哭出聲來，保姆忙帶領他回家。接連一兩夜，他做着惡夢，哭醒過來，所以家人叫牡丹搬一張小竹榻到他的房裏，睡在他的床邊。這樣一想，他現在怎能做日本人呢？玉子並沒有真正接觸到他的內心……不，玉子和無論什麼人，都不能深知他呢。

隔了兩天，報紙上又有新的消息，秀吉在一寰辦公處的門口探進頭來。

『現在我們自己在上海轟炸了，』他露齒猙獰笑着說。『你可看過今天的大阪每日嗎？』

一寰堅定地看着他，不說什麼。他恨不得殺死這個傢伙，把他打成肉醬。秀吉看了他的臉色，趕快把門關上。

一寰現在很清楚的覺得，好像有誰告訴他似的，他除了憎厭之外，還有別的事要做呢。

隔了七天之後，有一艘船從中國開來，一寰的責任，是去等船，並在碼頭上的海關倉庫裏，領取貨物，送到村木家去。

他站在那裏，看那船卸貨，覺得很好看。仔細包裝着的標着村木名字的貨物，和卸在碼頭上另外的貨物，真不能夠比較。這些不是古董或珍品，只是人們的日用品。它們大都是不曾包裝的，也許是很匆促的裝到船上去，內中時時有沉重的老式書桌，或者雕花的椅子，見得最多的，却是床、桌子和火爐一類，外國材料製成外國式的，還有鋼琴呀，圖畫呀，被褥呀，冰箱呀，留聲機呀，地毯呀，坐墊呀，天鵝絨的帷帘呀，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中國富人喜歡在他們上海的寓所中購備着的。這些東西，也許有可能從他父親的屋裏搬出來的呢。他看着這些貨品，一半希望他找到什麼認識的東西，然而沒有。每一件東西都有人在等待和領取。

「現在我知道那邊的確有戰爭發生了。」他沉鬱地想。「這些東西一定是戰利品，它們從前是在老百姓家裏的。」他雖然憤怒，却還站在那裏。船上還有另外的東西，等到另外的東西卸畢，他仍舊含怒留着，預備看一個飽。他看見許多小木匣，從船上搬下來，匣上各各寫着名字。有許多人正等着這些木匣。一個人站在那裏唱着匣上的名字，唱了一個，就有幾個人前來，接過木匣，這幾個人的樣子，都帶着深切的哀傷。立刻一窺明白這是裝戰死者的尸灰的。

他起初想被殺死的只是中國人，現在才知道他實在太糊塗了，日本人也蒙到大損失呢。他站在那裏靜觀着，看見每一隻小木匣都寶貴地被接收過去，隨即捧開了。沒有誰高聲啼哭，有的人甚至於含笑以迎死者。他們的所愛者死於沙場，他們該強顏爲歡，他們被教這樣做。但是他們的臉上，禁不住淚痕縱橫了。

他站着，簡直忘記自己是什麼人，漸漸走近，直到他覺得被擠得這麼近，那些人的淚眼都注視着他。他們該知道他是一個中國人，但是他們的眼光中，一無憎恨之色，只有深切的哀怨。他不禁向後退了幾步，他又不禁想，在自己的祖國，可不是這樣的。不，他的同胞決沒有連悲傷也受過這樣的訓練，他們如有悲哀，必湧而爲號啕大哭和申申相詈。

他再向後退，半含愧色，不留心碰到一個孤獨地站着的老人，他的臂中也抱着一隻木箱，這就是他戰死的孩子。一窺不禁看着老人的眼光，看着他強自忍耐着的悲傷，他囁嚅地說出幾句話，就是驚異於這樣的忍耐和沒有憎恨。這老人聽了，澀順地回答說：「我們有什麼理由來憎恨你呀？你跟這些是沒有關係的。而且我們的國民素有爲國捐軀之風。」

的。』他說完了，老淚濛濛，但只把木匣抱得緊一點，他那蒼老的聲音抖動着：『是呀——我高興——我的獨生子——』

這老人說了這些話，竟使一寰陡覺光明。一向浸沉着他的黑暗和沮喪，一時烟消雲散。就在這時候他恢復了故。我是的，他自己在從前的日子，怎樣想使自己的理想實現於祖國。日本人是怎樣的愛國呵！他看見這老人的臉上也閃耀着愛國的光輝——對於祖國之愛，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愛情。夫婦、父子、朋友間的愛，是怎樣的渺小和自私！那裏有一種愛情，偉大無限，他願意畢生以赴的，難道他不知道這樣的愛嗎？

『一寰，你像一個牧師。』牡丹曾經這樣說道……他突然想把自己和懷疑，一起奉獻於偉大的犧牲中。他現在想，從前他跟恩瀾相處，是生平最快樂的時候——甚至於他跟玉子相處，也沒有這樣快樂，即使她這樣體貼他。他素以服務別人為最樂。這是他的天性，不過一向行而不知吧了。日本人民所受的痛苦，他已經看到了，現在他自己的祖國，受着怎樣的磨難呢？

他轉過身，老人也走開了。一寰也不再需要他，他已經影響了一寰。命運，玉子常相信神祕的命運，在需要時利用某一個人，在無用時又把他斥去了。一邊不再想這個老人，他到海關中去看貨包。但是整個時間裏，他聽着關吏的詰問，看着職員開箱，檢對貨物，他的心裏總在想着：『我將怎樣的告訴玉子？』

他在回家的路上，最初想到只要悄悄的返國去，不用對她說明。他可以把自己一切寫在信上，留給她看。他能够用中文向她解釋，因為中日文字是相同的。

當一寰跑回家裏去的時候，他差不多已經這樣決定了。她一向總在園裏或門口等着他。但今晚她却耽擱了。他走到門裏，脫下皮鞋，她才從廚房裏奔出來，一邊跑一邊攏着她的頭髮。

她喊着：『呀，我來遲了！我在給你弄喜歡吃的東西，因此花了這許多工夫。』

她奔近他，睜大天真的眼睛，臉色紅潤，使他感到他決不能不辭而行。但是他再遲遲地，他又沒有勇氣來割捨了。他一時握着她的肩膀，開始對她說：『玉子，我該返國去——那邊需要我。』

他說得很從容，使得不至於驚動她，但是在他的手臂下，她的身體漸漸靜肅和僵硬起來，她紅潤的臉色，也轉成蒼白。她並不說『讓我也去。』現在她知道他的意思是一個人走的。

他很快的說下去：『我一直是很鬱無歡的，簡直不知道怎樣做呢。』

『我知道你在想點什麼。』她說。她的聲音這樣低，他幾乎聽不出來。

『但是你不告訴我。』他執拗地說。『我想你是不知道的。』

『我不想——我很害怕——你必需要想起你的——責任——離開我們。』她斷斷續續的說。她的嘴唇抖着，他不忍向她再看。他把她的頭樓到胸口，兩個人互相依偎着。

『在今晚以前，我還不知道何適何從。』他說。『今晚有一個老人，捧着裝骨灰的木匣，使我明白爲國捐軀是怎樣的甜蜜和正當。』這是他從前的話，她從不曾聽得他說過，但是有一次梅忒蘭小姐叫他們背誦着的。恩瀾當時和她辯駁說：『如果國家有所錯說，人們就不該爲國捐軀，倒是爲主義而犧牲，較爲適當。』

當時梅忒蘭小姐好像極生氣。她告訴他們，有一個英國青年，酷愛祖國，曾說過他身爲塵土，也是屬於英國的。恩瀾不說什麼，只倔強地微笑着。

但是現在一窺樓抱玉子在臂間，才知道梅忒蘭小姐是對的，恩瀾却是錯的。國家的行動是否合理，這是沒關係的。他從不想到自己會回國去，在蔣介石的手下服務。但他竟要這樣做了。

她點點頭，舉起她的大袖，拭着淚眼，很簡單的說：『如果你覺得祖國需要你，你自然該返國的。』她像有話說不出來，再拭着淚眼，終於說：『我是一個日本人，我了解這個。』

他覺得她的心裏，正和她口中的鎮靜相反。於是他低聲說：『你知道的——我對你終是不變的。』她從他懷抱裏抽開身子，說：『是呀，我很知道呢。這和我們倆是沒有關係的。我們該計劃一下呀。』

他能夠看見她實事求是的腦筋在開始計劃了。但是在廚房門口，宮惶惑地探出頭來，她喊着：『太太，水滾了，我再

做什麼呀？」

玉子忙說：「哇！她向着一寰，『我們再談吧，總之，讓魚煮焦，也是沒用的。』」

這一夜他們談得很久，他們坐着，把屏障拖開，面向着花園，園外是大海。整個的時間玉子遙望着海面。這夜沒有月光。他們的眼睛在黑暗中逐漸慣了，園中的情形也隱約可辨，他們因為飛蛾撲燈的緣故，熄滅了一切的火光。他不能看清楚她的臉龐，只知道她的臉並不向着他。

他們並坐在席上，他握着她的手，她的手溫暖而又強健。她不流淚，也不作主張。他現在覺得，她已經把這件事考慮過好久，靜待必須發生的事情。當他問起：「你以為你和孩子們怎樣辦才好呢？」

她胸有成竹，回答說：「自然我們能夠常常回到我父親家裏去，父親很喜歡孩子們呀。」

他倒沒有想到這個。他以為她們留在這裏，直到——直到什麼時候？什麼人知道戰爭到幾時了結呢？

「無疑地這是最好的辦法，」他不得不同意了。次郎和雁次郎在村木先生的屋裏長大！他們將忘記他替他們建造的小屋子，在這屋裏，他們曾和他們的中國爸爸同住過。

「你將使他們——記得我嗎？」他問。

他覺得兩人的手握得更緊。

「難道因為不幸的遭遇，我將做一個不負責任的妻子嗎？」她回答着，激昂地說下去。「我怪你嗎？你不是丟下我們呀。我將告訴孩子們，『尊敬你們勇敢的爸，他為祖國而戰！』——一寰，我們可以費一點錢，給你拍一張放大照相嗎？在你臨走之前，我要你一張現在的照片。我將把它放在孩子們天天看得到的地方，我們還要在旁邊放着花朵——」她的聲音有點嘶啞，哽咽着不再說下去。

他說：「我們明天就去拍照吧。」

他好像感到她的震顫，片刻工夫，她又像鎮靜的說：「你需要一隻新提箱嗎？我們原有的那隻行不行？」

他說：『我將不帶什麼東西。不多幾天，我要穿制服了。』

現在她果然震顫着。他不說什麼話來使她傷心。他輕輕地撫摩着她的手，再說下去。『我想我搭下一班船走較好。』

他鎮靜地說：『四天有一班船。這樣我們可以充分處理一切，我該去告訴你的父親。』

她柔弱的聲音說：『讓我去吧。我們先不要告訴別人。我們先守四天秘密，等你走了，我才去告訴他老人家。』

他把這考慮了一下，說：『玉子，這樣我變作忘恩負義似的了。』

她說：『不，不，我會告訴他們，讓我幹去。他會了解的——他常對你了解的事，就是你現在所做的。』

『他是很親切的——』一寰說下去，但是玉子打斷他。

『每個日本人都了解它的。』她驕矜地說。

一寰在未上船前一小時，是不肯收拾行李的。這僅有的幾天，好像過得格外長，但是過去了也就完了。他像玉子所願望的過着日子，並不擾亂她。他直到臨走前兩天，仍舊照常工作，不說什麼話，但把辦公處的事，完全整理好，讓一個未知的人可以來接替。他本無心做商業事務，丟開這個職業殊不戀戀。但幸而這個職業，給了他安全與他自己的地位。

現在他是不能不離開這裏了。

最末的那天，他屈從玉子的意思，跟她同到山上的神社裏去參拜。從前他有幾次跟她來過，但是他總不走進裏面去的。

『我沒有信仰，何必祈禱。』他老是這樣說。

因此她只帶着孩子們同進去。她帶孩子們進去，令他感到不高興，但是他終於不加阻攔。他記得自己在小時候，也跟着母親到神廟裏去，直到他長成後，他才跟着父親，變作一個無神論者。

『神佛原是爲婦女和愚民而設的。』他父親常說……在革命中，恩瀾曾拚命反對和尚與廟宇。他直到現在還不明白，恩瀾對於關係極小的事物，何必拚命反對。

『宗教使人們成爲奴隸。』忍瀾老是高聲這樣說。

現在最後一天，他想取悅於玉子，就走進神社，跟她和孩子們一起站在神龕前，作參拜儀式。他看見小雁次郎已會參拜如儀，不覺驚奇起來。他的兩個兒子——當他們長大後，將和他們的母親有同樣的信仰嗎？他現在怎樣防止這個呢？

『隨它吧，』他突然想，『這樣的信仰，也許會使他們像母親一樣的良善呢。』

至於他自己，他只覺得自己緊握着次郎的手，雁次郎抱着他的腿，他另外沒有覺得什麼了。

這是最後的一天，第二天早晨，就是最後的一刻。他開始把幾件衣服放到提箱裏，他的工作衣，他的睡衣，幾本書。於是玉子抱着什麼東西進來了，好像是藍色的絲綢，他不知道這是什麼。她展了開來，原來是一件中裝的長袍，是他從前穿過的。

『我在初次看見你的時候，你穿這件袍子的。』她含着痛苦的微笑，使他不忍再看。

他說，『我不穿它已有好多年了。』

『現在你又將返故服了。』她說。

她小心地摺好，把它放進提箱裏。

在這四天中，他覺得她和他真是密如一體。他一直明白她的所想所願，她總是要哭出來的樣子。但是他知道她決不流淚，要等他走了之後，她要把微笑對他，直到他不能夠再看見她的臉。他們一起相依相偎的度着時光，可是除了互相握着手以外，沒有更深切的表示。

最後的時光終於來到。港中的輪船升火待發，定於正午出帆。

『玉子，現在我該走了。』他鎮靜的說。

三天之前，他們已經決定，他一個人到碼頭上去，可以不讓孩子們知道。知道的只有玉子一個。他們攜手向園中走。

去，孩子們正在園裏玩耍着，他們在小溪裏造一條石堤，並不抬起頭來。他能够聽見他們的聲音，次郎照常發命令，雁次郎帶着疑問回答着。

這時他覺得他不能够實行已定的計劃了。

『我會接你和孩子們去。』他對玉子說。『一有可能，你們全來吧。』

但是玉子搖搖頭說：『什麼時候叫我們呢？』

她的話，她的聲音，她那鎮靜而訣絕的眼光，使他望着遙遠的前途；他們的個人生活，現在是消失了。

他立刻說：『我該走了。』

他摟着她，臉貼着臉，最後一次看着她，在她的臉上，看到他們倆永恆的愛情。

他走上甲板，同時跳板也在抽起來了。

『好朋友，你遲一分鐘，就要脫班了。』一個美國人粗糙的聲音說，他並不回答。他走到船尾的二等艙去，找他房間的號數。房裏沒有人，但是同房間客人的行李在着，下層的床已經鋪好。他在上層床上丟下提箱，又走了出去。房門對着走廊，到處聽得不熟悉的響聲。

他仍舊走上甲板，眺望着那些小山丘。現在船慢慢離開碼頭，快要駛出港灣。他的眼光，找尋離海最近的山坡。不錯，找到了，他的小屋子——那裏一方顯著的綠色，正是花園。他望見一點顏色的身影，那是玉子。他不能够看見她的臉，但是他可以覺得她的眼光，正緊緊的望着他。一點鮮明的橘色，移過綠叢，站到她的身邊去。那是次郎——他的兒子。

一霎突然覺得，如果可能的話，他要跳到海裏，衝回他們的身邊去。這間小屋子——這時他好像覺得，玉子站着的地方，就是他真正的家庭。他爲什麼要離開她？他像以前一樣的再幻滅一次，他該怎然呢？現在她在哭泣了——他自己也好像被眼淚窒息着。

『喂，』一個美國口音說。

他略略一驚，看見他的肩下，是一張方形而愉快的醜臉。這不是美國人，而是中國人，穿着一身白格藏青色的道地美國裝。這身衣服太寬大，當他愉快地抬起頭來的時候，他的淡藍色領圈，更顯得寬大了。

『我是在西雅圖開洗衣作的，』那人帶着爽朗的美國風度說，『我猜想你和我同艙。我是廣東人，姓林，名叫甲克，生在美國。我們已經三代在美國，雖然我的祖父六十歲時回到了廣東。我不會說中國話。但是我相信不說話也可以打仗的。我返國去跟日本佬打仗。』

『我也是的。』一寰很快的說。

那人伸出手來，很熱烈的說：『握手吧。』一寰覺得一隻堅強靈巧的小手握住他的。

他腦中的悒鬱，煙消雲散。當他再看山坡那邊，什麼都看不見了。船掉轉身，向茫茫海面駛去。

第二部

當他的雙腳踏到岸上的一剎那間，他覺得不是到了他從前離開的祖國，也不是從前他跟恩瀾夢想着把她改造的祖國。

黃浦灘上擠滿了嘈雜的人羣，奔到船上和碼頭上去。人力車拉過他的面前，車上高堆着廉價的傢具和臥具。男男女女，抱着他們哭泣的孩子，喊着流汗奔馳的人力車夫。汽車滿載各式箱籠，和雕花家具，車裏坐着衣服華麗的人，臉色白淨，不作一聲，在旁邊馳過。遠遠地在市北一帶，黑烟上沖雲霄。

『那邊在火燒嗎？』他指着那邊，立刻問一可。

他在船上，曾拍了一個電報，報告他的返國，一可便來接他。他見一可只一個人，那個德國女人不曾陪伴他，很覺高興。一可從他父親的美國大型汽車裏走出來，穿着暗藍色的新制服，模樣極俊偉。他轉身對那個白俄車夫說了幾句，車

夫行了一個敬禮。

於是他才回答一寰：『你會看慣的，那邊整天有火起呢。』

跟一寰同船的林甲克，正站在碼頭的一邊，他很高興的出來，預備跟一寰告別，因為他是直赴香港的。對於這一個矮小奇妙的美國華僑，一寰覺得很中意。但是林甲克看到一可儀容俊偉，有點自慚形穢，不禁畏縮起來了。

一寰介紹說：『一可，這位是從美國來的林先生，也是來參加抗戰的。』

林立刻伸出手來。但是一可輕輕的鞠躬，裝作不會看見，林只好把手伸進衣袋裏，搭訕的笑着。在他扁平的鼻子上，添出一點汗珠。

一寰向一可怒視一眼，然後對林說：『林，你找到了祖父，和編入那一個隊伍，都寫信告訴我。』

『自然』林苦笑着說：『我不大會寫信，但是我想我得到的。』

他們握手作別，林回到船上。一寰上了汽車，看見林板着臉，眼光望着岸邊，他告訴一可說：『林是一個好人，他返國還是第一次，想去看看在廣東的老祖父，然後他將入伍赴戰。』

對於這個外貌不揚的人，一可總該明白他的英雄氣概。但是一可只不耐地說：『像他這樣的人多着——簡直太多了！這樣的傻子，除了熱血以外，就別無所有！他們幾乎毀了我們，一寰——這些好心的傻子！他們曾經把炸彈甩在同胞的頭上，昨天他們轟炸一條美國船——這自然是意外，他們當是日本船——好像我們的麻煩還嫌不夠，還沒有談到美國的抗議和償付千萬的賠款！不瞞你說，自從我歸國之後，覺得做一個中國人，是一件最倒楣的事！』

一可漂亮的側形，冷然看着前面。一寰想，也許他的德國女人，使他恥為中華民國。一可靠上前去，關上車夫座後的玻璃窗，又說：『一寰，老實說，日本人從各方面打擊我們，在空中，我們不能夠和他們競爭。我們的空軍是什麼——澈底的腐敗——一個女人當着空軍領袖？他苦笑一下。『荒謬之至！那一個國家的空軍領袖是女人幹的？我不管她是偉大的蔣夫人！她知道什麼是航空？我喜歡到廣東去好。』

「你要到廣東去嗎？」一寰問，他有點莫明其妙。

「是的，除了父親之外，我們都要去的。弗麗達早在三星期前走了。她不高興住在這裏。」一可得意地說，「外國女人總是很敏感的。」一寰有點忍俊不禁。這個女人是敏感的！他終於以不見她爲幸。一可在說下去：「至於我，我預備到廣東在白崇禧將軍那裏服務——這是蔣的命令。老人家住在上海，未必是安全地，今夜我就帶他們一起走，自然他們不跟我住在一起，弗麗達見了他們有點不慣——她看不慣，我全然同情她的。」

汽車停下來，讓人力車潮湧而過。

「我想這些人全是逃難的。」一寰說……如果一可跟老婆同情，他父親的屋裏，便有困難了。但他並不說起這一點。

「何苦住在這裏受雙方的轟炸？」一可說。

車子穿過鬧市，他們不再多說。一可不問他什麼，一寰也覺得沒有話告訴一可。他坐着默想，看着車窗外。這裏比他想像的更糟，他們經過許多斷垣殘壁的街道。他忘記了那個德國女人。

「告訴我究竟是什麼事？」他對一可說。

「可聳肩。一寰不知道一可穿的是什麼制服，自然決不是一個普通兵士穿的！」

「可輕蔑地說：『正像你所看到的，民衆東奔西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組織，毫無準備。蔣坐鎮南京，好像高踞網中的蜘蛛，只是他捉不到飛蠅！』」一可說了，不覺大笑。

「但是他一定在計劃什麼呢？」一寰焦急地說。

「可說：『我不曾看見過什麼計劃。當時我離開德國，一心以爲回到有組織的國民軍中。現在我看到了什麼？絕無訓練的烏合之衆，人各爲戰——絕無國家觀念。說到服從，他們甚至於不服從自己的統帥！更沒有紀律。一羣人憑着熱血衝動，來跟日本軍隊作戰，不管抗戰尙未其時，後方還沒有支持抗戰的準備，人力和軍火是自犧牲的！』於是大家

激昂慷慨，叫他們是英雄！」

一可白皙的臉上，突然充滿了紅暈。

「聽你說紀律，我却覺得奇怪。」一寰說。

「我知道它的意義，」一可簡截地說。片刻，他又說下去。「自然，日本軍隊所以卓越，只因為他們有紀律。他們也是從德國學來的。」再隔片刻，又說，「我們非但決無勝利可言——我們是注決失敗了的。」

一寰不作聲；一可的意思，他全了解的。他明白自己的國民老實說，他們決沒想到會有最壞的結果，就是發生了，他們也以為不可避免的。他知道他們不會準備。但是他不相信他們會戰敗的。

在他們上面空中，突然出現了三架飛機。一可從通話筒裏招呼車夫，車夫把車靠近路旁暫停。飛機發出吼聲，從上面滑翔下來。一寰第一次看見擲炸彈。長圓形的炸彈，在陽光裏閃耀着銀白色，落到華界那邊去。落下去後，是一秒鐘的沉默，一聲爆炸，遠遠的烟霧直騰，於是飛機又盤旋而上，向西方飛去。

「開車吧。」一可吩咐車夫。

車子繼續前進，兩個人都沉默着。這變分鐘裏，有多少人是被屠殺了！他還來不及思索，汽車已到了他所熟知的門口。他跟一可並肩走上階沿，心裏有一種是驚奇而非恐怖的感情。

「一切全都糟糕，」一可粗聲告訴他，一邊按着門鈴。「老太太行將就木，我恐怕她會耽擱我們的行期。」他不耐煩地說。

門開了，一寰立刻嗅到祖母的鴉片氣味，往事重重，湧上了心頭。一個使女站在開着的門口，用小銀匙在碗裏攪什麼東西，她看着一寰。她是代替牡丹的，可是毫不像牡丹，是一個顴骨高聳面容粗笨的鄉下女人。牡丹他在歸家的途中，也不會想到她。現在他以為她總和另外的人，一起在這裏的。

「可知道牡丹的消息嗎？」他問一可。

「可在脫着外衣，冷笑着說：『不，這不是忘恩負義嗎？從前大家總是像女兒一樣待她的。』
『她是自食其果。』」一寰若有所憶，突然說他走向祖母的房裏，說：『我第一先到這裏去。』

「她不認得你了。」一可說，他已走上樓梯，但是一寰仍舊走到祖母的房裏。

現在他的祖母，久已人事不知。她躺在牀上，瘦小萎縮，好像一架骷髏，他看見她的眼睛也盲了。她的眼睛上絡着灰色的翳障，他高聲叫喊她。

「祖母是我——」一寰——又回到家裏來了！」

但是她不能夠聽到他的話。他伸出手來，撫摩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冷而乾縮，好像鳥爪。當她感到他的撫摩，便張開藍色的嘴唇，突然哭泣。他吃了一驚，趕快放下她的手。人們老朽時，難道會成功這樣的狀態嗎？接着他聽得身後有腳步聲，他的父親進來找他了。一寰立刻看見，他的父親變得頹長了些，他的樣子更鎮靜，他的頭髮幾乎全成白色，但是面容跟從前一樣。

他叫了一聲：『父親！』

「我兒！」他父親回答着，伸臂抱住他。『你回來真是好極了！但是這幾個月來，你爲什麼不寫回信給我呢？』

「我不曾接到信！我也寫信給你的！」

父親望着他，搖搖頭。『我真不明白村木了。』又說：『好的，你來了，我們再也不必信扎往來了。』
現在父子倆晤見，千言萬語，不知道從那裏說起好。

「你的祖父在房裏等着你呢。」他父親對他說。

「祖母不認識我了。」一寰說，他恐怕他的祖父也——

他的父親說：『你可以看到祖父跟前差不多。自然他已衰老了。但是他却坐在那裏，穿上他最好的軍裝，掛滿勳章，想在六小時裏出發呢。這次抗戰，他原有不少的建議。』父親失笑起來，又說：『上次我到南京去會見蔣，他叫我呈上一』

個極長的計劃書，說怎樣在三個月之內，我們不但可以解除日本人的壓迫，而且解除一切外國人的壓迫！」

他的父親又笑着接着太息一下，他們便轉過身去。他們正想走開，那位老太太又哭了，吳先生銳聲吩咐僕人，

「給她那東西吃——讓她安靜些！」

「是——是，老爺。」使女應着，很快的遵命過去。

「這樣的老人，真沒有法子呢。」吳先生說。父子倆走上樓梯，他還在喃喃自語：「白糟場——真是白糟場的——」

一寶並不回答，他覺得他的父親有了改變，他是更溫柔，然而更堅強了。他問：「母親可好嗎？」

他父親說：「她才起身。昨夜的轟炸，叫她睡不着，她今晨睡了晚覺。她聽到轟炸，就害怕得什麼似的。」他停在房門口，手按在老人家的房門上，又告訴一寶說：「且慢，她若叫你同她一起往廣東，你不要說願意去。你不要走，且留在這裏。」

蔣介石用得着你呢。」

他聽着這話，望着父親的臉，蔣介石，自己曾從他的掌握裏脫逃，恩瀾也許死於他的手的！但是一切都改變了，這個難道會不改變嗎？

「好的。」他堅決地回答父親，兩人便走進房裏。

吳老將軍坐在窗口，陽光照着他勳章輝煌的胸口。

「唔，你來了！」他對一寶說，好像一寶才是昨天離開的。

「是的，祖父。」一寶含笑作答。

老將軍略略痙攣的抖動一下，他的胸口掛着的勳章，也跟着搖搖晃晃的。但是他仍像從前一樣的氣派。

「你們爺兒倆都坐下吧。」他吩咐着，他們就坐下了。老將軍伸手到桌上，取過一小卷紙，把它展了開來。

他嚴肅地說：「現在，我一到廣東，就貢獻這計劃給白崇禧。其中主要的意思是——讓日本人恣意幹去吧。據說上

海之戰，中國民號無辜被殺的近萬，但是我們還有幾百萬人在這裏。我們還有這許多，讓日本人自己消耗着吧。等他們

消耗盡了，我們就可以請他們回老家去；並不是立刻趕走他們，却是一年趕走一批。這樣，免得他們失面子——對於仇敵有禮貌，總是好的——我們還可以請另外的外國人也回去。而且因為我們在戰爭中不曾消耗，保留着我們的資源，我們到必要時，還可應用武力！」

老將軍說完，驕矜地看着他們。一寰看他父親的態度，他以寬容親切的眼光看着老將軍。

老將軍問：「一寰，你看這個計劃怎樣？」

「對於人民甘受屠戮那一點，好像略略有點困難。」一寰很小心的說。祖孫之間的距離，怎樣減短到這樣呀！

「廢話！」他祖父高聲說，「第一，他們早已接受了飢荒和內戰，雖然是規模較小的。第二，即使每一個日本人都移殖到中國，我們也只覺得多了幾簇蒼蠅吧了。我們地廣人眾，不易征服，何況來者是蕞爾小國。並且我們的國民，對於什麼都能成習慣了的。」

老將軍聲音堅決，不希望什麼回答，所以一寰並不開口。

老將軍忽然記起了其他的事情。「我丟了一個勳章。」他對他的兒子說。他的聲音現在完全不同了，好像是孩子氣的抱怨聲。

「那一個？」吳先生問，他走去打開裏面襯着天鵝絨的廚門，老將軍在廚裏的鈎上，掛着勳章。

「是那塊金色的勳章。」老將軍說，「放在意大使那個的後面——你可記得嗎？我鑄造它還不滿十年——這是我新辦的勳章之一，被僕人偷去了，一定該查出這個人，把他革斥。」

吳先生不回答，他把兩個指頭，插到天鵝絨後面去。「有了。」他說，「我摸到了，可惜拿不出來。」

「讓我來。」一寰說。他站起來，把手指插進去，因為他的手指較長，正拉到勳章的絲帶，便拿了出來。

「正是那個——正是那個！」老將軍喊着。「拿來給我，放在這裏——那個鷹隼勳章的旁邊。我南下後，特別要把這勳章給白崇禧看，他傲造給部下，倒是很好的。」

吳先生父子含着笑走了出來，大廳的門開了，原來是一寰的母親。她看見一寰，失聲喊着：『一寰，你來了！』

『是的，母親。』他回答着。他看見她有了極大的改變，現在身體發福了，以前纖秀嬌美的容貌，已經一無餘留。她握着他的手嗅着，從前他在小時候，她老是這樣做的，那時他覺得她是美麗、聰明、堅強、遠勝自己，他常常奔過去躲在她的懷裏，現在他或至覺得她有點可厭了。他已經高出了她許多，他從自己長線的距離上來看，覺得她既不聰明，也不敬做他躲藏避難的地方。他感到惘然。將來次郎對於他，會不會感到這樣呢？……只有她的聲音不會改變，又甜蜜又快速的。

她在說：『一寰，現在你別攔開你的行李。今夜你跟我們同到廣東去。這裏多可怕呀。我們整天整夜受轟炸。你的父親又不來。我喊着，喊着——但他什麼時候會聽到我？所以你跟着同走，和我在一起。』可——唉，一可是不管我了。唉，那個女人！可是我總待有另外的人。我一個人是照顧不到兩老的。』

『你把僕人統統帶去，只留下兩個在這裏好了。』吳先生告訴她。

『但是僕人也要管束的！』吳太太喊着。

『母親，我不能離去。』一寰老實說，立刻老實說出，這是最好的法子。『母親，我是返國參戰的。』她的嘴顫抖着：『你正像你的父親，這樣的固執！』

她幾乎要流出眼淚來，正在這時候，一個女僕捧着一盞皮衣進來。

『太太，我們帶着呢，還是留在這裏？』

『到冬天我們定可返滬了——留在這裏吧。』吳太太說。

『帶着。』吳先生說。

『箱子裝不下。』吳太太要哭了。

『去買來。』吳先生說。

『唉，真討厭。』吳太太煩惱地說。她回到自己的房裏，什麼都忘記了。

一寰向着他父親說：『現在我想回到自己的房裏，去休息一下。』

他忽然想一個人靜思一下。他的父親點點頭。他就走到自己的房門前，打開房門，走進從前的老地方。

起初一寰好像覺得牡丹總該在着。方才各房間裏不看見牡丹，已經有點奇怪，現在這裏也看不見她，更加奇怪了。但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沒有牡丹的蹤影，窗子顯得極空曠，沒有一朵裝飾的花兒。案頭也沒有盛着熱茶的壺。一切都乾淨，不過表面蒙着極薄的灰塵。今天早晨，誰也沒有到這房裏來過，如果牡丹在着，在他回來前，她總把房間收拾好了。牀呀，書呀，椅上的坐墊呀，沉滯在原處，顯得這是一間久無人住的空房。他覺得現在再把這房間當作自己的，委實很困難——從前他離開這裏時，是那樣的年輕呢。有一次，他曾經想讓這屋子，在大革命中毀掉。但是它仍舊在着——也許留給日本空軍炸毀！誰知道這些事情的結果？至少他不知道。

接着他又記得一些事。從前恩瀾曾寫下自己的生平，讓他去讀，他讀過就丟在抽斗裏筆記簿的後面。他立刻拉開抽斗，伸進他的手去。現在那封信沒有了。沒有人動着這些書和抽斗，因為灰塵很厚。那疊紙張終於不見。有人拿去了。會不會他們——這一個組織——被破獲了呢？他的額上不覺滲出了汗珠。也許他的父親——但是他的父親從不走到這房間裏來的。牡丹只給他收拾房間，決不會是牡丹——他坐了下來，覺得很煩惱。一定不會是牡丹把他們一夥出賣的——他曾把一切告訴了牡丹！他不能避免這樣的恐怖，好半夜展轉不寐，雖然自己好幾次安慰自己，過去的事早已結束了。

黃昏時下雨，在去趁船的途中，他的母親一直說着：『我祈求下雨，求菩薩下一場雨！』

是的，他的父親是改變了。當她提起菩薩，他不說什麼，只有一次，他好像對她不耐。他們全到船上，吳先生把船票和錢交給一可。父子倆再回到家裏，家裏顯得極寂寞，他的父親懶得說什麼話。

他對一寰說：『黑夜掩月，今晚不會有轟炸，我們可以安睡一夜了。——讓我們別錯過睡覺的機會吧。』父子倆就分別歸房就寢。

一寰躺在自己的牀上，雖然覺得舒服，但是他還想着牡丹，忖度着她到底做了什麼。如果是牡丹出賣了他們，他對恩瀾的死，負疚難辭。直到現在，他只好信任她，雖然他和任何人都不能忘掉她。他一直把她放在記憶中，雖然他不曾想記她，在他和玉子同居的那幾年中。在他結婚之夜，他想到牡丹，深慶自己不會愛上她，也不會接受她的愛。但是這個是不能石告訴玉子的，在玉子面前，他從不提起牡丹的名字。可是牡丹對他總有點什麼——他也說不出什麼——也許只有零零散散的回憶吧了。他只要明白她不會出賣恩瀾，也就完了。

早餐的時候，他把這個問他的父親，說得很從容，好像隨便提起一樣：『我常常很奇怪，好幾年之前，你怎會知道我們這一黨。這事早已過去了，所以我現在問起。』

『蔣介石告訴我的。』他的父親說。

『蔣介石！』一寰啞然說，『他怎能知道呢？』

他的父親冷冷地說：『他全知道的。那時候我們祕密談過許多話，他允許維持法紀，鎮壓共產黨，我借款給他作爲報酬。接着有一天，他很急迫的叫我去，我去了，他屏去左右見我。他給我看一紙預備處決的共產黨徒的名單，你的名字赫然在內。我不相信——我發誓說是弄錯的——於是他叫了你的的一個級友來，這人受了金錢，便陷害朋友，交進一張名單來——你的名字是其中之一。』

一寰很熱切的問：『這人名叫彭流嗎？』

『我不知道。』他的父親說，他在回憶着，顯出不快的樣子。『他是一個臉黃肌瘦而猥瑣的孩子，他說他父親是開一家小店鋪的。』

一寰失聲說：『正是彭流！現在他在那裏？』那末不是牡丹！如果恩瀾遇害，他也不用負疚——

他的父親鎮靜地說：『死了，他得到了錢，隨即執行死刑。』

一寰說：『但爲什麼處死他，如果——』

他的父親說：『蔣最恨反覆的人』

一寰憤慨地問：『他怎能夠給賄賂於人，又責罰那人的受賄呢？』

『他能夠的。』他的父親說。『你該明白這一點，他是一個苛刻的人，但是很正派的。他利用每一個人，但是對於再不住的人，便一腳踢開了。』

一寰反駁着：『他是一個投機分子！』

『一切聰明人都是投機份子，』他的父親說，『不跟着時代改變的，才是傻瓜。但是他的內心是永不改變的。』他的父親傾身向前，用他的長指甲，敲着橫在他們中間的桌子。

『一寰我告訴你，現在只有他可以從日本人下面救出我們來。我告訴你，他是做得到的。西安事變以來，他就下了決心，不達目的，不肯罷休。看他怎樣把共產黨趕走！他們是遠遠的躲在西北荒涼之區。他年復一年的壓迫他們遠走，決心統一中國。』

一寰輕蔑地說：『他自己想獨裁！』

他的父親莊重地說：『這個至少比斷傷元氣的內戰和讓日本人乘虛而入來得好。』

一寰慢慢地說：『你以為好久之前——十年之前，他已經看到今日之事，開始建立統一國家嗎？』

他的父親點點頭說：『我相信他看見每一件事，而且什麼事他都做得到。他是一個極偉大的人物。』

但是他不能夠輕易同意父親的話，他記起某些事情，是在日本報紙上看到的。他說：『有時他的機會主義會引他入歧途呢。』

『這是他從前的事情了，』他的父親說。『一個人是否偉大，在於他能夠看到方針的錯誤，立刻改正。』

一寰說：『從前，他在實際上不過是一個軍閥，他的存心，他的手段，全不脫軍閥樣子。他老是用武力來對付一切。』他的父親說：『然而他把事情對付好了。』

「而且他那些妻子——」一寶又說。

他從飯碗邊抬起頭來，覺得父親的眼光，冷然看見他。

他板着臉說：「我不和你說起那個。一個人娶什麼老婆，是他自己的事。當時你的哥哥回家，帶了——弗麗達——你母親痛哭流涕，直到我請了醫師來。她所以傷心者，因為在一可臨走前，我們不強迫他結了婚。我告訴她我們的原則是對的，我們的兒子是一個笨貨，那是另一件事呵。」

他閉止了，皺着眉頭。一寶看出他勉自按捺，讓那個白種女人留在他的屋裏。他的父親抬起頭來，正和他的眼光接觸。

「你的日本老婆怎樣？」他親切地問，「我並不說她什麼。日本女人是賢妻良母，她們明白自己的地位。你從前娶她，我也毫不介意。這次戰爭和那些事也沒有關係。只有愚人才把國際關係來牽涉個人的事。」

他極感到父親的親切，預備把玉子的一切，全都告訴父親。他說：「她真好，我從未見過這樣賢淑的女人。她做什麼事總是很小心。我並不想她是日本人——對於我，她是她自己，是我孩子們的母親呢。」

「唔——唔」他父親沉吟地又想起什麼事。「現在，你跟她的信札怎樣往來呢？如果你和日本人通訊的話傳出去，那要引起不少麻煩的。但是在我的辦事處，可不必耽心。告訴她把信寄給我，我把你的信也交給我，由我給你代寄。在現在時候，年青人最易嫌疑，最易觸怒，如果你跟日本人通訊，很有遭到暗殺的可能呢。」

他不曾想到這一點，便說：「父親，謝謝你。但這不是對你有了危險嗎？」

他的父親說：「呵，他們全知道我，我是很安全的。而且，沒人敢殺死我。蔣是不答應的。每個人都怕蔣的。」

他們又說起這個人來。

「關於婚姻」他的父親很肯定的說，「是的，他覺得以前所娶的老婆都沒用，所以再娶一個新的，是很能幹的女人。這是別人所做不到的勇氣」他默默的笑著，喝乾剩下的茶，從衣袋裏抽出一封信來，說：「讓我來看，兩天之後，你得

去晉謁他。這些是他的命令。」

他的父親愉快地說起「命令」兩字，却激起了一寰的倔強不服。

他略帶惡意的說：「你確乎很改變了。我曾經聽說蔣相信一個上帝——可是基督教的上帝？如果他是忠實信徒，你怎能信託他呀？」

他父親方方正正的臉上，展開一縷微笑。他說：「哇，他一向是忠直信徒呀。」

一寰聽得父親說笑話，生平還是沒一次。

「無疑的，他也在利用基督教的上帝。」他說，「他是這樣的人！」

一寰第一次站在蔣的面前。蔣從前曾經毀了他的生活，用另一種方式，把他放逐出國。現在仍舊是他，召喚一寰回來了。

「請坐，」蔣說。

屋裏放着三張直背椅子，他坐在其中一張的上面，等待着。美麗而外國風度的蔣夫人，方才她先引見他的，曾經告訴他，說他只要說本國的言語。

「請留心呀，」她告訴他，她的聲音比她的容貌更溫和，「別夾入英語。有許多青年，覺得本國的言語不夠表達，夾入幾句英語，使他十分生氣。他常常說：『什麼——對於他們中國話還不夠用嗎？』」她略略一笑。

「我留心好了。」他這樣回答她。

現在他等在那裏，一邊想，蔣感到他的夫人怎樣呢？她穿着中裝，她的黑髮，光滑地梳在後面，繞了一個老式的髻，但是在跟她接談的短時間裏，一寰從各方面看到，她不是中國人。她黑色的大眼睛閃着光輝，她溫柔的聲音十分坦白，她的舉止莊嚴而自然。她是一個能夠恣意而行的婦人。——可曾經譏笑她是國防空軍的領袖。其實她可以做無論什麼事物的領袖——也許只除了這一個人以外！

蔣抬起眼來，看着一寰。他才讀畢一張長的文件，已經簽字蓋印。現在他說：『你父親是我的朋友，』一寰聽了，略略低頭，鎮定地看着他的眼睛，等待他說下去。蔣用從容而略帶冷酷的聲音說：『我有着這封信，它是極重要的。它要送到西北紅軍中的某一長官，由他轉交到紅軍的兩個高級將領手裏。』

『我明白了。』一寰回答，他其實極不明白。蔣要寄信給他們的人，正是他一向追剿得很厲害的，有許多是死在他的手裏，有的被趕到遙遠的西北。但現在他沒有懷疑的時間，他該靜聽着。蔣從來不反覆申迷或解釋的，他必得聽個隻字不漏。

『我所以差你去擔當這個使命，因為你父親推荐你是靠得住的。如果你靠不住，你要受到和其他奸細一樣的處罰。你父親是知道的，所以你也該知道。一架飛機已經為你準備好了。你立刻走吧。』

一寰說：『委員長，我要帶覆信回來嗎？』

『飛機等着載你回來。』蔣說，他按着桌上的鈴，門應聲開了。

一寰站起來，本能地行了敬禮，這個老式的挺直的敬禮，是他的德國教師教他的。

蔣銳聲說：『你受過軍事訓練嗎？我以為只有你的哥哥出過洋呢。』

一寰說：『我只到過日本。』

蔣又問：『在那邊受軍事訓練嗎？』

一寰說：『不在這個之前。』

蔣用手掌打着鈴，門又關上了，一寰仍舊站在他的面前。

蔣率然說：『據說日本是瀕於崩潰了，真的嗎？』

一寰說：『不，這是不確的。』

蔣注意地問：『市面熱鬧嗎？』

「是的。」一寰回答，他記起了車水馬龍的日本街頭。

「據說日本人民不願意打仗——的確嗎？」蔣炯炯的目光看着他。

一寰鎮靜地回答：「日本人上面叫他們做什麼，他們就肯做什麼。」

「他們還忠於他們的政府嗎？」

「十分忠心。」

「他們還崇拜他們的天皇嗎？」

「是的。」

蔣激動着，嘆了一口氣，初次把眼光離開了一寰的。他拿起玉璽看着，接着說：「我的左右是對我說謊了，這將是一個長期的戰爭。」

「一定是長期的戰爭。」一寰說。他記起了秀吉，又說：「我們先明白這一點，趁早佈置，那便是我們的力量敵人。」

這是秀吉——不是玉子和他的兩個兒子，他們只是屬於他的——「敵人想是可以速戰速決的。」

蔣的眼光看着他，又問：「他們這樣想嗎？他們以為要多少時候？」

一寰說：「起初他們以為只要三個月——現在說要一年，但是我想要好幾年呢。」他聽得外面飛機的引擎在作響，但是蔣還留着他。

「那個意思便是——他們預期的戰爭結束後，我們該計劃我們的戰爭。」他看着那玉璽說，一寰並不作聲。「那個意思是讓他們消耗，我們節省，我們要節省作為國家命脈的主要的東西——不是城市，不是人民。我們另有剩下的東西。」

一寰在那裏牢記着這兩句話：「不是城市，不是人民。」這些不必節省，倒是另有別的重要的東西，難道另有挽救垂危之局的好辦法嗎？」

門開了，蔣夫人走進來。

「飛機生火待發，」她對丈夫說，「他最好現在就走，降陸時才不至於天黑，可不是嗎？」

「是的——去吧，」蔣對他下令，他的意思，倒底不會對一竅說明。

在日本上空飛行，下望是片片小島，決不像這裏的樣子，他覺得驕傲，這裏的國土是保證不能被征服的。行行重行行，他們橫過中原的上空。這裏就是中國！飛機有時下降，圍着千哩長的廣闊的黃河，它流過碧綠的田野和灰白的沙漠；飛機有時高翔，飛越困苦冷落而光禿的山脈。難於通過的國家！他從前讀日本報紙，說中國內地沒有良好的道路，不覺赧然——這報上說：「這是一個落後的區域。中國人從不想去開發的。」因為落後，交通不便，敵人不能衝打進去！只有天空是開着的，只有天空這一條路。但是從天空中丟炸彈，決不能毀滅這樣廣大的國土！

他又記得一些事。在他到南京去以前的兩天，他跟着父親，視察上海全市遭劫的情形。他想，蹂躪得夠了。他們一處處的過去，看見到處是斷垣殘壁，沉默與失望漸深。但是到了市梢，他們看見一個農夫正在種菜，他靜靜的蹲在那裏工作着。他的屋子已經毀了，從他那個用蘆蓆搭成的棚，也可以知道的，他們站了一會看着他，他的父親想對他表示敬意，便說：「你的屋子也毀了，這真是不幸呀。」

農夫抬頭苦笑，用他的藍布搭肩拭着臉。他忽指着田邊的一個深穴，穴裏充滿着水。

「在那個地方，」他高興地說。「我的祖父曾造了一間好屋子！但是不必擔心——我們一個人也沒有炸死。我們全出去工作了。我們看見穴裏充滿着水，我就對老婆說：『好呀，我們老是想有一個水池，現在我們有了！』」

他笑得很響，他們也陪着他笑，回到家裏去後，還帶着興奮。這樣的破壞，有什麼意義可言，一竅想了好幾次。

飛機飛了一整天，駕駛員是一個年輕的美國人，一竅沒有對他說話的機會。當飛機將出發的時候，蔣夫人曾匆匆給他們介紹一下：「吳先生，這位是但尼·麥克及克。」

「幸會幸會，」美國人說着，便跳進駕駛座上，蔣夫人給他們每人一個小袋。她告訴他們：「這是你們的午餐。」

他不會想起已到正午，直至看見麥克及克一手駕駛，一手拿東西吃。他也打開那袋夾火腿的麵包，褐色的甜點心，和一枚蘋果——他從未吃過這些東西當午餐，但在清冷的高空中，吃着到好。麥克及克轉過身來，對他點頭，說出幾句話，但聲音給風吹散，他聽不到，他裝作聽見的點點頭。一窠有點奇怪，這個美國的青年在這裏，給中國的最高領袖駕駛飛機，是什麼道理？但是他在村木那處做生意的時候，常常聽得人們說，美國人是最不可了解的。

他坐在飛機裏，經過長長的下午，直到薄暮，飛機穿過雲層，向一個山谷降落，停在村外一方草地上。立刻一批兵士圍攏來，接着還有驚異的孩子和鄉下人，來看熱鬧。一窠跟着麥克及克跳出飛機。

「我們今晚歇在這裏，次晨黎明出發，正午可完舉行程。」麥克及克說。接着他用愉快的聲音說：「告訴那些兵士們，這是他們的老大的飛機，誰敢碰動它，我要把他打成肉醬呢。叫他們留心那些野孩子。」他們飛機嚴密鎖好，一窠翻譯這些話給兵士們聽：「這是委員長的公事飛機，今夜停留在這裏。」

「是！」兵士們喊着致敬。他跟着麥克及克出去，聽得他們在驚懼的人羣中咆哮着：「你們敢用手指去碰它，一定叫你們吃苦頭，你們這些小烏龜！你媽媽的！即使你們向它吹一口風，也要給你們瞧顏色！」

麥克及克獰笑着說：「我想它總可安全了，可是我倒沒有安逸呢，今夜只有一塊木板躺。」他抱着怨，「沒有好東西，只有大餅吃。唉，該死的，如果板子不多，我想我無論那裏都可以躺去！」

一窠不回答，他笑笑，但是這裏除了鄉下飯店以外，別的一無所有，好像是他的過失。

「你可曾到過美國？」當他們並肩走着時，麥克及克率然問道。他們的腳下，塵沙揚起，又燥又鹹的，撲進他們的鼻孔裏。

「不，我不曾。」一窠說，又加上一句，「該是一個極好的國家。」

「正是天堂呢。」麥克及克熱烈地說，向一窠笑了一下。「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不住在祖國。每一次我返國去，我總混念着要離開。我真該死——」

他們笑着，走進村門，有一羣孩子和閒人跟着他們看熱鬧。麥克及克好像司空見慣似的。他走進鄉卜飯店的門，到了院子裏。老闆奔出迎客，高興地談着，握着他的手，上上下下的搖一陣。

「喂，你這個老光棍，」麥克及克招呼過後，對一寰說：「每一次他絮絮叨叨地向我說那些話，我一個字也不懂，但是我曾經教他像白種人一樣的握手，這樣，我到這裏來過夜，總有賓至如歸之樂。」

但是老闆對於一寰，却連連打躬，說：「請進來，老爺，請進來喝茶，洗一把臉，再安睡吧。」

他看着一寰，好像有點難爲情。

過了一會，麥克及克坐在隔房，老闆自己進來倒茶，對一寰說：「這個白種人，自然他是有一點——」他拍着自己的領，太息一下。「但是我跟他開玩笑——我老是跟他開玩笑的！」

「心腸是很好的，」一寰忍着笑說。

「是的，他的心腸很好。」老闆說，一寰把錢放在他的手裏，他更顯得殷勤，衝到門口看熱鬧的人那裏去。他喊道：「走開——走開！他一樣是人呀？難道你們從來沒有見過人嗎？」

閒人們向後退，老闆便把木板門關上。

「老爺，請你原諒他們，」他對一寰說，「他們喜歡看外國人的。老爺，你是從什麼國裏來的？」

一寰驚奇地說：「我是中國人呀。」

「老爺，你是中國人？」老闆大聲說，他的皺臉上充滿着驚奇，「現在我真莫名其妙——你的衣服——」

「有許多中國人是穿西裝的。」一寰說着，稍微有點難受。

老闆還說：「但是你的話——」

「這不是中國話嗎？」一寰反問着。

「是的，我懂得你的話，但是你說得極生硬，」老闆說，接着，他恐怕待慢了一位好主顧，又趕快說：「但是我聽得過

有各式各樣的中國人——高的矮的——我是知道的，我做了四十年的老闆。現在，老爺，你可吃肉嗎？否則我有幾盆好蔬菜呢。」

「我吃肉的。」一寰很簡單的回答着，他仍舊有點生氣。

他只是有點生氣，如果沒有其他的事，他也無從發脾氣。「我們中國人——」老闆一邊上菜，一邊說下去。「我們中國人總比白種人隨便些。老爺，當你說是中國人的時候，我就放心了。這個白種人——」他對麥克及克紅色的頭頂後面，拍着自己的頭。「肉煮得硬一點，他就要亂喊，所以我總是像服侍孩子一樣的，把它切細了。他的牀上得多放一條褥子，所果有一兩個蚤虱，我們中國人都知道難免的，他却又要發脾氣。我問他，蚤虱不也是一條性命嗎？但是他什麼都聽不懂。」

的確，肉煮得很硬，架在土坑上的木板牀，又是極硬，夜裏一寰躺着，覺得有什麼東西，在他的皮膚上爬過。他跳起身，搖了一搖，幾乎要喊出來。接着，他點上小油盞，又躺下去了。

「我們中國人——」老闆曾經這樣說過。

過了一夜，他們又駕機起飛，麥克及克直向西北飛去。現在他們飛越山嶺，這是灰色的光禿的長長的山脈。道路是一條條橫過原野的凹轍，當前是一片海市蜃樓似的景色。一寰起初看到那些好像森林流水的景色，以為不是海市蜃樓，直到飛機向前去，既不見有樹，也不見有滿泊，才知道。今天他們的午餐，是蔥捲大餅，是方才向飯店老闆買了，塞在衣袋裏的，現在總算勉強充了饑。

午後，麥克及克突然煞住機器，飛機向地面急降。

「到了！」他大聲喊着。

一寰向下望，看見圍着方形垣牆的村莊。牆外是田野。牆裏是村屋，還有密密層層的樹木。飛機降到地面，田野中穿着藍衣的人們呼喊著，丟下鋤頭，來迎接飛機。

『你是在赤區的中心了！』麥克及克對他說，又嬉笑著。『其實他們正和任何人一樣的。』飛機輕掠到地面。『老實說，我很喜歡他們。你奉命去見的那個人是一個腫胖的怪人。蔣夫人吩咐我，直接引你去見他，進去！』

他們爬出飛機，一寰仍舊跟着麥克及克。他們走進一間泥地土壁的屋子，有一個人正坐在白木的桌邊。他抬起頭來。他正是恩瀾！他們將信將疑的互相注視着。兩人分別已經有十年——十年的時間，什麼都不同了。但和他相對的正是恩瀾，一寰一見就認識他。

『這位吳同志從我的領袖那裏送信來。』麥克及克在說着。『我現在告訴你，我在這裏，毫不介意。我在這裏，覺得很快樂，我不會對你說起，可是我有這些——』他從袋裏拔出兩支手槍——『如果有誰跟我們搗蛋，我就開鎗。』沒有人聽他說話，他們互相注視着。

『一寰，難道是你嗎？』恩瀾慢慢地說。

一寰說：『是我。但我怎能相信你是恩瀾呢？』

他們走近，並肩而立，緊握着手——不錯，這是恩瀾的手，不過比從前更大、更硬、更強壯了。

恩瀾問：『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從未聽到你的隻字片語。那次牡丹跑到我們集會的所在，但是你在什麼地方？我們提心吊胆的等着，直到最後的一刻。』

『說呀，你們兩個是互相認識的，我猜。』麥克及克插嘴說。『我猜我該出去，把飛機整理一下，如此我們早晨要起飛得先準備一下呢。』

他們並不看他聽他。

『牡丹！』一寰吃驚地說，『她是到那邊去的嗎？』

『她在這裏。』恩瀾說。『請坐。我們千言萬語，從那裏說起好呢？』

他拍拍手掌，一個穿茶褐色軍服的勤務兵走到門口。

「請裏面的那位到這裏來。」他吩咐着。

「牡丹是——難道你是——」一寰喃喃不能出口。

「結婚嗎？」恩瀾說，「已經十年了！」

「已經十年——你們兩個在一起爲什麼你不寫信給我呢？」

「我們寫的——而且簽上了假名，希望你會知道我們是誰。」

一寰失聲說：「但是我從來不曾收到這些信。」

恩瀾說：「這是寄在你家裏的呀。」

「我想我父親不敢寄給我。」一寰沉吟一下說。是的，他的父親該知道這是極危險的信。

「你呢——你爲什麼不寫信來？」恩瀾問。

一寰說：「我相信你死了，而且我怎能知道牡丹在什麼地方呀？」

他們再互相看着，前塵如夢，一時都湧上心頭。一寰心裏想：「我能夠把關於玉子的事告訴他嗎？」

恩瀾問：「你的情形怎樣？你可結了婚，有了孩子嗎？」

「是的。」一寰說。他很想把一切都告訴恩瀾，次郎是怎樣的聰明，雁次郎是怎樣的——但是不，還是不要提起玉子好，替她守祕密，比較安全一點。

他只這樣回答：「是的，我有兩個孩子。」

他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奔進來，他知道是牡丹。但這是牡丹嗎？這個纖小的婦人，穿着男人的制服，短髮上蓋着軍帽，臉上沒有胭脂，黃褐色的臉上沒有宮粉，沒有茉莉花的香氣——她握着他的手，她的手又硬又堅強，她不是從前小鳥依人的牡丹呀。

「一寰——一寰——一寰。」她喊着，她把頭上的帽子一推，讓它落在地上，他看見她確是牡丹，但她不再是美鳳，

裏愁，無決志的姑娘，像他從前所知道的一樣。這個牡丹是恩瀾的妻了。一寰坐了下來。

他不禁說：『我的腿在顫抖着，我真如墜五里霧中了。』

往事如夢，他現在不得不承認了。這十年中，他和玉子過着生活，他的過去的生活，他以爲從此割斷而烟消雲散了，誰知演變得這樣！

他問：『事情怎會變得這樣呢？牡丹，你怎麼在我面前，假裝出看輕革命黨呢？』

『我並不看輕他！』牡丹可愛的下顎，向恩瀾一努。她睜大的杏眼，帶着含羞的樣子。現在一寰看着她的眼睛，才發現她的眼光始終是不變的。

一寰喊着：『但是你不認識他！你只跟他見過一次！』

恩瀾突然發出狂笑。牡丹的臉上泛出紅暈。她自認着：『在我看見他之前，我已經明白他的什麼了。』恩瀾吩咐她：『說呀，招出你的罪來！』

『唔，有一天，我整理你書桌的抽斗——』牡丹慢慢的說着。

『那時我在抽斗裏，失掉了什麼東西。』一寰說着，也開始笑了。

『她曾經找到我所寫下的生平自敘——一寰，你可記得那一篇嗎？』恩瀾說。『她偷了它閱讀——就在那時和那裏她有決心了。』

牡丹在椅子邊上坐下來，咬着她的紅唇。

『一寰，給你收拾抽斗，正是我的職務。』她的眼睛帶着忍俊不禁的色彩。

『那當然呢。』一寰說。

大家一起歡笑着。一寰好像從來沒有這樣暢快的笑過。忽然他記起此來的目的。他招呼恩瀾說：『蔣從前把我們拆開，如今又把我們聯合起來！我是奉命帶這個來的，請你交給你的同志們手中。』

他從裏面袋裏掏出那封信，交給恩瀾。

『我等這封信——但是想不到你送來的，』恩瀾回答。『我不該把它就擱起來，大家全在等待着。請你在這裏等我吧。』

恩瀾拿着這封信，走了出去。

留一寰和牡丹在屋裏，他倆互相注視着。片刻工夫，她開始問起他的父母和祖父母；他告訴她，又當尋常家務一樣地提起，說現在一可也結了婚，但並不說娶的是一個白種女人。他以爲這個是不必提起的。當然他更不提玉子了。她仔細聽着，當她靜聽的時候，他才覺得她的臉容慢慢的和從前相似。不過十年的時間，她顯得蒼老，更比恩瀾可以看得出來。

隔了一會，恩瀾回來了，他的樣子莊嚴而生動，他嚴肅地對牡丹說：『我所說的必須經過的階段，已經來了。蔣需要聯合！』

她歡呼了一聲，一寰看出她和恩瀾之間，有着超乎愛情以上的東西。

恩瀾說：『噢，牡丹，我對你說，他是一個偉人——是呀，他是沒錯的——好呀，現在我得讓弟兄們明白這一點——他們馬上不會這樣做的。我們每一個人得向自己的部下演說。應該開一個會。我將向他們解釋清楚。』

他看着牡丹，像是徵求她的同意和許可。他點點頭。她問：『我去告訴他們鳴鑼開會好嗎？』

『好的，』恩瀾吩咐。『不且慢——再隔半小時吧。一寰得休息一下。我得獨自在一會。』

牡丹向一寰解釋：『他還老是在說話之前，把什麼都寫下來。』

恩瀾召集民衆大會，作了一篇演說，說和蔣攜手，跟日本作戰。一寰看到民衆是那樣的傾倒於他。會散了，人們慢慢的走開，牡丹跟着恩瀾一起走進屋裏去。隔了片刻，一寰走到外面田野裏去，那裏麥克及克在給飛機加油，他想到恩瀾在這裏的建設，決定回到這裏，再跟他同過舊時的生活。

「我們什麼時候走？」他問麥克及克。

「早晨四點鐘。」麥克及克回答。他向四散的羣衆點點頭，又說：「領袖的希望達到嗎？」

「是的。」一寰說。

麥克及克說：「大人物！正像一個大領袖一樣——但並不相等。所以我附從最偉大的那個。」

「那末我在四點鐘到這裏吧。」最後一寰說，不知道對於麥克及克的話，再作別的什麼答覆。不錯，他該對蔣說：「那邊是我給你服務最好的地方。」一點也沒有耽擱的理由。如果蔣答應的話，他預備在五天内，再回到這裏。

「好的。」麥克及克回答着，他擦着飛機的翼，一邊在牙齒縫裏吹着口簫。

有時候他覺得除開現時所過的生活外，其他一切，好像春夢一樣。日復一日的過去，他一次也不會想念起玉子和孩子們，他好像一直是跟恩瀾同做着這些工作，同心協力的做着。每天他們討論着戰爭的計劃。他們的軍隊是一個有慣性的永不疲倦的機器。它的中心，是一個小委員會。除恩瀾以外，還有兩個人，一寰雖然不知道他們全部的歷史，但對於他們頭腦的認識，正像對於自己一樣。

他們不會打仗。蔣告訴他們沒有戰爭。叫他們等待發錢。但是他自己的軍隊，配備尙未完整，他對於地方軍閥，得先用錢收買他們的忠誠。不給錢而對他們忠心的人並不多。

「我總該比日本人給得多。」他曾很鎮靜的告訴一寰，一寰覺得義憤填膺了。

「真的中國人，可以被收買嗎？」他喊着，他覺得不相信。

但是蔣說：「我知道他們江山好變，本性難移，我順他們的本性來利用。」

一寰想，也許麥克及克是不错的。恩瀾沒有蔣一樣的偉大。無論如何，他是屬於恩瀾的，所以他回到恩瀾那裏去。

「我們不需要錢。」恩瀾說，隨即改正口氣。「我們需要錢，但是沒有錢也不妨事，我們兩手空空的，也打了好幾年仗，我們還要像從前一樣的繼續下去。」

一寰不久就明白，他們從事的，是一種捉迷藏式的游擊戰。恩瀾部下的兵士全知道，手中有什麼東西，就可以用什麼東西作戰。如果他們有二十架機關鎗，他們用起來，就好像有了一百架。如果他們沒有火鎗，他們作戰的武器，就用長鎗短刀，有的擲梭鏢，有的甚至於丟石子。他們並不看輕敵人微小的死傷，雖然他們要殺死一百個敵人，也易如反掌，他們並不像敵人一樣，堂堂正正的進行，却分作小組，散開在各處，伏在樹叢山隅，跟老百姓一樣，荷鋤工作，然而他們的藍布衫袴下，却藏着手鎗和刺刀。接着，他們離開自己所住的村莊，向敵軍的陣線推進。

那一夜，一寰坐在恩瀾的房裏看地圖，恩瀾變鬱地對他說：『那些地土，我是極熟悉的。』他的手指點着圖上的某一點點。『從前我常常跟你談起我的村莊，你可記得嗎？』

一寰說：『我很記得。』

恩瀾看着這一角說：『就在這地點。這村莊的名字還在着，可是村莊已經沒有了。屋宇剩了斷牆殘壁。村上街道，已成焦土。也許我的一個兄弟還活着，但是我並不仔細。日本軍駐在那裏，爲通縣的事求報復了。』（通縣事變，即前述三百日本人遇害事。）

他沉默了一會，一寰也不作聲，說什麼好呢？

『我常常想，我總有一天回去，來發起一個學校，』恩瀾慢慢的說。隔了一會，他又說：『他們生前所給我的，我並未酬報他們，但現在他們死去，我將酬報他們了。』

牡丹坐在條櫬上，給恩瀾補綴一件舊制服。現在她放下她的針線，站起來走到恩瀾身邊，從他手裏取過地圖。

她說：『這是你睡覺的時候了，你知道你該睡得早一點，因爲天一亮你就醒了。』

他的態度立刻改變了。他略略現出微笑，對一寰說：『我總是一個鄉下孩子，雞啼我就起身了。』

一寰看到他們夫婦間的深情，忽然感到了一種憂鬱。過了幾個星期的生活，他突然又渴念起玉子來。他好幾次想把自己跟玉子結婚的事，告訴恩瀾牡丹。但是他不能夠。他們能否了解他，他絕無把握。恩瀾一直是難以調和的。他有一

次對一寰說，如果他的父親仍舊是這樣，他可以不認他是父親。他坦直而無慈悲。他會問一寰：『你怎能夠愛上一個日本人呢？』雖然一寰知道他的愛玉子永恆不渝，玉子只是屬於他，不是屬於那一國的。

有一次他還可以單獨告訴牡丹，那天他接到一封從玉子寄來的信，玉子寄來的信，一直是由他父親轉來，信封上蓋着他父親的官印。玉子這封信寫得很長，說的全是關於孩子們的事。次郎開始上學了。她買給他一個棕色的布書包，一身小制服，一頂帽子，好像別的孩子穿的一樣。她又寫：『可是在家裏我也教他，每天我們在你的照片旁邊供着花，每天我講給他們聽，你是怎樣的勇敢，中國是怎樣美麗的國土，我們是怎樣屬於中國的——我不是屬於你，孩子們又是屬於我們的嗎？』

不錯，自從他走了後，她老是這樣寫『……我們是屬於中國的。』

他收到這信的那天，正因想念妻子而十分難受。這一天是非常的寂靜。恩瀾吩咐部下全休息，因為敵軍改成扇形的位置，便於攻擊。一寰在他們駐紮的地方，看見牡丹坐在村屋中向陽的一邊，照常做着針線，立刻他想告訴她關於玉子的事。但是他還有點不放心，所以他開始這樣問：『牡丹，你可生育過孩子嗎？』

她向他抬起頭來。在明亮的太陽光中，他看到她細膩的肌膚已開始起皺，她從前用香油抹得極光滑的頭髮，現在有點棕黃色，給風吹得很乾枯。但是她仍然美麗和年輕。他想，牡丹還沒有到三十歲呢。

『我有過兩個孩子。』她說。她的眼光又看着針線。『養第二個時，我害着重病——現在我像再不會生育了。』她繼續縫紉，又說：『爲什麼我不告訴你呢？你是我的弟兄呀。我第一個是男的，死於赤痢，我們的生活，對於小孩子實在太不適當。我們常是東逃西奔，他的食物和飲料改變得太驟了。我好容易把他撫育到五歲，有一天他突然的死去。我們把他葬在江西的山裏，離開這裏遠遠的南邊，我再也不能看見他的坟墓了。』她搖搖頭，但是並不垂淚，她繼續說：『第二個是女的，在她未曾出世之前，我想我總不會再生育了。你知道，恩瀾是不相信菩薩的，所以我從未求子過。可是在西北長征的途中，我懷了孕。』

她停頓一下，咬着她的線頭，又說下去：『我希望在長征結束之後，她再出世。但是不——我們一直是攀過高山峻嶺，越過石路沙漠，我不會害病，但是我得徒步而行，有時騎馬。情形更壞，路極不容易走——有時候簡直無路可走。唉，我該感謝你的父親，幸而他不要我纏足，生下的孩子，非常瘦小——是女孩子。但是我們還該前進，怎樣處置這個孩子呢？我把她交給一個和善的農婦，爲她留下一點錢，告訴她我要回來的。』

牡丹的頭幾乎垂到針線上。『這個已經是三年之前了……我簡直忘記了這個地方，也忘記了那農婦的樣子。我只記得她姓王……』

一窠失聲說：『這樣的事，恩瀾也不介意嗎？』

她看着他，只說：『你是知道他的。』

他不能說什麼，他知道恩瀾。他也要問起牡丹的情形。他第一次想到，牡丹也許想有一個家庭，像玉子那樣的一間小小的屋子，坐落在小山上，並且有一個花園。

他問：『你跟了他，覺得有點懊悔嗎？』

她搖搖頭。

『沒有他，我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呵？』她說，接着，她看着太陽，喊道：『不早了。』她把針穩穩的別在一塊布上，捲了起來，放在軍服的袋裏。

『現在針是非常寶貴了。從前我常不小心失掉，現在真有些懊悔。』她站起身來，很高興的說着，『我該去給他燒晚飯了。』

他望着她走開。她仍像從前一樣的苗條，但是這樣的瘦弱。她過着這樣的生活，也許不能永年。她却甘心與恩瀾共患難。他決定不把玉子的事告訴她。她會把一切的事說給恩瀾聽的。她只想到恩瀾，現在他不能說信賴玉子了。

在這場戰爭中，每一個人儘可能的打仗，全國各處是軍隊，穿着制服，有着配備，並受外國軍官的訓練。但是一窠所

選的現在服務的地方，却沒有這些事物，這裏的人們不能擔負。他們向敵軍行近，近得不到一天徒步的路，就可以走進淪陷區。他們沒有總指揮部，看來這些散漫的人，也沒有領袖。恩瀾住在一個農村裏，樣子像莊稼人。在他的左右，是農夫、小販、樵子、雇工，和一些小百姓，和國家對外戰爭，全無關係，也不留心時勢，除掉吃飯養孩子以外，什麼都不管。接着，不知道從那裏來了一支隊伍，趁黑夜沖進一個敵軍占領的城市，把守備的敵軍，盡行殲滅。次日，一隊狂怒的日軍，搜索鄉間，預備報仇。但是這班小百姓，懵然全無所知。他們天真幼稚的眼光，望着敵軍，而且笑着。

「我們爲什麼要做殺死你們的凶手呢？」他們一個個的喊着說：「我們不留心誰統治我們，只要讓我們安居樂業，我們憎恨我們的統治者，他們是惡魔，用苛捐雜稅煎迫着我們。我們爲什麼要替他們打仗呢？如果你們統治得比他們好，真的歡迎得很！」

日軍面面相覷，高興地搖搖頭走開了，他們很相信，寫了一篇很長的報告，呈到上面去，說鄉下人歡迎他們的來臨，感謝他們，並希望他們的統治。玉子寫信給一寰，說報上這樣講，她很快樂，因爲如果是這樣，戰爭可以早日結束，她可以帶了孩子們，到他的身邊來了。

他不能穀把事實告訴她，這些老實的鄉下人，就是恩瀾的部下，而且有些是他教導的和教導他的人。在這一支奇異的軍隊裏，原無尊卑之別；人們若有所知，便指導別人。他們依據需要，吃着同樣的東西，穿着同樣的衣服，誰也沒有比別人更多的錢。這樣的生活，他的父親從未曾經過的，但他不憚以他父親過這種生活，也不想反對他的父親。現在的一寰，不是像從前一樣的孩子了，他估量他是否該脫離父親，其痛苦怎樣，現在他已是成人，他知道並不是一切人都能過過同樣的生活。雖然同樣的貧乏是可愛的，因爲它充滿着自由，但是有些人憎恨這樣的自由，他的父親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甚至於一寰自己也感覺到，恩瀾主張的辦法，不是唯一的辦法。恩瀾從事於此，死而後已，他從不想有他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財產，和爲自己傳宗接代的孩子們。他是在沒有戰爭的時候，也要製造出一個戰爭來的。錯誤的事他也硬要

說是對的。但一寰發現他自己不是這樣的人。從前他在父親的屋裏，還是一個少年，他夢想這樣的自由，是他所認為最好的生活。現在他才感覺到，這裏生活，不是能勉強全國的人過的。這些人如今做着破壞的工作，等到戰爭結束以後，他們怎樣呢？如今日他們憎恨敵人，那時他們要憎恨任何的統治者了。

他把這個問題，跟恩瀾爭辯了好久。

『等到戰爭結束以後，他們怎樣呢？』恩瀾說着。『唔，他們現在是怎樣的——老實與勇敢的人們，我寧可受他們的統治，比任何人更守法。』

一寰反駁說：『你這樣固然很好。但你也只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恩瀾問：『難道你不是嗎？』

『不錯，現在我也是的。』一寰微帶不耐煩似的——有時恩瀾遲鈍地看着——『但是你我兩人不能成功一個國家。今日的國家，決不是一羣簡單的人們所成的簡單的團體。它是一個大機構，人們該明白組織國家的許多事，才能完成它對於民衆的服務。』

恩瀾喊着說：『我們不是做得轂好了嗎？我們有飯吃，有衣穿，全都過着太平的日子。我們還自由自在，人生所需要的，原不過如此。』

『他們所需要的，不止如此——』這句話到了恩瀾的舌尖，但是他沒有說出來。他知道恩瀾是極端固執已見的。恩瀾在少年時代，把這個信仰，作爲他的夢想和理想，從此堅守不渝。直到現在，他全部的生命，都在謀這個信仰的實現，他爲它努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但是一寰的夢想是改變了。他跟這些人，跟恩瀾相處的時間越久，他對於從前所懷抱建國的願望，更知道純然是夢想。現在他明白他不願意給這些人統治，雖然他們是老實人。他們的質樸是不轂的。老實與質樸，不是主要的條件啊。他開始深思這些事情了。戰爭結束後，誰來建國？怎樣立法？這些法律的內容怎樣？現在他看出恩瀾決不能成爲一

國的領袖，有些他是不知道的。文明和智識，秩序和儀態，這些也是人生必需的東西，但是恩瀾不知道……一寰才想到，他有點受了玉子的影響。她教他愛秩序，行爲端正，日常生活彬彬有禮。他曾經跟玉子同居了十年。唉，雖然前塵不堪回首，他總是在日本生活過十年的。他才覺得那邊的人們，比他本國的人們，要安全得多。他們的生活所以安全，因為他們過着有秩序的生活。他不敢對恩瀾提起，說敵人也有優點，因為恩瀾以爲他相信敵人的優點，決不能忠於本國。但一寰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愛國的熱誠並不稍減，雖然他看到同胞太貧乏，困於水旱飢荒，受穀盜匪與混戰的痛苦，自由一無存在的餘地，他沉思了許久，當自由與安全同降臨的時候，這是一個什麼契機呢？

他考慮到這些事情，顯得他已經是一個成人了，他明白他現在決不能像從前一樣，跟隨恩瀾到底，跟他到一天之末，跟他到戰爭結束吧。戰爭結束之後，該有一個新世界，將來是怎樣的世界，他自然現在不能知道。接着他不再海闊天空的亂想了，他以爲到他能帶妻兒返國的時候，總不會再遠了。

他們在隆冬蟄伏着，等待春天臨到，草木蔥蘢正可以埋伏襲擊了。一寰夢想戰爭結束之後，他可以帶玉子和孩子們渡海返國，找一處居住的地方。他們預備住在那裏？北方陽光明媚，風涼的夏季，朗爽的冬天，——是最適於康健的。但是在華中，錦繡原野，在南方，花果繁茂。玉子是愛花的。要找一個適於孩子們生長的地方，並不容易。他想到他們要住的大城市，蘇州或杭州，南京或漢口。

敵軍在開始攻占那些城市，一個又一個的。去年秋天，大上海淪陷，他的父親寫信給他，犧牲太重，傷兵多得沒法看護。初冬，蘇州也失守，杭州也不復爲中國所有——天堂似的杭州，他記得在幼年時，每逢春秋佳日，曾跟父母到那邊去玩過的。

當時敵軍進逼內地，他不相信南京會失守的，因爲蔣介石住在那裏。他自笑對於蔣的崇拜，他像父親一樣，是無神論者，但是他像神似的崇拜蔣，接着他們聽得南京也淪陷了。整整一天，他們不做什麼，坐着傷心，懷疑現在他們可應該撤退到老家去。恩瀾召集了他們全體吃一次飯，即席作一篇演說，又鼓起了大家敵愾同仇之心。

『城市對於我們有什麼用？』大家在飲酒吃肉的時候，恩瀾便高聲演說，『南京對於我們有什麼用？南京跟我們全無關係——我們不必管它淪陷！要是現在我們撤退，讓敵人得勝，以後我們不是將和他們單獨作戰嗎？如果我們留在這裏，得到勝利，而且我們必獲勝利的，這個國家不就是我們的嗎？』

他那明亮的眼睛，沉着的聲音，簡單的言詞，這種魔力每個人都懂得的。恩瀾又鼓動了他們，繼續打上前去。一寰不否認他的魔力，但是他明白，如果戰事結束，人們不需像作戰般要人領導，來作日常的建國工作，這魔力就失効了。不到那一天，他或者不慣於這樣的情形，回到舊時的生活，發動另一次革命。但現在他有他的用處呢。

這次之後，在恩瀾的魔力下，每一個城市陷落，不管在什麼地方，這些人更堅定地從事襲擊的戰爭。他們沒有大戰，無勝無敗，只是像暗傷一樣的消耗着敵人。終於，蔣也採用這一種戰術了。中國的人心重又振奮起來。如果他們照他們所知道的方法打下去，戰爭一定是有把握的。一寰知道不必要的犧牲，逐漸減少，也私自欣慰。他暗暗地想，在將來，他們該具備海陸空軍，預備跟世界上任何一國匹敵，但現在他們該勉為其難，以拯救本國。

在他們作戰的過程中，他和恩瀾簡直沒有什麼人員損失。如果一個人戰死，這就被視為錯誤，因為這是應該設法避免的笨事。但是他們對於敵軍生命的損失，日復一日的很有把握地計算着。

現在恩瀾與一寰之間，和諧變作一件難得的事了。時間逐漸過去，山野到處籠罩着翠綠，人們白天躲在裏面，從事襲擊。當他們殺死敵人，一寰不說什麼，可是他們帶了俘虜回來，恩瀾和一寰的意見就歧異了。他們不但性格不同，就是關於處死俘虜的問題，也互相衝突。有時候兩個人幾乎起了口角，於是牡丹插身其間，譴責他們，向他們解釋。

『你，恩瀾，你的心裏太固執了！你固執得像一條母牛，而你，一寰，你也是固執，但是你固執得像一匹執拗的驢馬，它被飼養得很好，除了金鞍之外，別的全不知道。現在，牛不可遷就馬，馬也要記得對方是牛呀！』

但是像下面的事，就是牡丹，也不能彀使他們倆一笑同意。

這是恩瀾部下的習慣，當一寰來了，他們把所捉得的俘虜都殺掉，只留下少數幾個——這幾個大概是看不順眼，

或者是年輕倔強，不肯聽命，或者有別的緣故，他們不願意讓他死得爽快。他們常把這樣的俘虜帶回來，慢慢地弄死他們以取樂，先把他們關在籠裏，或者鎖在樹上，誰高興去看的，就可以向他們唾一口，或用叉刺他們，或用火燒他們的手，指足趾，以酷刑對付敵人當作娛樂。

最後有一天，一寰帶着憤怒，來找恩瀾。

他問：『這個是你所允許的嗎？』

『什麼事？』恩瀾說。他正坐在屋裏，披閱地圖，找出他們夜襲的路線。

『你看看門外！』一寰喊着。恩瀾站起身，走到開着的門邊，向外望去。

『什麼事呀？』他問。

『一寰凶狠地問他：『你沒有看見嗎？』

恩瀾很自然的回答：『不，我沒有看見什麼，除非你的意思指這班人在玩耍。』

『一寰失聲喊着：『你叫他們是玩耍嗎？』

正在這時候，在嘲笑的人叢中，走出一個丑角來，把他的大拇指，戳入這個鎖着的人的眼睛裏，眼珠被戳破，漿血交流。這人銳呼了一聲，接着咬着嘴唇，默不作聲，他的臉上，却迸出汗珠來了。

『這些人所做的事，你不能嚴反對他。』恩瀾看着，冷冷的說。『你看別人的兵士打了勝仗，是怎樣的——有犒賞的食物和金錢，有酒喝，還有戰利品！但是我們的人每天捨命作戰，吃着和從前一樣好的東西，我們沒有錢犒賞他們，更談不到戰利品。他們是質朴的人——他們得有一些享受。』

『不是這種敗壞名譽的玩耍呀！』一寰反駁着。『這是野蠻人的娛樂！』

『是呀，他們原是野蠻人。』恩瀾很有理由的說。現在他看着一寰，他明亮的眼光好像有點嚴厲。『一寰，你仍舊是個夢想者嗎？你仍舊相信窮人會比富人良善嗎？我憎恨富人，但窮人並不是神聖的。他們只是小孩子。至少，他們做什

麼事，不是鬼鬼祟祟的。」

一 寰呻吟着，走進房間裏，把臂膊靠在牆上，臉伏在臂上，他覺得很痛苦。

隔了一會，恩瀾很和藹的告訴他：『你是太顧慮了。你應該像我一樣的嚴酷。當我還是極幼小的時候，我就殺豬，碰到飢饉，我幫助我的父親，殺掉我家的耕牛當飯吃，我還看見我母親殺死一個親生的女兒。我在土匪羣中長大，試想他們的行爲。我看見人們的鼻子被割掉，他們的眼珠被挖出，他們的耳朵被撕去，他們的背皮被剝掉，從我有記憶以來，死一個人從不大驚小怪，我何必管一個日本人呢？』

一 寰挺直他的身子，擦擦他的臉，坐了下來，說：『這不但因爲一個日本人也是人，而且我看見中國人做這些事，也覺得羞愧。』

恩瀾含怒問：『你忘記日本人在南京的行爲嗎？我們所作的事情，還不足以報償！』

一 寰固執地回答着：『我知道，我並不迴護他們，但是我說，如果日本人有這樣的行爲，不關我的事——可是這跟我有關了，如果我們的人民也是這樣……』

『好一個愛國志士！』恩瀾說，『怎樣一個愛國志士！寰，你是一個傻瓜，我老實告訴你，如果你經歷過我所曾經

一 寰粗暴地說：『我所見的越多，我的憎恨越深！』

恩瀾說：『那末你最好到別的什麼地方去，看不見這種事情的。也許你喜歡參加日本人的親善工作，做一個傀儡

一 寰聽得恩瀾這樣說，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他跳起來，直撲恩瀾，恩瀾不及防備，倒在地上，他們打架，好像兩個孩子一樣。每個人兩手抓着對方的頭髮，猛力搖着，正巧這時候牡丹來了。她正在隔壁房裏睡覺，他們打架的聲音驚醒了她，她趕進來，銳聲喊着，來拉開他們。

『不怕羞的呀，一寰，你怎可以——恩瀾，你這笨貨——』她張口咬他們扭着的手，直到他們互相放開。他們爬了起來，負痛擦着手。

恩瀾告訴她說：『我出血了。』

牡丹回答他：『你活該出血。』

一寰抽出他的白絹來，包紮手上出血的地方，不說什麼話。

牡丹問：『現在說呀，你們有什麼事打架？』

恩瀾突然笑了起來，說：『我叫他愛國志士，他就撲上來了！』

『不，恩瀾，現在你老實說！』她喊着：『一寰不是那樣傻的。』

一寰突然說：『這是關於俘虜的事情。』

牡丹問：『什麼俘虜？』

他們一看，當他們正在打架的時候，那個俘虜已被帶走了。

一寰率然說：『他是死了。』

牡丹說：『那末爲什麼因他而鬧起來呀？』

一寰說：『明天還有俘虜呢。』

恩瀾插嘴說：『一寰希望他們爽爽快快的被殺掉，但是我說，這些人在艱苦的生活中，總該有些娛樂呀。』

一寰反駁說：『我却說，我們該教得他們好一點才是。』他又看着牡丹，說：『恩瀾說我懦弱，但你也是在我父親的

屋裏長大的，你看我錯不錯？』

他想不用管牡丹怎樣回答，他自信是不錯的。

恩瀾說聲說：『但牡丹是奴隸，有錢人家裏的奴隸該忍受——』

牡丹慢慢的說：『不錯，但一寰也是對的。恩瀾，我們的人這樣做，毫無好處。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有時，他的祖母往往——用她的烟管烙我——』她臉上略帶紅暈，看着一寰，鎮靜地說下去：『我記得那時候，我常在心裏這樣說，只是你殘暴惡毒卑鄙——並不是我，我不過是臂上的皮肉受苦，但是你却做了惡婦！』

「我祖母這樣嗎？」一寰低聲問。她捲起衣袖，一寰看見在她瘦瘦的上臂上，有着深圓的烙印在一起。他低聲說：『你從來不告訴我呢。』

「我不能彀告訴——任何人。」她傷心地說。『我不知道這什麼緣故——除非它表示我真正是個奴隸，所以我隱匿着。』

「你應該告訴我呵。」一寰說，他憤怒得幾乎要流淚。『我憎恨無論什麼酷刑！』

「我也是的。」牡丹簡截地說。她放下袖子，對恩瀾說：『一寰是不錯的。』

「也許他是不错的。」恩瀾同意了。究竟他的心裏佩服到怎樣，却難於從他的臉上看出來的。但是從那天起，一寰至少不再目覩酷刑了。

隔了沒有多少時候，一寰開始把他心中考慮已久的計劃，實行起來。在幾個月之前，他曾經想過，如果他率領弟兄們，作秘密襲擊，有一個人他該殺死的，如果那被殺的是文治，他將要怎樣呢？他把這問題放在一旁，因為他以爲這個的可能性很少，幾乎是不會的。

他常從埋伏的地方，看走過的日軍中，有沒有文治在內，但他從未看到文治的臉。他從不從背後殺人，恐怕這個被殺的也許是文治；如果對方的臉不會看見就想逃跑，他就讓他走開……總之，關於文治的消息，他什麼也沒有聽到。玉子從來不告訴他文治在那裏，她自己大約是知道的。她只寫着說他還活着，情形不差，他的兒子會蹣跚學步了，而且葉島還想着有第二個兒子，但誰知道要到什麼時候呢？戰爭結束，遙遙無期，雖然看來隨時準備結束似的……一寰既然知道文治活着，心裏的擔憂，不會消失了。

他自然想到，如果文治在俘虜中，他該怎麼辦？他要幫助文治逃跑。使在第一次想到這點時，已作這樣的決定。如果一旦發生，他便可循此實行了。但是第一，他將跟文治談話，解釋這次侵略戰爭的禍害。因為一寰曾經跟許多俘虜談過話，知道他們去國離家，成百成千的戰死在這裏，却並沒有明白爲什麼緣故。他常在戰死者衣袋裏，找到信件和手冊，他一一披談，藉以知道他們生前的思想和感覺。上面寫的，差不多是同一的話，說這是挽救國家的聖戰。一寰常常想對他們說：『我們不要你們的國家，你們何必從我們那裏來救國，那末你們的死，有何意義？』但死者已死，向誰去說！

於是一寰想到弟兄們常帶着俘虜回來的，直到牡丹顯示自己受過酷刑之後，恩瀾爲了慈善的緣故，才禁止了他們。現在他想，『爲什麼我們不把真相告訴這些俘虜們，而且優待他們，送他們回到行伍中去，讓他們在同伴中間宣傳真相呢？』

他把這個計劃告訴了恩瀾，不知道恩瀾的意見怎樣，也許他還要說一寰懦弱呢。但是恩瀾聽了，立刻稱贊這是一個好聰明的計劃。

他說，『一個人不相信自己所行的事，行起來也無力了。如果我們能殼在他們中間，散布懷疑，使他們不相信自己領袖，這是一種值得去幹的妙計。』

恩瀾越想越妙，他握着一寰的手，且笑且說：『這真好，和俘獲一列車的軍火一樣——一寰，我敢說你的腦筋的確高明！』

一寰知道，在別的地方，他跟恩瀾的理想是不能一致的。可是他讓它去，只讓能殼做去，目標總達到了。當恩瀾把這辦法解釋給部下聽，他們以爲這是一條妙計，也十分高興，於是這事情就付之實行了。接着，有一批生擒過來的俘虜，給他們吃，很客氣的待他們，還給他們『教育』——這是恩瀾所說的，隔了一兩星期，就釋放他們，每個俘虜這樣的被釋放了，惶惑地不知所措，對於目前發生的事情，簡直莫明其妙，也不明白將要怎樣。

但這個對於文治，終於毫無用處。這年秋天，一寰接到玉子的一封信，信中充滿悲慟。文治死於台兒莊之役。一寰讀

過之後，照例把這封信燒去，帶着哀傷，在自己的屋裏獨坐一會，記起他初到村木家裏，和文治認識的情形。以前他是怎樣的熱情和快樂呀！如果沒有戰爭，他的一生，怎樣的悠久和愉快！但是戰爭很快的毀滅了他。他老實得受不住戰爭的緊張與殘酷，戰爭粉碎了他的一切……一寰怕碰見他，這簡直是杞憂了。葉島的希望，也全成泡影，她從此不會再有第二個兒子了。

秋季的一天，一寰收到蔣介石的一個電報，命他前往，說如果暴風雨減輕，麥克及克第二天就來載他。一寰拿了這個電報，跟恩瀾一起看着，兩個人互相討論，猜不出他的動機。最後他們決定，至少和國家是沒有關係的，因為如果是公事，這電報是不會拍給一寰一個人的。

恩瀾說：『除非他對於什麼事物不高興，要你去做一個使者。』

但事實也未必是這樣。幾天以前，他們喜出望外地，收到蔣的一筆犒軍費，足穀給衣衫襤褸的弟兄們，購備冬衣。一寰自己想，此番召喚，一定關於他個人的私事。他常常想起玉子。也許蔣要考慮他關於日本女人的事。一寰沉吟一刻，想：『如果他吩咐我丟開她，怎樣才好？』

他知道自己是不願的。但是事到臨頭，他將怎樣說和怎樣做呢？至少，他返國作戰，可以證明他所說的話。但他和玉子之間的過去和將來，究屬怎樣。現在他獻身於祖國，但是將來的事誰也不能預知，他向誰去擔保。

他鼓勵着自己，縛起他另外的衣服，像農人一樣。麥克及克來接他的時候，他已經在停機的地方。

『你準備好了？』麥克及克在機旁問他。

『完全好了。』一寰回答。

『那末我們在二十分鐘之內起飛，』麥克及克說，隨即跳出飛機。他除下帽子，撲去上面的塵沙。『嘿，現在的航程真要命——不像當時領袖在南京，來往多容易！從漢口到這裏，空中是氣流渦，我每一次被捲入。』他們向作爲恩瀾司令部的農舍走近。『我要喝一杯茶，抽一支烟，再駕機出發，白晝長着呢。』麥克及克說着。

在一家鄉下茶館門外的桌邊，他們坐了下來，老闆娘走過來，用一塊污黑的抹布揩揩桌子，吹去茶杯中的灰塵，預備用抹布一揩，但麥克及克咆哮着阻止她。

『不要把它揩乾淨了，好不好？』他轉向一寰說。『告訴她我讓它醜醜些！說呀！我能敲在鎗林彈雨中無恙，但細細的，可不是玩的！』

他凶狠地看着老闆娘，一寰已經叫她放下茶杯了。老闆娘在他的注視下，有點畏懼，他不禁發出一聲竊笑，對她說：『老太太，別怕，我要自己動手洗它。』他把熱茶杯倒了些有茶杯裏再撥在地上，接着替他自己和一寰的杯裏倒滿了茶，很響地吹着熱茶，啜飲着。

一寰打趣地問他說：『你爲什麼不學幾句中國話，免得自討煩惱呢？』

麥克及克說：『不——不需要。如果我喊得響些，說上兩遍，狠狠地瞧着他們，他們就能敲明白我的意思了。無論如何，我沒有什麼工夫。』

隔了片刻，他們回到飛機裏，現在一寰比以前更看清楚本國了。山脈綿亘，環繞着雲層，時隱時現。可是一寰無心欣賞風景，他總在思索着，這次召喚，可有什麼事呢。

他從前不會到過漢口，記得在他小時候，他父親常對他說，他們有一天必得回到湖南去，看看他們老家的田地，那裏他們每年仍有租金收入。一寰知道武漢三鎮，鼎峙在長江邊上，正像一扇通到廣大的內地的大門。在那裏的一角，有着他們祖傳的田地，那些田地，甚至於一寰的老祖父不會看見過，佃戶們也世代相傳的耕種着，繳納田租，好像向一位從未謀面的皇帝進貢一樣。一寰也不知道這些佃戶們，其實他也從未想到他們，除開偶然他的父親說：『今年的田租很不錯。』或者說：『這兩年我們什麼田租都沒有收，去年洪水泛濫，今年土匪又鬧事。』但是不管年成怎樣，他父親屋裏的情形，總是照樣的。

他經過漢口的街道，在以前往過委員長府邸的途中，他看着街上的人們，聽着他們的說話，他簡直聽不懂他們的

聽他們說的語調，既和恩瀾不同，也不像他自己的上海話。雖然大家是屬於中華民族的，他常深想到自己國民中的歧異。玉子本國的人們，彼此在各方面是密切的，但他的却不是。這一次抗戰，在歷史上是空前的團結，但是戰爭結束之後，找什麼來團結他們呢？他常常把這一點詢問自己，並且也想到他和恩瀾。這次戰爭又把他們結合着，戰爭結束，除了回憶可以維持他們之外，還有什麼？但人們的回憶不能持久的，除非另外有堅強的東西，像敵愾同仇之心一樣。

現在他照例沉思得出神，忽然他所坐的車子一震，停了下來，停在一所普通的磚屋前，車夫用手一指，表示他們已經到了目的地。一寰一個人走出來，因為麥克及克留着修理機上的損害。他按着門鈴，一個穿白衣的僕人開了門，他原等着一寰的來到，於是鞠躬，領他到旁邊的一個小房間去，請他坐幾分鐘。僕人走開，一寰等待着。屋裏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引起一寰的注意，陳設簡單而平常，他又要落人沉思中。門開了，進來的是他的父親。一寰驚喜地立刻站起身來。

他的父親說：「坐下吧。」

他們坐了下來，一寰看他父親的樣子，像極疲倦，而且比上年見他時瘦多了。

「父親，你不舒服嗎？」一寰問，他越看他的父親，越覺得耽心。他從未見過父親這樣子。好像他一向的精神毅力全失去，他坐在那裏，要站起來像很費力呢。

「我現在跟別人一樣的康健。」他父親說。接着他說：「這次戰爭，在用各種方法殺死我們全體人民。我才接到一封南京來的信，他頓了一頓，又說，『我從各方面幫助建設這個新都，我們曾有鉅大的借款以作建設。我也覺得很榮耀，如今什麼都完了。』」

「你的意思是——完全毀了嗎？」一寰低聲問。他記得到南京去未見委員長之前，他父親帶他參觀一處處的新建築，又看那些美麗的新路，這是從古城中又彎又狹的街道改造的。它們多美麗呀，無論那一個入見了，都覺得驕傲的。『沒有毀滅的，也屬於敵人了。』他的父親說。他靠上前去，兩手按在膝上，低聲對一寰說：『最使我痛苦和害怕的，倒不是民衆被殺和屋子被毀，只是這個——在每一條街上，鴉片公賣！他們還要毀滅那些活着的人呢。』

一寰在恐怖中，看見他父親的眼裏，滿蘊淚水，滾落到頰上來，他也不揩乾它，讓淚水縱橫地落下去。一寰不忍再看，也不知道怎樣說，所以他垂着眼光，不說什麼……他曾經聽到過鴉片。他們曾經從敵軍手裏克復過一個城市，找到預備公賣的鴉片，恩瀾憤怒得什麼似的。

「我傷心了好幾次，」最後，他的父親半像辯解似的說，於是舉起長袖的末端，揩着一雙淚眼。接着，他請求似的說：「一寰，你可能抽出幾天工夫來，跟我同去看看這些田地？將來這些是屬於你和你孩子們的。我決不會住到那裏去，但是你和你的孩子們，也許要住到那裏去。」

一寰事後回想到，他的父親沒有提起一可，覺得有點奇怪，他只說「將來這些土地是屬於你的。」

一寰說：「我極願意去的。」

「在內地各省中，中國仍舊存在着，」他父親說。「誰能說呢？可是我們要遭遇一定臨到的什麼事了——人們從淪陷的沿海各省逃到這裏來——學校也搬來了。上星期我用個人名義，借幾萬塊錢給一家鐵廠，讓他們從漢口遷往內地。」

一寰問：「蔣不保衛漢口嗎？」

他的父親搖搖頭說：「昨天廣州已經放棄了。幾天之內，漢口也要失守。我希望蔣是對的——」他的父親太息一下。「如果他錯了，那末我們才真的失敗了呢？」

他靜默地坐了一刻。一寰奇怪他竟這樣全盤的信任蔣委員長。廣州失了，接着漢口……正是在這時候，門開了，走進蔣夫人來。他們站起身，她向他們略略招呼一下，用她靜穆溫和的聲音說：「委員長預備跟你們說話了。」她領着他們經過一間房，到委員長坐着的地方。

他們進去時，他站起來。一寰從前不曾看見他站起來過。他現在比從前好像高些了，站得很直，樣子極瘦。他不說話，大家一起坐了下來，蔣夫人撫了撫茶壺，接着給他們斟了茶。她看着他的丈夫，他也看着她點了點頭，於是她走出去，靜

靜的關上了門。

現在三個人在着，一寰的眼光向着蔣，好像詢問他的召喚有什麼事。

蔣不用客套，開門見山的說：『我召喚你，有兩個緣故。第一，是告訴你哥哥的死耗。』

這個他用很強的語調說着，說過之後，他停了一刻，讓一寰理解它……的確這出乎一寰意料之外。『可死了！對於他好像晴天霹靂一樣。他看着父親，他父親坐在座位上，垂着頭，目光向下。』

他低聲問：『父親，你可知道這事嗎？』

他父親點點頭，低聲說：『昨天知道的。』

『你該知道他怎樣死的，』蔣率然說。他從桌上拿起一封信來，交給一寰。這信是用鉛筆，潦草地寫在一方污穢的紙上，寫的是英文。上面沒有具名，但所寫的東西，已彀明白了。這是一張五個人的名單，這五個人和某一個敵人，舉行秘密會議。其中第三個就是一可。

一寰又看着蔣的眼光。

『可是我的哥哥竟——』他簡直不能彀說下去。

蔣很的嚴酷說：『這是一個陰謀。敵人允許你的哥哥，在他們即將建立的傀儡政府裏，有一個高級的位置。』一寰把這封信放在蔣面前的桌子上，蔣向它點點頭。『這信是兩星期以前通訊員送來的，這不是我得到的第一個消息。我叫這信上不具名的那個人到來，但是他只有一個口，信叫那個到我這裏來的人給我，不管那個人步行或用其他方法。我叫了他來，他來了，說他是姓林，認識你和你的哥哥，爲了某某原因，他怨恨你的哥哥。』蔣停頓一下。『唔，我就利用人們的怨恨。』他又頓了一頓，再說下去。『這個給我證明你哥哥做了漢奸，我下令把他和別人一起正法了。』

一寰一字一字地聽着，他明白了始終情形，恐怖起來。但他坐着，看着蔣的臉。

『那個怎麼能彀——那個怎麼能彀——那個人——』他發出枯澀的聲音，喃喃地說。這似乎有點可怕，那個林

甲克和自己很要好，竟探出了一可的隱事。

但是蔣很快的說：『別譴責那個人，他是一個老實人，不過頭腦簡單些吧了。他聽得那些兵士，到處談論着他們有幾個長官，受了賄賂，他就很生氣。因為他的老實，他聽了傳聞，就着手偵查，而且他敢直接把它報告給我。他曾經住在美國，據他說，那裏的人是不怕他們的統治者的。』

一寶問：『他現在什麼地方？』

蔣說：『我仍舊叫他回去打仗，他的情形我可不知道了。』

現在沒有什麼話可說，他的父親坐着一動也不動。一寶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挺了挺肩膀。現在，兒時他和一可一起的情形，禁不住浮上眼前。——當時他和一可都很幼小，一起在花園裏玩耍，他總覺得哥哥是齊整和強壯；一可有什麼不稱心的事，總撲倒在地，哭着踢着；一可是一個漂亮的少年……一可怎會這樣的死了？他是勇敢而沉着呢？還是的確是腐化的少年不知道呀！——他也不要知道呀。

『這是他的外國女人——我將送她回到本國去。』現在他的父親慢慢的說了。『這是她，常常使他看輕同胞。在她初來的時候，她什麼都看不慣。她不喜歡我們所吃的東西和所過的生活。她嘲笑我們的兵士，她常對一寶說日本人的優點，使他對於抗戰的信念動搖。因此——我想——他父親的聲音突然低下來了——』自從廣州行將失守，他想他最好還是——』他傷心地看着蔣，低聲說：『我不袒護他。』

蔣讓他說下去，在他說話的時候，蔣嚴肅的臉上，流露着一種剛強的悲憫。現在他說：『我們是互相諒解的。』

一寶看見他的父親點點頭。這時他對於父親，不禁發生了一種從未那樣熱烈的愛……

蔣對他的父親說：『現在你出去吧，略略休息一下。我要跟你兒子說話呢。』

他的父親站起來鞠躬，他們目送着他的退去，屋裏只留下兩個人，蔣的態度突然改變了。他臉上的和藹倏已不見，他嚴酷地看着一寶。

他說：『你是我擢用的，我還想再用你。』他頓了一頓，嚴峻地說：『但是你跟日本女人結婚。』
一寰不覺一跳，這個人什麼都知道的，但他胸有成竹了。
他回答說：『是的。』

『你固然是你父親的兒子，也却是漢奸的弟弟，』蔣說。他的聲音，冷酷到極點，臉上絕無一絲和藹之狀。『我怎能知道你的存心呢？』

『我也沒有法子讓你知知道啊。』一寰說。他害怕這個人，但他得勉持不怕的樣子。

蔣問：『你願意放棄你的日本太太嗎？』

一寰問：『這是你的命令嗎？』

蔣不回答，但他的眼光仍射在一寰的臉上。

『不，』一寰鎮靜地說，片刻停頓，又說：『我丟下妻兒，返國參加抗戰。現在我打仗。等到和平降臨，我將帶他們到這裏來。我的兒子們是中國人，而她——他們的母親是忠於我的。』

蔣說：『和平降臨還很長遠呢。』

一寰說：『我知道的。』

『這個城市也要毀滅了，』蔣說，他看看室內，又望窗外。外面是櫛比的屋面。『這個城市和許多別的城市，或者都要毀滅，等到和平降臨，也許沒有什麼城市留下來的。』

『總有土地在着呀，』一寰說……現在他才明白他父親說的，『將來這些土地是屬於你和你孩子們的。』
『是的，總有土地在着，』蔣應道，然後他換了一副爽朗的態度，是一寰所期望的，他問：『你的太太是怎樣的婦人呢？』

一寰從他的袋裏，拿出玉子最近的兩封信來，他所以沒有把這兩封信毀掉，因為他接到時匆匆登程，還預備再讀

一遍。他拆展開來，呈在蔣的前面。

這兩封簡單的信，是玉子清楚秀麗的親筆。她說不會回到她父親那裏，因爲一寰走了後，她覺得不必。現在這些信裏，全是瑣碎的家事，諸如園裏某一株樹怎樣的生長，他們共同種植的菊花，又含苞將放，海中的風暴，吹破了西面的窗格紙，她和次郎把它補好，孩子們長成得怎樣，她告訴他們，說父親是一個英雄，爲他的祖國而作戰，這個祖國也是他們的，而且說他一定想到他們，等到將來，他們又可以再團集在一起了。的確，這兩封信是任何一個做妻的，寫給她摯愛的丈夫的信，而這個丈夫正是於役疆場的。

當蔣讀信的時候，他看着蔣的臉，但是什麼表示也看不出。他等到蔣摺好信紙，放入信封裏，他的動作很慢，像在想什麼。他把信授給一寰。

他問：「現在，你可有什麼希望？」

一寰立刻回答：「只跟我父親同住幾天，我們將同去看看祖傳的田地，這是我們從未看見過的。」

蔣又問：「再怎樣？」

一寰說：「回到軍隊中幹我的工作。」

「好呀！」蔣喊着。他轉過身去，按着書桌上的鈴，門開了，蔣夫人進來，一寰知道他該告辭。他起身鞠躬，蔣並不管他。

「新築的滇緬公路地圖在那裏？」他問着她，好像她不會離開過。「片刻之前，我的手還放在圖上呢。」

「這裏就是。」她略向他一笑說：「就在你的手下呀？」

一寰在這樣的談話聲中退出了。新築的滇緬公路這路已經完成了嗎？他曾聽得這路在建築中——成千的男女在工作着。也許這樣的打仗，是稀罕的，敵人轟炸東方，就築西方去的大路！這就是他們的方法。如果他的兒子們知道真正的中國，就是這個新的內地，並不靠近海邊，却越山超嶺的通着印度，該怎樣呢？誰知道？但誰知道一切的事呢？於是他去找他的父親了。